

# 第一章

---

## 1

女犯独白：这个世界的主宰是男人们，我相信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成功的男人；我更相信“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这条至理名言。因此，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单枪匹马走向社会的我，特别渴望傍上一个成功的男人。可是，我什么本钱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的青春。

桑塔纳轿车在光怪陆离的大

---

街上疾驶，就好像是奔腾呼啸的摩托艇在水面上飞，楼房、树木、街灯、人影向车内一簇簇扑来，又一束束闪去。喝了酒的薛芬菲兴奋极了，她不停地尖叫着。这时，驾车的杨献天把录音机打开，一阵疯狂扎耳的音乐过后，火风的《大花轿》野蛮而又带着几分贼人得手的得意，在车里鼓荡开来：

春天里那个百花鲜，  
我和妹妹把手牵

.....

抱一抱哇，抱一抱哇，  
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挑逗性的音乐将薛芬菲的兴奋推向了顶峰，她尖声地唱着“抱一抱，抱一抱”，忘情地将身子扑到前边，双手箍住了正在驾车的杨献天.....这时她感到身旁的柳凤拉了她一把，小声说：“小薛快放手，这样很危险！”她故意不理柳凤，反而将脸贴近杨献天的脖颈，杨献天的一只手便回勾过来轻轻捏了一下她的脸蛋儿。她想，这一切，柳凤肯定看在了眼里，她心里很高兴，又偷眼看杨献天身边的王土，竟见王土微眯了一双眼，似乎在回避着什么。薛芬菲越发得意，她大声唱大声叫，亲昵地拍打着杨献天的肩头，她知道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发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恰恰就是发泄给王土和柳凤看的。

飞驰的桑塔纳在省文化厅门前戛然而止。车门开了，火风的《大花轿》随着柳凤和王土的下车冲了出来。都市的夏夜被“抱一抱，抱一抱”教唆得躁动不安。

一路嚎唱，一路尖叫，薛芬菲口干舌燥，夜色朦胧中，她望

一眼车窗外，街灯萤火虫一样四处流动，眼前的楼房也如倒影在一池皱水里，文化厅的大门已被柳凤和王土叫开，两人站在大门口，身影突兀高大，像变形金刚一样，她知道自己喝醉了，便闭上眼睛，也许只有几秒钟，晕眩似台风般席卷她的脑海，她惊骇地睁开眼，便见杨献天的一只手蛇一般地向她爬来，“蛇信”舔在了她发烫的脸上。

“怎么样丫头？”嘶喊了一路“抱一抱”的火风不知何时闭上了嘴，杨献天的问候在静谧的车内显得含情脉脉，温柔可人。

薛芬菲的体内便涌动起一股暖暖的热流，她感到难受，并且毫无来由地感到了委屈，刚才还大笑不已的她忽然就哭了起来，她抽咽着用娇滴滴的语气说：“主任，我晕的厉害！”

杨献天笑了：“傻丫头，你把酒仙赵一雄都喝吐了，能不晕么？别怕，有我呢！”杨献天说着，摇下车窗玻璃，伸出头对站在大门口的王土和柳凤说：“小薛喝高了，我把她送回宿舍，你们先回办公室吧！”听到王土在门口答应了一声，杨献天便回过头关照说：“丫头你坐稳了。”

车，平稳起步，感觉犹如浮在云中。

薛芬菲很感动，语调凄楚地说：“谢谢你主任。”

也许是被自己的语调感染了，薛芬菲竟莫名地想起了一些伤心事。

大学即将毕业时，制片主任杨献天和导演王土到中文系招聘影视从业人员，在几十名竞聘的应届毕业生中，她与柳凤有幸成为省城飞天艺术中心影视部的签约员工，到“飞天”工作不久，她发现导演王土似乎并不喜欢她，言语间流露出许多对她的不满意之处，与之相反的是，王土却很偏爱出身农家的柳凤，说柳凤踏实、可靠、能干，在影视创作上是个可塑之才。她知道，杨献

---

天原本是个私企老板，出资买下“飞天”后兼任制片主任，实际上“飞天”的业务都是由导演王土全权处理。王土欣赏柳凤，柳凤就等于找到了一座靠山，而王土对她不满意，就意味着她将来不会有好日子过，她是个要强的人，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想在“飞天”立足，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义无反顾地投靠杨献天。

现在，薛芬菲坐在了杨献天的车内，这车就好像是一条平稳行驶的大船，她与杨献天同坐在一条船上，心里感到了一种安全和踏实，她不由自主地将双臂搂在了杨献天的脖子上，杨献天没有说话，一只手回勾过来，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忍不住把头贴近杨献天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主任……我还是晕，难受，可是，感觉挺好……”

很久，她听到杨献天用梦幻般的语调说：“酒是个好东西！”

长这么大，薛芬菲从来没有沾过一滴酒，今晚的宴会名流齐聚，有省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一雄，有省城村溪广告公司总经理村溪，还有《生活导报》大牌记者张有德。有着追星情结的她为了得到名人赵一雄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喝酒，没想到酒戒一开，一发难收，她在异常兴奋冲动中主动与诸名流推杯换盏，直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巾帼不让须眉之态，使她出尽了风头，她亲耳听到杨献天当众赞叹道：“酒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小薛，人才！”

因为酒，她得到了杨献天的赏识，酒，真是个好东西！

夏夜，都市不眠；街上，车流如织。

来到宿舍楼前，杨献天轻轻踩了一脚刹车，车稳稳地停住。

薛芬菲打开车门，抬起腿，脚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身子便软软地歪向车外，刚下车的杨献天连忙抱住她，她把一只胳膊搭在杨献天的肩上，努力站稳，感觉腿好像麻了，她试着迈了一下

脚，便发现地上有一件东西，她对杨献天说：“主任，你看掉了什么？”

杨献天一手扶着她，另一只手从地上拣起那件东西。借着朦胧的路灯光，薛芬菲看到那是一只男式手包，这时，她听到一阵手机铃响，便见杨献天把手包递给她，从怀里掏出手机，断断续续地说：“……巧了巧了，刚从我车上发现……放心吧放心吧！”之后，关上手机对她说，“这包是赵一雄的……怪事，他的包怎么丢到了咱们的车里？”

薛芬菲听说手包是赵一雄的，混沌的脑海中立即闪现出酒场上那活灵活现的一幕：宴会进行到最后，赵一雄醉态百出，鬼哭狼嚎地唱起了卡拉OK，她那时已兴奋到了极点，陪赵一雄唱了几首歌，唱着唱着，赵一雄开始呕吐，村溪见状，连忙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杨献天要亲自送赵一雄回家，后来，村溪对杨献天说，你看一雄这个样子，回家肯定要挨夫人的骂，你跟他夫人不熟，这顿骂还是让我去挨吧。她那时就站在车门前，赵一雄握着她的手不停地夸她，忽然，赵一雄说：“包！包！我的包还放在饭桌上！”她听了，连忙抽出手，踉跄着奔回酒店，等她在雅间里找到赵一雄的包跟头趔趄地奔到车前时，赵一雄和张有德已坐村溪的车先走了，当时大家似乎都很忙乱很兴奋很糊涂，她就随便地把包丢在了杨献天的车内。

薛芬菲没有将手包的事儿告诉杨献天，她不想破坏眼前缠绵悱恻的氛围，她很清楚，这氛围是酒营造出来的。酒使她与大老板杨献天如此这么亲近，酒还让她依偎在杨献天怀里，感觉中，就好像是酒给她找到了一座靠山，于是，在酒的催动下她几乎是被杨献天抱上了四楼，进入了宿舍。

这是专门为薛芬菲和柳凤租用的宿舍，两室一厅的房间很简

陋，阳面住着薛芬菲，阴面住着柳凤，房内各有铁管单人床、三屉桌一张，椅子一把，厨房里有一套液化气灶具。薛芬菲被杨献天架着进了自己的屋，一屁股坐在床上，两眼迷离地看着杨献天打开窗式空调，之后又去厨房烧水……她好感动，连忙说：“主任，你别管，我自己弄吧。”伴着厨房里哗哗的水声，杨献天的声音极富磁性飘来：“丫头，平时都是你们照顾我，今天，你就踏实坐着让我照顾照顾你……”“噦”地一声，液化气灶被打开了，杨献天从厨房里走进来，边走边对她说：“喝一壶酽茶，聊一会儿天儿，酒劲儿过后再睡觉，没事儿的！”

薛芬菲觉得这话很温馨，便试着站起来，想把椅子送到杨献天面前，但她脚下发飘，不由自主地趔趄了一下，杨献天赶紧上前扶住她，撩人地说：“别动！傻丫头。”她便有几分无奈地笑了笑，重新坐在了床上，杨献天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把擦手的毛巾扔到一边说：“来！说会儿话吧！”

薛芬菲很想说话，但不知说些什么，便笑着问：“主任，咱们说什么？”

杨献天想了想，表情丰富而又活泼地说：“随便吧，主要是你说，你就说呀说呀说呀，说的话越多，酒气挥发的就越快，酒气一挥发，你就不难受了。”她听了，咯咯地笑起来：“说话就能把酒挥发掉？”

杨献天说：“你还是大学生呢，却不知道酒能挥发，一瓶酒打开后放上一段时间，你再看，一瓶成半瓶了，这就是挥发。醒酒的道理跟这是一样的，你的樱桃小口闭着，不说话，肚子里的酒从哪儿挥发出来呀？”

薛芬菲又笑起来，她觉得杨献天跟她说话像是在逗一个孩子，其实，她知道他还不到四十岁。她觉得这样聊聊天儿确实挺

好，便说：“好吧主任，你想听我说什么？”

杨献天用手拍着脑袋，沉吟片刻说：“就说说你今天为什么喝酒吧！是不是一看到赵一雄这样的‘星’就激动了？”

薛芬菲渐渐收敛了笑容，不屑地说：“像赵一雄这样的‘星’不追也罢，我喝酒，是因为我已经走向了社会，我今天就是试试自己能不能喝，能喝多少……再有，不瞒你说主任，到‘飞天’后，我感到很憋闷，有点儿借酒浇愁的意思。”

杨献天关切地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薛芬菲沉吟了半晌，犹犹豫豫地说：“不顺心的事倒是没有……只是，我觉得王导并不重用我，他让柳凤做专业，却让我干后勤，吃喝拉撒，鸡毛蒜皮，像个保姆……”

杨献天便笑了：“丫头，王导让你跑后勤这是我的意思。你是我挑来的，聪明伶俐，长得又标致，在迎来送往，待人接物，内政外交上是把好手，今天在酒场上你的表现很让我满意。”

薛芬菲的心里热乎乎的，但她还是沉着脸说：“可是，王导总拿我跟柳凤比，说我浮躁，不安分，坐不住，还说城市女孩儿是豆腐掉在灰堆里，说不得，打不得，既‘娇’又‘骄’，总之他是横竖看不上我。”

杨献天说：“王导这样看人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柳凤可能在影视创作上有些天分，在剧本准备阶段能帮王导的忙，但是，一旦电视剧开拍，则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那时，柳凤就没有优势可言了，在协调关系上你比柳凤强。话还得说回来，你不要对王导有什么意见，王导是个大好人，他跟我原来是战友，为了跟我一起干影视，他从部队转业，工作都不要了，为这，他爱人梅朵都跟他吵翻了……”

薛芬菲准备认真听一听王导的事儿，又觉得坐姿不太舒服，

便把两条修长的腿收上床，身子就势依在被子上。她整理了一下裙裾，一只手托着腮，眼睛安静而专注地望着杨献天。这时，她发现杨献天扫一眼她的双腿，愣了一下，不说话了，她诧异，催促道：“主任你说呀！我正听着呢！”

杨献天望着她的脸，仍没有说话。她有点儿发窘，上下看了看自己，歉意地说：“主任，对不起你了，为了倾听你的每一句话，我把身子摆放的舒服了一点儿，你是不是感到我在床上你在地下我躺着你坐着有点儿不公平？”

杨献天笑了：“丫头，我没有感到不公平，我是在研究你，我发现你半躺半坐手托香腮的姿势美得像一尊维纳斯。”杨献天这样说着，便抬腿坐到了床上，凑近她，以耳语般的声音，笑嘻嘻地说，“丫头，你说，你不是在引诱我吧？在车上，你搂我的脖子，把脸贴到我的脸上，现在，你又摆出这么一副诱人的姿势……在你面前，我可是有点儿好人难做啦！”

薛芬菲蓦地支起身子，吃惊地望着杨献天。两人的距离太近了，她有意无意的撩拨使杨献天眼里喷射出了欲望的火苗儿，她知道男人的冲动往往是突如其来的，这很危险！

然而，就在这时，厨房里的水开了，水蒸气吹响了水壶盖上的笛声装置，“呜呜”的鸣叫声刺耳地传来。

薛芬菲“扑哧”一声笑了，她轻轻推了一把杨献天，娇柔而俏皮地说：“好人难做也得做呀！去！再做一次好人，把水提进来，渴死我了！”

杨献天从薛芬菲的脸上慢慢收回了目光，抬起身子，缓缓地摇着头说：“丫头！你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罢罢罢！我就再做一次好人……”

薛芬菲松了一口气，望着悻悻走向厨房的杨献天，暗想，我

日后的事业和前程也许就在这个人身上了……

薛芬菲很清楚自己，大学时，她的金身玉体就已曾经沧海，那时，她几乎是疯狂地爱上了体育系的一名男生，那男生勇猛强壮的似乎可以包打天下，她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爱情和贞操一同交了出去……然而，她并不想现在就把自己祭献给杨献天，曾经的感情经历使她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的珍爱往往是在追求女人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女人要与男人不即不离，走远了，男人追不上便会放弃，走近了，男人一把抓到，往往又不会珍惜……

杨献天提着壶走过来了，神情有些沮丧，薛芬菲不知接下来自己该怎样掌握“不即不离”的火候，今晚一系列的“诱惑”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但如果最后“拒绝”的不好，杨献天真的“走远”了怎么办？她的脑海里飞速旋转着，不知道后边还将发生什么事情。

薛芬菲确实口渴了，她想下床帮助杨献天沏水，恰在这时，她看到正往暖水瓶里灌开水的杨献天翻看了她一眼，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主意。她仍将身子依在叠起的被子上，半蜷一双白腿，认真地整理了一下丝裙，一手搭在腰间，一手托腮，眼睛平静地望着杨献天，莞尔一笑道：“好人，你不是说我这个样子好看的像一尊维纳斯吗？那好，你给我沏水，我让你看个够。不过，你好人做到底，替我沏杯咖啡吧！咖啡在中间那个抽屉里。”

杨献天“嘿嘿”笑着将灌满开水的暖水瓶放在三屉桌上，放暖水瓶时，他不小心碰掉了桌上赵一雄的手包，杨献天也不去拣，耷拉着眼皮，边拉抽屉边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又在暗示我？”

薛芬菲不置可否，故作平静地说：“不要往歪里想，我只是让你看嘛！”说着，竟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杨献天问：

“你笑什么？”她笑得更厉害，边笑边说：“我忽然想起上大学时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某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农村参观，农村很脏，条件又差，大家强烈要求洗澡，可当地只有一个男女混用的公共澡堂，于是，领队就开始协调，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今天上午男的洗澡女的参观，下午女的洗澡男的参观，参观的时候只准看不许摸……’”

正在冲咖啡的杨献天“扑哧”一声笑了，指着薛芬菲说：“你这‘只准看不许摸’的故事只能是讲给我听，换了别人恐怕不灵，要知道，望梅止渴那可是越望越渴呀！”

薛芬菲依旧可人地笑着，不慌不忙地说：“我若让别人看或许是望梅止渴，让你看就是秀色可餐，你同别人不同，你是好人，很绅士。”

杨献天听出了薛芬菲隐晦的语意，冷笑了一声：“丫头，你甭捧我。天下男人原本就没什么好东西，我也不例外，我并不是你认为的所谓好人，也不是什么绅士。”

薛芬菲说：“你别有意丑化自己，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你即使有了某种欲望和冲动，你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好人，你曾对我说过‘好人难做’。”

杨献天一脸无奈，耸耸肩说：“丫头，你这么一说，我就只有老老实实在地做好人了，来！奖你一杯咖啡。”说着，起身端起冲好的咖啡走过来，刚迈了一步，脚下忽然一绊，热咖啡荡溢出来洒了一地，烫得他直吸气。薛芬菲见状，惊呼着跳下床，接过他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捧起他的手不住地用嘴吹着气，一迭声地问：“烫着了吧？烫着了吧？”

杨献天没有说话，奇怪地低下头，发现绊脚的竟是赵一雄的手包，便弯腰拣起来，擦了一把溅在上边的咖啡汁液，随手放在

桌上，很快，他又拿起那个包，好奇地说：“看看著名节目主持人的包里都装了些什么好东西。”便拉开手包的拉链。薛芬菲凑上前来，杨献天笑着对她说，“丫头，明天还包时如果人家说少了什么东西，你可给我作证啊！”

杨献天开始从手包里往外取东西，取一件嘴里便拉着长音报一声物件的名称：手机、身份证、工作证、驾驶证、卫生纸……

杨献天从包里拿出两个软纸盒，打开一看，一下子哑了，半晌，他骂了一句：“这小子，整个一个采花大盗。”

薛芬菲的脸不由地红了起来，她看清了，那两个软纸盒内竟装满了避孕套和避孕膜。

在令人躁动的夏夜，在弥漫着诱惑与联想的密室，刚刚按捺住欲望的一对儿男女吃惊地凝望着赤裸裸催动情欲的男女欢爱工具，气氛一下子微妙了起来，戏剧性的变化使局势在瞬间急转直下。

薛芬菲看到杨献天眼里的火苗突然间燃烧起来，她感到他的目光锥人肌肤，锐利得像是要剥掉她的丝裙，洞穿她的胴体，他的沉默和他呼吸的短促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自己想发生或者不想发生的事情将要不可避免地发生，杨献天就要“好人难做”了。

空气紧张得如同一包即将引爆的炸药，杨献天这根“导火索”在滋滋地燃烧着，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时刻，杨献天却拿起一只展开的避孕套提在手里，意味深长地对薛芬菲说：“赵一雄这个淫棍整盒整盒地为自己准备了这么多，你想这世间会有多少追星的女孩被他糟蹋！丫头，你长得标致，美人儿在影视圈里混，不出一年半载，一准‘无私奉献’给赵一雄这类王八蛋名人，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与其这样，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呢……你是个聪明人，我不会亏待你的。”

---

薛芬菲没想到杨献天有这么好的定力和耐心，行事之前居然还讲出这样一套“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阿 Q 理论，她觉得杨献天大可不必这样说，世间的事有些是说得做不得，而有些则是做的说不得，男女之事本来就是性情中事，火候到了，你只管做就是，没什么好讲的，倘若做前许愿要价，双方便浅薄得与低级嫖客下贱妓女无异了，未免被人小看，于是，她望着逼上前来的杨献天，一屁股坐在床上，神情黯然地说：“主任，你要我，我可以给你，你没必要为这事许愿！”

杨献天愣了一下，感慨道：“对不起，是我小看了你。不过，我是强调自愿的，你无条件当然更好……”

薛芬菲心里有了几分得意，脸上却是一副悲壮的表情，她一句话也没说，闭上眼躺倒在床，杨献天站在床下，并不急迫，慢慢脱掉她的裙子，慢慢褪下她的内裤，慢慢揭下她的乳罩，之后，静静地观赏她，杨献天呼吸紧促，不时唏嘘，却又不急于行事，他把她的腿叉开，凑上前，他的头发划在她大腿两侧细嫩的皮肤上，钻心地痒。他还俯下身，用舌尖舔着她的乳头，之后轻轻地吸吮起来，他还吸吮她的脖子、肩胛、鼻尖、嘴唇，他把她翻过来倒过去正过来侧过去，以不同角度欣赏着她，自言自语地说：“你比我想像的还要美！”

嘀嘀嘀……手机发出一阵尖叫。薛芬菲睁开眼，看到杨献天皱了一下眉头，从怀里掏出手机，关上机，随手扔到床上，之后，举起了她的双腿……

薛芬菲浑身的热血欢快地流淌着，身体膨胀着，膨胀着，在膨胀中，她感到自己像一缕仙雾渐渐升腾起来，她的灵魂便随着这缕仙雾飘浮升空，她紧闭双眼躺在床上，雪白的身子如一条巨蟒一样快意而痛苦地扭动着。“你为什么还不叫，要是幸福你就

叫！”杨献天的声音似乎从另一个世界飘来，她看到他嘴角牵出一丝笑，满意地望着她，开始慢慢地脱衣服，她看到他拿起了一只避孕套……之后，便感到一根烧红的铁箸挟风带电裹着一股火流恶狠狠进入她的体内，她白花花的身体豆腐脑般发出一阵颤颤，脑海里便被激荡的热血撞出“轰”然一声巨响……

好久没有做这样的事了，虽然杨献天的猛烈程度比起那个穷困却强壮无比的体育系男生逊色不少，但薛芬菲还是感到了久旱逢雨、空前绝后的滋润与震撼，很显然，杨献天是个情场老手，他把她撩拨得欲仙欲死，之后才救世主般地临幸，这一招儿使她再也无法表演殉难赴死的悲壮，现在，事情完全翻了个个儿，杨献天倒好像是一个救驾有功的勇士，她不由不对他感激涕零……

不知过了多久，世界猛然之间由癫狂变得理智起来，薛芬菲意犹未尽，两条胳膊箍住杨献天，杨献天喘息着从她身上翻下来，“嘿嘿”笑着对她说：“我没有看错，你果然不是个处女。”

薛芬菲不高兴地问：“你很在乎吗？”

杨献天笑着摇摇头：“恰恰相反，我倒希望你不是，这样，我就没有什么负罪感了。”

薛芬菲一下子坐了起来，很生气地说：“你要我，我无条件地给你，我并没有向你承诺我是个处女，我也没听到你向我承诺什么，我们是即兴做事，今晚发生的事明天我就会忘掉，你还是我的上司，我还是你的兵。我无所欲也无所求，我本来就没想让你负罪，没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你又何必说这些话呢？”

杨献天呵呵地笑出了声：“丫头，我对女人的面相有研究，你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有欲有求并不是坏事儿，人有多大欲望就能干成多大的事情，我用人就是做人的欲望，无欲无求则无动力，这种人是成不了大器的，因此你不要掩饰你的欲望，不图

名利不早起嘛！”

话说到这个份儿，薛芬菲终于垮了下来，她不得不承认，在杨献天眼里，她的“聪明”太“小儿科”了。

两人便无话，之后，相视一笑。这一笑便把一切的聪明与愚蠢、诡计与阴谋轻轻在心头清扫了一下。两人再次裸身相拥，亲热过后，薛芬菲提议说：“咱们冲个澡吧”

由于肉身的亲密接触，两人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他们说笑着走到卫生间。

这是一套老式结构的住房，卫生间正对着屋门。薛芬菲先进去，拉着灯，打开太阳能水龙头，水声“哗哗”，杨献天想挤进去一块儿洗，但卫生间太小，薛芬菲便将他推出来：“去去去！女的洗澡，男的参观，只准看不准摸。”杨献天笑道：“我偏要进去摸一摸抱一抱。”便唱着《大花轿》挤了进去，两人敞着卫生间的门在里边嬉笑一团，恍惚间听到有钥匙扭动门锁的“哗啦”声，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屋门开了，一个人晕头晕脑地闯了进来。

门厅黑着灯，卫生间的灯便显得格外明亮，亮处的薛芬菲听到有人进屋，禁不住鬼似的尖叫一声，杨献天手疾眼快，嘭地一声关上卫生间的门，与此同时，门外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尖叫……

## 2

女犯独白：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寓于必然。我想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就要从内心里接受一些东西，我在潜意识中接受了“男人是钥匙女人是锁，女人一旦被男人打开，世界上的事就什么都看明白了”和

“男人是女人的谜，女人是男人的谜，女人破译了男人就破译了整个世界”的理论，因此，面对“危险”，我并没有极力地去反抗。

柳凤和王土回到“飞天”时，已是夜里十点钟，都市的夏夜，霓虹闪烁，人流如织，十点钟正是人们纳凉消夜的好时刻，但文化厅办公楼却黑漆漆的，没有一个窗口亮着灯。

摸黑走在寂静漆黑的楼梯上，柳凤脚下不稳，打了一个趔趄，走在前边的王土急忙回身扶她一把，关切地说：“楼道黑，小心脚下。”她说没事儿。王土便问：“你今晚是第一次喝酒吧，头晕不晕？”她晃晃头，觉得脑袋还真晕乎乎的，就说：“有点儿！”王土说：“你们女孩子在男人堆里混事，还是尽量少喝酒为好，你看小薛，不喝酒时像个淑女，喝了酒就疯疯癫癫的，成什么样子。”王土的话显然是说给她听的，她的脸忽地发起烧来，一时弄不清自己在宴会上是否也如薛芬菲一样“疯疯癫癫的”不成样子……

回想起来，柳凤觉得今晚的“酒官司”确实是薛芬菲挑起来的，为了得到赵一雄的签名，薛芬菲一连喝了十几杯酒，由此发难，一路喝了下去，直喝得面若桃花，亢奋异常，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肢在酒桌间游走敬酒，其千娇百媚的体态让她想到了“交际花”这个词。薛芬菲“贵妃醉酒”，吸引了满桌男人的目光，柳凤则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冷落，她不愿出风头，也不甘遭冷落，她极想跟大家一起说笑，可又不知从何说起。

就在这时，一个词的出现使柳凤平生第一次喝了酒。

那是“酒官司”即将打不下去的时候。她记得当时赵一雄大加赞赏薛芬菲，说了一番“薛小姐酒量非凡，魅力四射”之

类的恭维话，薛芬菲听后不高兴了，喊着闹着要罚赵一雄三杯酒！赵一雄说你凭什么罚我酒！薛芬菲嗔怒道，你管我叫什么了？赵一雄说，薛小姐呀！怎么啦？薛芬菲说，你无缘无故骂我还不该罚吗？赵一雄想了想，连忙讨饶道，罚得有理，我喝我喝！不过，话得说清楚，我可没那个意思！

柳凤当时并不知道赵一雄为什么被罚酒。这时，她看见一直默默无语的张有德将脑袋凑近王土，小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至少毁掉了三个称谓。”

王土则悄悄道：“我只知道‘小姐’这个词被毁了，‘小姐’最早指的是大家闺秀吧？现在好像用在了从事色情产业的年轻女子身上。”

张有德说：“除了‘小姐’，被毁掉的词还有‘同志’，现在互联网上同性恋者都互称‘同志’……再有就是‘农民’，现在已经演变成了骂人的话，骂一个人土气，骂一个人邋遢，骂一个人不通情理，甚至骂一个人老实，都称之为‘农民’，不信你去试试，如果你对某个人说：‘你是农民！’那人肯定反问：‘你为什么骂我？’”

便见王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黯然道：“农民就是小农意识、自私狭隘、愚蠢落后，深入到了骨髓的怯懦和自卑，无论走到哪儿，总也斩不断农民的劣根，活得比谁都累……有德，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农民。”

王土对农民劣根的揭示使柳凤的心一阵刺痛，她望着在酒场上应付自如的薛芬菲暗想：同是大学生，同在一个单位，同样是干工作，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她一样自信，我为什么总是怯懦自卑、总也忘不了自己是农民的女儿？

正思想间，她听到张有德对王土说：“王导，不瞒你说，我

也是农民！”

王土微微一怔，站起身，短喝一声：“来！有德，干！”

王土话音刚落，柳凤不知怎么竟如电击了一般从座位上弹起，举起斟满酒的高脚杯，以从未有过的豪放低声说：“王导演、张老师，我陪你们喝……”

入口清凉的五粮液在喉头化作一枚烧得通红的煤球滚过嗓子，她剧烈地咳嗽着，对惊诧万分的王土、张有德低声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农民！”

王土和张有德冲她会心一笑：“来！为了农民，再干一杯！”

她又喝下满满一杯酒，酒过喉咙时已不再滚烫，但身体却燥热起来。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催动她高擎酒杯，主动走向赵一雄、走向杨献天、走向村溪，走向陌生的诱惑与自我的挑战。

柳凤觉得自己酒后并没有像薛芬菲一样失态，因此，在摸着黑爬楼梯时，她有意走在王土的前面，麻利地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柳凤连忙打开屋内的空调，又急急地在饮水机上接了一大杯纯净水递给王土，王土接过，牛饮般地一口气喝干，一抹嘴说：“小柳，天太热，你也喝杯水喘口气，等会儿咱们再开机干活。”

柳凤知道，王土的“干活”指的是写电视剧本。这些日子，王土策划了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二十集电视系列剧《乡野》，选题确定后，杨献天从自己的家族企业“通天集团公司”划来了拍摄经费，万事俱备，只是剧本还没着落，王土很着急，找了省内几位作家，人家一听是农村题材，不是不愿写，就是要价太高，只有报社记者张有德答应写两部四集，无奈之下，王土只好亲自捉刀。这些日子，办公室每天都是高朋满座，根本无法创

---

作，只有夜深人静时才可以静下心来，王土不会电脑打字，为了赶速度不得不把柳凤留下，这样，王土每构思好一段，便口述给柳凤，柳凤再一句句录入微机。

屋里依然很热。柳凤坐下后，王土抹一把头上的汗水，坐在她的对面说：“小柳哇！我已写了好几个本子，肚子里的素材都掏空了，我们这个系列剧写的是农村的家长里短，你是农村大学生，又有创作天赋，如果有什么好故事，你也可以写上几集。”

柳凤笑道：“导演，你别取笑我了，我哪有那水平啊。”

王土摇摇头说：“你不要把写剧本看得很神秘，其实能讲故事就能写剧本，只不过剧本的叙述方式是将故事化整为零，用场景切换的形式来表述，这些技巧，实际上你已经掌握了。写剧本关键是要有好故事。故事好，剧本就成功了一半。”

听王土这么一说，柳凤沉思了片刻，忽然兴奋起来：“导演，你一启发，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挺戏剧性的。”

王土高兴地说：“你讲给我听听！”

柳凤想了想，站起身，走向自己的办公桌：“导演你要是感兴趣，我给你看一篇东西，这是我根据老家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写的，曾经发表在《传奇荟萃》杂志上，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是个什么故事？”王土急切地问。

柳凤边翻抽屉边说：“七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们村有一个妇女因难产而昏厥，接生婆没经验，以为人死了。那时，我的家乡正在搞‘推行火葬，废除土葬’运动，沿袭了几千年的土葬风俗，使人们很难接受火葬这一现实，于是产妇的家人连夜将产妇装棺，不等天明，就埋入了坟地。两天后，村里知道了这事儿，派人破坟，挖尸火化，没想到，打开棺材后，产妇竟然坐在

棺内，大瞪着眼，怀里抱着自己产下的婴儿，棺材壁被手指甲抠出一道道沟儿，很显然，她是装棺后又活了过来，生下了孩子后又被闷死在了棺材内……”

王土听了，啧啧称奇，禁不住走到柳凤跟前：“仔细找一找。”

柳凤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终于翻出了那本旧杂志，递给王土：“这篇东西很幼稚，您别见笑呀。”

王土接过旧杂志，嘴里说着“哪里哪里”，慢慢坐下，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柳凤的故事名叫《奇死》，发在了杂志的头条，还配有插图，王土一边认真读，一边凝眉思索，坐在一旁的柳凤心里很紧张，一句话也不敢说，半个小时后，王土忽然眼睛一亮，一口气把杯里的水喝光，一拍桌子：“我决定了，就以这个故事为框架写一部戏，由你来做编剧。”

柳凤吃了一惊，愣怔片刻后连连说：“不行不行，我只是给您提供一点儿素材……”

王土便笑了：“小柳，你不要再客气。今天晚上，咱们再把这个故事好好议一议，如果可能，你马上就动笔。你要是觉得不踏实，我可以提前预付给你一部分稿酬。”

柳凤万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会成为编剧，也没想到王土会这样重用自己。她知道，“飞天”的一切费用开支都是由杨献天“一支笔”统管，王土并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她连忙说：“不用不用，我拿着一份工资，再拿稿酬不合适。”

王土说：“写本子付稿费，按劳取酬，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合适的？”

柳凤不是不想要稿酬。她家在农村，靠父母土里刨食供她上

---

了大学，她的弟弟马上也要高考了，现在，家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钱，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没等大学毕业就迫切地与“飞天”签订了用工合同，也正是出于早一点儿挣钱补贴家用的考虑。然而，对这笔即将到手的稿酬，她却觉得很烫手。她清楚，王土对她很偏爱，正因如此，她才不想使王土在杨献天面前作难。于是她说：“导演，本子还没写就要稿酬，我怕你在杨主任面前没法张口。”

王土便笑了：“小柳哇，看来，你还不知道我跟杨主任是什么关系……”说到这里，他望了柳凤一眼，“想听听吗？”

柳凤点点头，静静地望着王土。

王土叹口气，讲起了他与杨献天不同寻常的友谊。

十几年前，王土和杨献天从不同的地方入伍到同一连队，四年后，杨献天退伍，王土因是班长骨干并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推荐上了军区教导大队，毕业后提干调任军宣传处新闻干事，拍摄了许多有影响的新闻报道。杨献天退伍后和弟弟一起接手了父亲濒临倒闭的无线电厂，生产假冒伪劣的无线电产品，常常拎着手提包到部队找王土，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那时，杨献天很苦很难，没人看得起他，每次到部队，只有王土既管吃又管住，还要利用各种关系帮他推销“产品”，后来，军里要建寻呼台发射塔，王土为他揽下了这个工程，还通过朋友为他请来一支有资质的工程队完成了全部设计施工任务，杨献天大捞了一笔，从此发迹，后来竟移师京城，“蛋糕”越做越大。杨献天始终没有忘记王土，这些年王土迷上了影视创作，想自己导戏，他毫不犹豫地出钱让王土自编自导了一部名叫《别跟自己过不去》的两集电视剧，王土准备转业到省电视台，手续都办好了，可杨献天却对他说，转业到电视台也不一定有机会导戏，与其给人打

工，还不如咱哥俩自己干，你想当导演，我给你收购一个影视制作单位，让你天天拍戏天天当导演。王土不依，杨献天又对他说，我收购影视制作单位，也是一种投资渠道，你当导演有天分，我看中的是你的才能，我相信，咱们搞影视，也一定会像办公司一样赚大钱。

王土就这样暂时放弃了转业到省电视台的机会，毅然“下海”，杨献天践行诺言，果然买下了即将散摊儿的K省飞天艺术中心影视部这块牌子，并将“飞天”原有的十几名职员养了起来，这样“飞天”就形成了目前的现状，两套人马，一块牌子，杨献天成了制片主任，其实，“飞天”真正的主任是李英才……

柳凤被王土、杨献天两个男子汉之间真挚的兄弟情谊深深地感动了，她还从没有听说过哪对儿朋友能包容这么多无私奉献和果敢牺牲，也许王土、杨献天二人的奉献与牺牲是互利互动的，然而在当今尔虞我诈的社会，即使这种互利互动有利益驱动成分，但在柳凤看来，它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然而，柳凤还是对王土说：“导演，你跟主任关系确实很好，但是，我刚到中心不久，无论做什么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即使稿费是我应得的，也得等我真正完成剧本并通过审查以后再说呀！”

王土沉思片刻说：“这个问题我心里有数，不必谈了，接下来我想跟你谈谈《奇死》的立意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奇死》的故事虽然挺好，但立意却差些，题材也陈旧，需要沉下心来，利用一定的时间好好琢磨一下……”

说到“时间”，两人几乎同时看了一眼墙上的挂表，已是凌晨一点整，这个时间在都市的夏夜里或许并不算太晚，但柳凤却忽然担起心来，她问王土：“导演，主任怎么还没回来？”王土

---

皱了皱眉说：“是呀！怎么还没回来？”

柳凤说：“主任喝了不少酒，一路上把车开的像飞一样，不会出什么事吧？”

王土咕哝一句：“我给他打个电话。”

王土开始拨杨献天的手机，手机开着，等了一会儿，王土忽然纳闷儿地说：“关机了？”

王土放下电话，有些急迫地对柳凤说：“这样吧小柳，你先回宿舍，看看主任和小薛在不在，如果不在宿舍，你到公用电话亭给我回个电话。”

柳凤有些紧张：“好！我这就走！”

王土见夜已深，关照柳凤几句，又嘱咐说：“你回去后再琢磨一下《奇死》这个故事，看能不能赋予它更多的新意，理理思路，明天咱俩碰一碰。”

柳凤忙不迭地点头，道了别，走出办公室。

一路上，柳凤一边骑车，一边思考着《奇死》的“新意”，心里还在担心着杨献天，四十分钟后，她来到宿舍楼前，放好自行车，开始上楼，到了宿舍门口，隐约听到屋里有说话声，料定杨献天有可能与薛芬菲就在屋里，思想单纯的她并没有多想，掏出钥匙，打开屋门，嘴里说着“小薛，你没事吧……”便走进门厅。

门厅黑着，柳凤说话时发现卫生间的门大开着，里边的灯很亮，她无意间扫了一眼亮处，一道“风景”便如一张西洋画一样定格在她的眼前，一对男女光着白花花的身子相拥在水龙头下，分外吃惊地望着她。柳凤呆住，竟没想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在这一瞬间，她听到一声锐耳的尖叫，卫生间的门嘭地关闭。

柳凤头皮一炸，禁不住也尖叫起来，尖叫声中，她的脑海猛然间滚过一声惊雷划过一道闪电，刹那间，她的思维重新回放了那道“风景”，她终于明白过来，那副“西洋画”竟是赤身裸体相拥嬉闹的薛芬菲和杨献天……

柳凤想逃，想快速地逃，她想逃出宿舍，逃到大街上再也不回来，便回转身冲向屋门，极度慌乱中，防盗铁门被她撞得“咣咣”响，却怎么也撞不开，她晕了头，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后，折转身一头撞进自己的卧室，“咣”地一声关上了门。

坐在床上，柳凤呼呼地喘着粗气，脑海里轰轰作响，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居然会撞上这种事儿，她没敢开灯，在黑黑的屋里惶惶地坐着，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猛然间，她觉得自己错了，她原本就该逃出宿舍逃到街上逃得越远越好，如果是那样，她就不会有眼前的窘迫，现在，赤身裸体的杨献天、薛芬菲与她只有一门之隔，难道自己留在屋里就是为了见证这两个男女见不得人的勾当吗？

这样一想，柳凤就站起了身，想悄没声地溜出宿舍，可就在这这时，门厅里传来杨献天、薛芬菲的脚步声和低低的说话声。柳凤想，他们可能在仓皇地穿衣服，也可能是在商量着怎样向她解释这件事儿，柳凤深恐这个时候走出屋再撞上他们，便再一次坐下来，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

死寂，宿舍里的空气令人压抑难耐，柳凤努力平静着自己的心情，大睁着双眼慢慢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门外渐渐传来杨献天、薛芬菲紧一句慢一句的说话声，柳凤想，杨献天为什么还不走，难道他们真得在商量怎样解释这件事？如果是那样，他们就太愚蠢了，这种事儿有什么好解释的？柳凤正想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向她的卧室走来，她吃惊地弹坐在床上。

随着“冬冬冬”的敲门声，传来薛芬菲低低的声音：“小柳，我可以进去吗？”柳凤不知该不该让她进来，进来后，两人能说什么，便不语。薛芬菲依然固执地敲门道，“小柳，我有几句话跟你说。”柳凤想，真愚蠢！便气呼呼地打开了门。

屋里黑着灯，薛芬菲说：“怎么不开灯？”柳凤说：“我害臊！”薛芬菲便笑了，摸索着打开灯说：“我都不害臊，你害什么臊？”

柳凤被强烈的灯光刺得眯起眼睛，看到薛芬菲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头发湿漉漉的，脸色红润，恰如一朵出浴美莲，坐在她身边，低声说：“我喝酒喝多了，主任也喝多了……你一来，我们都醒了酒，其实……”

柳凤冷笑了一声说：“小薛，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你完全没必要跟我解释。”

“说得好，我早就说过，小柳是个懂事的孩子。”杨献天忽然从门外闪进来，笑嘻嘻地望着柳凤，没事儿人似的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

柳凤很窘迫，紧张而警惕地望了一眼杨献天，杨献天居然厚颜无耻地嘿嘿笑了：“小柳，你没必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你是个雏儿，与小薛不同，经历过男人的女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女人的心智是靠男人来开发的，男人是钥匙女人是锁，女人一旦被男人打开，世界上的事儿就什么都看明白了，说通俗一点儿吧，女人这辈子，迟早要与男人发生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开发了，早发生早开发，晚发生晚开发。小柳，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对外协调和交际上不如小薛那样游刃有余吗？你知道你为什么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上不如小薛显得成熟老练吗？依我看，关键的一点儿就是你比她少了这份儿人生体验。”

柳凤的心一直在“怦怦”狂跳着，她平生第一次倾听一个男人面对面跟她谈论男女性事是对女人人生与心智的开发，她原本不想听，但她知道自己走不脱，便绯红着脸，埋下头一声不吭。这时，薛芬菲一把将她揽在怀里，老大姐般语重心长地说：“小柳，我们从学校一起来到‘飞天’，亲姐妹一样，有些话我不得不告诉你，在男人堆儿里混事，有时是认不得真的，我们女人这一辈子就如昙花一般，好时候一闪就过了，我不是说你，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板，思想僵化，把什么事儿都看得太重，像老农民苦守土地一样苦守着自己，其实，我们女人多经历一些事，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否则，昙花现过之后，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柳凤不知道这两个寡廉鲜耻的男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氛围下跟她讲这些话，但她已经感到一种弥漫着某种欲望的空气在房间里浸淫开来，她受不了这种空气的逼迫，她想驱散它，便鼓足勇气，抬起头望着他们说：“主任、小薛，我已经说过，我什么也没看到，你们又何必跟我说这些呢？”

杨献天仍然笑着说：“小柳，你看到了又能怎么样？小薛和我是自愿的，这种事儿满大街都是，我们怕什么！刚才我们跟你讲那些话是想让你明白，男人是女人的谜，女人是男人的谜，女人破译了男人就破译了整个世界，有句话说得好，女人征服男人，男人征服世界，这就是说，女人征服了男人便征服了整个世界，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小薛比你聪明。”

柳凤说：“我不懂你们在跟我说些什么。”

杨献天平静地站了起来，走近柳凤低声说：“你是大学生，我相信你懂了，假如你真的不懂，我就用另一种方式启发启发你！”

---

杨献天脱掉上衣，赤裸出雪白的上身。

柳凤见状，惊恐万分，忍不住失声大叫，这时，薛芬菲用力捂住她的嘴将她按倒在床上，柳凤挣扎着，一脚蹬在薛芬菲脸上，薛芬菲骂了一句什么，跳上床骑在柳凤身上，撕扯着她的衣服，这时，杨献天也扑了上来。

柳凤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完了，身单力薄的她根本就无法对付这两个丧心病狂的男女，意识到这些后，她索性不再反抗，也不再叫。她就这样看着薛芬菲一件件剥光自己的衣服，看着赤裸裸的杨献天淫邪的目光喷着一团毒火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的胴体，她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哭着对杨献天说：“主任哪！我一向尊重你，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杨献天俯下身，揉搓着她小巧的乳房，对着她的耳朵说：“我看你活得太累，想让你换一种活法儿，你太可怜了，可怜的像一只小羊羔，我每当看到你怯生生的目光时，总想帮你强大起来。”

柳凤感到杨献天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即使做这样的事儿，说出话来也不同凡响，像是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每句话里都渗透着一种哲理和强大，在他面前，柳凤已经没有了一丝反抗的勇气。

然而，柳凤还在哭，泪眼中，她看到薛芬菲很醋意地望着她，能让薛芬菲产生妒忌，她心里忽然有了几分宽慰，她对杨献天说：“你让小薛出去！”

杨献天回转头，口气铁硬地对薛芬菲说：“你还在这看什么，快出去！”

柳凤半眯着一双眼，便见薛芬菲恨恨地望着她，满眼妒火地走出了屋。于是，她便紧紧地闭上眼睛，怀着一种罪恶感，感受着来自杨献天手段高超而又无微不至的撩拨与挑逗。

渐渐地，柳凤呻唤起来，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中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命感受透入了她的骨髓，似痒似麻，如仙如死，她经不住这种感受，身子扭动如虫，这时，她的罪恶感消失了，强烈渴望某种冲击，正在这时，她感到杨献天停住了手好像对什么人说：“小柳是初次，我不忍就这么毁了她！”她睁开眼，看到薛芬菲正要递上一个避孕套，杨献天没接，下了床，把她抱到床边，举起她的腿……

柳凤紧张地闭上了眼，然而，等待已久的冲击并没有到来，她觉得自己的大腿根部有一个软软的东西在蹭动，她的心被这蹭动掏空了，“嗬嗬”地叫着，不知杨献天为什么还不进入，她忍不住睁开眼，便看到杨献天的头埋在她的腿间，并对她深情地说：“小柳，我真想爱你一次，可我又真的不想毁了你，我破了你的身，你会记恨我一辈子，我不想让你记恨我一辈子……小柳，起来吧，穿上衣服！”杨献天说着，放下她雪白的大腿，爱怜地亲了一口她的小乳房。

柳凤奇怪杨献天为什么在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把自己打开无哀无怨地奉献给杨献天是因为她生性怯懦无法抗拒强大，她确实想换一种活法，她太想改变自己，太想溶入这个世界了，杨献天改变主意又让她于庆幸之中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憾意，她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和羞辱，嚤嚤地哭泣着爬了起来……

杨献天笑着上前搂住她，轻声说：“傻丫头，我现在罢手并不是看不上你，这里有四个原因，第一，我原本就没想跟你有这个事儿，是小薛唆使我，说我俩的事儿被你发现了，只有把你办了才能堵住你的嘴；第二，我跟小薛刚刚办了事儿，力不从心，让你见笑了；第三，你同小薛不一样，小薛是真心给我，你则不同，你是被动的，我不想以强凌弱；第四，你是处女，思想单

纯，容易偏激，我不想把你毁在我手里。不过，无论做成做不成这件事，从今以后我都会把你看成是我的人，我不会亏待你！”

柳凤已不能说任何话，只是呜呜地哭，这时，她从泪眼中看到薛芬菲笑吟吟地走进屋，用毛巾细细地为杨献天擦拭着身上的汗珠，一边擦一边对瘫软在床的她说：“小柳呀！男人是钥匙女人是锁这话一点儿不假，今天这事，主任虽然没跟你做成，但你也算是了解了男人，说句实在话，我们女人离了男人有时是很难生存的。”

杨献天则说：“我原本就不想开你这把锁，再给世界留点儿清白的！可是，她偏偏唆使我，差点把你的清白也玷污了。”

薛芬菲笑道：“这不叫玷污，是拯救！”

此时，柳凤已穿好了衣服，却依旧在哭，薛芬菲、杨献天也不再劝，鸡一嘴鸭一嘴地回忆着刚才的事儿，从他们的对话中，柳凤渐渐听明白了。

原来，薛芬菲、杨献天二人裸身洗澡被柳凤撞见后，起初很惊慌，他们认为，一个黄花闺女碰上这种事儿肯定会向屋外逃的，可柳凤不知怎么却晕头晕脑地进了自己的卧室，二人从卫生间回到屋里，走不是，留也不是，不知该怎么办。后来，薛芬菲给杨献天出主意说，一不做二不休，你把柳凤一起“办”了，也好堵住她的嘴。杨献天起初不同意，后来薛芬菲撻火，说柳凤是个“雏儿”，杨献天未必能使柳凤就范，杨献天逞强，两人便打了个赌……

柳凤听了杨献天、薛芬菲二人的话，心里沉甸甸的，她万没想到自己二十三年的青春竟成了杨献天、薛芬菲的赌注，她心情复杂地望着杨献天、薛芬菲在她的卧室里欢快地说笑，猛然之间想起了王土，她几乎是用拉报警般的语调大声提醒道：“王导一

直担心你们出了什么事儿，再打电话他就要找来了。”

杨献天听后，惊醒了一般一溜小跑回到薛芬菲的卧室，从床上抄起了手机……

### 3

女犯独白：混迹在成功的男人圈儿中，我常常被他们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的处世才能所吸引，我认为，这是成功男人雄才大略的一种体现，我从心里欣赏这样的男人，并且有意无意地模仿学习着。我想，这或许正是造成我日后犯罪的一个原因。

一夜之间，世界似乎全变了，变得毫无章法、不可思议起来。

第二天上午，薛芬菲和柳凤起得很晚，两人见面后，谁也没有说话，昨夜的事儿使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们似乎亲密了，又好像更加生分了。两人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前后脚儿下了楼，在临街的小摊上买了两套煎饼果子，之后，骑车奔向“飞天”。

街上，人流滚滚，甲壳虫似的汽车蠕动而行，十字路口，换了新装的交警站在指挥台上动作潇洒地挥动着手臂，骑车和驾车的人都注视着红绿灯的变化，有行，有停，井然有序。

世界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薛芬菲、柳凤进入“飞天”办公室时，看到王土和杨献天已面对面坐着，脸色都很严肃，好像正在商量什么事情，薛芬菲、柳凤上前打过招呼，便如往常一样坐到各自的位置，从塑料

---

袋里掏出煎饼果子，一边吃，一边侧耳听着王土、杨献天说话。

王土说：“……这些日子，我完成了三部六集戏，我是再也写不出来了，我们计划拍十部二十集戏，张有德答应写两部，到目前还差五部十集，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这种本子，省城稍有点儿名气的剧作家都不愿意写，有愿意写的要价又太高，而且还要先付清稿酬，写出本子来也不管咱们满意不满意，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到其他县市找些不太知名的剧作家或作者，这些‘半吊子’一般都重名不重利，不会太计较稿酬，而且水平也不见得比大剧作家差到哪儿去，我们多找一些这样的人，跟他们说明咱们对剧本的要求，剧本写出来后，我们认为行就拍，不行就不拍，不拍的当然不付稿酬，这样广种薄收，一是征集到好剧本的概率大了，二是可以节省一部分稿酬费用，三是可以往前赶时间。要想少花钱还要弄到好剧本，只有这么办，况且，农村戏最好要赶在夏天这个档期里拍摄，现在已经是六月份，如果不很快进入拍摄阶段，恐怕就来不及了……”

杨献天问：“你说得有理，只是你手头有没有这样的‘半吊子’剧作家？”

王土说：“这样的‘半吊子’，一划拉一大把。你不用愁！剧本的关键是故事，昨天小柳给我讲了她们村发生的一件事，我看完全可以写成剧本，我跟小柳说了，让她这几天集中精力好好琢磨一下，成熟后就让她当一回编剧。”

杨献天听了，很惊讶地问柳凤：“小柳！你们村发生了一件事？跟我说说！”

柳凤把吃了一半的煎饼果子放在一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冲杨献天笑了笑说：“我昨晚和导演闲聊，聊到了我们村上发生的一件……”

提到昨晚，杨献天愣了一下神，扬了扬手说：“不提昨晚，我还差点儿忘了，赵一雄的包丢在了我的车上，村溪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让我亲自送过去，还神神秘秘地说有事要商量……”说着，他站起来对王土说，“导演，剧本的事就按你说的办吧，我没意见，其他的事儿，等以后再说。”

王土点头说：“好！”杨献天便向门口走去，走到柳凤身边，拍拍她的肩膀说：“小柳不赖嘛！跟导演随便一聊就聊出个剧本。好了，你跟导演接着聊。”没等柳凤答话，他又对薛芬菲努了努嘴说，“小薛，你闲着也是闲着，跟我走一趟吧！”

薛芬菲娇嗔地挖了杨献天一眼，忸怩着站起来，不满地说：“瞧主任这话说的，走就走吧，还走一趟，像公安局抓人似的。”

杨献天的脸沉了下来，没有说话。薛芬菲并没有察觉，与王土、柳凤打过招呼，跟在杨献天后面走出了办公室，下楼时，杨献天回过头来，用手指点着她的脑袋说：“丫头学会顶嘴了是吧？记住了，当着人的面，以后不许这样！”

薛芬菲不高兴地问：“我顶嘴了吗？”

杨献天站住脚，反问道：“难道你没觉得？”

薛芬菲苦笑着，叹息道：“不瞒你说主任，我讨厌有人在导演和柳凤面前说我闲着！好像他们做了什么大事，就我一个人吃干饭似的。”

杨献天冷笑一声，摇摇头说：“丫头，我听出了你话里的意思，你是在向我提条件，刚过一夜，今天你就提条件，未免太快了吧？”

薛芬菲分辩道：“主任你神经过敏了，我并不是提条件，我只是腻歪有人说我闲着。”

杨献天意味深长地说：“闲着怎么啦！工资给你少开了吗？”

我都不说什么，谁敢放半个屁！”

两人磕磕绊绊地一边说话一边下楼。上车后，杨献天忽然“扑哧”一声笑了，薛芬菲不解地问：“主任你有病啊！平白无故地笑什么？”

杨献天说：“说起‘闲着’，我突然想起王导无意中做的一副对联，当时王导已确定转业，在家呆着，我俩合计着一块搞影视，可他爱人梅朵就是不让他跟我干，为这事儿两口子闹分居，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问情况，王导跟我说他爱人不让他出门不跟他睡觉，他的处境就好比是一副对联，上联是‘白天没鸡巴事儿’，下联是‘晚上鸡巴没事儿’，横批是‘无比痛苦’。”

杨献天说到“无比痛苦”时，有意将“比”说成平音。薛芬菲听了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想不到一本正经的王导也说这种下流话。”

杨献天把汽车发动着，一边倒车一边说：“‘下三路’的话儿谁也会说，但要真干‘下三路’的事，王导就有贼心没贼胆了。这一点儿，真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时，我就劝他，你是导演，搞创作不是讲究体验生活吗，你也学学人家那些大导演，上班时拼命干工作，下班后拼命干女人，那样拍戏搞创作才能找到感觉。你猜王导怎么说？”

“怎么说？”薛芬菲问。

杨献天很熟练地打了几把方向：“王导跟我说，主任，我若去找那种‘感觉’！梅朵还不把我杀了！你让我多活几天吧！”

薛芬菲吃惊地问：“王导的爱人那么厉害？”

杨献天说：“梅朵是个很各色的人，确实让人受不了，王导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回家了。”

两人就这样说着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入一座豪华酒店门

前的停车场。

酒店有十几层高，直插云天，玻璃墙幕上，“梦源大酒店”几个字大如磨盘，薛芬菲揉了揉眼，问杨献天：“咱们不是还赵一雄的包么？到这来干吗？”

杨献天说：“村溪的广告公司就是在这个酒店租的房。”

走进酒店，乘电梯来到三楼，薛芬菲看到楼梯口的半壁墙被棕红色的绒面包裹，绒面上镶嵌着几个镀金大字：村溪广告有限公司。杨献天敲开一个办公室，村溪过分夸张的寒暄便从里边飘了出来：“哟！杨主任您来了，快请快请，我和一雄恭候您多时了。”

薛芬菲随着杨献天走进房间，赵一雄已从宽大的办公桌前站起，双手老远就伸出来，他先与杨献天亲热地拍打了一番，之后，对薛芬菲说：“小薛，昨晚我喝多了，让你见笑了，有得罪冒犯之处，还请多原谅啊！”

俊秀的赵一雄眼皮浮肿，精神萎靡，像是刚睡醒不久，但他举手投足却很有风度，显得儒雅而有教养，想想昨晚赵一雄醉酒粗话连篇的情景，薛芬菲忍不住开了一句玩笑：“赵老师您这一客气，都让我认不得您了。”村溪笑道：“一雄这个人平日里是绅士，喝酒后是疯子，上电视是学者，有时连我都认不得他。”

大家便说笑着坐在沙发上，村溪忙不迭地沏茶倒水。杨献天问赵一雄：“一雄，昨晚怎么样？休息的还好吗？”赵一雄摆摆手，叹息一声：“唉！别提了，斯文扫地。”村溪笑道：“昨晚我把一雄直接弄到了这儿，在酒店开了个房间，我让他洗澡，他不洗，非要洗桑拿，我知道他醉得厉害，就给嫂夫人打了个电话，这时，他发现手包丢了，还好，丢在了你车上……”没等村溪

说下去，薛芬菲便把手包递给赵一雄：“赵老师，给！”杨献天见赵一雄接过包，笑吟吟地说：“一雄啊，你还是清点一下包里的东西吧。”赵一雄笑道：“没什么好清点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玩艺儿。不过，手机还是要打开的。”说着，从包里取出手机，之后便将包随意地扔在窗台上。

大家便又说起昨晚的事儿，村溪接着刚才的话茬儿说：“我和一雄先到歌舞厅吼歌，后来又洗了桑拿，回到房间时已是东方欲晓，你们来时，一雄刚醒来不大会儿。”

杨献天调侃道：“一雄是颗‘星’，就像歌里唱的，那么明亮，那么深情，我们小薛本来是不喝酒的，见了这颗‘星’，不知怎么就疯狂了一回，喝得头晕腿软，站都站不住了，她回宿舍还是我架着上的楼呢。”

赵一雄问：“是吗，小薛？”

薛芬菲顺水推舟道：“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宿舍。”

赵一雄歉意地说：“不好意思。”

村溪问：“王导和小柳怎么样？”

杨献天说：“他俩倒是没事儿，从酒店直接回办公室写本子去了。”

赵一雄说：“小柳也没少喝，居然还能跟王导一起加班写本子。”

杨献天道：“不加班不行啊，我这部电视系列剧，到目前本子还没着落呢。”

正说着话，响起手机铃声，赵一雄望了大家一眼说：“你们看，只要我一开机，电话马上就来，烦死了！”说着，打开手机站起来，顺手拿起窗台上的手包挟在腋下，一边向屋外走，一边对大家说，“你们先说着，我到外边接个电话。”

赵一雄接电话完全没必要到屋外去，薛芬菲敏感地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借机到屋外查看手包内的东西，联想到包里的避孕套和避孕膜，她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

不大一会儿，赵一雄进了屋，脸上没什么表情，村溪问是谁来的电话，有什么事？赵一雄说有事儿也是别人的事儿，还是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薛芬菲见大家要谈正经事了，不知自己坐在这里方便不方便，可又不好离开，便漫不经心地仰头看房间。

房间设计的很雅致，中央空调在屋顶无声地喷着冷气，窗帘是海蓝色的，色调看着很清凉，沙发旁的几盆名贵花木枝繁叶茂，很绿，很鲜、很嫩。薛芬菲便在沙发上侧过身，凑近一棵巴西木细心地观察，觉得无味，又抄起办公桌上的一份广告设计书翻了起来。

男人们的话题不知是怎样开的场，总之大家都在绕圈子，说了很多令人费解的话，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谈“正经事”，薛芬菲便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渐渐地，她感到男人们的谈话气氛凝重热烈起来，仔细听听，还真是一件正经事，村溪和赵一雄“弯弯绕”了一番后，终于明确提出了与杨献天联办一个影视广告部的意向。

村溪对杨献天说：“我这个公司什么样的广告都能做，就是影视广告还是个薄弱环节，客户出于对我的信任，找到我做电视广告，我没办法，只能介绍给电视台，电视台搞一个创意就是几万元，制作费、播出费更是高得惊人，钱就这样白白地被电视台这帮兔崽子赚了，我为什么赚不了这部分钱？我没有拍摄器材，没有策划、制作人员，杨主任你有那么好的设备，还有专职导演，咱们两家正好优势互补呀！”

杨献天问：“制作电视广告有多大的利润？”

---

村溪说：“可以这样说，一本万利！”

杨献天问：“那么，我们两家联办影视广告部，具体怎么个运作办法？”

村溪说：“这很好办，我现有的广告部负责招揽广告客户、以质论价，做定价钱后交给你们，你们中心出设备、出人员，负责创意、策划、制作，保证按客户要求制作出令人满意的电视广告，之后，一雄负责与电视台谈判播出费用……”

赵一雄插话道：“电视台现在实行的是主持人兼制片人制度，我与省、市许多电视台的主持人都熟，到时候我会把播出费用压到最低价位，使咱们有一个更大的利润空间。”

薛芬菲完全被男人们的谈话吸引了，她感到这个合作意向很不错，然而，杨献天好像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他低着头认真地想了想，之后，对村溪、赵一雄说：“你们知道，我们‘飞天’现正运作着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系列剧，合办影视广告部的事我真的没有考虑过，还是商量商量再说吧！”

村溪显然有点儿耐不住性子了：“杨主任，作为朋友，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首先声明，对于电视剧，我毫不怀疑王导的导戏能力和杨主任的运作能力，可是，电视剧的生产环节太多，受制约的因素也太多，编、导、演、词、曲、配、前期、后期，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了，文化部门还得一次次看片审查，什么时候那些文化官僚们高兴了、满意了、同意放行了，你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你拍的片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人看？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能不能收回成本？而影视广告就不同，它投资小见效快，谁做广告谁出钱，钱多多做，钱少少做，这种钱来的快挣得快又没有什么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我、一雄，我们三方各有优势，而且优势互补，

假如我们三位一体，来一个强强联合，应该说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薛芬菲觉得村溪的分析很有道理，电视剧制作属于高投入，高产出，风险性很大，以“飞天”目前的“班底”，要制作出高水平、能赚钱的电视剧似乎还不太可能，而电视广告则确实像村溪所说的那样，投资小、风险小、利润大，如果杨献天充分利用人员、设备优势与村溪、赵一雄合作，无疑又开辟了一条经营之路。说到底，投资影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广告如果能赚大钱，为什么非要在电视剧这棵树上吊死呢？这样一想，她便兴奋起来，心里对杨献天说：“这是个机会呀，千万不能放过！”

然而，杨献天仍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他笑着对赵一雄说：“一雄，村溪兄言之有理，可我对电视广告没什么兴趣，更何况我们三方合作，涉及到许多利益问题，俗话说的好，买卖好做，伙计难搭，我怕将来一涉及到具体问题会伤了大家的和气，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不合作为好，何苦呢！”

赵一雄笑道：“关于这一点儿，请献天兄放心，我们肯定能拿出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亲兄弟明算账，按分配方案办事，绝对不会伤和气的。”

杨献天沉吟半晌，为难地说：“话虽然这么说，但合作是涉及到‘飞天’经营方向的大事，等我考虑一下再说吧，你们也不用急，好饭不怕晚嘛。”

村溪不好再说什么，有几分失望地与赵一雄交流了一下眼神，笑着对杨献天说：“合作的事，也只是我们的一个意向，大家都需要时间考虑。”说到这儿，他望一眼墙上的挂钟对大家说，“时间过得真快呀！都中午一点多了，真是好饭不怕晚哪！楼下就是餐厅，大家捧个场，今天我请客。”

---

村溪要请客，杨献天没有推辞，只是说吃饭可以，千万不要上酒了，如果再喝酒，我宁可不吃这顿饭。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来到一个雅间，点了几道酒店的特色菜。大家边吃边聊，气氛很好。吃完饭，赵一雄有事先走了，村溪恭恭敬敬地将杨献天和薛芬菲送上车。

回“飞天”的路上，薛芬菲仍惦记着联办影视广告部的事，便问杨献天对此事的态度。杨献天“嘿嘿”干笑两声说很感兴趣。她问感兴趣为什么不答应？杨献天从车顶反光镜里看着她说：“丫头，记住了，越是想成的事，越要摆出一副不想成的姿态，这就好比有人求你办事，假如这件事你能办成，那么你就说，唉呀！这事很难办，难度非常大，办办看吧！假如这件事你不能办成，那么，你就说，这个事儿应该说没多大问题，办办看吧！这叫留悬念，悬念不除，这些人就永远围着你转，永远听你的话，等到把他们利用完了，你再解除悬念，能办的再办，不能办的，找个理由推掉，理由总是有的嘛，明白吗丫头？”

薛芬菲沉思片刻，摇了摇头，表示不是很明白。

杨献天笑着说：“丫头，我总以为你很聪明，怎么今天犯起了傻？我这么跟你说吧，村溪早些年是省电视台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因为私拉广告吃回扣被台里开除了公职，一赌气自己办了个广告公司，发誓不跟电视台来往，现在，他与电视台的一切业务往来都委托给了赵一雄，两人关系密切。村溪早就想开办影视广告业务，可他养不起几百万元的影视设备和技术制作人员。人哪！不图名利不早起，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村溪和赵一雄要与我们联办影视广告部，真正目的是想利用我们的设备和资金，我们图什么？图的是他们在广告业务中的门路和客户。影视广告一本万利，与其用我们的设备和人员让别人赚钱，还不如有钱自己

赚呢！可是，在昨天的宴会上，村溪和赵一雄已答应为《乡野》拉片头和插播广告做专栏宣传，这两个人目前都不能得罪，要稳住他们，等《乡野》播出以后，我们立即着手成立一个影视广告部，因此，影视广告部我们还是要办的，但不是现在，也不是与村溪他们联办。”

薛芬菲说：“你的意思是自己干？”

杨献天得意地“嗯”了一声：“丫头，你不是总说你是个闲人吗，这下好了，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你将是咱们‘飞天’影视广告部的总经理！好好干吧，有你闲不住的时候……”

## 第二章

---

### 4

女犯独白：一个男人无怨无悔地为一个女人做事，这个女人一定会感恩戴德，感恩是一种美好的情愫，在人的感情世界里，“恩”“爱”相连，“恩情”在某种条件下是极有可能转化为“爱情”的。这样看来，以爱报恩，或以屈从报恩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我万没有想到我的屈从和献身会给我和我的报恩对象日后的生活带来那么多无尽的麻烦，我更没有想到自

己会因一时的报恩行为而付出了杀人犯罪的惨重代价。

《奇死》的剧本创作，使柳凤几乎忘记了那个夏夜的罪恶与荒唐，王土一遍遍跟她说，《奇死》这个故事很奇特，但原发事件比较单薄，改编剧本时必须在原故事主要情节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艺术加工，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立意和主题。这个要求几乎将柳凤折磨得神经衰弱，她陷入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创作痛苦之中。有许多次，她曾站在王土面前想说，我不写了，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写了。但是，每当看到王土期望的眼神，每当想到自己收到的两千元稿酬定金，她又无奈地将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她写剧本的事，杨献天和薛芬菲都知道，她忘不了，当王土将两千元的定金交到她手里时，薛芬菲的那种眼神。她决心为王土也为自己争一口气，在王土的指导下，她一遍遍构思，一遍遍写作，又一次次否定，一次次推倒。

然而，在屡屡失败中，王土不断地从她的剧本中发现亮点，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打磨修改，剧本初步成形，定稿时，她和王土几乎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一字一句，一个场景一个细节地仔细推敲梳理。那一夜，王土爱不释手地拿着打印的剧本一遍遍地翻看，嘴里不停地赞叹：“精品！精品！这是我们目前打造出的第一部精品！”柳凤望着王土，心里酸酸的，想起半个多月来自己与王土付出的辛苦，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滚落下来，那一刻，她忽然有一种拥抱王土的欲望，她不知自己该怎样感谢王土，没有王土，她就写不出这个剧本，没有王土，她就挣不到这两千元的稿酬。这是她毕业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额收入，这些天，她一直没敢将这笔钱寄给父母，她心里没底，不知自己能不能写出剧本，现

---

在，剧本过关了，她可以踏踏实实地将钱寄走了。

剧本定名为《闺女坟》，剧情奇异、曲折、婉约而又震撼人心，柳凤读后，从内心里被王土的编剧天才所折服。

剧情如下：

十八岁的女主人公云仙性格开朗，思想开放，与爹爹相依为命，过着平实的农家生活，为今后生活计，爹爹想为云仙招一个上门女婿，选定了老实憨厚的男主人公老闷儿。云仙不同意这门亲事，逃到县城摆摊卖服装，之后认识并爱上了县文化馆创作员齐晓峰并被其诱奸怀孕，为了能与齐晓峰结婚，云仙拒绝做流产手术，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多次玩弄女性的有妇之夫齐晓峰被县文化馆开除公职，得知真相的云仙求死不能，回到家中，腹中胎儿月份大了，不能再做流产手术。为了遮丑，爹爹把实情告之老闷儿，恳求他娶下云仙，老闷儿应允，并决定与云仙以旅行结婚名义到省城亲戚家把孩子生下来，临走那天，云仙突然早产，老闷儿急忙将其送到接生婆家，云仙因难产而窒息，接生婆误认为其已死。

按乡俗，未婚先死的成年女子应埋入闺女坟，这象征着死去闺女的清白。云仙爹为了女儿的名声，执意连夜将云仙埋入闺女坟，可按祖宗规矩，云仙因难产而死，显然是破过身的闺女，倘埋入闺女坟，逆了天理人心，村里人必遭报应，因此，老闷儿提议将云仙埋入他家祖坟，但云仙爹不依。就这样，云仙最终还是埋入了闺女坟。

晚上，老实憨厚的老闷儿想起云仙流着泪向他发的誓：“活是你老闷儿的人，死是你老闷儿的鬼！”于是，决定把已埋进闺女坟的云仙挖出来埋进自家祖坟。便带着几个本家，套上驴车来到草木森森的闺女坟。当他挖开云仙的坟打开棺材时，看到云仙

半坐在棺材内，怀里抱着已生出来的孩子……老闷儿疯癫了，他整日大骂云仙爹把自己的女儿活埋了，宣称要体体面面地与云仙结婚并把她埋入自家祖坟，于是，结婚日便成了云仙的发丧日，云仙爹想遮丑却丢了大丑……

对于剧本的立意，王土很满意。他对柳凤说，鲁迅先生说封建礼教吃人，云仙被自己的亲爹活埋影射的是封建礼教仍在吃人，这说明中国的反封建任重而道远，这个主题就深化了。

《闺女坟》定稿的第二天，按照每集两千元的稿费标准，柳凤收到了王土给她的另外两千元钱。这期间，张有德的剧本《玉坠儿》也已完成，这样，电视系列剧《乡野》剧本就完成了六部十二集，另外四部八集戏，王土已在外地县、市分别找了几个作家进行创作，这些作家目前仍然没有交稿，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王土心急火燎，与杨献天商议，先向省文化厅上报《闺女坟》等六部戏，待审批通过，拿下准拍证后，立即组建剧组进行前期拍摄，以八天一部戏的拍摄速度计算，六部戏前期拍摄结束需五十天左右，拍摄中，由外县市作家创作的另外四部八集剧本估计也就基本完成了。

事情商定后，剧本审批和剧组组建工作正式开始，按分工，这两项工作分别由王土、柳凤和杨献天、薛芬菲负责。剧组组建从一开始就很顺利。一位在电影电视中出任过二流角色的演员被聘为《乡野》副导演，杨献天将演员、摄像、服装、道具、灯光、美工等人员的出场费定的很低，副导演根据费用标准，为《乡野》招来一帮省内三流演员、戏剧学院毕业生和一帮“野台班子”的工作人员。这几年电视剧制作人气正旺，各类专业剧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因单位不景气赋闲在家，巴不得上戏挣点儿钱呢，因此这些人也不管钱多钱少，一窝蜂地涌进剧组。没几

---

天，剧组正式成立。

然而，正在这个关口，剧本的审批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麻烦。“飞天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真正的主任李英才将剧本上报省文化厅后，由几位离退休老领导老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一致认为，《乡野》剧本总体上格调不高，其他剧本可以根据专家意见在拍摄中修改，惟独《闺女坟》情节荒诞离奇，主题陈旧，修改后重报文化厅审批，否则不准拍摄。

柳凤听到这个消息，脑袋胀得硕大，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然而，更让她担心的是，王土似乎与专家们较上了劲，他大骂专家们是“老糊涂”，还坚持不对《闺女坟》做任何修改。杨献天拗不过王土，只好为《闺女坟》的通过请客送礼，加紧斡旋……

这天晚上，杨献天、王土、李英才又将文化厅的几名专家接到梦源大酒店吃饭。柳凤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闺女坟》的最终消息。

夏夜，十分闷热，空调机发出的制冷声，更衬托出夜的静寂。此时柳凤走到屋外，站在文化厅办公大楼前举目四望，发现办公大楼巍峨高大，状似一座黑漆漆的棺材，阴森森地透着一股冷气。她知道，此时这坐大楼里，大概只有她一个人，意识到这些时，她不由打了个寒战。为了转移自己的孤寂和恐惧心理，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封家信，这封信是下午刚刚接到的，她看过三四遍了，现在，她像要从这封信里找到慰藉似的，又把这封信打开，父亲的字迹便映入了眼帘。

凤儿：

见字如面。

来信和汇款均收到，勿念。

你的来信和汇款单是村委会派人送到咱们家的，人家问我，你闺女大学毕业在哪上班？我拿着信皮给他们看，他们读着牛皮纸信封上的红字问我，这就是你闺女上班的单位，我说是！他们又问，你闺女是不是拍电影电视剧的？我说是！我还跟他们说，我闺女还写电视（剧）呢。他们就都说，养儿不在多少，有一个就够，还说我养了个好闺女！

凤儿，你上次来信说，你们的“飞天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是省里的，你大学没毕业就被百里挑一地选去了，我真为你高兴。你知道吗？村西姚大五家的闺女跟你一年上的大学，也毕业了，现在就在家呆着呢，国家不管了，姚大五家有钱，每天都往县城里跑给闺女找工作，听说花了几万块钱了，昨天，姚大五在街上见了我说，养闺女跟养闺女就是不一样，你闺女大学刚毕业就给家里挣钱了，单位还那么好，我闺女到现在也安排不了工作，家里不知还要搭上多少钱，真是人比人死，货比货扔。

凤儿，我说这些，不是在笑话人家，我是说你给爹争了气，你是咱村第一个拍电视的人，爹没白供你上大学。听你来信说，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工，在这儿，爹嘱咐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领导让你干啥就干啥，不要顶嘴，不要耍脾气，跟同事们搞好团结，别怕吃苦，给领导留个好念想，争取早点儿转成正式工，千万不能半途而废，这样爹就真正放心了。凤儿，你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就是脑瓜儿死巴点儿，我听人说，现如今在外面混事儿，脑瓜儿死巴了可不成，所以，爹还要嘱咐你，凡事要活泛一点儿，挣了钱不要总惦记家里，该送礼就得送，不要舍不得，现在这个世道，哪儿都一样。

---

你弟弟的学习在全班仍然数一数二，今年考大学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和你娘日子过紧巴点儿，再加上你给寄来的钱，你弟弟上大学的钱不会差很多，你就放心工作吧，不要想家，我和你娘身子骨很结实……

柳凤读得很仔细，静夜，极容易使人思绪集中，柳凤的情绪便完全被爹的来信调动了起来，她似乎看到了爹佝偻着腰正在田间劳作，骄阳下，额头的汗水晶亮地滴在脚面上，又似乎看到爹高昂着脖子在街上行走，满街乡亲，满眼羡慕地望着爹笑吟吟地点头。不难想像，由于自己在“飞天”工作，爹一下子得到了乡亲们的羡慕和尊重，也正是因了这份自豪，爹才特别害怕她会在“飞天”半途而废，因此，在信中不断地唠叨“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凡事脑瓜要活泛一点儿”。爹并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单枪匹马在外面闯世界有多难。面对爹爹的殷切希望，想起自己处境的艰难和《闺女坟》未卜的命运，柳凤叹息一声，心底不自觉地涌上一股酸楚。

柳凤感到心情很压抑，她想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便走向里间卧室，打开 VCD，拿出一盘光碟，那是崔健的《北京摇滚夜》，崔健的歌有一种酣畅的爆发力和宣泄力，是排遣痛苦的良药，因为王土爱听，后来她也爱听了。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从电视屏幕上走出，台下观众沸腾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在喧嚣的音乐背景下，柳凤隐约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她把电视音量调小，侧耳听了听，脚步声由远而近，似乎是趑趄趑趄地在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听着门外粗重的喘息和“哗啦啦”掏钥匙的声音，柳凤知道是王土回来了，于是，

她连忙跑上前，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王土手里攥着钥匙，眼睛里布着血丝，惊讶地望着她：“你没走？”

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看得出，王土喝了不少酒，柳凤上前接过王土的手包，半扶半搀地将他引进屋坐下后，又去饮水机前接了一大杯水，递给他，小声说：“我一直在等你。怎么样？喝多了吧？”

王土接过水杯，一口气喝下，抹抹嘴，哈哈笑了：“痛快！我喝酒就如同喝水，有什么了不起……李英才玩心眼儿……不就是要钱么？我都知道，看他如何表现……”

王土的话有点儿语无伦次，柳凤不好提《闺女坟》审批的事儿，便问：“主任呢？他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王土的脸紫红紫红的，不满地说：“他把我放到这儿，一个人到招待所……招待所，有个薛芬菲……这个薛芬菲，勾走了主任的魂儿……我喝成这样，他连楼都不上……”

柳凤觉得王土确实喝多了，从话语中，她觉察到平时不言不语的王土已经知道了薛芬菲、杨献天不同寻常的关系，柳凤弄清王土是否还掌握其他什么情况，心里一阵发毛，惶惶地把沏好的茶放在王土面前说：“导演，看样子你今天的酒喝得有点儿多，还是喝杯茶吧！”

王土奇怪地直着眼看她：“小柳，你不是不知道，我从不喝茶……一个农民，喝得哪门子茶……”

柳凤没想到王土将喝茶与农民不农民联系在了一起，感觉中，好像王土在喝酒时又遇到了什么令他尴尬或不愉快的事儿，便说：“你还是喝点儿茶吧，我听说茶是解酒的。”

王土摆了摆手：“你不懂……不要听别人瞎说，人要是喝

---

醉，那是他自己想醉……喝了酒再喝茶，酒不就白喝了。”

柳凤无奈地笑了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自己与王土似乎很难进行正常交流了，就到了里屋卧室，将床上的蚊帐放下来，走出屋，坐在王土对面说：“导演，您早点儿休息吧，我已给你收拾好了床，天太晚了，我该回去了。”

王土看着她，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忽然问：“小柳，你真的以为我醉了吗？”

柳凤不知该怎样回答，便笑望着王土，没有说话。

王土拉柳凤坐下，神情沉静了一些，摇着头默默地说：“我心里明白着呢！我知道你想快点听到《闺女坟》的消息，现在我告诉你，准拍证，他们给发了，可《闺女坟》……老家伙们还是没松口，说是对我们负责……屁话！我们拍电视，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有什么责可负？他们无非是为了自己的老面子……不过，小柳你别担心，我已经决定了，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拍！我定了的事儿，谁也别想拦，谁拦我跟谁急……出了事儿，我自己兜着……”

柳凤听了王土的话，反而更多了几分担心。她害怕王土这样孤注一掷会给“飞天”带来麻烦，便劝道：“人家不让拍就不要拍了吧！胳膊总归拧不过大腿，何必呢！”

王土慢慢闭上眼，缓缓地说：“小柳哇！这个本子交到我的手里就不是你与他们的关系了，是我跟他们的关系！这事儿你也别劝我，你劝，我也跟你急！”

柳凤便不再说话，她心里很难受，想了想，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便站起来说：“导演，你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王土的神情有点儿失望，拉住她的手，诚恳地说：“我不让你为《闺女坟》的事儿劝我，并不是不让你说话……现在我很

想说话，你陪我说会儿话吧！”

王土的口吻里似有几分哀求，柳凤的心打了一个寒战，小心地从王土手里抽出自己的手，她不能拒绝他，只好再次坐下来。

王土看着她，叹口气：“说点儿什么呢？就说……”他皱眉想了一会儿说，“就说我吧……小柳哇！你知道我为啥叫王土吗？拆字先生拆过我的名字……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名字贵呢！土，随处可见，任人践踏，又贱的很，我这一生就应了这‘贵’、‘贱’二字……我是导演，贵呀！全国有几个导演……可我是农民，贱，全国十三亿人口有十亿是农民，农民嘛，谁看得起……我拍《乡野》就是给农民看……十亿农民呀！广阔的大市场……”

柳凤早就对王土的名字感到奇怪，听王土本人一解释，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是既贵且贱既大气又朴实。

王土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娘生下我，在外当兵的爹就升官发财另有了新欢，我们娘俩孤儿寡母那个难哪！十六岁时，我发誓像爹一样走出农村，那时，南边正打仗，娘舍不得让我当兵，哭着说，儿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儿，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娘可怎么活。我不管娘怎么哭，还是当了兵，我的人生没有别的出路，我一连四年没探家……等提了干回到家，发现娘已重病在床……娘见我提了干，高兴得一口气没上来……我在娘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娘死了，我提干给谁看……家里没了亲人，我只好在省城结婚安家……”

王土说到这儿，眼里噙满泪花。

柳凤的眼睛也湿润了。她想，王土大概是想到了他的爱人梅朵。

果然，王土接着说：“……我是个农村来的土孩子，又是个

穷当兵的，当初，梅朵看中我，是因为我会写小说写诗歌……她是干部子弟，高傲的像只小天鹅……她有洁癖，结婚后嫌我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骂我是个农民，农民怎么啦？我从部队转业，要跟杨献天干，她不让……一脚把我踢出门外，不让我回家见儿子……我看出来了，因为这档子事儿，梅朵恐怕再也容不下我了……”

王土说着，把手插入头发中，一把一把地抓扯着，脱发一根根地掉在办公桌玻璃板上，他把脱发聚集起来，用手指捏起吹落在地，顺手端起桌上的茶杯，他想喝口茶，可端杯的手却东悠西晃找不到自己的嘴，茶水洒了一身。柳凤见状，连忙上前接过杯子，扶稳他的头，把杯抵到他的嘴边。

王土喝一口，合眼呆了一会儿，又猛地睁开，说：“天旋地转！”

柳凤说：“你快点儿休息吧！”便上前去扶，王土一拨她的手：“你听我说完。”

王土说：“人都说我跟老婆分居了，现在又是导演……”王土说到这儿，怔愣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笑了起来，“哈哈……今晚喝酒，文化厅那几个糟老头子说了几句顺口溜，笑死我了，听我跟你说说……”

柳凤意识到男人们在酒桌上说的顺口溜，决不会是登得大雅之堂的东西，就说：“导演，不要说了！”

王土把眼瞪得老大，用手刮一下柳凤的鼻子，笑道：“你这个傻丫头，怎么我说话你都不想听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主任给我抄下来的，他说我今后创作说不定能用上，听我给你念，这个顺口溜叫《狗歌》，你听好：‘二十岁是哈巴狗，见了女人就跟着走；三十岁是疯狗，每天晚上咬一口；四十

岁是野狗，桑拿池里把小姐搂；五十岁是病狗，伟哥伟姐包里有；六十岁是家狗，隔三差五露一手；七十岁是癞皮狗，只能舔舔老婆的手’。”

柳凤被王土刮了鼻子，脸先是一红，后又听王土摇头晃脑地念《狗歌》，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起来，暗想，王土一向沉稳威严，不苟言笑，从未有过如此轻薄的言行，看来，他今天的确是醉了。于是她说：“导演，快别闹了，我给你关上电视，你休息好吗！”

里屋传来崔健的歌声和观众的欢呼声，王土沉吟着，慢慢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半晌，点点头说：“也好，休息就休息……电视不要关，我爱听崔健……”

王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双手划船一般地悠着，柳凤见状连忙去扶，王土顺势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一溜歪斜地进了里间卧室。

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王土的，一张是杨献天的，柳凤已将王土的床放下了蚊帐，也许是嫌蚊帐碍事，王土径直奔向杨献天的床，沉重地倒了下去，两条腿伸到了床外，王土闭着眼睛，嘴里呓语般地咕哝着：“小柳哇！杨献天说了……我是条疯狗、野狗……我三十出头，四十不到，抛家舍业，怎么能够熬得住……杨献天不是人，他说，他说……我跟你写剧本，一夜一夜地写……”

柳凤从王土支离破碎的呓语中能够推测出杨献天跟王土说了些什么，她隐约还能猜出醉酒的王土此时心里正在想什么，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想马上走开，但又不忍看到王土醉卧床榻，犹豫间，她俯下身将王土伸到床外的两只脚扒掉了鞋子，之后，抱

---

起王土的两条腿往床里边使劲儿挪了挪。

王土这时睁开眼，眼里布满了血丝，定定地望着她。她有些心慌，正要回避，王土忽然一把将她扯入怀里，她只感到一阵晕眩。天地旋转，屋顶倒置，踉跄跃起的王土将她仰面压在了身下。这时，她听王土急切地嗫嚅道：“……弄也是弄了……不弄也是弄了，反正，大家早说我弄了你，不如弄了吧……省得担个虚名……”

尽管柳凤对此似乎有所预料，但她还是被王土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懵了，她嘴里说：“导演，导演，你别……听我说……”

王土变成了一头粗暴的雄狮，胡乱地撕扯着她的衣服。她意识到接下来的事情将是什么。她不再反抗，也不想反抗，她知道，对于一个有恩于她且饥渴难耐的壮年汉子来说，她要做的只有顺从，于是，她平静地对王土说：“导演你放手，我自己来！”

王土停住了手，惊讶地望着她，她垂着头，剥笋一般地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褪了下来，从容地躺在了床上并打开自己，她看到自己的胴体在日光灯下闪着荧荧的白光。王土惊愕地上下打量着她，嘴巴大张，唏嘘不已。没有调情，没有爱抚，王土笨手笨脚地脱光自己，之后，山塌似的压向了她。

一股从没有闻过的男人特有的雄性气味儿扑面而来，那气味很浓很刺激，她只觉得头一晕，脑海一片空白，整个身体紧张的痉挛起来……冲击就在突兀之间来到了，王土以千古不变的人伦方式将犁铧插入了她的处女地，下身撕裂般疼痛，她痛苦地叫了一声，紧绷的身体一下松弛了下来，伴着一阵快意的疼痛，柳凤渐渐兴奋起来，呼呼喘息的王土如一只埋头拉犁的老牛，可惜，只犁了几遍，身体便轰然倒塌下来……

喧嚣的世界一下子陷入寂静，那股雄性特有的气味源源不断

地涌向她的鼻尖，她瘫软的身子被沉重的王土压住，她不想动，也不想让王土动，她就这样静静地躺着，倾听着耳边王土粗重的呼吸，倾听着崔健那首抒情婉约的《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  
我感觉你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儿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 5

女犯独白：人都说，男人是为事业和责任活着，女人是为男人和感情活着，我认为这话只对了一半，男人要事业和女人要男人都是对的，但男人一旦陷入责任、女人一旦陷入感情的怪圈，便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因此，我一直这样认为，无论男人和女人，要想使自己活的洒脱快乐，就不能太拿责任和感情当回事儿。我曾把这种观念视为思想解放和现代意识。现在看来，我是错的。

这些日子，文化厅招待所成了剧组的联络点，服装、美工、剧务、摄像等一应人员不时地被杨献天、王土或者副导演“牛头”招来，招待所的两个房间常常拥满本地或外地来的相关人员。这些人员的吃喝花销和接待任务全落在了薛芬菲的肩上。

薛芬菲成了剧组的“大内总管”，先前，她总是认为后勤工作像个“老妈子”，剧组成立后，她渐渐发现干后勤原来竟是“实权派”，这“实权”中不仅有钱和物的统管，还有人们对她的尊重、敬畏和羡慕，她感到了自己的威风。她知道，这威风是杨献天给她的。

那天，从梦源大酒店出来以后，她和杨献天径直去了“伊甸园”歌舞厅。他们没有跳舞，而是躲在一个包房里聊起了天，杨献天在光线幽暗的包房里搂着她，耳鬓厮磨地对她说了许多

“私房”话。杨献天说，这些年，他的感情和事业都不太顺利，在感情生活上，他的两任妻子分别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又先后以不同理由瓜分了他的财产后同他离了婚。在事业上，电子市场生意难做，他与弟弟因经营权和财产分配问题发生纠纷，亲兄弟几乎打得头破血流，那段时间他很痛苦，觉得人这种动物一旦产生了利益冲突马上就会变得无情无义起来，为了发泄对两任妻子和弟弟的不满，他开始大把大把花钱，王土要拍电视剧《别跟自己过不去》，他毫不犹豫地给了二十万元，他出任了这个剧的制片主任，原本是拍着玩的，没想到王土竟拍出了一个省内大奖，他在拍片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女演员，两人一夜风流，很是销魂。他觉得，影视这行当能出名能获奖能赚钱还能赏心悦目淹没在美女堆里，何其乐哉！于是他便坚定了投资影视的决心，可是现在看来，投资影视确实风险很大，村溪对电视剧市场和前景的分析不无道理。

薛芬菲那天很激动，她依在杨献天怀里，仰着脖子亲吻着他的脸颊，流着泪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她的家在京畿之地的一座中等城市，父母感情不好，经常打架，但为了她的成长，都没提出过离婚。她考上大学后，母亲把她叫到跟前说，你长大了，上了大学，我和你爸已经把你培养成人，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父母离婚，她能够理解。不久，离了婚的父母先后结婚，可她却无法面对父母各自的新人，发誓不再回那座城市，她以一种人为的方式使自己永远地失去了亲人，她孤独的心从此无以慰藉，于是，她便开始在大学校园里处男朋友，不为别的，就为了把自己这颗孤独的心寄存到某个地方，后来，这种心灵的寄存渐渐演化为肉身的寄存，她是一个弱女子，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她是多么希望自己的背后站着个强大的男人呀！

歌舞厅里的灯光幽暗而柔和，那朦胧的光线很容易让人动情，也很容易让人说出真心话。杨献天被她的身世和心灵经历打动了，他用脸摩挲着她的脸说：“丫头哇！我整天看你像个高傲的小公鸡，举手投足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想到你也是苦大仇深，好了，你不是说要寄存自己的心灵和人身吗，那就寄托给我吧！不过，你既然寄存的是心灵和人身，那么，我这儿可不能像小件寄存处那样可以随存随取……”她听着就嘤嘤哭泣起来，用嘴堵在杨献天的嘴上一阵狂吻，唔唔囔囔地说：“只要你不嫌弃我……”

有了那次痛快淋漓的“交心”，薛芬菲的心踏实了许多。在杨献天的有意扶持下，她的“威风”正在一点儿点儿显露，她掌管了剧组的财政大权，并成了杨献天的女秘书。两人的特殊关系很快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一次，她和杨献天正在招待所房间里欢娱，赵一雄忽然打来电话问起联办影视广告部的事儿，杨献天说，这阵子正为《乡野》的事忙，等过些日子再说吧。赵一雄说，我手头有几个朋友的毛带想到你那里剪一剪，杨献天爽快地答应了。两人说完了正事，就逗了几句趣儿，赵一雄说，老兄，那天我包里可真少东西了？杨献天笑着问，少什么了，要不要我赔？赵一雄笑道，那东西要是让你赔，你得把用那东西的人拉出来给我看看！杨献天笑着说，一雄你真是“花主持”，随身带着那东西，走到哪儿套上就干，真方便。赵一雄说，你不也套上了吗，老实交待，“花”的是哪一个……那时，薛芬菲正躺在杨献天的怀里，赵一雄的话她听得真真切切，她咯咯笑着对杨献天说，你让他猜！她说这话时，离杨献天的手机很近，赵一雄肯定是听到了……后来，赵一雄到中心来做带子，见了她，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就差叫一声“少奶奶”了。

薛芬菲并不在乎人们怎么看待她与杨献天的关系，她甚至还有意将这种关系展示给大家。在她看来，社会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女人靠自己的魅力和能力得到一个强大男人的赏识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相反，生活在强大男人光环里的女人，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畏，女人就是女人，她们没法不依靠男人，杨献天说的好，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在“飞天”，她征服了杨献天，也就征服了所有人，当然，这些人中不包括王土，她知道，到目前为止，只有王土对她还能构成威胁，因为王土是杨献天的铁哥们儿，他拒人于千里，针扎不透，水泼不进，在他面前，似乎一切女人都束手无策。薛芬菲弄不清这世界上是不是真有王土这样对女人不感兴趣的男人，有一次在闲聊中她同杨献天讲了自己的疑惑，杨献天听了，哈哈大笑道：“很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做王土的工作，让他把人世间的事儿看开一点儿，我可怜他，给他制造了多少机会呀，领他下歌厅包歌房，给他找来异性按摩，可愣是没打动他的心，他当兵多年都当傻了，放不下解放全人类的大架子。柳凤跟他一起写剧本，一写写到深夜，我和你躲进招待所，这明明是给他创造机会他怎么就不明白，其实，一男一女，夜夜相伴，弄也是弄了，不弄也是弄了，除了我，谁还能相信他，我有意把柳凤留给他，他怎么就不懂……他为了我与梅朵反目，家都回不了，两个多月水米没沾牙，如狼似虎一个大男人谁能抗得住，我可怜他，又觉得对不起他，那天请文化厅那帮老家伙吃饭，我趁着醉酒没完没了地开导他、暗示他，还多次提到柳凤，就差手把手地给他示范了，这次做工作好像起了点儿作用，昨天早晨我回办公室，在我的那张床上发现了可疑物……这两个人也忒窝囊了，弄得满床磨叽，血红雪白的也不知收拾一下……”

---

芸芸众生，滚滚红尘，“真人”王土也像天下所有庸常男人一样未能免俗。薛芬菲想，假如杨献天的话当真，我还怕谁呢？既然你王土与柳凤有了这种事儿，那么，你今后就不能对我和杨献天的事儿指手画脚了！

“谁也不怕”了的薛芬菲这些天愈来愈感到不平衡，这天，当她得知杨献天和王土为了成全柳凤的剧本宴请了文化厅的专家时，再也按捺不住了，她直截了当地问杨献天：“柳凤是‘飞天’员工，拿着‘飞天’一份工资，整理创作剧本是她的分内事儿，你们为什么给她四千元的巨额报酬？”

杨献天说：“她创作了剧本，按规定当然得付人家稿酬。”

薛芬菲说：“柳凤写剧本的时候，我正在为‘飞天’做拍摄前的准备工作，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相同的报酬。”

杨献天想了半晌，囁着牙花说：“你问的不是没道理，不过，创作毕竟不同于一般工作嘛，更何况，这事儿是导演提出来的，我不能不答应呀。”

薛芬菲说：“导演一贯偏向柳凤，这事若放在我头上，他肯定不会这样做。柳凤从来没有写过本子，导演放着专业编剧不用偏偏起用柳凤，现在好了，本子写出来，文化厅不批，人家不批，我们不拍也就算了，可你们偏要作为开机后的第一部戏来拍，为了得到批准，你们不惜请客送礼，有这些钱，我们什么样的本子买不来？我就不明白，为了成全柳凤，你们为什么这么费尽心机？没有准拍证，难道你们就不怕人家找咱们的麻烦？”

杨献天说：“这事儿，我打听清楚了，不会有什么麻烦。现在咱们拿到的准拍证实际上是发给《乡野》整部剧的，我们根本就不用再去拿《闺女坟》单本剧的准拍证，这是文化厅的一个老头子私下跟我说的，我今天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导演。”

薛芬菲撅起小嘴，以撒娇的口吻说：“不管怎么说，我和柳凤都在给‘飞天’干工作，我觉得你们一样儿人两样儿待就是不公平嘛！”

杨献天一把将薛芬菲揽进怀里说：“为了成全导演，不公平就不公平吧！谁让我欠导演的情呢？好啦！丫头，再过两天剧组就要到外地拍戏了。抽时间你跟我去看看梅朵，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咱们给她放下点儿钱，也顺便劝劝她别再跟导演闹了。”

就在这天，杨献天带着薛芬菲去了王土家，一进门，薛芬菲便被梅朵的冷艳惊呆了，她痴痴地望着梅朵，突然间便想起了“冰心玉骨”这个词，她注意到，梅朵最亮人眼目的地方是肌肤细若凝脂，洁白如雪，与那一袭白裙浑然一色，行走时，整个人似罩在一缕仙雾中……她不能理解，眼前这个超凡脱俗的美人怎么就嫁给了土头土脑的王土？

“冷美人”梅朵的一双星眼空洞而冷漠，她对他们的到来淡然处之，她的嘴角自始至终挂着一丝冷笑，她显然与杨献天非常熟悉，她既不让座也不让茶只是默默地看电视。

薛芬菲大窘，然而，杨献天似乎早就习惯了梅朵的冷漠，他嘿嘿笑着望着梅朵，兴高采烈地与她的儿子嬉戏着，男孩大约十来岁光景，长得很像梅朵，白净的似乎有几分病态，他管杨献天叫“伯伯”，问了许多关于爸爸的话题，杨献天饶有兴致地回答着，眼睛却不时地瞟着梅朵，梅朵则依然目光空洞地看着电视。

这样对峙了大约十几分钟，杨献天要同梅朵说话，便从包中取出一个高档“文曲星”，让薛芬菲陪男孩去玩，房间小，没地方回避，薛芬菲只得和孩子来到里屋卧室。

从一进王土的家，薛芬菲就感到这是一个主妇有洁癖的人

---

家，这个家的房间和家具虽然并不豪华，但各种物件摆置有序，角角落落，纤尘不染。她与男孩走近卧室时，真不知自己该坐在什么地方，正踌躇间，梅朵忽然喊了一声：“诗儿，不要坐床，到阳台去拿板凳。”

薛芬菲一下子窘在了哪儿，她知道，客人未经允许到主人卧室本来就是不妥的，如果再坐主人的床，那简直就是不礼貌了，可是，主人以这种明确的方式提示客人并在语气上表现出对客人的不满，这恐怕还是她遇到的第一次。无疑，梅朵对她和杨献天的来访充满了敌意。

那男孩很乖，从阳台拿来两把塑料小椅子，关上屋门，才坐下来，打开“文曲星”。薛芬菲详细地读着说明书，与男孩一起在“文曲星”上玩着游戏……

客厅里的谈话不知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始的，薛芬菲在与男孩玩游戏的时候，耳朵却在捕捉着外面的声音。起初，外面的声音很压抑，是杨献天在小声地说着什么，过了大约不到十分钟，猛然之间便传来梅朵的锐声叫喊，那叫喊细若钢针，一根根呼啸着扎向她的耳鼓。

薛芬菲不寒而栗，吓得站了起来，这时，屋外又传来杨献天低低的声音，不一会儿，杨献天推开屋门，脸色平静地对她说：“咱们走吧。”

薛芬菲惶惶地随杨献天走出里屋，发现梅朵仍然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着电视，身子一动不动，目光里充满了愤怒，杨献天笑吟吟地对梅朵说：“弟妹，我的话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一再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王土马上就要到外地拍戏，临走时你就让他回家看看又能怎么样？你好好想想，想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杨献天说着，朝梅朵点点头，拉开客厅门，这时，小男孩从里屋出

来，挥着手打招呼：“伯伯、阿姨再见！”薛芬菲回过身，也笑着挥起手，刚要说“诗儿再见”，却猛地发现梅朵风一样地刮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钱挥手砸在杨献天的脸上，大声叫道：“拿走你的臭钱！我这个家毁就毁在了你手里，我不要再见到你！给我滚！”

钱掉在了地上，梅朵愤怒地用脚踢了几下，没有踢出防盗门的门槛，迅疾弯腰拾起钱，一挥手扔到楼道里，惊呆了的薛芬菲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肩膀上被人用力推了一下，一个趔趄撞在杨献天身上，两人同时跌出了屋门。防盗门“咣”地一声关上的同时，门里传来梅朵歇斯底里的吼叫：“告诉王土，他只要跟你杨献天干一天，就别想进这个家门！”

两人惊魂未定，呆呆地站在楼道里。薛芬菲的心突突地跳着，她真没想到梅朵会这样，她望着杨献天，杨献天把地上散落的钱一张张捡起来，苦笑着对她说：“看到了吧，梅朵杀了我的心都有，我只说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她也该消消气了，真没想到哇，早知道这样，我何苦呢！”

杨献天这样说着，便对着防盗门忿忿地剐了一眼，扮了一个鬼脸，嘟哝一句：“你个变态狂！早晚让王土休了你！”

两人便默默地下了楼。上车后，薛芬菲问：“你怎么骂人家是变态狂？”

杨献天启动了车：“难道你没看出梅朵的变态。她有洁癖，客人到她家，她是从来不给倒水让座的，她的心比谁都脏，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干净，王土跟她结婚后经常跟我诉苦，说他们第一次做那个事儿时，她呕吐了，以后再做那个事儿时，王土不刷牙不行，不洗身子不行，她从来不让王土亲她，嫌王土嘴里不干净，除了要孩子，她每次都让王土用保险套，弄得王土现在对女

---

人都冷淡了，王土本来就是农民，毛病挺多，她嫌王土吃饭吧唧嘴，喝水像牛饮，睡觉打呼噜等等等等，你说这不是变态狂又是什么？”

不是见到梅朵的样子，薛芬菲决不会相信杨献天说得是真的，王土怎么会娶了梅朵呢？换句话说，梅朵怎么会找了王土呢？这两个人无论志趣、爱好，还是生活习惯都不会有共同的东西，当初他们是怎么结合的呢？杨献天对她说：“婚姻原本就是说不清的，我也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结合的，只听王土说梅朵感情上有过挫折，具体是什么挫折我也不清楚，可能是一气之下嫁的王土吧。”薛芬菲沉吟片刻说：“他们俩口子都到这份上了，在一起生活还有什么意思，离了算了！”杨献天说：“离婚，对这两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王土这个人事业心强，重感情爱孩子，思想又保守，他不会提出离婚，梅朵是个对生活很苛刻的女人，她很‘冷’，几乎没什么社会交往，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感情上也很难接受别人，离婚对她来说也很难。”

薛芬菲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暗暗思忖：“都说男人是为事业为责任活着，女人是为男人感情活着，看来这话是对的，男人一旦陷入责任，女人一旦陷入感情，便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可见，无论男人、女人要想活的洒脱，还真不能太拿责任和感情当回事儿，否则，便会像王土和梅朵现在的状况一样，而这种状况，又是多么让人痛苦呀！”

## 第三章

---

### 6

女犯独白：人生如歌。有时我想，一个伟大的歌手之所以能写出不朽的作品，是因为他说出了人们普遍经历过而又无法表述的一种生存或情感状态，当我与那个男人发生了命中注定应该发生的一切时，我的状态正应了那首歌：“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

---

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柳凤安静而悲壮地将自己交给王土的那一夜。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因柳凤的被动中蕴含着主动，整个过程并没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在此之前，柳凤从杨献天那里初步体验了男人，尽管那一次并没有做成，但从此后她就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懂男人的女人了，杨献天说弄懂了男人就认识了世界，她想尽快认识这个世界，但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大学毕业便要以献身方式走入社会，冥冥之中，她觉得自己迟早要与王土发生一点儿什么事情的，她一直在等待着。那晚，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她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犹如一叶小舟，风雨不知要将她带向何方，现在，王土以这种方式将她的心灵之舟用一根绳索挽在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她记得她在王土身下，倾听着王土粗重的喘息，倾听着崔健的《一块红布》，她的心平静极了……

此后几天，王土对她进行了许多次忏悔和自责，王土骂自己不是个东西，王土说自己是一时糊涂酒后失德，王土保证自己今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事情……她听了，以无怨无悔的口吻淡淡地说：“导演，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这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把这一切都忘了吧，就当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好吗！”王土感激地对她说：“忘了最好！我很感谢你的宽容……”二人从此便平静了下来，真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男欢女爱，一时懵懂的事情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什么，改变的只是人的心灵。电视系列剧《乡野》之《闺女坟》就在这尘世与心灵的喧嚣中开拍了。

《闺女坟》的故事有点儿离奇，故事不可能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经过再三考虑，王土将外景地选在了坝上，那里靠近内蒙，气候寒冷，经济落后。

剧组车辚马萧萧开往并到达 K 省北部的古北县，在县城招待所入住后，先期派出的外景人员刘成钢向王土汇报说：实地拍摄的村庄和“闺女坟”的外景地都“踩”好了，村子叫将军庙村，“闺女坟”离这个村不足五六里地，是村里武姓家族的祖坟，坟地里栽着松柏，电线杆般粗细，黑压压一片。将军庙村的村长很通情达理，答应可以让剧组拍祖坟外景，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王土听完汇报，对身边的柳凤说：“没想到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还真能找到这么一片像模像样的‘闺女坟’，咱们运气不错！”

古北县城离将军庙村有百余里地。第二天凌晨，副导演“牛头”、“外景”刘成钢和薛芬菲等人乘杨献天的桑塔纳提前到将军庙村打前站安排吃住事宜，早饭后，剧组的一辆依维克、一辆切诺基、一辆货车也拉着满车的拍摄器材和演职员去将军庙，因车辆一时调整不开，柳凤、王土和随剧组到古北县看望同学的张有德及剧组的两名美工只好搭乘了一辆开往将军庙方向的长途公共汽车。

汽车站发往将军庙方向的车一天只有一趟，那天一早，柳凤同大家一起上车后，环顾了一下车厢，车上已经基本上坐满了人，柳凤想，如果再晚来一会儿，车上也许就没座位了，这样想着，便坐在了王土的身边，王土把手里的一瓶农夫山泉默默地递给她，用眼睛示意她喝口水喘喘气儿，她接过水，喝了一口，无意中发发现斜对面的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位衣着入时的鲜亮女子，那女子很惹人眼目，一人占了两个人的座位，正手拿小圆镜，耐心

细致地抹着口红，在鲜亮女子身旁一侧，放着一个精致的手包。王土显然也发现了那个女子，小声对柳凤说：“满地野草一点红，这女子肯定不是古北县人。”柳凤俯下身，凑近王土，亦小声说：“我看也是！古北县的人穿着都很土，棱崩冒出这么一个鲜亮人，挺扎眼的。”王土说：“在车上描眉画眼，我看不是个正经货！”柳凤没有搭话，无声地笑了笑……

两人说着话，车已出站。汽车在尘土飞扬的县城大街上拐弯抹角，走走停停，几个本地人陆陆续续上了车，柳凤发现，新上车的人一律脏兮兮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站在前边，似乎又有些不甘心，不时怯怯地看一眼鲜亮女子身边的空座，看得出，他们想坐，却又不敢，这时，一位最后上车的老汉像是鼓足了勇气，咳嗽一声，讪讪地走过来，踌躇半晌，终于试着把半个屁股搭在鲜亮女子身边的座位上。

柳凤开始注意起了那女子的反应，那女子从手包里掏出眉笔正准备描眉，见老汉坐下，皱皱眉头，没说话，但也没挪动身子。老汉坐下后，心情好像有点儿紧张，过了一会儿，见那女子没有反对，脸上便有了几分满意之色，又过了一会儿，老汉似乎感到半个屁股坐在座位上身体有点儿不舒服，便干咳了一声。女子自然听出了老汉干咳的意思，白了老汉一眼，继续描眉。老汉无奈，屁股向里拱了拱。女子厌恶地将身子向里挪了挪。老汉不失时机地向女子靠了靠，感觉比较舒服了，眉头便舒展开来。

柳凤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坐在身边的王土问她笑什么，柳凤便示意，让王土注意前边的老汉和女子。

这时，那女子手包里传出了BP机的“滴滴”声。

那女子收住正在描眉的手，把举在眼前的小镜子捏在手里，皱着眉，有些张扬地嘟哝：“谁在抠俺！”竟是本地口音。

把 BP 机叫拷机，呼不说呼，叫“拷”，这似乎是从南方流传过来的，南方人发音不准，“拷”传到北方后就变成了“抠”。起初，柳凤很膈应这个“抠”字，后来听多了，只当是调侃，眼下，省城人已很少把呼机叫拷机了，没想到，“拷”却刚刚在古北县城流行。

柳凤原本没有在意那女子的“谁在抠俺”，她只是惊奇这个现代味儿十足的女子口吻里对 BP 机的炫耀和张扬，这时，她发现老汉有几分怪异地望一眼女子，眼神里好像流露着某种不安。他轻轻将靠近女子的那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挺了挺身子，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女子转过身子看了看 BP 机后，骂一声：“讨厌！”

老汉的身子一震，显然是吓了一跳。

柳凤知道，呼那女子的人，肯定不知道女子正在乘车途中，女子显然没有手机，也不可能复机，因此，女子的“讨厌”是骂给呼她的那个人的。

然而，柳凤看出，老汉以为那女子在骂他。

汽车前行，仍然没有驶出县城。

柳凤听到那女子的 BP 机又响起来。

女子再皱眉，嘟哝道：“讨厌死了，谁又在抠俺！”

老汉又一激灵，有些担心地望望左右，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屁股向外挪了挪，身子扭向过道。柳凤憋不住，使劲捂住嘴，强忍着笑，她看到王土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嘴里“哧哧”有声。

正在这时，那女子的 BP 机再次响起来。女子有些恼火，张张扬扬、自言自语地骂道：“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咋抠起来没完没了啦！”

柳凤实在憋不住了，然而，她的笑声还没出口，却见老汉忽

地站起来，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扭转身子急赤白脸地对女子说：“姑娘啊！天地良心，咱俩挨得最近，俺可连碰都没碰你一下，你若不愿意让俺坐这儿，你跟俺明说，你可不能诬赖俺呀！”

柳凤先是吃了一惊，迅即便大笑起来，与此同时，车厢里的笑犹如响雷一样炸开来。

不知笑了多长时间，柳凤只感到自己笑得有些头晕，肚皮上的肌肉也在持续不断地酸疼，上气不接下气的程度使她体验到了什么是窒息。她确实不敢再笑了，这时，她望了一眼王土，发现王土也和她一样发出类似哭一样的声音，王土的眼泪哗哗直流，脸涨得血红，几乎是哀嚎着对柳凤说：“精品哪精品！小品精品……天哪！我的头都笑晕了，我可不能再笑了。”柳凤看到王土这副样子，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头扎到了王土的怀里，王土抱着她的头，两人笑作一团……

迅猛而持续的笑声中，柳凤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从王土的怀里抬起头，恍惚间看到老汉和那女子都站起来，他们急急地用本地话说着什么，像是互相争吵，可又不像，之后，两人又坐下来。

人们都很惊奇，笑声渐渐平息。柳凤想听老汉和那女子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们忽然什么都不说了，背对着背，默默地望着车窗外。

柳凤的手被王土扯了一下，王土对她说：“小柳，你到里边坐。”柳凤不知王土要干什么，便与他换了座位，这时，她看到坐在了外面的王土将身子向前探了探，凑近老汉小声问：“大爷，你去哪儿？”

老汉沉吟半晌，慢慢回了一下头，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将军庙！”

王土笑道：“大爷你是将军庙村的吧？”

老汉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王土又问那女子：“小姐你去哪儿？”

那女子回头看了他们几眼，什么也没说，转头望向车厢外。王土没得到回答，显然有些尴尬，这时，老汉说话了：“你别问她了，她跟俺去一个地方儿！俺们是一个村的！”

柳凤听了，颇感蹊跷，王土也奇怪，接着问：“你们都是将军庙村的，怎么互相不认识？”

老汉没好气地说：“人家进城了嘛！人家挣了大钱了嘛！”

柳凤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揣测着两个人的关系：看样子，老汉可能是那女子的长辈……正思想间，忽听王土对汽车司机大喊：“停车停车！”柳凤一惊，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停住了。王土对愣神的柳凤说：“剧务派车来接咱们，你没见他们拦车？”

柳凤这才注意到，公共汽车的前面停着一辆切诺基。

下了公共汽车，柳凤、王土、张有德等五人上了剧组的切诺基，王土问司机：“不是让你在路口等我们么？”司机说：“剧组到村里后，杨主任听说你挤公共汽车，一下子就急了，说剧务这帮人不懂事儿，非要亲自来接你，我一看事情不妙，就抢先来了，在路口等了一会儿不见你们到，索性就上路迎一迎吧，反正这条路也没什么车，碰到公共汽车，肯定就是你们，好认！导演，你可真不该坐公共汽车，惹得剧务主任老云挨一顿臭骂。”王土说：“其实坐公共汽车倒是挺好玩的，我们在车上可碰到乐子啦！”司机问：“什么乐子，给我也说说。”大家就七言八语地学说了老汉和女子的笑话，一车人又笑了起来。

切诺基在公路上飞驰，柳凤在车的后排座与张有德等四人挤

在一起，随着车的摇晃，彼此间都感到了肉与肉的撞击和摩擦产生的那种丰富而别扭的联想，她发现，身边的张有德身体笔挺而僵直，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不说话，也不参与大家的说笑，四十分钟后，切诺基拐进一条颠簸起伏的简易公路，人与人的撞击与摩擦愈来愈强烈，坐在前排的王土回过头看了柳凤一眼，眼里充满了歉意，又过了半个小时，远远看到几座掩映在成片树木间的青砖房，司机说：“前边就是将军庙村！”王土问：“这个村大不大？”司机说：“不大，也就四百多口人吧。”

柳凤把头隔着车窗向外看，发现这个村庄竟坐落在一个大山坳里，四面环山，通往外界的只有车下这条土石简易公路。车很快进了村，一群脏兮兮的孩子站在村口大呼小叫追着汽车，眼里透着兴奋。进入街心，柳凤透过车窗，看到临街有一座青砖古建筑，很破败。司机说，这就是将军庙，但他不知这庙里供奉的是哪位将军。

在一户没有院墙的农家小院前，大家下了车，外景员刘成钢一溜儿小跑从一座年代久远的破青砖房里奔了出来，他几步蹿到王土跟前，热烈地寒暄了一阵，之后，颇有几分得意地指着身后介绍说：“导演，你现在看到的这座房子就是剧中男主人公老闷儿的‘家’，按照小柳剧本中的剧情和人物身份，我的理解是，老闷儿娶不上媳妇，混到‘倒插门儿’的份儿，家里肯定很穷，据房东讲，这座房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外观看简直就是‘穷’的代名词，你看怎么样？”

王土上下打量着房子，点点头，问柳凤：“小柳，你看怎么样？”柳凤也很满意，觉得这房子确实太破旧太古老了，便问刘成钢：“这房子有一百多年了吗！这么老的风雨飘摇还能住人？”刘成钢说：“住人是没问题的，老屋的山墙都是两尺四宽，比城

墙还厚，这个村的百年老屋还有很多，不信，你们进屋看看就知道了。”

大家说着话，向屋里走去，这时，柳凤发现屋门口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细眉俊眼，肤色白皙，双颊一抹粉红，正依着屋门笑望着大家，低矮的门口愈发衬出她长脖细腰，亭亭玉立。柳凤第一眼看到她时，心头蓦然一惊，恍惚感到她就是《闺女坟》剧本中的女主人公云仙。

柳凤望着眼前的姑娘，惊奇这偏远的小山村竟然会有这样俊秀靓丽的女子。她竟出现了一种错觉，懵懵懂懂地问王土：“这是不是饰演云仙的女演员？”王土也在上下打量着姑娘，笑着对她说：“小柳你怎么糊涂了，饰演云仙的演员是XX电影学院的李欣欣，你昨天不是见过了吗！”柳凤自然知道自己搞错了，她确实见过李欣欣，这个演员浑身上透着一股现代都市女孩儿的浪漫情调，洋气的有点儿不着边际，离她想像中的农村女孩儿云仙有相当大的距离，当时她向王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王土说，李欣欣是杨献天确定的，这个演员不能换……

走近屋门，那女子的俊秀愈发清晰，柳凤心中爱怜，冲那女子点点头，刚要张嘴打招呼，却见那女子风似的旋进屋里，柳凤望着那女子线条分明的背影，闻到了风中她身体里飘散的淡淡芳香，这时，她听外景员刘成钢小声对王土说：“剧务老云给剧组号房子时，这姑娘自告奋勇说，到我家吧，我爹不在家，房子也宽敞，拉着李欣欣就走，特热情，咱们的器材也放在了她家东厢房。”王土点头，自言自语道：“这姑娘真漂亮，长得就像我印象中的主人公云仙，不知道她会不会演戏？”刘成钢说：“长得是出众，要是会演戏，一上镜准能红透半边天！”王土转身对柳凤说：“小柳，刚才你提到云仙，我倒跟你有了同样的感觉，这

姑娘还真与剧本中的云仙形象相吻合，可是……”柳凤望一眼王土说：“可能吗？”王土“嘿嘿”一笑，没有作答。

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却收拾的很干净。大家走进里屋时，姑娘正抿着嘴含笑沏茶倒水，倒完水也不说话就出去了。柳凤和王土望着那女子的背影相视无言，这时，刘成钢开始向王土汇报有关外景的情况，正说着，剧务主任老云领着杨献天等人赶来，杨献天大声埋怨老云不该让王土坐公共汽车，王土连忙解释，大家讪讪了一阵，老云便去通知剧组人员来开碰头会，不一会儿，各部门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到齐，王土开始部署第二天的拍摄工作……

柳凤心里总是放不下那个女子，开完会出屋来到院中，见女子正在扫院子泼水，便走上前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女子抬头冲她笑笑，样子极美，她搭讪道：“扫院子？”女子点点头。她环视一下并不太脏的院子说：“挺干净的嘛！”女子笑了笑，没言声。她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子迟疑片刻，答道：“多子！”柳凤感到奇怪，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又问：“哪个多，哪个子？”女子不好意思地说：“俺农村人瞎起名儿，让您笑话了，就是多少的多，子女的子，俺爹想给俺要哥哥弟弟，就给俺起了这名儿。”柳凤就笑了：“这名字挺好听的！你有哥哥弟弟吗？”女子摇摇头：“没（mu）！俺连姐姐妹妹都没（mu）！”

柳凤再一次想起了自己剧本中的女主人公云仙，不知怎么便问了女子一句：“你想不想拍电视？”女子吃惊地望着她，不知如何作答。柳凤笑笑，正要再问些什么时，只听院内有人喊：“多子，咱家谁来啦？这么热闹？”

柳凤抬头，见一老汉背着一个鼓鼓的蛇皮袋正围着切诺基汽

车转。多子欢快地奔上前：“爹！你咋回来啦！”接过老汉肩上的袋子。老汉“嗯”一声，望柳凤一眼，愣了片刻，柳凤也认出眼前的老汉就是长途车上的那位，于是，抢步上前，响亮地说：“大爷！原来这是你家呀！”

老汉“啊啊”两声，并不与柳凤握手，他奇怪地望着柳凤问：“你们到俺家来干啥？”没等柳凤回答，多子已抢先答道：“爹，人家是到咱家拍电视的。咱家这房子、院子要上电视了！”

老汉不高兴的白了多子一眼：“咱家房不像房，院不像院，上啥电视？”

多子说：“人家就看上咱这房子破了，新房人家还不拍呢！”

老汉显然有些生气，怒冲冲对多子说：“我不在家，你就瞎折腾！”

## 7

女犯独白：中国人说到底还是传统的，所谓的思想解放和现代意识都植根在传统的土壤里，和许多人一样，社会前进的脚步逼着我不得不反叛传统，而深厚的传统却又使我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一片领地，我的心灵承受着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两面夹击，我既不被传统所容，又不被现代所纳，我固我，我非我，我在情感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

第二天，《闺女坟》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多子家成了剧中男主人公老闷儿的“家”。

全村的老百姓几乎都聚集在了多子的院子里，树上、房上、墙头、草垛坐满了调皮的孩子们，他们大呼小叫，互相投掷砖头

---

土块在院子中追逐，从摄像机镜头前跑过，惹得王土气急败坏地指着剧务的鼻子大骂，在这种情况下，柳凤不得不与剧务一起维持现场秩序。在一旁看热闹的张有德也主动加入了进来。

院子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人们鹅似的伸长脖子往前看，看不见就挤，被挤的人就骂，人浪如潮，尘土飞扬，面对这样的场面，柳凤也顾不得矜持了，她大声央求乡亲们不要往前挤，她把挤到前边的孩子们一个个轰出场外，然而，乡下人似乎散漫惯了，她越是对人客气，孩子们越是不怕她，就这样，她拉回一个，另一个又跑上前，好像是在有意戏弄她，柳凤真的没了办法，身在人家的二亩三分地，气不得，说不得，骂不得，张有德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大家只好组成人墙，用身子挡住孩子们。不一会儿，柳凤身上的汗就湿透了衣服。

对于现场的混乱状况，多子似乎比剧组的人还着急，她脸沉似水，尖细的嗓音很刺耳，指名道姓地斥责着某个人。她甚至抄起一根玉米秸抽打着向前挤的人们。人流在高扬的玉米秸下忽地一下向后退去，大家嘻嘻哈哈地笑望着多子，不敢再向前……

多子的出面，总算控制住了局面，现场渐渐安静下来，戏终于可以继续拍了。

柳凤放下心来，擦一把额上的汗，环顾左右，发现张有德正忙里偷闲在场外用照相机偷拍多子爹。

多子爹蹲在猪圈旁，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阴沉着脸，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正举着玉米秸维持秩序的多子，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整个人似一尊泥塑。

柳凤走出场外，问张有德：“拍什么呢？”张有德回了一下头，见是柳凤，非常愉快地说：“你看多子爹脸上纵横交错层层叠叠的皱纹，那松树皮一样的肤色，还有那阴郁、沉思的神情，

这些都让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油画《父亲》。”柳凤仔细打量着多子爹，果然很生动，便说：“你帮忙给我和老人合个影怎么样？”张有德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便微笑着走向多子爹。

张有德在多子爹身旁蹲下，掏出烟递过去，多子爹接了，点燃烟。两人攀谈起来。柳凤站在一旁等待着。

昨天，多子爹回家后与剧组的头头脑脑都见了见，杨献天见他并不欢迎剧组，便主动与他商量起场务费的事，答应每在他家拍一天戏，就付给他五十元钱，多子爹听说给钱，脸上活泛了许多，便与大家聊了起来，从谈话中，柳凤了解到，多子爹出外挣钱，在县城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干了三个月，工头儿跑了，工资没人给发，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家的长途车上，又跟个“小妖精”坐在了一起，“小妖精”一个劲说有人抠她，吓得他赶紧站起来，没想到这“小妖精”又是他的亲侄女……多子爹感慨地对大家说：“这世界上的事就是邪门儿，俺那亲侄女在村里时仁义着呢，到城里才几年，一下子就变了，把好好的一张脸弄得像个活鬼，看来，城里真不是我们乡下人呆的地方……”多子爹对城里人很有成见，满腹牢骚，谈着谈着，天黑下来，多子点燃蜡烛，当时，柳凤禁不住惊奇地问：“你们这里还没通电吗？”多子爹说：“通了，可上边不知把啥摊到了电费上，一度电收俺六块钱，不交钱，就掐电，俺村里现如今除了村干部，没一户点电灯的，都十来年，有电跟没电一样！”

多子爹点燃张有德递上的烟，抽一口，很感慨地说：“以前不知道，拍个电视原来这么缠麻（麻烦）。”张有德望一眼房上、墙头上的孩子们无奈地说：“大人倒好些，主要是孩子们不听话。”说到这儿，张有德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问：“你们村生这

么多孩子，计划生育工作肯定没抓好！”多子爹随声附和道：“是！抓不好！”张有德问：“为什么？”多子爹平静地说：“没（mu）电！”“什么？”张有德没反应过来。多子爹皱着眉头说：“没（mu）电嘛！天黑了没（mu）电，你让人家干啥去嘛！”

柳凤听明白了，“扑哧”一声笑了。张有德早就听明白了，见柳凤笑，便也笑了。笑过后，张有德指着柳凤对多子爹说：“我们来一趟山里不容易，小柳看大爷你很善良，想跟你合影留念个纪念，你看怎么样？”多子爹一听，忸怩了一阵，还是答应了。

合过影，三人又说了几句话，这时，柳凤见多子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衣着鲜亮的女子，走近后，柳凤认出是长途车上的那个女子，忍住笑，只见多子把那女子推到柳凤面前说：“他就是小柳大姐，你自己跟她说吧！”

那女子先是有些胆怯地看了一眼多子爹，之后，便把柳凤拉到一旁，小声说：“在车上俺见过你！你坐在导演旁边对吧？俺一眼就看出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刚才俺听俺妹说，你是这个电视剧的编剧，说话顶事儿，俺想上电视，你能不能帮俺说说？”柳凤不解，问：“上什么电视？”女子说：“俺妹都说了，你答应了她。”这时，多子走上前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柳凤说：“柳大姐，俺是跟俺姐说着玩呢，没想到她……你若为难就算了！”柳凤明白了她们的意思，连忙解释说：“想上电视，这得让导演决定，我是编剧，没这个权力。”女子说：“你别想蒙俺，你是编剧，你咋编，大家就咋忙碌，你的官最大！”柳凤哭笑不得，连忙解释说：“这你就懂了……”没等柳凤解释下去，那女子抢先说：“不瞒你说，俺在城里时有一帮拍电视的到了俺打工的歌舞厅，他们要拍一个有钱男人泡舞厅的镜头，他们让俺也混在里

边跳舞，摄像的机器对着俺照了老半天呢，俺怎么就不懂？”柳凤笑了：“这么说你是老演员了？”那女子有点儿卖弄地说：“那倒不敢说，反正俺在城里见识过。”

柳凤见那女子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言谈举止颇像风尘中人，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她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同她攀谈起来，经过交谈，她了解到，那女子叫武曼儿，是三年前走出将军庙村的，起先在省城歌舞厅当小姐，后与一个同乡在古北县城开了一座小型歌舞厅，现正在招聘女服务员，武曼儿说这次回村原本想把多子带走，姐妹俩一起到城里闯世界，也是为了身边多一个帮手，回来时在车上碰巧遇到了自己的大伯，她把意思同大伯说了，大伯死活不同意。回到村里后，她原本想再物色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没想到村里人不知听了谁的传言，说她在城里如何如何，害得女孩子见了她如同见了毛毛虫。

多子一直在一旁听着武曼儿同柳凤聊天，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几次想插话，这会儿，她终于忍不住了，急切地问武曼儿：“姐，你想把俺带进城怎么没跟俺说？”武曼儿说：“俺刚跟大伯一说，大伯就恨不得一口吃了俺，俺哪里还敢跟你提。”多子撒娇般地搂住武曼儿的脖子，笑嘻嘻地说：“姐，姐！你别管他，你带俺出去吧！俺在村里早呆腻了。”武曼儿说：“我哪敢哪多子，俺大伯那脾气……”柳凤见姐妹俩说得热乎，正想趁机躲开，这时，拍摄现场忽然大乱，柳凤看到一个当地小伙子与一名剧务打了起来。

打架的原因非常简单，一个小伙子趁多子不在，躲过现场剧务的眼睛，偷偷跑到监视器前看摄进了些什么，剧务发现后上一把揪住，推他到场外，小伙子众目睽睽之下丢了面子，一时兴起，伸手打了剧务，边打边骂，你们城里人到了俺村了还敢欺负

---

人，你这电视甭拍了……小伙子的鼓动，得到了几个同伴的响应，几个人围上来，剧务一看事情不妙，连忙道歉，那几个人不依，这时，又有更多的人围了上来，剧务慌了，眼看局面不好控制，只听多子尖声高叫：“你们想干啥！想干啥！”柳凤连忙往圈里挤，为多子挤出一条路，多子冲领头闹事的那几个人嚷道：“俺把话儿放这儿，愿意看的在这儿看，不愿意看的趁早滚回家，谁再捣乱，别怪俺翻脸，这是俺家！”

那几个人听了多子的话，都老实了许多，开始往圈外溜，其中一个小伙子嘟哝着：“拍电视的给了你家什么好处，值得你这么护着，莫不是答应在城里给你找个婆家！”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多子上前揪住小伙子的耳朵，大喝一声：“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俺听听！”小伙子痛得大叫，连连讨饶：“多子多子快撒手，你厉害，你厉害还不成！”众人更笑，多子也响亮地笑起来。

剧组磕磕绊绊地拍了一天，由于“乱场”事件不断发生，王土的嘴上急出了燎泡，当天晚上，他同杨献天一起给剧组开了个会，重申了群众纪律，特别强调剧组人员对待群众一定要和气，遇到问题要耐心解释，不能耍态度。为了进一步与群众搞好关系，剧组还专门在本村村民武小来开的一个小饭馆里宴请了村干部，几家房东也全部参加了宴请。柳凤因临时有事，未能出席。

这次宴请又爆出一个笑话，柳凤听王土回来后讲，宴请时的气氛非常友好，乡村条件差，有钱也买不到好酒好菜，小饭馆老板武小来很忠厚老实，酒席摆下后，杨献天出于礼貌喊他和他老婆一同入席，他们俩口子羞羞地坐了，很为桌上菜品的单调和自己手艺的不佳而不好意思，酒斟满，大家举起杯，杨献天刚要致

辞，武小来却反客为主先开了口，他很歉意地结结巴巴地对剧组人员说：“你们从城里来的，各位领导……”他看一眼桌上的菜，“没什么好东西……”他又望一眼自己的老婆，继续说：“都是俺和俺媳妇做（zou）的……”当时，大家都没反应过来，只有村长憋不住笑，对剧组人员致歉说：“小来没什么文化，见了你们城里的贵客就不知说啥好了，你们千万别在意呀！”剧组人员还是没明白，这时，村长便开始教训武小来：“小来，你老大大一个人，见的场面也不算少了，怎么说起话来连个标点符号都不带，你听听你这话：城里来的各位领导没什么好东西都是你和你老婆做（zou）的，你这是谦虚呢，还是骂人呢……”武小来听了当即“掌嘴”，剧组人员笑得前仰后合。

柳凤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剧组进入将军庙村后，柳凤看到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故事，村里的条件虽然艰苦，拍摄工作也很劳神，但她却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她站在王土身边于亢奋中暗暗领略着王土的导演风采。王土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王土站在摄像机前，一手叉腰，一手临风舞动，很有大将风度地将剧组人员指挥的团团转；王土的嗓子由于着急上火和大声嘶喊的缘故已经沙哑，但王土沙哑的嗓音在她听来却很有磁性。她帮助王土调度现场，发号传令，便也觉得自己有了几分威风，心中的自豪油然而生，她常常站在王土身后，看着王土后背沁出的汗湿，闻着王土身上特有的那股男人味儿、汗腥味儿和说不出的味儿组成的浓浓的混合气味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温馨和亲切。

剧组宴请后，拍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积极配合，进展非常顺利。到第四天时，外景拍摄只剩下了老闷儿到“闺女坟”挖坟一场戏了。

---

这些天，多子和武曼儿一直跟着柳凤忙前忙后地跑协调借道具，给演职员工烧水做饭，俨然成了剧组的工作人员。自从武曼儿提出要在剧中“露露脸”后，多子也私下找过柳凤，红着脸表达了自己想“上上电视”的意愿，柳凤知道，多子找她都是武曼儿鼓动的结果，便后悔那天自己无意间问了多子“想不想演戏”的话，致使多子想入非非，现在，多子主动提出要演戏，柳凤考虑再三，实在不好拒绝，便向王土提起了这事儿，没想到，王土竟爽快地答应了，他让多子饰演剧中女主人公云仙的女伴叶儿，叶儿的戏就露一次面，说一句话，但多子拿到剧本却兴奋的脸色通红，至于武曼儿，王土说她身上有一股风尘女子的味道，剧中没有这样的角色……

闺女坟的外景选在了武家大坟，白天，柳凤和王土等一干人驱车到现场看了这片坟地，果然是松柏成林，莽莽苍苍，看得出，这是一片古坟，松树柏树有的已经枯朽了，走进古坟，柳凤犹如走进了一部沉重的历史，感到非常压抑。

与柳凤、王土等人同去的自然有多子和武曼儿，据她们讲，将军庙村古时候出了个武将军，他带兵跟北边（或许指的是匈奴）打仗，战死在沙场，皇上念他功高盖世，赐他还尸故里，并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座庙就被后来人称为将军庙，这个村的人大多是武将军的后代。后代们生生死死，于是，也就有了这片十几亩方圆的武家大坟。

王土和柳凤等人在武家大坟转了一圈儿，按照剧情要求，在坟地的边缘找了一个穴位，令剧务在此挖一个坟坑，作为剧中主人公云仙的葬身之地，准备晚上拍挖坟夜戏时使用。

晚八时许，休息了一下午的演职员精神十足地把器材设备和棺材道具装上车，浩浩荡荡向武家大坟开去。剧组出动，惊动了

全村百姓，许多大人孩子开始抄近路向大坟跑去。

汽车带着剧务、服装和部分男女演员上了路，他们要提前安排拍摄场地，布置道具、给演员化妆。半个小时后，柳凤、王土、张有德及一名男演员乘坐切诺基车出发开往大坟。土石简易山路非常崎岖，颠簸中，王土坐在车前排，把请客那天听来的一则故事讲给司机听，声音很小，但坐在后排的柳凤却听得很清楚。王土说，有一天，饭店老板武小来与他老婆大白天熬不住想干那事儿，可六岁的儿子就是不肯出屋去玩，儿子碍眼，两口子又等不及，于是，便哄儿子说：“儿子，爸妈给你变个大老虎。”说着，俩人便跳上炕，拉下一床被子盖上，在被子里俩人一起一伏。儿子很新奇，以为爹妈真给自己变大老虎，便倚在炕沿认真地看，俩人蒙着被子折腾了好大一阵，孩子等得焦急，便问：“大老虎怎么还没变出来？”俩人忙说：“快了快了，再等一会儿就出来了！”儿子就又等，这时，院子里来了人，那人喊：“家里有人吗？”被子里的俩人听了，连忙停止运动，不敢言声，那人见没人应声，径直走进屋来，边走边喊：“有人吗？”俩人吓坏了，在被子里大气不敢出。孩子见爹妈不动了，不满地对进屋的那个人说：“你一进来，把大老虎吓死啦！”王土说这个故事时用的是将军庙村的地方口音，因有柳凤在场，司机不太好意思，只是哧哧地笑，柳凤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与身边正襟危坐的张有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自从进了剧组，柳凤在很多场合都能听到这样的荤段子，王土曾私下对她说，剧组这帮人都是些戏痞文痞，什么话都说，在这种环境下，剧组的女孩子只能把自己当成介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中性”人看待，否则，大家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不仅自己别扭，别人也跟着别扭。柳凤发现，王土不知从何时开始也当着她的面讲“荤段子”了，这说明自

---

那夜之后，他们俩人确实已不再有男女之间的拘束了。

车仍然颠簸在山路上，柳凤思想间，听王土问司机：“怎么这段路这么难走，快到了吧？”

司机说：“马上就到了！”

汽车灯光把山野的夜幕撕开来，在灯光的尽头，柳凤终于看到了黑压压的大坟和淹没在大坟中的黑压压人群。

幽暗的车内，柳凤开始收拾自己带的东西。这时，她忽然听到司机有些奇怪地嘟哝一句：“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柳凤吃惊地抬起头，透过车窗玻璃向前边望去。灯光里，果见武家大坟人群骚动，一群人正围着另一群人说着什么。向前奔驰的汽车离人群越来越近，柳凤终于听到了乱作一团的叫骂声，看清了正在遭到村民围攻的剧组人员。

“出了什么事？”王土惊慌地问。

“看样子像要打架。”司机说。

柳凤的心提了起来，不待汽车停住，她和王土便率先冲下了车，张有德等人也跟了上来……

那晚有月，镰刀形，朦胧的月光下，武家大坟阴沉沉黑黝黝犹如层层叠叠的远山，村民和剧组人员的手电光在夜空中错乱地交织着，在柳凤、王土下车的一刹那，吵闹声停了一息，只听一个粗粗的嗓音嗡嗡地传来：“卧车上下来的是管事的……”

一伙儿村民呼的一声围了上来，有人起哄：“把他们的车砸了！”

柳凤被迎头奔来的村民吓坏了，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冲上来的村民会对他们怎样，正不知所措间，乱哄哄的人群前面蹿出两个女子，她们大喊着什么，朦胧中，柳凤认出那是多子和武曼儿，夜光暗淡，柳凤看到多子极力阻挡着涌上来的人

群，不停地说着好话。

人群还是涌了上来，柳凤和王土等人被村民团团围住，先期到达的二十几名演职员工相继挤了进来，刘成钢满脸汗水，气喘吁吁地对王土说：“拍不成了拍不成了，他们要闹事……”刘成钢的声音在众村民愤怒的指责声中犹如一滴雨水掉到了大海中，这时，柳凤听王土高叫了一声：“乡亲们！我们刚来，不知哪里做的不对得罪了大家。我看这样，大家都安静一下，你们派个代表出来，咱们具体谈谈，否则，乱哄哄的解决不了问题。”王土的话音一落，人群果然安静了下来，几秒钟后，人群里走过来一人，柳凤定睛一看，竟是多子爹。

多子爹气咻咻的，脸上淌着汗，挺着胸脯站在王土面前，说：“在将军庙村，武姓里俺辈分最大，家族里边俺说了算，村长也做不了俺的主，俺问你们，谁让你们到俺祖坟上照电视？”

王土一听是为了这件事，连忙说：“这事儿是我们事先联系好了的呀！”他转了一个圈，喊道，“刘成钢，怎么搞的，你们外景人员跟乡亲们说妥了没有？”

刘成钢就站在柳凤身边，呼呼地喘着粗气，高声说：“说妥了哇！说不妥，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王土问：“跟谁说妥的？”

刘成钢答：“村长，跟他们村长呀！哎？”此时，刘成钢像想起了什么，大叫道，“村长呢！你们村长来了没有？”

人群中挤进一人，高声说：“我在这呢！不错，你们是跟俺说了，可你们说只照照大坟，没说要在坟山里挖坟坑，而且还明火执仗地抬来一口棺材，你们这是干吗呢？你们要早说，俺脑袋掉了也不会答应你们的。”

“阴宅挖坟，阳宅死人，你们这是给俺武姓家族下了毒咒

呀！再阴毒的人也不能这么干哪！现在，你们坑也挖好了，棺材也抬来了，你们说，你们想让俺武家哪一个死！说吧！”多子爹恶狠狠地说。

柳凤震惊了，王土也呆住了，他们并不知道在武家祖坟挖一个坟坑会引来众乡亲如此强烈的愤怒。此时，多子爹离柳凤不足两米远，柳凤见王土没有立即说话，便鼓足勇气，挤到多子爹跟前说：“大伯，我们从城里来，不清楚咱这里的风俗，乡亲们千万别怪罪，挖坟坑，纯粹是为了拍电视，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冒犯了乡亲们，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昏暗中，多子爹回头看了柳凤一眼，却转头对王土说：“你们拍电视，闹得村里鸡飞狗跳，俺们说甚了，甚也没说，可你们做耍做到俺武家祖坟上，开坟死人，这是祖上老理儿，谁个不知道，你们耍俺武家的祖宗也就算了，祖宗死了千年百年，开坟漏气走风水也就不提了，可你们不该咒俺武家活人，现在，坟开棺材到，还是那句话，你们说让俺们武家哪个死吧？”

多子爹认准了开坟死人这个老理儿，问题严重。王土只得接过柳凤的话茬说：“我们不想让武家的任何人死，我们是无意的呀！”

多子爹说：“那你们说这场面咋收拾？”

王土说：“我们把坟坑填上，棺材抬走成不成？”

多子爹说：“如果那么容易，俺们也省得跟你们谈了。”

王土不假思索地说：“这有什么复杂的，乡亲们不让我们拍我们不拍就是了……”

柳凤觉得多子爹话中的意思并没有王土说的那样简单，连忙凑近王土，附耳小声说：“他们是不是要钱？”

提到钱，柳凤不由想起了主管剧组钱财物的杨献天和薛芬

菲，王土听了柳凤的话似乎猛然之间也想起了他们，便急急地问刘成钢：“怎么没见杨主任和小薛？”刘成钢说：“他俩在武小来的饭馆里吃饭，说等一会儿才来呢。”王土说：“这里的事儿恐怕很难了断，你快派人去找他们。”刘成钢答应着，向人群外挤去，引起人群一阵骚乱。王土见了这阵势，不敢懈怠，镇定了一下，对多子爹说：“大伯，如果我们这样做伤害了你们，我们可以做一些赔偿，等一会儿制片主任来了你们商量个价儿好吗！”

没想到，多子爹却梗着脖子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俺们村是穷了点儿，可也没穷到拿人命换钱的地步。”

柳凤没听明白多子爹的话，王土也不明白，很无辜地说：“大伯，我们只不过在大坟里挖了个坟坑，并没有把你们的人如何呀，根本就谈不到用人命换钱这个问题呀！”

多子爹斩钉截铁地说：“俺们就是不要你们的钱！”

王土迷惑地问：“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你们到底让我们怎样？”

多子爹说：“俺就是让你们说，你们到底想让谁死，说不出，这事儿没个完。”

在柳凤心目中，老实忠厚的多子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不讲道理的刁民，这也太过分了，他们想干什么？柳凤忿忿地想。心头渐渐生出一股怒火。看得出，王土也有些恼火了，然而，面对黑压压的人群，王土还是强压火气，干咳了一声，以尽量平和的口吻对多子爹说：“大伯，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们吗！”

多子爹长叹一声，半晌，默默地说：“实话给你们说，俺真不是难为你们！”

柳凤的心一提，凭直觉，她感到了多子爹话语中的诚恳和无奈，暗想，多子爹在这件事上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黑暗中，柳凤看到王土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走向多子爹，友善地递过去，多子爹摆摆手，表示不抽，王土把烟塞给他，柳凤见多子爹没再执意推辞，接过了烟，心里一喜，这时，只见王土拉多子爹蹲在地上，于一片乱哄哄的吵闹中小声说：“我们来咱村拍电视，不懂乡礼乡规，给乡亲们添了不少乱，感到很对不住大家，可今天这事儿，我们真得不明白，您老人家非让我们指出谁死，这是什么意思。”

多子爹吸一口烟，反问道：“你们挖的坑，你们不说，难道让我说？”

柳凤实在按捺不住，俯下身不解地问：“大伯，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指出谁死呢？”

多子爹长叹一声：“唉！你们城里人不知俺们这里的规矩，祖坟里挖坟坑，那必定是死了人，不死人，你挖坟坑做甚？现在你们无缘无故地挖了新坟坑，已经惊动了列祖列宗，阳世里武家没死人，祖宗在阴间等着接武家新鬼，祖宗们等不到武家新鬼，能不恼火，武家的阳世人还能有好日子过？”

柳凤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但在这种气氛下又不能指责老人的愚昧，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听王土说：“大伯，我们不懂规矩，俗话说，不知者不怪罪，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多子爹说：“没有别的办法，祖宗是不能骗的，你们挖了坟坑，阳世的武家人就必须死一个！”

柳凤不由惊骇万分，忍不住道：“这也太离谱了，难道你们要杀死一个活人？”

多子爹不满地说：“丫头不懂少胡咧咧，谁说要杀活人？我们是要埋这个人的衣服和牌位。”

柳凤听了多子爹的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正要说话，只听

多子爹又说：“埋衣服和牌位就等于把这个人的魂儿埋了，谁愿意？你们挖了坟坑，作了孽，这个人必须由你们指出来，人家不乐意，是你们跟他的事，俺们管不着！这种事儿，民国年间出过一起，都是这么办的。”

柳凤彻底明白了，明白后的柳凤感到事情复杂了。剧组挖了坟坑，剧组就得指定武家的某个活人去“死”，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诅咒，指到谁头上谁也会跟剧组拼命，更何况剧组的人又是极让村民反感的城里人。

王土也听明白了，他无助地站了起来。柳凤也跟着站起来，环顾左右，这时，他们发现身边聚集的人已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人群犹如武家大坟中的松柏，大家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密切关注着事件的走向。

王土不知该怎么办，一边嘬牙花一边叹息，嘴里喃喃道：“主任怎么还不来？”柳凤也于黑暗中寻找着杨献天，此时，人群涌动，慌慌地挤进一人，柳凤心中一动，以为是杨献天，可是，当那人亭亭玉立地站在她的眼前时，她认出那人竟是多子。

多子默默地看着柳凤，看着王土，看着她的爹。

这时，多子爹大声对柳凤、王土说：“你们几个管事的商量一下，快点说让谁‘死’，不说，今天这事儿没法了结，乡亲们等急了，甚事都有可能发生……”

人群鸦雀无声。

剧组是临时搭的班子，外请的演职员工没人站出来说话，杨献天又不在，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柳凤和王土的身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村民们开始躁动起来。

“他妈的，都是这帮人给咱闹腾的，先揍他们一顿再说！”有人愤怒地煽动。

“砸了他们的车，先出一口气！”又有人喊。

人群在几秒钟内重新骚动起来。剧组人员深恐情绪激动的村民毁坏车辆，便在汽车周围围了一个圈。

“他妈的！城里人真野，他们还想打人！”一个往车前冲的小伙子被刘成钢拦住，小伙子的话在本已窝了火的众人心头结结实实地添了一把柴。

“揍他！揍他！”有人高叫。众人附和，远山回荡着一阵嗡嗡的声浪。

柳凤慌了，王土也慌了，整个剧组所有人员都惊惶失措起来。正在这时，只听暗夜中一声大叫：“我死！我死！都住手！”

那声音就响在柳凤的身后，很熟悉又很陌生。柳凤惊骇地扭转头，月光下，她看见多子已脱下自己的一件上衣，挥手甩给她爹，接着，又动手去解腰带……

人们呆住了，吃惊地望着多子，短暂的寂静之中只听多子爹喊了一声：“多子，你疯啦！快住手！”

多子已经脱下了裤子，交给扑上前来的爹，多子说：“不就是埋俺一身衣服吗，这有什么难！爹，你埋吧，埋了就算完了，你别难为人家剧组，人家又不懂咱们这里的歪歪事。”

多子爹手里拿着多子的衣服，呵斥道：“多子，快穿上，你一个丫头家，这里没你的事！”多子说：“怎么没俺的事？我姓武，是武家人，我不‘死’，别人也得去‘死’！”

多子爹说：“你是丫头，你还要嫁人，你入不了武家祖坟。在这儿，‘死’都轮不到你。”多子有些吃惊，大声说：“我嫁给姓武的人不就能入祖坟了吗？”

多子爹一巴掌扇在多子脸上，多子吭哧了一声，栽倒在地。人群大乱，呼啦一下涌了上来。

柳凤的脑海已经乱了，她记不得当时的场面了，因为，多子就倒在了她的脚下，她俯下身去扶多子时，许许多多双手伸了过来，她试图抱起多子，但发现只穿了秋衣秋裤的多子身体不是软绵绵而是僵硬硬，她知道多子已经背过气去，连声大喊多子多子！乱七八糟的声音从柳凤身前身后涌来，柳凤不知多子应没应声，这时她发现如林的手臂中有一双手毫无顾忌地摇撼着多子，这双手或许感觉到了多子身体的僵硬，失声尖叫起来：“你们别吵了！多子她死过去了，快送医院！”

柳凤听出那是武曼儿的声音。

受武曼儿尖叫的刺激，柳凤吓了一跳，这时，一双粗壮的手臂闪电般地抱起多子，下意识中，她知道那是王土的手臂，于是，她跟着王土疯了一般向汽车奔去，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门口时，不知谁从王土的手里把多子接上了车，切诺基车一溜烟开上了山路。

## 8

女犯独白：我从小向往城市，就像盲人向往光明一样，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讲，城市是现代、文明、进步的代名词，这种诱惑使我不遗余力地挤入城市，我适应了城市人的工作，适应了城市人的生活，我描眉画眼、涂脂抹粉，我甚至下舞场进歌厅抽烟喝酒，总之我适应了城市人的一切，但是静下心来，我却发现自己举手投足间无不散发着一股农家女的气息，我学不会城市人的豁达和思维方式，在他们面前，我掩饰不住自己的短见和小家子气。

---

汽车上路不久，多子就在柳凤的怀里醒来，默默地哭着。

车内的气氛随着多子的哭声缓和了下来，柳凤长舒一口气说，多子你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她说着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滴，环顾了一下车内，这时她发现自己的身边坐着默默无语的张有德，她颇感蹊跷，问，你怎么会在车上？幽暗中，张有德说，我看到村民们要砸车，一直和司机护着车，我预感到我们会有紧急逃亡这场戏，所以，没敢下车。柳凤这才意识到在车内从王土手中接过多子的就是张有德，她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问坐在前边的王土：“导演，咱们就这样溜了，武家大坟还有咱们的器材和演职员们呢，村民们能饶得了他们？”王土回了一下头，默默地说：“没办法！我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先把多子送回家再说吧。”接着，又不满地说，“主任大概是让小薛迷昏了头，拍戏不在现场，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露面，也不知他这制片主任是怎么当的。”

柳凤见王土当着司机和张有德的面不停地埋怨杨献天，觉得这样不好，便岔开话头说：“刘成钢已经派人去找主任了，也许他正往这里赶呢。”没等王土说话，只听张有德说：“赶来也没用，今天这事儿靠咱们自己解决不了。”

多子还在嚤嚤地哭，王土长叹一声，感慨地说：“亏了多子，否则连咱们这几个也逃不出。”

切诺基歪歪扭扭地疾驰在起伏不平的简易公路上，灯光洞穿着山野的夜幕。

蓦地，山体拐弯处射来一道雪亮的灯光，一辆桑塔纳轿车慢腾腾迎面驶来，两车相距十几米时，柳凤兴奋地大叫了一声，是主任的车！

车停住，王土和张有德下了车，桑塔纳车上下来了三个人，

柳凤定睛一看，果然是杨献天、薛芬菲和剧务主任老云。柳凤要在车上照顾多子，没有下车，她听到车外王土同杨献天高一声低一声地嚷叫着，张有德在一旁劝说，过了几分钟，几个人平静下来，似乎达成了协议，张有德开始用杨献天的手机打电话，几个人都不说话，默默地注视着张有德，张有德打完电话，又同大家说了几句什么，之后，王土便向切诺基走来，打开车门对柳凤说：“小柳，你和多子下车，跟小薛和有德一起换乘桑塔纳回村，我和主任、老云坐这辆车再上武家大坟。”

柳凤见王土沉着脸，赶紧扶着多子下了车，下车后，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儿这是？”王土说：“桑塔纳底盘低不好跑山路。”柳凤说：“我是问咱们怎么处理这事？”王土说：“这事儿咱们处理不了，张有德已给古北县公安局他的那个同学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即派人来。他的同学答应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王土和杨献天等人上了切诺基向武家大坟驶去。柳凤、薛芬菲、张有德扶着多子上了桑塔纳掉头回村。车上，张有德不停地用杨献天的手机打电话，听通话内容，柳凤知道，张有德在古北县公安局的同学已经给将军庙村所在的乡派出所打了电话，派出所正在派人往这里赶。张有德通完最后一个电话，长舒了一口气说，派出所一来人，这事就好办了！

十几分钟后，车进了村，在多子家门口停住。张有德令柳凤和薛芬菲将多子扶下车，他又立即坐车到村口去迎乡派出所人员，临走时，嘱咐柳凤、薛芬菲：“多子没啥事儿，只是一时气迷，陪她在屋里喝点水，说说话就成，千万别乱走。”

柳凤、薛芬菲点头称是。

回到屋，把多子安顿好。柳凤、薛芬菲陪着多子，说了许多

安慰的话。多子的情绪渐渐平稳了下来，柳凤从内心里很感激多子，来到灶间烧来开水端到多子面前，多子推辞说：“山里的凉水最养人，俺是从不喝开水的。”柳凤笑着说：“是呢！山里的水天然纯净，把多子滋润得细皮嫩肉的活像个仙女。”多子不知仙女多漂亮，却记住了《闺女坟》中的云仙，她说：“俺谁也不像，俺就像你们剧本里的云仙，俺五岁上没了娘，爹把俺养大，舍不得让俺下地干活，就让俺这么在家里呆着，还说凭俺的模样儿准能招个上门女婿……”

柳凤早就认为多子的形象与自己想像中的云仙相吻合，没想到多子的身世也与云仙如出一辙，不由再一次感到惊奇，她正要与多子攀谈下去，忽听屋门一响，武曼儿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上前一把抱住坐在炕上的多子说：“你没事吧多子？吓死俺了！”多子说：“曼儿姐，大坟上怎么样了？”武曼儿说：“俺走时，大坟上乱了营，你爹领着人把剧组的人全围了起来，俺惦记你，跑着追你，快到村口时碰到了警车，正往大坟上开呢，今天这事儿闹大了！”

柳凤的精神再次紧张起来。这时，她听薛芬菲叹口气，阴阳怪气地说：“小柳哇！你写的这个本子太不吉利了，死人、挖坟、掘尸，太丧气。等着瞧吧，今晚不啻出什么事儿呢！”

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话，柳凤的心里堵堵的，有些生气地问：“小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薛芬菲摆了摆手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说，挖坟掘尸这样的戏让人膈应，李欣欣昨天就跟主任说，她演云仙，躺在棺材里，一躺下去就腻歪就害怕，提出追加出场费，张口就是几千块。今晚咱们又出了这事儿，这戏能不能拍下去还两说呢，剧组人吃马喂，耽误一天得多花多少钱，你说你这部戏是不是不吉

利？”

柳凤听了这番话，仔细一想，觉得薛芬菲并没有什么恶意，加上心里惦念着武家大坟那边的事儿，便没有说话，这时，她听到院子里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几个村民走进屋来看望多子，交谈中她得知，武家大坟上的村民已被乡派出所民警驱散，现正陆续回村，多子爹因是武姓族长，又涉嫌毁坏剧组器材，与村长、村支部书记及剧组的几个管事人一起被民警带到村委会去“过堂”。

此后，剧组演职员乘车回来，大家把器材从车上卸下来，放在东厢房，经清点，有几件灯光和道具被人砸坏，刘成钢的头不知被什么人打破了，虽伤的不重，但大家都垂头丧气，回忆起武家大坟的历险，人人心有余悸，都说，这部戏太不吉利，简直没法拍了。

柳凤的心里很难受，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早晨，剧组没有例行拍摄。上午十点钟，王土、杨献天和张有德召集人员开会，向大家简要说明了昨晚事情的经过和处理结果，之后宣布剧组马上收拾东西撤离将军庙村。

原来，昨晚张有德将电话打给古北县公安局后，县公安局立即通知乡里先行派人到将军庙村调解坟坑事件，一夜没有达成协议，黎明时分，张有德的同学亲自带领县公安局十几名干警驱车赶来。村干部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警察，觉得事态严重，渐渐有了几分害怕。

有公安部门出面调停，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县、乡两级公安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把将军庙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狠训了一顿。杨献天、王土、张有德又在本村武小来的饭馆摆了几桌酒席宴请大家，酒宴一直从凌晨喝到上午十时许，村里人慑于压力、

碍于人情，终于答应无条件放剧组出村。

剧组演职员忍着饿收拾东西，临出发前，杨献天和薛芬菲把租房东的场地费、道具费等项开销一笔笔算好付清，房东们得了钱，都很高兴，只有多子爹因昨夜与剧组闹翻，不好面对杨献天等人，因此一直没有回家，按事先讲好的价钱，剧组应付多子家各种费用三百元，杨献天将钱交给多子时，王土恰好在场，他把杨献天拉到屋外说：“多子这些天给咱们帮了不少忙，昨晚坟坑事件又给咱们堵了枪眼，咱们凭良心办事儿，适当多给人家一些钱，也是点儿心意。”杨献天有点儿不高兴地说：“导演，这部戏的费用到现在就已经超出预算啦。”王土说：“再超也不在乎这一点儿！”杨献天不好说什么，沉着脸说：“你说给多少？”王土沉吟半晌，总有一种对不起多子的感觉，便说：“再给个二百三百的吧！”杨献天没说什么，从包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转身递给薛芬菲说：“再给多子家一千块钱，就说是精神补偿费。”薛芬菲不高兴了，接过钱，嘟哝道：“哪有这么给人钱的，我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杨献天皱眉道：“让你去你就去，钱是你的吗？哪那么多废话！”薛芬菲一仰头说：“钱是你的，你愿给谁给谁，我心疼什么？愿给你去给。”杨献天劈手夺过薛芬菲手中的钱：“我给就我给！”咳嗽一声，进了屋。

王土的心里酸溜溜的像打翻了五味瓶，觉得薛芬菲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便瞪直了眼想发火。这一切，被刚刚进屋的柳凤看在眼里，她用手暗暗拉了一下王土的衣角，小声说：“算了！”王土回过头，梗了梗脖子，没说什么，见柳凤手里拿着《闺女坟》的剧本往屋里走，便问：“你干什么去？”柳凤说：“多子要剧本做个留念，让我写上名字。”王土见柳凤进了屋，便也跟进屋了。

屋里，多子粉乎乎细嫩的脸上挂着泪，眼睫毛很湿，她坐在土炕沿上垂着头，样子有点儿可怜，杨献天手里捏着那沓钱，见柳凤和王土都进了屋，笑着说：“你看，我们剧组的人都来感谢你了，这些天，你确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给你这些钱是剧组的决定，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你就拿着吧。”多子抬起头，眼睛竟出奇地明亮，俺说了，俺不要，俺没给你们做啥。杨献天说，你给我们做的工作要是按劳取酬的话就值这么多钱，这是你的劳动所得。多子说，你们城里真得就这么好挣钱么？杨献天想了想说，在城里是这样的！多子说，那你就把俺带到城里去吧。杨献天说，我们要到县城拍戏，暂时还不行，你若愿意，以后再说吧！多子的眼光便暗淡了下来。杨献天笑着将钱放在她的身边，多子再没有拒绝，只是说：“俺要这么多钱有啥用。”杨献天笑了：“傻丫头，拿着吧，钱多了不咬手，你就留着给自己置办嫁妆吧！”

杨献天笑着出了屋，柳凤将《闺女坟》剧本交给多子说：“多子，我们马上就要走了，我和导演答应让你‘上电视’的事儿也做不成了，很对不起你。”

多子低着头，摆弄着手中的剧本，说：“没关系，没准……没准……俺还能找到你们呢。”柳凤听了，有点儿后悔，她看了一眼王土，两人交流了一下眼神，什么也没说，悄悄退出了屋子。刚走两步，却听背后的多子自言自语道：“古北县城俺去过一次，不远，在公路口等车，用不了半天就到了。俺有钱了，有路费了，俺能找到你们。”

柳凤和王土同时吃了一惊。

剧组于当日就返回了古北县城。

此后几日，王土亲自带领外景人员到附近采景，补齐了

---

“挖坟”一场戏，又拍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在县城的所有对手戏。杨献天为了节剩拍摄资金，所有群众演员都由剧组人员担任，柳凤、薛芬菲、张有德以及杨献天、王土都在剧中出演了角色，在这些角色中，张有德的戏份最大，他与演云仙的女演员李欣欣在古北县文化馆演过一场对手戏，闹了许多笑话……这期间，剧组还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对于柳凤来说，这些事情中最大的是武曼儿曾带着多子到县城找过剧组，可惜当时柳凤随剧组到外景地拍戏，未能见到她们，听接待多子和武曼儿的杨献天说，多子偷偷跑到县城是到武曼儿的歌舞厅打工的。

柳凤最终未能见到武曼儿和多子。后来，她听人说杨献天和薛芬菲曾到过武曼儿与人联办的歌舞厅，那天夜里，他俩在歌舞厅过夜，一大早才回到招待所。柳凤非常清楚杨献天、薛芬菲的关系，对此她并不奇怪，然而，不知怎么，她却暗暗为多子担起心来，长夜漫漫、轻歌柔舞，似多子这样纯情美丽的少女在光线暧昧的歌厅打工，今后会落一个怎样的结果？歌舞厅是个大“染缸”，多子向往城市，不经意间却将自己投入了这个“染缸”，她的命运将会如何？

## 第四章

---

### 9

女犯独白：无论在什么时代，悲剧的主角总是垂青我们女人，有人为封建陋习殉葬，有人为“思想解放”祭刀，还有人在新旧观念碰撞出的火花中遭到电击，悲剧的形式是多样的，但一条明显的主线却是情感，感情支配着女人，她们为情所动，为情所惑，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因此，女人的世界，说穿了，就是一个悲情世界。

---

《闺女坟》前期拍摄工作完成后，剧组马不停蹄地投入了另外几部戏的拍摄，紧张忙碌的工作使柳凤渐渐淡忘了在将军庙村发生的一切。

两个多月后，《乡野》前六部十二集戏的前期拍摄全部完成，后四部八集戏的剧本也已全部交稿，柳凤和王土对这些剧本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梳理和打印，委托李英才上报省文化厅审批。

这天，柳凤和王土正在中心办公室工作，忽然接到张有德一个电话，说当天的《生活导报》刊登了他一篇文章，是写他自己在《闺女坟》一剧中串演群众角色时的趣事，还说他想通过写拍摄花絮之类的小文章为《乡野》这部系列剧扩大宣传和影响。柳凤和王土听了都很高兴，找到当天《生活导报》翻开一看，果然有张有德的文章，题目是《当了一回群众演员》，两人饶有兴致地读了下去。

飞天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筹拍二十集大型电视系列剧《乡野》，该剧导演王土先生是我要好的朋友，他让我给他写一部戏，我写了，王导说还可以，准备作为系列剧的第二部拍摄。先行拍摄的第一部戏是一位叫柳凤的写的，我不知道电视剧是怎么拍的，请求王导恩准我随剧组到拍摄现场体验一下，王导答应的很爽，于是，我便随剧组到了古北县山区。

在剧组，我看到了许多著名演员，整日处在兴奋状态。剧组里原本没我什么事儿，但我还是上蹿下跳地跟大家一起忙，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冲。两天下来，直累得腰弯腿直，嘴唇裂口儿，心中不免叫苦：“这拍电视比挖河打堤刨草脱

坏一点儿也不轻生！”

第五天早上，曾在电影《××××》里扮演过牛头惯匪的本剧副导演摇着一颗“牛头”找我，进门用手一指我脑门儿：“就是你了！”我以为自己犯了啥事，忙问缘由。原来是剧中有一群众角色让我出演，我这个人性格内向、腼腆，听说要让我演戏，连忙推辞，别价，我哪是演戏的料儿。“牛头”说，你能写剧本咋就不能演戏，这个角色你演最合适。我问清剧中角色，竟是一个文化馆的办公室人员。我在报社当记者，说起来也是一个与“文化馆”沾点边儿的文化人，生活基础还是有的，但拍电视我是第一次，我深恐自己闹出笑话，想了想，还是推辞说，“牛”兄，我这形象，怕把你镜头憋了。“牛头”说，看你斯斯文文、四平八稳，一看就是剧中角色，七分形象三分戏，你准行！我仍没有信心，一旁的制片主任杨献天和编剧柳凤也鼓励说，上电视是多少人梦想的事啊，机会难得，不妨一试。认真想想，也是！咬咬牙：丢人现眼就这一回。

剧本写得很好，但那个办公室人员的角色台词却少得可怜，我不敢掉以轻心。拍摄前，早早地溜进现场，一个人坐在古北县文化馆办公室里找感觉，神经经地踱步念台词，自以为很有把握了。

等到剧组进入现场，摄像机架在我面前，女演员走到我跟前时，我慌了，抬头望一眼屋内外大呼小叫伸脖观望的人群，我的脑海出现了可怕的空白。

拍摄开始了。按剧情，女演员神色悲戚地向我打听她的恋人——一个骗子的下落。女演员忽闪着那双媚人的大眼睛看着我，轻启柔唇，口吐仙音，我本该告之以实情，可看到

---

漂亮的炫人眼目的女演员，我什么都忘了。导演的眉皱成了一个疙瘩，摆手说，停！走过来看着我，挺费解地说，有德，你怎么像个二傻子？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忘词了。

迷人的女演员好不容易进入了角色，这一下，白白浪费了表情。但她并没有对我表示不满，而是不厌其烦地跟我对词，还一遍遍地鼓励我，瞧你形象有多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举止大方，四平八稳，一看就是一个有作为的机关干部，你演这个角色，一准能成！

别人鼓励我倒也罢了，女演员鼓励我却使我信心大增。再拍摄时，我果然记起了词。可是，我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却把门外看热闹的人逗得捧腹大笑，他们一边笑一边拿腔捏调地学我，我听了，心里不由一阵发毛。

重拍，重拍，重拍。

我心理上有了障碍，念台词时，一说那口夹生的普通话，就害怕女演员笑我“老土”，于是就口吃，导演看出了问题，对我说：你干脆就说你的土话吧，这样更显得乡土气息浓，更真实。我听导演这样说，便心安理得地说起了家乡话，再念台词时，果然流畅了许多。

化妆师给我擦汗，小声说，你演得真好！女演员也深情地望着我说，没想到你入戏这么快，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专业演员！我知道她们是在鼓励我，但这时的鼓励无疑太重要了。终于，我的心静了下来。上半场总算顺利过关。

按剧情发展，当剧中女主角听到自己的恋人是个骗子时，要晕倒在地。此时我要上前扶住女演员，女演员倒在我怀里。

导演给我说戏，我皱起了眉头，心想，这大夏天的，女演员那么漂亮，衣服穿得那么薄，况且，大庭广众之下我还要去扶她，她还要倒在我的怀里，这多……

已不容我多想，导演发令，拍摄开始了。

演技精湛的女演员“晕”得天旋地转，我望着她曲线优美、凹凸有致的身体，犹豫了一下，一狠心，一个箭步蹿上去……我还是愣住了，不知该扶女演员的那个部位，觉得触摸到人家的什么地方都是一种下作和不礼貌，于是，我只得把手停在半路，等待女演员自己倒下来。女演员左翘翘右翘翘不见我去扶，我左接右接不见她倒，就这么摇来晃去，惹得众人大笑。导演说，停！你们打醉拳呢？女演员亦半嗔半怒，问我：“你咋不扶我？”我说：“你咋不倒？我白运了一身的气力！”

重拍重拍！导演明确地对我说，你必须主动去扶女演员，按常理，人家晕了，你该不顾一切地去扶，什么都不应该想。我何尝不懂这个理儿，可我不敢。大家见我为难，一齐给我讲道理，演戏就是演戏，你也别抹不开面子。我狠了狠心，一咬牙说：“再来一遍！”大家都高兴了，导演说声开始，女演员就开始“晕”，我一见她“晕”，就毫不犹豫地蹿上去，有几分凶狠地抱住她的脖子，我扶人的动作酷似武警战士的擒敌锁喉训练。导演气急败坏地骂我，你起先是不敢扶，这回敢扶了，可你扶女人时的眼光却像是见了敌人一般！你对女人怎么会是又害怕又仇恨呢？你这种仇恨怕是做给我们看的吧！

我不知导演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见了漂亮的女演员总是莫名地紧张。我扶女演员时总怕让别

---

人说我趁机沾人家的便宜，这种心理让我总也放不开手脚。于是，我跟导演说，我不行了，我演不了这个角色。导演一听，有些犯急，你前半部分演得很好，就差这一“扶”了，你怎么打开了退堂鼓？你这不是要我难看吗？见此情景，女演员也凑上前来，温和地对我说：“有德大哥，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咱们在剧组呆了这几天，彼此都熟了，你还有什么放不开的？你就只当我是你的小妹妹。”我知道女演员一次次陪我做戏实在不易，浪费了大量的“感情”，可我……

导演早就看透了我，对我说，人家女同志都不在乎，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怕个啥？你怎么这么封建愚昧！

我还是觉得为难。我说，导演，真是对不起，你还是另换别人吧！

导演急了，气冲冲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压低嗓音鄙夷地对我说：“你以为你不肯去扶不肯去摸不肯去碰人家女演员就证明你很高尚很纯洁吗？错了！这正说明你对女人存有一种很阴暗的心理，你见到漂亮女人就联想到跟人家有了什么关系，你触摸到了人家的脖子、胳膊，你就想到了人家的大腿，想到了人家的肚皮，想到了人家的屁股，想到跟人家性交。总之你的一切联想都是下流的，正因为下流，你才感到见不得人，你才在众人面前放不开手脚，你承受不了这种阴暗心理的重压，所以你才不想演这个角色，我说得对不对？”

我呆住了，不知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导演接着说：“你就是鲁迅先生冷嘲热讽的那种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人前一副正人君子

相，就连拍戏时也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清白，其实，你越是这样越表明你的心理是肮脏的、卑琐的、见不得人的。”

我被导演说急了，我大喊：“你怎么会这样看我，难道我像某些人那样想跟谁上床就跟谁上床无所顾虑就是纯洁了吗？”

导演并不急：“你说的那是人后的事，我们谁也管不着，可人前做戏是光明正大的，你把这种光明正大弄成了见不得人，最起码证明你是卑琐的。”

我没想到我的内向、腼腆，被导演视为了卑琐，我一咬牙，忿然道：“我接着演！”

我果真演了起来。我把漂亮而妩媚的女演员当成了一个相貌平平且跟我毫不相干的女人，她向我打听一个人，我就如实告诉了她，没想到她晕过去了，我吃了一惊，本能地去扶她，情急之下，我根本就沒在乎扶在了她的哪个部位，抑或是前胸、抑或是后背、抑或是她纤细柔软的腰，慌乱中，我粗糙的肌肤或许贴上了她细嫩的肌肤，我的手或许触摸到了她圆滚而富有弹性的臀部，但这并不关我的事，剧情需要我去这样做，人在即将摔倒在地的時候，救助她的人是顾及不了许多的。

我的表演大获成功，导演率先鼓掌，剧组人员也鼓起掌来。

事后，有人戏谑地问我：“你拍戏时，怀里抱着那么一个美妙绝伦的女人，你的感觉肯定也美妙无比吧？”

我说：“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像抱着一根木头！”

看完这篇文章，王土和柳凤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柳凤问：

“导演，你真的跟张老师说过那样的话吗？”王土说：“为了启发张有德，我说过这个意思的话，但没想到这小子加工演义了一番竟发表在了报纸上，现在的报纸真是思想解放了。放在过去，这种文章肯定不能见报。”柳凤从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出了张有德的性格特征，对王土说：“这篇文章揭示了张老师很多心理上的东西，看得出，他是个很封闭很正统的人。”王土摇摇头说：“封闭也好，正统也罢，总之是农村人总也摆脱不了的封建情结，我那样一针见血地去说他，实际上也是在说我自己。”

一提起农村人，柳凤的脑海蒙太奇般地想起了将军庙村的多子和武曼儿，这两位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姑娘将来一旦在城市站住脚，是否也会有这种总也摆脱不了的封建情结？

这样一想，柳凤就对王土说：“说农村人总有摆脱不了的封建情结这种观点，过去我赞同，现在不赞同了。我认为，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其处世态度是与他的性格特征分不开的，与封建不封建没有多大关系，比如武曼儿，她是农村人，为什么到了县城后干起了歌舞厅这个营生，在常人看来，歌舞厅小姐是不应该同封建联系在一起的。”

王土听了，点点头，刚要说话，这时，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

了。敲门声用力不大，且明显有胆怯和犹豫的迹象，仅凭这一点儿，柳凤和王土便意识到敲门人肯定是第一次来“飞天”，两人互相望了一眼，同时说了一句：“请进！”

门开了，两个女孩子寻寻觅觅地伸进了头，其中一个蓦地大叫：“导演、小柳妹子，总算找到你们了！”

柳凤定睛一看，说话的竟然是将军庙村的武曼儿，后边跟着素面朝天的多子。柳凤和王土同时站起来，惊叫一声：“呀！怎

么是你们？”

经历了武家大坟的“坟坑事件”，亲眼看到多子为了保全剧组毅然决然、从容赴“死”被老爹一巴掌打晕的情景，柳凤和王土从内心里对多子充满了感激，两人高兴地迎上前，从多子和武曼儿手里接过提包放在墙角，之后让座，倒水，亲热地寒暄着。

落座后，武曼儿环顾着办公室对王土和柳凤说：“你们这里真阔气，杨主任和小薛妹子也在这里办公吗？”王土说：“在这里办公！”武曼儿问：“他们人呢？”王土说：“在招待所。”武曼儿便不再问，接过王土递上来的水，仰头打量着屋里的电脑和墙上的字画，用手轻轻擦拭着额头上的细汗。

“这一路累了吧？”柳凤将一杯纯净水送到多子面前，多子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柳凤连忙把她摁在椅子上，笑着拍拍她的肩说：“快坐快坐！多子你千万别客气！”

多子很拘谨，全然没有了在将军庙村时的灵气与火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坐在椅子上，垂着眼皮儿，脸色显得很憔悴，神情也蒙上了一层伤感，似乎有什么重重的心事。

柳凤又问：“你们是怎么找来的？”

多子没有回答柳凤的话，看了武曼儿一眼，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个本子。

武曼儿兴高采烈，顺手拿过多子手中的本子说：“俺们是看着这个本子找来的，上边写着你们的单位呢。”柳凤好奇，接过本子一看，发现是她离开将军庙村时留给多子的剧本《闺女坟》，剧本的封皮上印有“K省飞天艺术中心影视部”的字样。柳凤笑道：“你们还真能耐，愣是找到了。”

武曼儿长叹一声说：“唉！找不到也得找，多子在村里一天

---

也呆不下去了。俺们俩是偷偷跑出来的，俺大伯和武宝成都不知道。”

柳凤和王土一愣，关切地问：“武宝成是谁？多子出了什么事儿？”

多子埋着头，额前的刘海遮住了她毛茸茸的眼睛，多子的确是个美人坯子，憔悴、伤感的神情非但没有损害她的美丽，反而更增添了一种楚楚可怜忧郁动人的魅力。

武曼儿以怜悯的目光默默地望着多子，半晌，对王土和柳凤说：“唉！你们看她现在的样子，话都不想说了，整个人变得连俺都不认识了，实话跟你们说吧，武宝成是多子的男人……你们剧组在武家祖坟上挖的那个坑，可把多子坑苦了哇！”

柳凤和王土有些吃惊，急切地问：“多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武曼儿说：“这话俺都不知从哪儿说起，你们走后发生在多子身上的事太多了。”

王土耐下心来，望了多子一眼，对武曼儿说：“你别着急，慢慢说。”

武曼儿喝了一口水，想了想，悲凄凄地说：“就从你们离开俺们将军庙村说起吧……你们剧组前脚出村，县公安和乡派出所的人后脚也跟着出了村。村里只安静了半天，下午就有人找到俺大伯，问剧组挖坟坑的事儿到底怎么解决，他们说阴宅挖坑，阳宅死人，如果按公安调解的办法，什么也不追究了，就是破了祖上的规矩，武家的人怕是要遭报应了。对于这件事儿，有人出主意说把多子的衣服、牌位放入棺材埋进坟坑，这样大家就可以保个平安了。俺大伯是族长，多子又当众说过要替人去‘死’的话，所以，俺大伯也挺作难。过了两天，多子怀里揣着杨主任给她的一千块钱偷偷到城里找剧组，事先也没跟家里打招呼，俺大

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做不知，只说这事让大家议论议论，时间长了也就忘了，没想到，剧组挖坟坑的事越闹越大，俺大伯脾气倔，在家族中得罪了不少人，大家要按族中的规矩办事，非让俺大伯找回多子不可。

“多子和俺在县城歌舞厅里住了一个月，有一天，村里派人来，对多子说俺大伯病重，床前没人侍候，多子一听就急了，急急忙忙跟那几个人回去，没想到，她回家后就掉进了‘陷阱’里。没几天，多子被迫跟大她八岁的武宝成结了婚，多子是女孩子，按照老理儿，她的衣服、牌位埋进武家祖坟就等于是她本人提前入了坟，这样，她必须要嫁给一个姓武的男人。

“武宝成是多子唯一出五伏的本家哥哥，辈分合适，只是岁数大了些。结婚当天，多子上坟祭祖，趁这当儿，大家就把她的衣服和牌位放入棺材埋进坟坑，听老人讲，多子是民国以来第二个‘活’着埋进祖坟的人……”

“多子结婚，俺没敢回村去参加婚礼，也没看到当时的场面，后来听村里人说，结婚当天，多子就疯癫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武宝成一靠近她，她就没命地叫没命地逃，这之后，找了好多医生，吃了许多药，疯病还是时好时坏，好时跟好人一样，饭也吃，活儿也做，疯时，就往坟地里跑，说是回家去，村里人都说，多子的魂儿被埋在了坟里……”

柳凤和王土听了武曼儿的叙说，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坟坑事件”居然毁掉了一个好端端的女子。

柳凤的心里一阵酸楚，她站起来，走近多子，小声说：“多子，实在对不起，我们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王土也叹口气，很愧疚地说：“是啊！多子，在这件事上，我们真的很对不起你。”

多子的脸泛起了红晕，她苦笑着，轻轻咳嗽一声，终于开了口：“小柳姐，导演，俺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事情闹到这一步，也不是你们的啥错，没有啥对得住对不住的。”

王土见多子开了口，忙说：“多子你可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们心里越难受，多子，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儿了没有？”

多子抬起头，用手拂了一下额前的刘海，凄然一笑：“导演，俺姐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听，俺从来就没疯过，俺只是感到憋闷，憋闷了就吃不下，喝不下，就想到处走走，俺没别的地方去，只有上武家坟。当初，你们在祖坟挖坟坑，村里人不依不饶，俺觉得这是欺负外乡人，俺看不下去，所以才替人去‘死’，没想到，这句话就真的惹来了这场祸，在祖坟埋俺的衣服、牌位，把俺一个活人当死人对待，这些俺都不怕，可是，俺怕结婚，说了你们别笑话，就是到现在，俺也不知结婚是怎么一回事儿，俺怕武宝成，见了他，俺就像见到了鬼，俺喊，俺叫，是因为俺怕他，村里人都说俺的魂被埋进了祖坟，俺觉得可笑，俺知道俺没有疯，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俺真的有病。”

听了多子的话，王土轻舒了一口气，笑着说：“没病当然最好，不过，你脸上的气色不太好，我建议你在省城多住几天，明天让小柳陪你们上街转一转，散散心。”

没等多子说话，武曼儿接过话茬儿说：“俺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在省城找点儿活干，一来可以挣点儿钱，二来可以让多子宽宽心，导演、小柳妹子，你们就给费费心吧！”

王土听了，沉吟半晌说：“这个忙我们一定帮，不过，在城里找活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经济不景气，城里许多工人都下了岗，你们是农村来的，又没有什么专业技术……”

武曼儿说：“俺知道城里挣钱很难，可多子却认为城里挣钱容易，当初，剧组从村里撤走，多子进县城找你们，在县招待所找到了杨主任，杨主任和小薛在俺的歌舞厅喝酒跳舞玩了一夜，答应剧组回省城时把俺和多子带上，那天，杨主任喝多了，剧组回省城，他也没告诉俺们一声。”

武曼儿这番话说得很委婉，但王土和柳凤却听明白了，杨献天在古北县已经答应为多子和武曼儿在城里找工作，这就是说，多子和武曼儿此番进城是来找杨献天帮忙的。于是，王土便对武曼儿说：“我给杨主任打个电话，等他来后，你再跟他详细说说，虽然在城里找工作很难，但我们都会尽力的。”

武曼儿便笑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省城，俺和多子两眼一抹黑，导演你就多操心吧！”

王土说：“武曼儿你也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王土一边说着，一边给文化厅招待所剧组包房打电话。

## 10

女犯独白：我从书本、从社会、从现实中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男人要有大作为，最大的障碍就是沉湎于女人。而那个男人却告诉我：占有女人的多少，正是衡量男人是否有作为的一个标志。因此，他同样总结出一条规律：不会玩女人的男人就不会有作为；不会勾男人的女人也不会有事业。他还诲人不倦地对我说：有一种女人是这样的，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男人，你要干事业，挣大钱，就要学着做这样的女人。

---

《乡野》前六部十二集戏前期拍摄结束后，薛芬菲与杨献天住在了文化厅招待所，等待王土和柳凤对新剧本修改后报文化厅审批。

两个多月来，薛芬菲憋了一肚子气，在剧组她曾与王土和柳凤几次因琐事吵翻，而杨献天却总以“顾全大局”为名偏袒王土、柳凤，这些姑且不论，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她越来越感觉到杨献天“花”的出格儿了。《乡野》开机，剧组刚刚进入将军庙村，她就凭女人的直感感觉到了杨献天与女演员李欣欣关系的不同寻常，拍摄间隙，杨献天总是有意把她抛开，开着车带着李欣欣到山里兜风，惹得王土常因找不到李欣欣而发脾气，后来，她又发现杨献天对多子感了兴趣，说多子纯情俊秀有如清风扑面，不知乡下美女是个什么滋味，离开将军庙村时，杨献天甩手就给了多子一千元，尽管这钱是王土提出给的，但她似乎已意识到杨献天此举有点儿意味深长，果然，剧组因“坟坑事件”撤出将军庙村后，武曼儿带着多子找到古北县城，在武曼儿那个破旧的歌舞厅里，杨献天居然毫无来由地给了武曼儿两千元钱。那天夜里，歌舞厅闭门谢客，为杨献天开了专场，几个操当地口音的小姐俗不可耐地簇拥着杨献天你一口我一口地亲吻着，她知道，小姐们亲吻的不是杨献天，而是杨献天手里挥霍无度的金钱，于是，在她眼里，杨献天俨然成了一块供人分而食之的“大蛋糕”。

从那一刻起薛芬菲就开始小看杨献天了，那天晚上，她独自一人到歌舞厅对过的一个冷饮摊儿喝起了冷饮，坝上的古北县夜里已很冷，她用吸管嘬着冷饮，感到自己的身体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冰凉……她就这样一个人坐着，冷饮摊儿收摊儿了，她不动，街头没有了行人，她仍不动，她感到很失落，默默地望着对面的

歌舞厅，望着里边宇宙灯转动时打在窗户上如流星雨般的闪光，倾听着从里边隐约传来的悠扬舞曲，她的脑海很乱，不时地想，杨献天发现我不在了吗，我离开他几个钟头了他为什么还不派人来找我？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然而，杨献天还是没来找她，她感到了悲愤和委屈，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那一夜，薛菲芬不知是跟自己较劲还是跟杨献天较劲，她在歌舞厅对面的街边坐了大半夜，直到武曼儿呼唤着她的名字从歌舞厅里走出来……

百般委屈地回到歌舞厅，薛菲菲看到喝醉了的杨献天正跟多子和众小姐说着什么：“省城那钱……你睡醒后开门，推不开，使劲推，推开后，你发现是钱堵在门口，想挣钱，容易，到省城，找我……我让你们数钱数得手指头疼！”她那时就站在杨献天的面前，可杨献天却好像没看见她似的，武曼儿说：“杨主任，小薛回来了！”杨献天这才忽然发现了什么似的，瞪眼望着她，挥着胳膊说：“你要什么……小姐脾气？你能耐，你能耐就别回来……”大家见了这阵势，连忙上前相劝，在这种场合，她不能责怪什么，只好强忍委屈陪着笑同大家一起将杨献天架进了包间，杨献天睡不下，把武曼儿和多子留在屋里，对她和众小姐说：“你们都出去！”杨献天将她与那群俗不可耐的小姐同等对待，不由不使她悲愤交加，她压住火气，赌气走出包间。歌舞厅后台有一桌吃剩下的酒席，她心里憋闷，重新要了一瓶白酒几样菜，一个人喝了起来。她记得自己一边喝酒一边点歌，就这样唱一阵，喝一阵，喝一阵，唱一阵，不知何时醉倒在了沙发上。

此后，薛菲菲一直不愿提起那天晚上的事儿，也不愿问起那天晚上杨献天与多子、武曼儿在包间里到底说了、干了些什么，杨献天似乎也乐得这样，两人心照不宣，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

---

生，但她从此就郁郁寡欢起来，由于有了成见，她与杨献天说话时，常有些冷嘲热讽夹杂其中，她觉得杨献天对女人的态度变了，变成了什么“菜”都往“筐”里撂的庸俗男人。薛芬菲走进社会，从书本、从现实中总结出了这样一条经验：女人要干一点事业，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依傍于一个有作为的男人，而男人要想有大作为，沉湎于女人则是他们成功的最大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讲，薛芬菲一直认为杨献天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现在，她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提醒一下杨献天了。

这天，在文化厅招待所的房间里，薛芬菲和杨献天也在《生活导报》上读到了张有德的文章，杨献天读后很不高兴，将报纸拍在桌上对薛芬菲说：“你瞧张有德在报纸上胡咧咧了些什么，把导演启发他的话全写上了，什么见到漂亮女人就联想到了跟人家有了什么关系，触摸到女人的脖子、胳膊，就想到了女人的大腿，女人的肚皮，女人的屁股，跟女人性交什么的，这都是些什么话？简直是在变相地污辱人家李欣欣！”

提到李欣欣，薛芬菲心里不免有几分醋意，她很想刺激一下杨献天，便拿起报纸看了几眼，含沙射影地说：“其实，男人见了漂亮女人想入非非是正常的，张有德能在漂亮女人面前保持一副‘伪君子’相已经很不容易了……”

杨献天咂磨出了薛芬菲话中的意思，警觉地问：“丫头，你是不是想说点儿什么？”

薛芬菲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张有德人前做戏，只不过碰了碰李欣欣，并没有做什么，你大可不必吃醋。”

杨献天诧异地问：“笑话！我吃张有德哪门子醋？”

薛芬菲想了想，索性将自己的判断和盘托出：“主任哪！别

以为我是傻子，你和李欣欣那点事儿我都看出来了。那天在将军庙村你跟我说，演员躺在棺材里拍戏不容易，李欣欣觉得不吉利要加钱，演员的报酬都是签了合同的，怎么能说加就加，而且一加就是每集两千块，你要是跟她没那种事儿能这样做吗？”

杨献天笑了，从容地说：“丫头，这阵子你不高兴，我早看出来。其实，我和李欣欣的关系我早就跟你坦白过了，王土拍《别跟自己过不去》时，李欣欣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没名气，捞不着戏演，就主动跟我睡觉，在片中担当了主角，她的戏好，我答应以后拍戏还找她当主演，我和李欣欣的事儿，王土是知道的，这一次，王土本来不想用她，是我点的将，没想到这个李欣欣现如今名气大了价码高了……丫头，这个事儿，你别在意，我和李欣欣也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在影视圈里，这种事是当不得真的。”

杨献天坦然承认了与李欣欣的关系，使薛芬菲很痛心。她知道，杨献天说这些话时，并没有考虑到她的心理感受，但事已至此，她也只能把杨献天的“坦然”当做“坦诚”来对待了，于是，她以一种大度的口吻说：“你既然已经承认，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就算李欣欣是你的老相好，是大明星，你玩得档次高，多花点儿钱也值，可是，你跟武曼儿是怎么回事儿？武曼儿这种低档次的人你也去招惹她？你就不怕她有性病？”

杨献天的脸不易察觉地红了一下，有几分羞怒地瞪着薛芬菲，底气不足地说：“丫头！我和武曼儿怎么啦？你怀疑我和武曼儿……没有道理嘛！”

薛芬菲冷笑一声：“那你为什么平白无故地给武曼儿两千块钱？”

杨献天说：“很明显嘛！那天晚上，我们包了歌舞厅，两千

---

块钱是包场费。不错，这包场费给的是多了点儿，可咱们省城人到了小县城总不能抠抠唆唆让人看不起吧！”

薛芬菲平静地摇摇头：“你骗不了我，那天在歌舞厅，你那样对武曼儿是很不正常的！”

杨献天沉吟着，忽然“扑哧”一声笑了：“丫头！我发现你学会吃醋了，吃醋好哇！这证明你心中有我，可是，女人一吃醋就要管制男人，这就不好了。你我都是自由人，我没向你承诺什么，你也不必向我承诺什么。我知道，那天晚上在歌舞厅，我和一帮当地小姐跳舞，你吃醋了，气呼呼地不辞而别，我看见你坐在对过儿街边喝冷饮，我之所以不理你，是想让你知道一个职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与老板怄气的道理，很好，你没有走，但是，你干涉我管制我的迹象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样不好！至于你说我与武曼儿很不正常，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对于其他女人，我逢场作戏的成分比较多，可对你就不同了，我跟你在事业上是合作关系，感情上是互补关系，工作上上下下级关系，我们的基础是任何女人都没法动摇的。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在有些问题上就得互相宽容和谅解，否则，我们就没法相处下去，这些你明白吗？”

薛芬菲听了杨献天这番话，震惊之余，心里热乎乎的，她诚恳地说：“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太沉湎于女人，我发现，你在其他方面的开销都能做到精打细算，但在女人身上却出奇地大方，你把钱花在那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女人身上，值吗？”

杨献天笑了：“关于值不值，我有我的理解，我认为女人分两种，一种是花钱得到的女人，这是有价的，花几十块钱是一只猫价，花几百块钱是一条狗价，花几千块钱是一头牛价；另一种是不花钱得到的女人，我不花钱是因为我把她看做是一个大写的

人，她有人的尊严，她不容买卖不容交换，因此她是无价的，是无价之宝。在我的眼里，凡是珍贵的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女人，当我得到她后我是从来不花钱的，这是我的一个原则，不信，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之间，除了工资，我给过你什么？我为你花过钱吗？”

薛芬菲听了，不由心中一震。自从与杨献天要好以来，她陪吃陪睡陪玩陪唱，却从未得到一分钱的好处，有时，她也感到自己很冤，如果不是杨献天答应让她当未来的影视广告部经理，她几乎都要张口要条件了，现在，她听了杨献天的话，觉得心里好受了许多，于是，她娇嗔地剜了杨献天一眼：“天下的女人就我傻！你舍不得为我花钱，光用好听话糊弄我！”

杨献天笑道：“你傻？你是从傻人堆里挑出来的，其实，我知道你需要的不是钱，你需要的是成功的男人和成功的事业！”

薛芬菲说：“你既然这么高看我，那我也不妨对你实话实说，男人要有大作为，最大的障碍就是沉湎于女人。主任，我是把你视为有作为的男人的，你可不能太沉湎于女人啊？”

杨献天笑嘻嘻地说：“傻丫头，你打听打听，哪一个有作为的男人不沉湎于女人，好男霸三女，好狗护三村，占有女人的多少，正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有作为的标志，因此，我也送给你一句名言，不会干女人的男人就不会有作为，不会勾男人的女人也不会有事业。”

薛芬菲生气了，一字一句地说：“这么说，你以后还要继续玩女人，包括玩武曼儿这样不上档次的女人？”

杨献天说：“你这话问的有点傻，我说过，我不想跟你承诺什么，你也不必跟我承诺什么，为了事业，你可以把我勾到手，同样，为了更辉煌的事业，你也可以去勾更有作为的男人。有一

---

种女人是这样的，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男人，你要干事业，挣大钱，就要学着做这样的女人。”

薛芬菲终于愤怒了，她按捺不住地站起来，眼睛定定地望着杨献天，蓦然滚出了大滴大滴的泪，她颤抖着嘴唇，很难看地苦笑了一下说：“主任，我发现，像你这种商人，一旦与文化结缘，会很快变成一个十足的无赖！现在，你把话跟我说清楚，我得了你哪些利益？我又做了哪些对不住你的事儿？你为什么让我学习那种女人？你是不是把我玩够了，想把我甩掉，如果是那样，你完全不必用这种无赖语言跟我说话。”

杨献天吃惊地问：“你刚才说我是什么？”

薛芬菲头一昂，大声说：“无赖，十足的无赖！”

杨献天沉吟片刻，忽然笑了：“丫头，我刚才的话可能伤害了你，可话糙理不糙。不错，进入文化圈后，我的确学会了思考，我跟你说出我的思考是想提醒你对感情上的事不必太认真，因为对这种事儿一认真就会出现麻烦，我是好心……你刚才骂我是无赖，我也不计较了，不过，我提醒你，倘若有第三个人在场，你这样说话，我会立即辞退你。”

薛芬菲一头扑到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没想到杨献天会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无情无意的话，而且全然不顾她的心理感受，看来，杨献天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而且在女人问题上他还要继续地“花”下去。

薛芬菲的确伤了心，她嚤嚤哭泣着，什么话也不说。正在这时，房间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杨献天拿起电话说了几句什么，之后，走过来拍拍她的肩，小声说：“丫头，王土来电话说多子和武曼儿来省城了，就在办公室，怎么着，跟我一起去见见她们吧，毕竟，剧组在将军庙拍戏时，人家帮了咱们不少忙。”

薛芬菲听说武曼儿和多子来了，气便不打一处来，抽泣着说：“武曼儿和多子是你招来的，跟我有什么相干，要去你自己去！”杨献天说：“马上就中午了，大家一起到梦源大酒店吃顿饭，正好，咱们也该跟村溪商量一下成立影视广告部的事了，你是未来的经理，不去不太合适吧。”薛芬菲说：“我还不知什么时候让你辞退呢，当的哪门子经理！”杨献天拉起薛芬菲：“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要小孩子脾气，以后我不跟你闹了还不成就？”薛芬菲一把推开杨献天：“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杨献天无奈地望着薛芬菲，半晌，忿忿地说：“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很大气的女孩子，没想到你也这么小心眼儿，算我看错了人！”

## 11

女犯独白：男怕不要命，女怕不要脸。女人一旦撕下了这张面皮，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做得出。

梦源大酒店。村溪热情地将杨献天一行迎入二楼一个豪华包间。

凉菜已点好，大家谦让着落座后，村溪对杨献天和王士说：“这段时间你们在外拍片，我呢，家里出了点事儿，好长时间没跟你们联系了，今天有客人来，算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在一块儿坐坐的机会，我刚才已通知了一雄，等会儿他就来，今天我请客！”杨献天说：“今天是我带来了客人，怎么能让你请客呢？”村溪说：“你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梦源大酒店虽然不是我开的，但到了这儿，我就是地主，你也不用跟我争，那样就见外

了！”杨献天不好再争，笑着说：“也好！你请客，我掏钱！”几个人便这样说笑起来。这时，杨献天忽然想到了什么，问村溪：“刚才你说家里出了点事儿，出了什么事儿？”村溪沉默良久，黯然道：“我爱人得了癌症，半个月前死在了医院里，唉！不提也罢！”杨献天说：“嫂夫人得病去世，我们怎么事先一点儿情况都不知道？”村溪说：“这些年，我爱人得病的事，我跟谁都没提起过，省得大家跟着惦记。唉！人若得了癌症，那罪受的，让人看都没法看，真不如一死了之，说句不好听的话，人死了，那是死人的福，也是活人的福，死人活人都解脱了。”听村溪这么一说，大家倒不知劝些什么了，半晌，杨献天说：“你这样想是对的，俗话说，黄泉路上没老少，癌症是要命的病，谁也没法子，作为你，该花的钱花了，该尽的心尽了，这就够了。”大家说是啊是啊！说完后便都默然起来，村溪见气氛不好，连忙说：“朋友们聚在一起是高兴事儿，还是不提这事儿了吧。”

话题很自然地便转到武曼儿和多子身上，说到武曼儿和多子，王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剧组在将军庙村因“坟坑事件”遇险，多子慷慨赴“死”，并被迫与武宝成结婚等一系列事件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村溪听了大为惊奇，对王土和柳凤说：“你们是文人，多子姑娘的这段事写一部小说或者再拍一部电视剧是不成问题的。”正说着，赵一雄进屋，大家寒暄一番，落座后，杨献天又学着王土的话把多子的故事讲了一遍，赵一雄听了也很惊奇，站起身握住多子的手说：“我看给多子姑娘拍部戏还真可以，就让她自己演自己。”说着，赵一雄上下打量着多子说：“我怎么越看多子姑娘越像云仙，尤其是那种伤感，很有蕴涵！”多子听着大家七言八语，羞得不敢抬头。这时，被众人冷落了武曼儿突然兴奋地对赵一雄说：“俺在电视上认得你！”

众人便笑，村溪说：“一雄是公众人物，走到哪都会被人认出来。”武曼儿又对赵一雄说：“俺和多子这次来省城就是找活干来了，俺妹子长得俊，要是能上电视，大哥你就给她说说。”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相视而笑。杨献天见状，连忙对武曼儿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们先在这儿住几天，找工作的事儿得慢慢来，你们从乡下来，又没专长，不能着急。”武曼儿知道自己说了错话，便不吭声。这时，热菜开始上桌，酒斟满后，赵一雄忽然发现少了一人，便问：“小薛怎么没来？”

提起薛芬菲，杨献天有点儿不自然，含糊地说：“她今天身体有点儿不舒服！”赵一雄看着杨献天的脸，坏笑着说：“怎么总让人家不舒服？”杨献天知道赵一雄话中有话，便虚晃一枪说：“别提她，喝酒喝酒！”

几个人便端起酒杯为多子和武曼儿接风，多子受宠若惊，不知说些什么，武曼儿代表多子道了谢，话说得很得体，酒过三巡，她开始给满桌人敬酒，一圈敬完后，武曼儿渐渐进入状态，夹杂着古北口音的普通话居然说出了“三生有幸”这样的名词，着实令人吃惊，村溪附在杨献天耳边小声说：“她一进门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不是村里的人，倒像是歌厅桑拿里的小姐。”杨献天亦小声说：“你的眼真毒！”村溪上下打量着正在跟赵一雄打酒官司的武曼儿，悄悄说：“模样比不上多子，但还称得上标致。”杨献天问：“你是什么意思？”村溪笑着说：“她不是想在省城找工作吗？”杨献天说：“听你这话，是不是想介绍她去卖淫！”

两人偷偷笑了。

酒桌因为武曼儿的主动出击变得热烈起来。

多子从一开始就不肯喝酒，劝了几次，仍是不喝，大家见她拘谨，便不再劝。

酒至半酣，李英才给王土打电话，说报送文化厅的本子已经批回来了，专家们对部分本子仍有修改意见，让王土马上回“飞天”，王土要了主食，吃了几口，带着柳凤先走了。过了一会儿，赵一雄也接到台里的电话有事走了。杨献天见状，问村溪：“武曼儿和多子的房间安排好了吗？”村溪说：“安排好了！”杨献天便问武曼儿和多子吃好了没有，吃好了就回房间休息。

村溪和杨献天将武曼儿和多子带上八楼802客房。这是一套双人房间，整洁、幽雅、豪华，多子一进屋就傻了眼，她不敢坐，愣愣地站在两床之间的过道里，武曼儿拉了多子一把，让她坐在床上，村溪便开始向多子和武曼儿介绍房间设施的功能、用途、用法和注意事项，刚介绍了几句，武曼儿就说：“大哥您放心吧！这些俺都懂！”杨献天会心一笑，对村溪说：“武曼儿是见过世面的人，比你我懂得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少！”村溪便沉思着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

安顿好多子和武曼儿，杨献天将村溪送出房间门，在楼道里，村溪问杨献天：“你打算怎么开销这两个人？你是不是答应给人家找工作了？”杨献天说：“要说答应，我确实答应过！当时只是随口说说，谁想到她们真的找来了，现在，我心里也没谱儿了，给她们找工作吧，两个乡下女孩儿，没技术，文化又不高；不找吧，两人找来了，我倒不知该怎样回绝她们。”村溪说：“你这个人就是好心眼儿，在城里找工作哪儿那么容易，让我说，干脆，给她们几百块钱路费打发走算了，省得以后麻烦。”杨献天说：“我何尝不是这么想，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说到这儿，杨献天狡猾地一笑，

“所以说，村溪兄你还得帮我这个忙，给她们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村溪想了想说：“帮忙倒是可以，就是不知这两个女孩儿的素质如何，据我观察，武曼儿还可以，多子这孩子太纯，恐怕难点儿。”杨献天笑了：“老兄你莫不是真的要介绍她们去卖淫？”村溪沉着脸，摇摇头说：“不！我想让她们到我的广告公司当业务员。”杨献天吃了一惊：“老兄，你不是开玩笑吧？”

身边本没有别人，但村溪还是神秘地用眼看了看左右，把杨献天拉到楼道尽头，小声说：“我问你，武曼儿是不是舞女？她肯不肯献身？你要想给她们找工作，你就如实地说！”

杨献天想了想，肯定地说：“武曼儿不仅是个舞女，还开过歌舞厅呢，据我观察，为了钱或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绝对可以献身。”

村溪说：“那我就没有看错，告诉你，我们的广告公司现在就需要这种乡下女子。”

杨献天好像明白了，笑着说：“你是想让武曼儿当肉弹卖淫？”

村溪大摇其头：“你说的不对，这可不是什么卖淫！是女人的一项业务技能，这就好像男人喝酒一样，能不能喝酒，敢不敢喝死，现在已成为男人工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同样，女人敢不敢献身也是一种工作能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得到什么，就必须事前付出些什么，广告业务也一样，男人拉广告，需要钱，需要送礼，成本大，投入也大，女人拉广告比男人有优势，对于武曼儿这样的女人，她们只用身体就行了，武曼儿做过小姐，开过歌厅，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交际能力，看样子在社会上混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最重要的是她年轻漂亮，舍得献身，她

---

要想挣钱，有这些就够了。”

杨献天笑了：“女人好办事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起用武曼儿这样的农村女孩儿而不起用城市女孩儿呢，城市中，这样的女孩儿也不少哇！”

村溪说：“我这样做，一是想帮你个忙，二是我的公司想开辟农村广告市场，正需要武曼儿这种来自农村的‘舍得一身肉，敢让老板玩个够’的女业务员！现如今，城市企业的老板已经贼奸溜猾了，想赚他们的钱不易，广告公司要想大范围招揽业务，就必须向乡下发展，而乡下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又有几个不是好色的，武曼儿来自乡下，自然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些老板，在这方面，她有许多城市女孩儿不具备的优势。”

杨献天听了，由衷赞叹道：“村溪兄，我真服了你了……不过，武曼儿在你这里上班，待遇问题怎么定？”

村溪说：“她不可能有固定工资，她到乡下拉来广告，可以按比例提成，这部分提成就是她的工资，我们这样做，一是可以省去养人的花销，二是可以开展乡下业务，如果效果好，等咱们将来联合成立影视广告部后，就可以大面积地使用这种方法，杨主任，这种办法也许是我们将来广告经营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杨献天以掌击额，不无感慨地说：“村溪兄，你是个干事业的人，听了你的话，我对咱们将来的影视广告部更有信心了！”

村溪说：“广告市场大得很，你本来早就该有信心。不过，武曼儿到底适合不适合干广告，我还要好好考察一下，看看她能力到底如何！”

杨献天呵呵地笑了，意味深长地说：“老兄，嫂夫人过世，想必也有段时日没沾过腥了，今晚我就让武曼儿去你办公室，你

可以好好考察考察。”

村溪说：“你不要往歪处想，我主要是想跟她谈谈，了解一下她的基本情况，看她愿不愿意干。”

杨献天说：“干肯定是愿意干的，不过，你接下了武曼儿，剩下个多子让我怎么处理？索性你就让多子一块儿进你的广告公司吧，反正你是按提成开工资。”

村溪说：“多子姑娘已经结婚，如果留下她，恐怕日后会惹麻烦，还是打发她走为好。”

杨献天说：“你也不要把话说绝，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得了，如果调理的好，说不定多子比武曼儿还强，不如这样，你先把多子接下来，要是不成，我再做安排怎么样？”

村溪说：“我看多子是个良家女子，如果不肯献身，收下也没用。”

杨献天说：“这可说不好，她跟了武曼儿这么长时间，许多事儿应该能看开了，这样吧，我回屋摸摸情况再说。”

村溪说：“也好！你回屋陪客人吧，我下楼休息一会儿，你什么时候走叫我一声。”

把村溪送到楼梯口。杨献天回到房间，武曼儿坐在床上正手把手教多子使用房间电话，见杨献天进屋，两人站了起来，多子抢先拿起纸杯到饮水机前接水，杨献天接过水杯，拉多子坐在床上，和颜悦色地问了几句家常话，武曼儿在一旁不住地替多子回答，闲聊了一阵后，杨献天见武曼儿频频给他使眼色，便尾随武曼儿来到屋外，在楼道尽头，武曼儿小声对杨献天说：“杨主任，从打进了省城，俺一直没得手跟你单独说话儿，现在俺跟你说，人，俺给你带来，多子虽然结了婚，可身子还是好的，她一直没让武宝成沾过身……”

杨献天早就意识到了武曼儿此行的目的，但他听了武曼儿直截了当的表白，还是吃了一惊……杨献天清楚，那夜在武曼儿的歌舞厅里他喝酒喝得其实并不很多，他佯装大醉实际上就是为了骂薛芬菲，进包房后，他有意将武曼儿和多子留在身边，也是为了气薛芬菲，那时他很兴奋，直夸多子和武曼儿如何漂亮，还说凭她们的脸蛋儿，在省城弄个城市户口、找份工作什么的不成问题，他说这话时心里很明白自己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说说而已，可武曼儿却认起真来，武曼儿把多子支出去，开始在他面前卖弄风骚，不停地挑逗，他原本并不想同武曼儿发生关系，但武曼儿太风情了，在做爱的过程中，他忍不住对武曼儿说了一句：“你要是多子就好了！”他记得当时武曼儿对他说：“你要是能把我和多子弄到省城，我就把囫囵个儿的多子送给你！”

杨献天没想到武曼儿会真的把多子送来，至此，他忍不住问武曼儿：“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多子可是你的妹妹呀？”

武曼儿说：“俺这都是为她好。多子烈性，把身子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她看不上武宝成，结婚快一个月了，愣是没让武宝成上身，她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个结了婚的人，憋着劲儿到城里来挣钱，在城里混事不舍下这张脸怎么能行，她那身子就是她那张脸，舍不了身子，脸就舍不下，咱们帮她把脸撕下来，实际都是为她好！”

杨献天震惊了，他真没想到这样的“哲学思想”，能从武曼儿这样一个女子嘴里说出来的，看来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变得女人们都“不要脸”了，俗话说：“人若不要脸，连鬼都害怕”，像武曼儿这样连自己的妹妹都敢“推销”的女人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

武曼儿见杨献天不说话，怕有什么误会，解释说：“杨主

任，俺知道你个善人，你看上多子是多子的福分，你别有什么顾虑，多子那里我早就做好了工作。”

杨献天不知该同武曼儿说些什么，他感慨万千地闭上了眼，脑海里不由浮现出多子的俊俏模样，多子虽然是农家女子，但身上荡漾出的那种美却是任何一个城市女孩儿都不具备的。自从第一次看到多子，杨献天就产生过一种占有欲望，多子是水做的女人，他平生还没有见过这么清纯朴实的女孩儿，在他眼里，多子就好像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春水，他总按捺不住想跳进去冲浪戏嬉。

杨献天一想到多子便有点儿心旷神怡，他睁开眼，望着武曼儿，他知道武曼儿为他做事是有条件的，便笑着说：“武曼儿，我只能给你谋一份合适的工作，其它问题只有看情况再说了。你今晚到楼下找村溪，他要亲自试试你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你可要好好表现呀。”

武曼儿说：“杨主任，俺明白你的意思。多子这里，你今晚去就是了，她烈性，又是第一次，你耐心点儿……”

两人心照不宣，达成了协议。

晚十二时许，武曼儿洗了澡，打扮的花枝招展，从八楼来到村溪办公室。与此同时，杨献天也来到八楼 802 房间，敲开了多子的门……

夜很静，那夜，梦源大酒店八楼值班服务员听到了 802 房间有异常的声音，她弄不清这声音是否来自电视，便没有在意。

第二天一大早，802 房间急急地走出一个男人。

女服务员觉得蹊跷，借打扫房间之机来到 802，发现那个长得极其标致漂亮的乡下女孩儿几乎赤身躺在床上，眼泡哭成了红樱桃，床上散乱地放着一叠钱……乡下女孩儿见了服务员，连忙

---

爬起来，可怜兮兮、语无伦次地地哀求道：“大姐，俺不在这儿住了……俺要回家……俺不知道车站在哪……俺有钱，你能帮俺买张去古北县城的车票吗？”

见多识广的服务员猜到女孩儿出了什么事儿，连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儿说：“俺叫多子！”

女服务员问：“要不要报警？”

多子吓了一跳，突然间呜呜大哭起来：“俺怕，俺要回家，大姐，求你了，给俺买张车票吧！”

## 12

女犯独白：无论我们女人多么刚烈和要强，在遭到男人们的蹂躏和强暴后，我们无一例外地首先会想到该怎样去保全自己的名声，其次才是寻求法律的保护，当“保全”和“保护”均不能实现时，少数刚烈要强的女人也许最终会走上报复犯罪之路，但这只能说是个例，女人毕竟是女人，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会选择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的，直到我们再也“忍”不下去为止。

杨献天狼狈不堪地来到村溪办公室门前，他知道村溪和武曼儿一夜销魂，肯定还赖在床上，但他犹豫片刻，还是敲响了房门……

这些年，杨献天不知玩过多少女人，从来没遇到过如此强烈的抵抗，多子的抵抗使他认识到了世界上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女人，这种女人使她备感新鲜，他原本准备了许多话要开导多子，

但面对柔弱与刚烈、美丽与纯洁、凄楚与愤怒的多子，他什么也不想说了，他的征服欲和新鲜感强烈地刺激着他，使他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他在多子的嘤嘤哭泣和愈来愈无力的反抗中占有了多子，正如武曼儿所说，多子果然是个囫囵身子，这使他愈发爱怜，他相信多子被他占有后会很快顺从他，然而，多子却一直痛哭不已，他给钱，多子将钱打落一地，他哄道：“我给你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多子却哭着要回家……天快亮时，他振作精神，忍不住又将多子强暴了一次，这一次，多子没有反抗，只是说：“杨献天！你和武曼儿不得好死！”他没了办法，弄不明白武曼儿到底是怎么做的工作，现在，多子不停地哭了一夜，死活要回家，这个场怎么收……

村溪开了门，见是杨献天，有点羞涩，笑问：“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杨献天站在门口，苦笑着说：“对不起！老兄，打搅了，你叫武曼儿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跟她说。”村溪关切地问：“是不是不太顺手？”见杨献天有些惊讶，村溪补充说：“你和多子的事儿武曼儿都跟我讲了，你还是进来说吧！”杨献天只好进屋，这时衣衫散乱的武曼儿从里屋出来，见村溪回避进了里屋，急急地问：“怎么回事？”杨献天说：“多子哭了一夜，死活要回家，也不知你怎么做的工作，你快去看看吧！”武曼儿知道杨献天已经得手，便问起了情况，杨献天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武曼儿洗了一把脸，匆匆地上了八楼。

武曼儿上楼后，杨献天见村溪从里屋走出来，很不自在的样子，两人随便聊了几句，谁也不提各自夜里的事，凭感觉，杨献天觉得村溪夜里过得还不错，便含糊地问：“还满意吧？”村溪笑道：“武曼儿机灵，是个可塑之才。”杨献天问：“就这么定了？”村溪答：“就这么定，从今天开始，武曼儿就可以在公司

学业务了。”

两人正说着话，一个穿酒店服装的男人敲门进屋，那人见杨献天在场，有几分戒备地把村溪叫出屋。两人在屋外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村溪回了屋，杨献天连忙问：“那人是谁？出了什么事儿？”村溪说：“是酒店客房部的值班经理，刚才有个服务员跟他汇报说802房间夜里有一个男人闯入，住在房间的乡下女孩儿正在哭……经理知道802是我订的房间，怕出什么事儿，赶紧来告诉我，他说这是关系到酒店声誉的问题，传出去怕影响不好，问我怎么办……”

杨献天吓了一跳，这事儿怎么闹得酒店的人知道了，便问：“你跟他怎么说的？”村溪说：“酒店领导我都很熟，我跟他讲，这事儿你们不要管，我会处理好的……献天，你这事儿办的可不利索呀！”杨献天懊丧地垂下了头：“唉！武曼儿说跟多子说好了的，没曾想多子这么烈性，我骑虎难下，事儿办的就生硬了点儿……”

村溪笑着摇了摇头说：“献天，夜里武曼儿什么都跟我说了，实际上，她并没有给多子做什么工作，她知道多子烈性不会顺从，可她还是把多子带到省城献给了你，她是把征服多子的希望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杨献天吃了一惊，没想到武曼儿会跟他耍手腕儿，心中有些不快，感慨道：“武曼儿……真是太可怕了。”村溪立即接过话茬儿说：“广告公司用的就是这种女人，走着瞧吧，她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广告业务员。”听得出，村溪已经下定了起用武曼儿的决心。杨献天不好再说什么，他放心不下多子，想上楼去看一看，村溪劝道：“这个时候或许多子正在和武曼儿吵闹，你去了会火上浇油的，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

两人正说着话，杨献天的手机响了，是王土打电话同他商量《乡野》后四部八集戏的前期拍摄问题，王土说，剧本已经通过并按专家意见最后改定，前期拍摄应该马上进行。杨献天心里正乱，根本就没心思商量这事儿，便说：“你看着安排吧！”王土说：“你是制片主任，剧组的事儿本来是你负责的呀！让我安排算是怎么回事儿？”杨献天心浮气躁，没好气地说：“打个电话通知一下‘牛头’，再让‘牛头’通知剧组人员不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非得等我做吗？你怎么就不能安排呢！算了算了，你不愿安排就让小薛安排好了，你告诉小薛，让她通知‘牛头’。”王土问：“剧组在什么地方集合，什么时候开机，咱们总得有个商量吧！”杨献天真有点儿急了：“导演，你怎么这么麻烦，你定个时间不就行了，或者，等‘牛头’来了咱们再一起商量。”电话里，王土沉吟了片刻，问：“主任，你在哪里？”杨献天不假思索地说：“我在村溪办公室，怎么啦？”王土什么也没说，挂了电话。

杨献天将手机关死，扔在桌上，气呼呼地说：“这个王土，越来越婆婆妈妈的了！”村溪从杨献天与王土的对话中听出了事情的原委，劝慰道：“这事儿，你怪不得人家，人家跟你商量事并没什么错，只是你心情不好罢了。”杨献天沉吟片刻，自言自语道：“哼！《乡野》这个剧，不知道是公鸡还是母鸡呢？现在我只盼着快点儿把它弄完，别说赚钱，能把成本收回来我就念佛了。”村溪说：“你怎么忽然对《乡野》这么悲观？”杨献天说：“不瞒你说，自从上次你跟我分析了影视市场的现状后，我就没了信心，更何况，文化厅审剧本，每次审每次都不能顺利地通过，许多人跟我说，农村戏原本就没有市场，剧本又都是些‘生瓜蛋子’写的，你想，能好得了吗？”村溪见杨献天这么说，

不好评价什么，只好说：“出水才看两腿泥，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两人正说着话，武曼儿悻悻地进了屋，杨献天忙问：“怎么样了？”武曼儿说：“不行，还是哭，连俺也一起骂了，非要闹着回家，俺好说歹说，总算不哭了，可这个时候，小薛去了，说是找你，顺便来看看俺们，俺不好赶小薛出屋，陪她坐了一会儿，只好下来了。”

对于薛芬菲来酒店的动机，杨献天心里很清楚，他连忙对武曼儿说：“你去把小薛叫下来，就说我找她有事儿。”

武曼儿说，也好！便起身出了屋。

不一会儿，薛芬菲敲门进屋，很自然地同村溪点了点头，之后，便坐在了一旁。杨献天问：“你怎么来了？”薛芬菲淡淡地说：“我在家闲得发慌，上街瞎逛，走到半路，导演呼我，说让我通知‘牛头’剧组准备开机，我跟他说这么大的事杨主任知道吗？他说是杨主任让通知的，我说杨主任让我通知，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这么一说，导演就急了，把我臭骂了一顿，还说我这个哪个的，不堪入耳……所以，我就转了个弯专门到这儿来问问，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

杨献天说：“有这个事儿，是我让导演通知你的，怎么啦？”

薛芬菲听了，默默地垂下了头，大滴大滴的眼泪便流了下来：“主任，难道你连个电话都懒得给我打了吗？害得我跟导演吵了一架……导演说了，等一会儿，他要亲自来找你，非要让你辞了我，我有什么错……”

杨献天见状，心乱如麻，连忙问：“你先别哭，说清楚导演和你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怎么就说出了辞退你的话？”

薛芬菲抽咽着，抬头望了一眼村溪，半晌才说：“导演骂我

的话我说不出口，总之是狗仗人势，我怎么狗仗人势了，太欺负人了……”

杨献天不愿在村溪面前抖落自己的家丑，便对薛芬菲说：“你也不要哭了，有什么事回去后再说，什么狗仗人势人仗狗势的，让人听着像什么话？”

村溪也插话道：“小薛你也别在意，工作上吵几句嘴是正常的，导演的岁数比你大，骂几句就骂几句，不必往心里去。”

正说着，王土气呼呼地闯进屋，一见薛芬菲，不由地大叫：“我就知道你会到这儿来，恶人先告状啊！你还哭，你凭什么哭，好了，现在我来了，当着主任的面，把你刚才的委屈再说一遍我听听。”

村溪见状，连忙上前拉王土坐下，王土不坐，站在杨献天面前大声问：“主任，你说说，她薛芬菲是不是‘飞天’的人，我有没有权力指挥她，如果说有，我请求你立马辞了她，如果说没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说话了，这个导演你让她来干好了！你看着办吧！”

杨献天一肚子火，但不好发泄出来，故作平静地说：“导演，干吗把话说得那么绝，有什么话回去以后再说不好吗？”

村溪也说：“是啊！导演，你老大一条汉子，跟一个小姑娘较什么劲，你这样就让人笑话了，有话好好说嘛！”

王土瞪眼道：“事到如今，我也不怕让人笑话了，我跟你说村溪，现在就没一个人跟我好好说话？我抛家舍业，弄得妻不妻，子不子，连家都回不了，我为了什么，还不是想跟大家一起干点儿事儿，我好心好意跟主任商量剧组开机的事儿，他恶声恶气不好好说话，我忍气吞声给她薛芬菲打电话让她通知‘牛头’，她还是不跟我好好说话，一个小毛孩子居然跟我摆架子，

---

口出不逊，我招谁惹谁了，我怎么就混到了这个份儿！”王土说到这儿，眼里竟噙了泪。

杨献天掂量出了王土话中的分量，他吃惊地望着王土，默不作声，薛芬菲垂着头，抽咽着，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村溪有点儿看不过去了，拉王土坐在沙发上，小声说：“导演，你刚才的话太偏激了，有失你这大导演的水准哪！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不该说这些伤感情的气话。”

王土听了，大声说：“我这是气话么？我这是真话！我就这个水平。”

王土正在火头上，谁的话也听不进，村溪没办法，只好同杨献天、薛芬菲一样默不作声，王土一个人叫着喊着，见没人应战，愈加气愤，杨献天见王土仍然不依不饶，便提醒说：“导演，你这样大喊大叫让人笑话不？大家在一起共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这样？你老大个人跟个小孩子治什么气，有什么事回去说不好吗？”王土呼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按捺不住自己，气得在屋里转了一圈，忽然对杨献天说：“献天，我就知道你会护着薛芬菲，也好，我们回去说，我们回去好好说说！我等着你！”说完，走向屋门，还没等杨献天反应过来，王土已摔门出屋，屋门轰然一响，杨献天吓了一跳。

村溪望着屋门，自语道：“王导今天怎么‘生乎乎’的像个‘二百五’！”

杨献天叹口气，扭头问薛芬菲：“你也是，怎么就让导演生这么大的气？”

薛芬菲抬起泪涟涟的脸，刚要说话，武曼儿忽然推门进屋，身后还跟着柳凤，杨献天见了柳凤，奇怪地问：“你怎么也来了？”柳凤说：“我是和导演一起来的，你们说事儿，我怕不方

便，就上楼去看多子和武曼儿了。”杨献天的心里很烦，沉着脸对柳凤说：“你跟来添什么乱，快给我回去！”柳凤吓了一跳，见屋里的人个个脸沉似水，不敢说什么，连忙退出屋，这时，武曼儿回身说：“小柳，你先别走，在外边等我一下！”柳凤在门外“嗯”了一声，武曼儿便把杨献天叫到里屋，小声说：“我没想到多子会这么倔，她死活要回家，怎么劝也不行，我说送她回去，她不让，我说送她到车站，她还是不让，后来，柳凤也劝，她答应让柳凤送她去车站，你看这事怎么办？”杨献天问：“小柳和小薛知道我和多子的事儿吗？”武曼儿说：“多子倒是没说，不知道小柳和小薛看出点儿什么没有。”杨献天说：“我杨献天从来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现在满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强暴了一个农村丫头，丢人败兴，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武曼儿愧疚地说：“我只说男人上了她的身，她得了钱，会明白一些事理，没想到她这么死心眼儿。”杨献天说：“你以为世界上的女人都跟你一样？”说着，看了看表说，“也只能这样了，夜长梦多，就让小柳送多子走吧，越快越好，现在买票还来得及，告诉柳凤，一定要看着她上车，不能出现什么意外。”武曼儿不好意思地说：“主任，你看，多子就要回家了，你能不能给她一点儿路费。”杨献天叹口气：“武曼儿你可真行，不但自己挣，还帮着别人挣，夜里我已经给了她，是按电影明星的价给的……好吧！算我冤大头。”杨献天从怀里掏出几张百元钞票塞给武曼儿，武曼儿谢过，高兴地出了屋。两小时后，柳凤回来了，杨献天再三逼问上车前后多子说了些什么，柳凤被逼不过，只好如实回答。柳凤说，在候车厅候车时，多子曾失声痛哭，临上车，多子抹着泪对她说：“城里不是俺呆的地方，俺爹说的对，城里没好人。”

杨献天听了，淡淡一笑，问：“多子还说没说别的什么话？”

---

柳凤原本还想对杨献天说，多子在火车启动时曾塞给她一叠钱，多子说：“杨献天把俺‘啥’了，他给俺钱，这钱俺不能要，俺不是挣这号钱的人……”她当时把那沓钱又塞进多子怀里，小声说：“这钱你应该拿，王八蛋的钱不花白不花。”

可是，柳凤却没能说出口。

但是，杨献天却明白，柳凤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 第五章

---

### 13

女犯独白：一个强大的男人如果对他所依附的女人情断义绝，那么，这个女人最有力的回击就是依附一个更加强大的男人，此时，如果走投无路的女人不经意间被一个更加强大的男人主动接纳，那么，这个女人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告诉你，女为知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她可以为那个更加强大的男人做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对那个强大男人的报复。

---

想起来，薛芬菲着实觉得自己冤枉，那天她在电话中“顶撞导演”其实全是对着杨献天的。多子和武曼儿来省城，杨献天黑天白日泡在梦源大酒店，连电话都不给她打一个，杨献天是个什么人她太了解了，凭直觉她感到这里边有阴谋。那天，她打算到酒店看个究竟，刚进酒店门就接到了王土的传呼，她到酒店吧台回电话，王土当头就问，你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找不到！像什么话！她当时就有些恼火，当王土让她通知“牛头”剧组准备开机时，立即意识到这个事儿本应由杨献天告诉她，看来，杨献天连个电话都不想给她打了，这样一想，她就生起气来，忍不住将火气撒在了王土身上，没想到，王土比她的火气还大，两人话没说几句便吵的不可收拾，王土说她两眼朝天狗仗人势非要辞退她，她则热血上涌说了些不该说的气话。

薛芬菲与王土一吵完架就后悔后怕起来，她不敢到村溪屋里去找杨献天，径直来到酒店八楼 802 房间，一进屋，觉得气氛果然不对，多子与武曼儿似乎刚刚吵过架，见了她，很惊讶的样子，谁也不肯多说话，多子的眼睛哭肿了，而床上的那沓钱则仍然散乱地铺开，见此情景，她马上意识到了什么，她不想问也不便问，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同多子和武曼儿闲聊起来，借此平静着自己与王土吵架后愤懑的情绪，她很清楚，这些日子里，她与王土多次因琐事吵翻，王土表面上不哼不哈，实际上早已怀恨在心，这一次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王土扬言把她辞退，杨献天会是个什么态度？她知道王土与杨献天的血肉关系，在辞与不辞她的问题上，杨献天的态度将是他们两人情感的试金石。

令薛芬菲稍感宽慰的是，杨献天并没有辞退她的意思，他带着她去给王土道歉，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然而，王土似乎并不

想接受她的道歉，也不想与她过话，他冷冷地对她说：“你走吧！这事儿不是我和你的事儿。”言外之意是他跟杨献天过不去。

事情复杂了起来，《乡野》后四部戏的拍摄也就此搁浅。不知什么时候，王土搬回家住了，据说他与妻子梅朵已经和好如初，梅朵接受王土回家，这就意味着王土脱离了“飞天”，杨献天渐渐地有点儿撑不住劲了，他一次次往王土家跑，一次次又黑着脸回来。

薛芬菲记不得杨献天分几次跟她进行过如下的谈话。

“丫头，我和王土吵翻了，他这次闹的这么凶，完全是冲着我来，他说自从我和你好上以后，就再也不把心思用在正经事上，不辞退你，大家的工作就没法干，他还说他已下定了决心，在‘飞天’，有你没他，有他没你……”

那一刻，薛芬菲开始痛恨王土了，他为什么这样逼我，难道除了辞退我，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丫头，《乡野》不上不下，撂下这么个烂摊子谁来收拾？王土不回‘飞天’，我们前期投入的八十多万就全部打了水漂儿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那一刻，薛芬菲又开始同情杨献天了，杨献天投资影视，前后投了几百万，事业刚刚开了个头儿，王土便中途撂挑子不干了，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土的撤出就意味着杨献天的影视梦遭到了当头一棒，弄不好还将会半途而废。

“丫头，我想了几天几夜，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丢卒保车了。我跟村溪说好了，你到他的广告公司先干着，等拍完了《乡野》，我再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弄回来当影视广告部的经理，你暂时离开‘飞天’一段时间，这是被迫的，不是

---

我的本意，希望你能理解我。”

至此，薛芬菲已无话可说。自打进入“飞天”，她就一直在寻求一种发展和保护，她委身于杨献天，希望能在他的羽翼庇护下活出个人样来，但是，事到临头，在“飞天”这块天地里，杨献天居然不能保护她，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无助、可怜和耻辱，想起自己这些天来在剧组的风光和眼下被人辞退的难堪，禁不住落下了眼泪。

“我就这么被辞退了？杨献天就这么三言两语把我打发了？”薛芬菲暗想。

“丫头，你为什么不说话？我知道你很伤心，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大踏步地后退是为了大踏步地前进，有时为了得到什么就必须失去些什么……好了，如果你对我的安排没什么意见的话，明天你就可以到村溪的广告公司上班了，村溪非常欢迎你去，把你安排在了他的办公室。”

“我就这么走了？”薛芬菲终于忍不住了。

“噢！对了！丫头，你的当月工资按整月发，公事公办，别忘了，你虽然明天就不是‘飞天’的员工了，但也许后天，也许大后天你就是我的影视广告部经理，要把眼光看远一点儿，不要混同于武蔓儿之流。我说过，你是个有才干的女人，是无价之宝。”

薛芬菲最后听到杨献天这些话时，隐约感到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哽在了喉咙，那是一种付出了而没有得到回报的酸涩。她强咽下了，咽得非常艰难。

薛芬菲就这样在村溪的广告公司上班了。上班后的薛芬菲忘不了给了她伤害和梦想的“飞天”。静下来时，她把几个月来的经历想了不知多少遍，总觉得自己好像被杨献天捉弄了。杨献天

玩弄她，却没有给她任何好处，现在，又把她介绍到村溪公司，尽管杨献天答应为她保留影视广告部经理的职务，但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得清。

薛芬菲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了哑巴亏，那段时间，她的心情糟糕透了，她想找杨献天问个究竟，可又怕杨献天小看了她，她想辞了村溪公司的工作回到父母所在的那座城市，又觉得自己这是在回避现实。思来想去，她不知该怎么做，身在逆境的她此时不由想起了父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是可以信赖的人，尽管父母已经离婚，已经成立了各自的家庭，但是，她还是决定回父母家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借机舔一舔自己的伤口，想一想今后到底该怎么办？一个星期后，薛芬菲向村溪请假回去看父母。

那天，村溪似乎对她很关心，跟薛芬菲聊了很多，当他听说薛芬菲的父母已经离异并各自成立了家庭后，长叹一声说：“没想到你也跟我一样，是个苦命人。”说到这里，他默默地望着她，犹豫了一下，轻声说：“我妻子去世后，家里的事儿挺烦心，这阵子，我的心情不太好，想出去散散心……这样吧，我开车送你回H市怎么样？”薛芬菲连忙说：“别！我坐公共汽车就成，可不敢麻烦你！”村溪诚恳地说：“你来公司这些天，我一直没抽出时间跟你呆一会儿，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不好，想在路上陪你说说话儿。”说到这里，村溪极富人情味儿地笑了笑，说：“更主要的是，我怕你一去不回？”

处境艰难的薛芬菲听了村溪的话，不由心头一热，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离开省城时，村溪从商场采购的礼品把汽车后排座和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坐在车上，薛芬菲好奇地问他买这么多礼品送给谁？村溪笑着说送给你父母哇！你想你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挣钱

---

了，自食其力了，第一次回家怎么能不给父母带礼物呢？薛芬菲听了，更加感动，沉默良久，惭愧地说，经理，我刚到你这里工作，对公司没有尺寸之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村溪说，我们先前是朋友，现在你来公司工作又成了我的员工，对于员工，我向来一视同仁。我知道，你已经很难再回“飞天”了，而且我相信，只要你在我的公司干上一年半载，就是让你回你都不会再回去了。薛芬菲诧异地问，你怎么敢这么肯定？村溪笑了笑说，小薛，不是我在背后说人的坏话，杨献天是个“花”老板，他的心思没用正经地方，王土又是个“土”导演，注定拍不出什么好作品来。因此，这两个人都难成大器，你跟着他们是没有前途的，我看得出，你是个有才干有事业心的姑娘，不是我自夸，像你这样的人才，只要跟我干上一年，你就不再愿意离开我。薛芬菲听了村溪对杨献天、王土的分析，很有同感，但对村溪的自信却有几分怀疑，心想，成功的男人往往都愿在女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可谁又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这样一想，便没有说话。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村溪见薛芬菲望着车窗外不语，笑着说，小薛，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是不是说大话对吗？实话跟你说，无论你目前愿意不愿意，你现在只有跟我干了，我对你进行了分析，由于你父母离异各自成立了家庭，你不想在H市发展，可在省城，“飞天”你确实是回不去了，王土要把你辞退，杨献天不依，王土就把《乡野》前十二集的资料带全部拿走了，并要挟说，如果杨献天不把你辞退，他就不归还资料带，两个老朋友闹到这个份儿上，说明已经失去了彼此的信任，杨献天为了减少拍电视剧的损失，也为了摆脱王土的控制，已经决定不再拍《乡野》的后四部戏了，可王土不同意，作为交换，杨

献天答应辞退你，条件是王土必须答应不再拍后四部戏，王土没法儿，只好答应了，但也有个条件，那就是以后“飞天”不再录用女员工，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今后你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除非你想办法把王土挤出“飞天”。

薛芬菲惊异地问：“你的意思是说，杨献天利用我被辞退同王土做了不再拍《乡野》后四部戏和以后不再录用女员工的交易？”

村溪说：“一点儿不错，你是他们两人斗争的牺牲品。”

薛芬菲问：“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村溪讪笑着，没有正面回答：“请你相信我好吗！”

薛芬菲不好再问，沉默片刻，黯然道：“可是……杨献天曾答应过我，说暂时把我放在你这里，以后在适当时机还要把我弄回去！”

村溪笑了：“小薛，不是我出卖朋友，杨献天也曾私下跟我说暂时把你放在我这儿，不过，他还补充说你这个人能干，要强，有主见，很难驾驭，如果用着不顺手就让我想办法儿把你辞了，他实际上已经把对你的处置权全部推给了我，看来，你不仅得罪了王土，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杨献天。他不好直接把你辞退，作为一种过渡，所以才把你放在了我这儿……小薛，说到这儿，我还得请你原谅，本来，我是不想跟你说这些的，但是，现在我的公司需要你这么一个打里打外，既能干又有主见的人，我当初接纳你也许有几分顺水人情的成分，可当我了解了你的情况，尤其是你的家庭情况后，我改变主意了，经过再三考虑，我想把你留在我的公司，我留你是真心实意的，没有半点虚伪，因此，这些情况我必须跟你讲清，讲清的目的不是让你恨杨献天或者王土，而是从根本上打消你回‘飞天’的幻想，一门心思地

跟我干。”

薛芬菲听村溪这么一说，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想起自己不明不白地被杨献天欺骗玩弄，没得到半点儿好处，最后居然还玩弄阴谋，绝情地将她推给另一个人处置，以达到兵不血刃，一脚踢开的目的，薛芬菲一时悲愤难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或许是出于对村溪知遇之恩的感激，抑或是出于对杨献天情断义绝的报复，薛芬菲向村溪披露了杨献天利用村溪的经营思路独自成立影视广告部并让她当经理的意图。村溪听了，吃惊之余，淡淡一笑说：“可见，杨献天做人不够厚道。这样的人是不可交的……”

薛芬菲不解地问：“杨献天既然是一个不可交的人，那你为什么还要同他交朋友？”

村溪诚实地说：“当初，我只是看中了杨献天的资金，想同他一起做点事儿，可现在看来，钱再多也架不住他胡折腾，仅仅为了朋友的爱好，仅仅为了玩几个女明星就买下‘飞天’这块空牌子，还给‘飞天’那帮老弱病残发工资，天下哪有这样的买卖人？投资影视有多大的风险？这是个无底洞！这谁都知道。可他脑门一拍也不看看市场就上马农村戏，还敢把几百万巨资交给一个半生不熟的导演去练手，天下哪有这样的投资商，我看清楚了，杨献天确实是个败家子，原来我还想跟他合作干点事儿，现在不想了，只想等他撤摊走人时把他那套影视设备便宜点儿弄过来，出于这种考虑，我才没有断绝同他交往。”

薛芬菲问：“你看杨献天和王土还能支撑多久？”

村溪笑道：“依我看，《乡野》后期制作完成之日，就是他们吹灯拔蜡散摊子之时，摊子一散，设备肯定要处理，他们那套几百万的设备说不定我几十万就能拿到手。那设备到了我手里用

处可就大了，我的业务就会扩大到影视领域，做到电视广告承揽、策划、制作、播出一条龙。到那时，我的广告公司就会越做越大。”

村溪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计划托出，令薛芬菲很吃惊，要知道，她与村溪虽然很熟，但无论如何还没有熟到交心的程度，更何况她又是刚刚从杨献天身边过来的人，仅凭这一点儿，她就感到村溪与她说这些话是有目的的，是什么目的呢？薛芬菲一时还说不清，但她想，既然村溪这样开诚布公，她也不需要有什么掩饰，于是，她说：“经理，我是杨献天的老部下，刚到你的公司上班几天，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这些话？”

村溪一边驾车，一边微笑着扭转头，意味深长地看着她，忽然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小薛，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都不想对你隐瞒什么，实话跟你说，我喜欢你，我的事业和我本人都需要你这样一个人，现在，我的妻子去世了，我有资格对你说，我爱你！我要想办法把你娶到手，我要和你一起干咱们自己的事业……”

薛芬菲听得目瞪口呆，脑袋竟有几分晕眩，懵懵懂懂中，她连忙打断村溪的话：“等一下等一下你别说了经理……”她闭眼想了一下，莫名其妙地问，“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你爱我，你还要娶我，有这话吧？这怎么可能呢？”村溪说：“只要你不拒绝，怎么会不可能呢，你是不是嫌我岁数大了，配不上你！”薛芬菲不知如何回答，连连说：“不不不！我是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啦，怎么会突然冒出个你爱我，这太突然了，太不现实了，我……没有思想准备。”村溪说：“你没准备，可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得感谢杨献天，是他把你推到了我的面前，给了我机会。”薛芬菲到底没弄明白村溪为什么要这样说，潜意识里她感

---

到男人求助女人做什么事时都要有一番甜言蜜语的，便直截了当地说：“经理，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就尽管吩咐，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好吗？”村溪笑道：“小薛，你怎么这样理解我的话？现在我再说一遍，我要娶你，一是因为我爱你，二是因为我目前想给自己找一个事业上的好帮手，我没有别的意思。”薛芬菲听了，忽然想起了什么，她镇定了一下自己，对村溪说：“现在我明白了，你目前的事业是想把杨献天的影视设备尽快弄到手，而我现在正在琢磨着如何报复杨献天和王土，这大概就是你说事业上的好帮手吧？”

村溪忍不住大笑起来：“小薛你可真有意思，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怎么跟这些事扯到了一起……不过，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如果你有什么办法能够促使‘飞天’瓦解，也算是对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薛芬菲沉默良久，喃喃道：“你说的这些……倒是可以考虑！”

## 14

女犯独白：一个女人在家青灯苦守，而他的男人却在外面养情妇，这对女人来说绝对是一种不公平，不公平就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要在不平衡的心理下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这个女人难免就要实施最直接的报复行动，这种报复往往是赤裸裸的、面对面的，因此，意外伤害的概率也就非常大。

冰清玉洁的冷美人梅朵在与王土经过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冷战

之后，夫妻关系终于有了松动。

那天，梅朵从医院下班回家，掏出一串钥匙打开屋门，按照平日里的习惯，她进屋后先去卫生间洗过手，又在那串钥匙上打上肥皂用清水冲净，尔后，用手指捏着钥匙回到卧室换衣服，一进卧室门，便看到一条汉子倒在她整洁的床上呼呼大睡，她吓得尖叫了一声，那汉子惊得跳了起来，迅即，她发现跳起来的汉子竟是四个多月不曾露面的丈夫。她愣了一下，怒不可遏地上前一把揪起王土，大喊着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王土在她的揪扯中沉沉地坐在床沿，双手抱了头，一言不发。她发疯般地推搡着王土，喋喋不休，大喊大叫：“你这个混账，你还有什么脸进这个家门！这是你的家吗？你回家来干什么？你跟着杨献天天在外鬼混多风光……”王土依旧抱着头，任凭她如何打骂，只是不肯抬起那张痛苦的脸，忽然，王土一把抱住她，紧紧地抱住了她，将脸深深地埋在了她的胸前，一声不吭，这一抱，使她的心尖儿陡然一颤，多年的夫妻默契使她立刻意识到王土与杨献天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变故，果然，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时，她听到王土喃喃地对她说：“梅朵，我错了，你打吧骂吧！你说的对，我和杨献天不是一路人，我很后悔！现在，我已经跟他掰了！我要回家来，请你务必原谅我！”

那一刻，梅朵怔住了，长久累积于心中的块垒和怨愤在王土紧紧的一抱中渐渐土崩瓦解，她轻叹一声，默默地推开王土，蓦地发现王土的眼睛里噙了一汪泪，这汪男子汉的眼泪顷刻之间泡软了她的心，然而，愤怒的惯性还是使她忍不住在关切的语气中夹杂了些许愤懑的情绪，她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王土拉着梅朵坐在床沿，沉默了许久，竟不知从何说起……当初，他从部队转业后跟杨献天搞影视，梅朵就极力反对，当时

---

他拍了一部受到好评的电视剧后，头脑发热，一门心思要当专业导演，梅朵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年来，杨献天一直是他家的座上客，对于杨献天的“花心”，梅朵略知一二，曾多次提醒他说：“杨献天不是个正经货，见了漂亮女人就走不动路，不像是个干大事儿的，你跟他不是一路人，再者说你跟了杨献天，就意味着丢了铁饭碗，风险太大，不值当的。”私下里，梅朵挖门子托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安置到了省电视台，可由于杨献天从中作梗，他当时鬼迷心窍说什么也不去，为此，梅朵不知跟他吵闹了多少次，还多次找到杨献天进行交涉，然而，他决心已下，绝难更改，梅朵一气之下，发下誓言，假若他跟了杨献天，就一辈子不让他登家门。

现在，面对梅朵，王土能说些什么呢？

梅朵见丈夫不肯开口，也没有逼迫，这时，儿子王诗儿放学回来，她不愿当着孩子的面同王土吵架，便下厨房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吃饭时，两人闷闷的，只有诗儿见爸爸回来，兴奋异常，梅朵不说话，在为儿子碗里夹菜的同时，似乎不经意间也为王土夹了一次菜，这个举动让王土凝眸望了她许久，眼里噙满泪花，嘴里忍不住嘟哝一句：“还是在家里好！”

这顿饭，王土吃得似乎很香。

由于王土决定与杨献天决裂，夫妻间的分歧已不复存在，加上一家人共进晚餐的润滑，这一对关系紧张的夫妻终于有了缓和，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话多了起来。到了晚上，王土认认真真地洗了一个澡，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头扎在了梅朵的怀里。

梅朵心头一热，用手轻轻抚摸着王土的头，两人谁也不说话，静静地感受着这久违了的温馨，这种氛围使梅朵不由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那个夏天，她失恋了，她和热恋

多年的男友同在军区大院长大，双方的父亲都是这座大院的领导，后来男友的父亲荣升军区参谋长，就在双方即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友突然提出与她解除关系，她痛苦极了。那段时间，她每天晚上都要独自一人在营区大院一条幽静的林阴道边徘徊，苦苦地思索着。营区的夜晚很安全，路灯也很明亮，不知是在哪一天，她无意中发现林阴道边常有一个军人在路灯下读书写字，起初，她不以为然，后来见多了，便忍不住上前搭讪，闲聊中，她得知这名军人名叫王土，刚从军区教导大队毕业分配到机关宣传处，天太热，他怕在屋里开灯影响战友休息，于是每晚便在这林阴道的路灯下一边纳凉一边读书。梅朵很爱听王土那一口带有一股海腥味儿的家乡话，有时两人交谈时，还忍不住学上几句，渐渐地，她发现了王土的才华，王土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还写剧本，有一次，她在一本著名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爱之谜底》的小说，里边的爱情故事让她感动的流了许多泪，无意中她发现小说作者署名王土，便怀着几分好奇问王土：“这个王土是不是你？”王土很淡然地点点头，一点儿也不张扬，这让梅朵很是吃惊，十几年前的梅朵读小说几近痴迷，小说作者就是她心目中遥不可及的“星”，她万没想到自己追的“星”居然就在眼前，从此，她对王土刮目相看，两人似无意而有意地每晚在林阴道边相会，谈论的话题也日见多起来，渐渐地，她了解到王土的父亲原来也是一名军人，官至副团级时抛弃了他们母子。王土的身世使她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自己的男友，男友的父亲官至军区参谋长时，男友抛弃了她，高攀了军区司令员的千金，据说这是男友父亲的主意。

那个夏天，梅朵很落寞，落寞的梅朵在经历了失恋的痛苦后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大城市的小姐嫁

---

给一个庄稼小子，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天鹅肉掉在了癞蛤蟆嘴里，各种议论灌满了梅朵的耳朵。为了同王土结婚，她与亲人闹翻，十几年来几乎断绝了与娘家的来往；为了同王土结婚，她不知将多少人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弄得到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她耿耿于怀。然而，不管阻力多大，她一直坚信，王土来自农村，虽地位卑微，却才华横溢，用发展的眼光看，将来决非等闲之辈，更重要的是没有背景的人就没有仰仗，嫁给王土，也就等于嫁给了安稳、踏实和可靠，经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恋，梅朵认清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姑娘嫁人门当户对自然好，若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随低不就高，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婚姻不仅保险，而且婚后十有八九不会受男人的欺负。

克服重重困难，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洞房之夜，王土不知是激动还是委屈，一头扎在梅朵的怀里嘤嘤哭泣，发誓一生一世好好待她，她的心里酸酸的，母性的本能使她忍不住用手轻轻抚摸着王土的头，半晌说不出话来……那一夜，满肚子爱情故事的王土居然不知如何去爱她，她记得天将亮时，她默默地将自己雪一样白的胴体慢慢地打开，王土竟然满眼惊骇，惶恐而不知所措起来，他在她的引导下如捧着一件珍贵的瓷器，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来，他一次次冲击，一次次失败，而他失败的越惨，她的心里就越感到熨帖，因为这至少证明了他的纯洁，惨败后的王土一次次软伏在她的怀中喘息，她就这样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小声地鼓励他……此后几日，她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他真正地完成了人生的冲击。

想起那段艰难的爱情，梅朵的心里蒸腾起一股温情。十几年来，梅朵已谙熟了王土的每一个习惯动作所蕴含的内容，现在，王土又扎在了她的怀里，这就说明他心里已经充满了委屈。于

是，梅朵轻轻抚摸着王土的头，小声说：“说说吧，你和杨献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土长叹一声，沉默良久，终于道出了实情。王土说杨献天搞影视似乎就是为了玩女人；他先是与演员李欣欣有染，后来，又与一个名叫薛芬菲的小狐狸精，明铺暗盖不清不白；王土说杨献天借拍片之机勾搭农村小姑娘来到省城，把人家生生强奸后又送回了原籍，王土说杨献天还玩农村来的歌厅小姐，并在省城给小姐安排了工作；王土说杨献天整个一个下三烂，一门心思玩女人，根本就没心思干正经事；王土还说杨献天把那个姓薛的小狐狸精宠爱得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居然敢于不服领导，顶撞导演……王土越说越气愤，终于坐了起来，他指着卧室一角的一个大箱子说，我跟杨献天彻底闹翻了，那是《乡野》前十二集的全部资料带，一共三十六盘，假如杨献天不辞退那个姓薛的小狐狸精，他就甭想从我这里拿走一盘带子。

梅朵认真地听着王土的叙述，暗暗为王土的觉悟而高兴，她看着那个盛有三十六盘资料带的大箱子对王土说：“既然你不打算再跟杨献天干了，那你就该将手头的东西跟人家交割清楚，我的意思是，你还是把这些资料带全部给人家送回去，不要里勾外连地拉扯不净！”

王土听后，讷讷无言。

一个星期过后的一天，梅朵下班回家，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异味儿，她发现客厅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居然有了几颗烟头，她不满地问王土，家里来人了？王土说：“杨献天不敢见你，他趁你上班的时候，带着那个姓薛的小狐狸精来向我道歉。”梅朵问，你怎么说？王土说，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坚持让他把姓薛的辞掉。梅朵生气地说，你既然不再跟他干，人家辞不辞掉姓薛的与

你何干？

王土听了，仍然讷讷无言。

从这天开始，梅朵几乎每天下班都会发现杨献天来过家里，听王土说，杨献天有时带着姓薛的，有时不带，放在家里的资料带虽然不见了，但王土却渐渐变得坐立不安起来。终于有一天，王土无可奈何地对她说：“梅朵，我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现在，杨献天已经答应辞退小薛，一个劲儿地给我赔不是，他央求我回‘飞天’，好话说了千千万，就差下跪了，我心里很犯难，杨献天为了我，投资几百万把‘飞天’买下，我一走，《乡野》不上不下，上百万元的投资就意味着全部打了水漂儿，杨献天很着急，这个时候我若真的撂了挑子，太不仗义了，朋友面前也说不过去，献天说《乡野》的后八集不再拍了……这样，我完成现有片子的后期制作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想，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这个忙还是应该帮的，不过，帮忙的时间不会长，顶多一两个月……”

梅朵的脸沉了下来，她早就看出，这些天王土似乎一直对“飞天”很牵挂，在家里坐卧不宁，好像丢了魂儿。梅朵知道，杨献天虽然有些“花”，但对王土还是不错的，桥归桥路归路，梅朵并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现在，《乡野》拍下了十二集，花了上百万元，如果因为王土撂挑子中途搁浅，以王土的为人，肯定会难过一辈子的，因此，梅朵虽然极不愿意丈夫再次回到“飞天”，但出于人情上的考虑，她并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她一声不吭，心里很矛盾。王土见状，连连赔笑说：“你千万别生气，我这只不过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而已，如果同意，我就去给杨献天帮这个忙，如果不同意，我……”

望着丈夫心有余悸、可怜兮兮的表情，梅朵的心头掠过一丝

怜悯，心想，既然丈夫已经决定不再跟杨献天干，那么，答应丈夫的要求不仅可以体现自己的宽容和大度，也会使丈夫免却了对杨献天的那份愧疚，从长远看，还是有益的，于是，她沉吟片刻，对王土说，帮忙可以，但是帮完忙后你必须快点儿回来，省电视台的领导早就答应你转业到他们那里，这些天，我一直在落实这件事儿。

王土听了，感激万分，抱拳作揖道：“夫人开明！夫人开明！”

就这样，王土重新回到了“飞天”。

王土投入了《乡野》前十二集的后期制作，照例，晚上是不回家的，有时白天回家来看一看，两口子说上几句话，之后又匆匆离去。结婚多年，梅朵曾不止一次地听王土说搞创作的人晚上最有灵感。与王土缓和了关系的梅朵虽然对王土晚上不回家有点儿纳闷，但想起王土说过的话，便也没往心里去。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梅朵中午下班回家，像往常一样，上楼前，她打开单元门口自家的报箱，发现报纸中夹着一封信，信皮上写着“梅朵亲启”的字样，来信地址为“内详”。梅朵感到万般蹊跷，这些年，大家相互联络大多是通过电话方式，梅朵本来朋友就少，已经好些年没有收到过别人的来信了，更何况，这封地址“内详”的来信又是这样的神秘兮兮，令人生疑。梅朵禁不住紧张起来，她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梅朵你好：

接到这封信，你一定感到很奇怪，请不要问我是谁。在这里，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的丈夫王土在“飞天”已经有了一个“小蜜”，“小蜜”的名字叫柳凤，是个女大

---

学生。他们俩明铺暗盖，经常以写剧本为名整夜整夜鬼混在一起，过着夫妻一般的生活，这一切，整个《乡野》剧组没有不知道的。我不愿给你太大的刺激，因此，你丈夫和柳凤鬼混的一些细节我就不说了，

我说这些你完全可以不信，你也可以完全相信你的丈夫不是好色之徒，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丈夫在“飞天”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中间一次家都不回，如果没有女人陪他，他一个三十出头儿四十不到的男人能打熬的住吗？王土是你的男人，你应该最清楚。据知情人讲，杨献天收购“飞天”，目的就是为了玩明星，这些日子，杨本人不知糟蹋了多少女孩子，但惟独没有近柳凤的身，据说，杨献天把你丈夫弄到“飞天”，搞得你们夫妻感情不和，你丈夫长期不能回家，杨献天觉得很对不住你丈夫，作为补偿，他专门把柳凤配给你丈夫，还以稿费的名义替你丈夫支付费用，对此，有人看不过去，与你丈夫发生口角，你丈夫打击报复，要挟杨献天硬是把这个人辞退。

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些，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不道德，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这样做了，我觉得，一个妻子在家青灯苦守，而他的男人却在外面包养情妇，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况且，杨献天的“飞天”并不是个正经单位，你丈夫在那里工作，除了跟杨献天多玩几个女人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路，因此，我说这些完全是出于对你负责、对你丈夫负责的态度，决无恶意，王土是你的丈夫，如何对待这件事，希望你慎重些，我劝你还是不要急躁，冷静处理为好。如果你对上述情况持怀疑态度，就请你亲自到“飞天”做一下调查，看我说的对不对。

## 一个知情人

(由于种种原因恕不署名，请原谅)

信写的很朴实、客观，没有激烈而具有挑唆性的言辞，也看不出有什么精心策划或雕琢的痕迹。她反反复复将信读了几遍，信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她的心里，读第一遍时，她就已经基本相信了这封信中所说的一切内容，读第二遍时，她的脑袋早已发晕，晕眩之中，她在内心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果然是这样，果然是这样，怪不得王土回家后不久就丢了魂似的要回“飞天”。

梅朵心里很清楚，自己为了阻止王土同杨献天合作，曾拒绝王土回家长达四个多月之久，在这期间，她也曾多次想到过“打熬”不住的丈夫会在杨献天的熏染下走进烟花柳巷，但是她最终还是经验主义地不断安慰自己“王土骨子里不是那种人”，她抱着这个信念，心存侥幸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后来连她自己都感觉到这个信念有点儿靠不住了，然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王土只要一天跟杨献天干，她就一天不让他进家门，她就这样抗着，一遍遍劝慰自己，说不定王土哪天“打熬”不住会回来请求她的原谅，如果那样，她也许会不再拒绝丈夫回家，但是，王土终于还是没有回来，这让她渐渐预感到自己的丈夫很可能在外边有了女人，否则，正如信中所讲：“他一个三十出头儿，四十不到的大男人，能‘打熬’得住吗？”现在，这封不期而至的信正好印证了她的预感，无疑，她相信杨献天办“飞天”就是为了玩女明星，也相信王土跟杨献天在一起定然学不到好，总之，她已确凿地相信了这封信。信是谁写的？写信人是什么居心？梅朵已顾不上考虑，她只知道，眼下的王土已不再是自己先前那个晶莹剔透、纯洁无瑕的丈夫了。

---

丈夫背叛了我，一个农村土小子居然背叛了我，我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愤怒已达顶点的梅朵望着手中的信，冷笑一声，蓦地站了起来……

## 15

女犯独白：当一个女人决定将自己献给一个男人时，她的心理一定相当复杂，现在回忆起来，我最初的献身就有报恩心理，投主心理，反叛心理，自我决裂心理和以极端方式融入社会的心理，这诸多的心理不可能使我真正体验到男人带给我的人伦感受，我无法解读情爱合一的美妙，直到有一天我对那个男人产生了感情并主动献给他时，我才真正懂得了爱情力量的无比强大，爱情给了我这个“第三者”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它使我坦然轻松地面对了一次不期而至的致命打击。

入冬了，天骤然凉了起来，热力煤气公司还没有供暖，屋里格外地冷。

自从薛芬菲离开“飞天”后，柳凤几乎没有回过那套租用的单元宿舍，十二集《乡野》的后期制作是个技术活儿，简单一点儿的王土都能做，精细复杂一点儿的就由外请的一位专业人员来做，这位师傅白天要在单位上班，只能隔三差五地利用双休日和晚上时间来机房指导一下，因此后期工作常常在晚上进行，为了方便休息和工作，柳凤在机房的录音棚里铺了一条褥子，卷一件军大衣当枕头，算是给自己搭了个地铺，累了，就在地铺上

躺一会儿，后来，天气越来越冷，王土便对她说，单元宿舍就剩你一个人了，怪冷清的，干脆你把被褥全搬进录音棚吧！柳凤觉得这个建议挺好，就照办了，这样，录音棚就成了她的临时宿舍。

这天晚上，柳凤和王土草草吃了一袋方便面便投入了工作。屋里很冷，时间一长，柳凤的双脚被冻麻木了，她停住手，望一眼王土，王土正在全神贯注地剪着片子，她问：“导演你冷不冷？”王土盯着电视屏幕说：“有点儿。”她又问：“市里什么时候送暖气？”王土说：“十一月十五号。”她想了想说：“还有好几天呢，等送了暖气，我们的片子就做完了。”王土说：“差不多，手头儿这点儿活儿，也就两三天的事儿吧。”

柳凤冻得实在有点儿撑不住了，她站起来，走进里屋录音棚，从地铺上扯下那件军大衣穿上，回到王土身边时，她犹豫了一下，想了想，又把大衣脱下来，悄悄给王土披上，王土头也不回，一边揭大衣一边说：“我不冷，你穿吧。”那一刻，柳凤不知怎么，心里一激动，从后面一把搂住了王土，贴近王土的耳朵，调皮地小声说：“别动！大衣你穿上，你还要干活儿呢，我太冷了，我不干了，我要回录音棚钻一会儿被窝暖和暖和。”王土愣了一下，慢慢地回过头，两人相望着，几乎脸贴了脸，柳凤依旧搂着王土，并不回避王土的目光。

连柳凤自己也说不清她给王土披上大衣的那一瞬间为什么会产生莫名的激动，薛芬菲离开“飞天”后，柳凤不仅感到了身心的轻松，同时也感到了王土的强大，身心轻松了的柳凤好像越来越按捺不住对王土的冲动，那种冲动很像书中描述的初恋，柳凤没有初恋过，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爱上了王土，还是因为王土曾经粗鲁地占有过自己后，自己无奈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身心交付

---

给了王土。柳凤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醉酒的王土突然将她放翻在床时，她是以一种怎样的殉道精神主动献给王土的，那一刻，她的心情相当复杂，有报恩心理，有投主心理，有反叛心理，有与那个带有几分农民因子的自我决裂的心理，还有以极端方式溶入社会的心理，她抱着这诸多的心理第一次体验男人，结果她既没有感受到人伦冲击的愉悦，也没读懂情爱合一的美妙，当她在一丝淡淡的屈辱和羞耻感中倾听王土杜鹃啼血般的忏悔并保证将来不再动她一手指时，她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男人在得到之后推脱责任的一种口实……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她渐渐感到了什么是日久生情，经过了长达近一年朝夕相处的感情磨合后，如今王土的一个眼神、一声咳嗽、一个不起眼的动作都能引起她身体每一个器官的积极响应，那种心理上的默契甚至使她奇怪地感到自己与王土前世肯定做过夫妻，这种感觉很美妙很愉悦很舒服，她有充分的理由判断自己确实已经爱上了王土……

现在，柳凤搂着那件军大衣，同时也在紧紧地搂着王土，两人几乎脸对着脸相望着，在暗夜静静的机房里，他们的眼神跳跃着兴奋，谁也不说话，终于，王土“扑哧”一声笑了：“傻闺女，快放手，这大衣我不脱就是了，你快去钻你的被窝吧，等你焐热乎了，你替我干活，我也去暖和暖和。”

“傻闺女！”多么亲切的家乡话，农村的长辈就是这样叫晚辈的，王土还从来没这样叫过她，这声“傻闺女”将柳凤叫得热血奔流，那一刻，她不知怎么竟想在王土面前撒一回娇，于是她平生第一次用一种嗲声嗲气的语调说：“我不！我改主意了，我不钻被窝了，我就这样搂着你，我发现现在我已经不冷了，很热，真的好热呀！”王土奇怪地望了她一眼，笑了：“这符合规律，男人属阳，女人属阴，阴阳互补。有句话叫做男人和女人在

一起，地球上没有北极。”柳凤听了，更加用力地搂着王土，纠正说：“你说的不对，应该说热恋中的男人和女人搂在一起，地球上才没有北极。”王土犹豫了一下，故意平淡地问：“你在跟谁热恋？”柳凤不语，沉吟半晌，忽然悲怆而语无伦次地说：“导演，我害怕，我害怕爱上你……可我，我好像真的爱上了你……我冷……”王土便站起来，忧郁地说：“傻闺女，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答应过你，不再犯第二次错误。”柳凤忍不住抱住王土，气息忽然短促起来：“导演，我早就感觉到你是个好男人，你越这样说，我越觉得你好，上一次是你醉酒犯了错误，这一次不同了，我发现我确实爱上你了，不管你爱不爱我，反正在别人眼里我早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就让我真正体验一下爱的滋味吧！”

求爱的愿望如此强烈，连柳凤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不知怎的，冥冥之中，柳凤总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好像今天不做成那件事，就再也没有机会似的。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柳凤把王土拖到了录音棚，在地铺上，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横陈在王土面前，她看到王土呆愣了一刻，猛地抱住了她，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傻闺女，你为什么这样……”

柳凤哭了，恍惚间，耳边又响起了崔健那苍凉婉约的歌……

一个小时后，依偎在王土怀里的柳凤将一段真爱经历和感受写进了自己的心田，她自信，两个农民后代灵与肉的撞击所闪烁的生命火花将永远改变先人们没有爱的历史，她追求真爱的前卫和新潮，毫不逊色于城里的先生小姐，也许真的如杨献天所说，一个女人要认识世界就要先从认识男人开始……

冬日夜长，激情过后仍感余爱未尽的柳凤和王土重新坐在机台前时，竟还不到夜里八点钟，他们一边说着悄悄话一边工作

着，空气里弥漫着甜蜜和愉悦，难熬的冬夜似乎不再漫长。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寂静的楼道里隐约响起了脚步声，柳凤和王土警惕起来，不一会儿，机房门被人敲响，紧接着，门被推开，杨献天干咳几声，煞有介事地挥挥手说：“同志们好！”柳凤和王土连忙迎上去，三人站在机台前寒暄着。柳凤心里很清楚，自从辞退薛芬菲后，杨献天和王土虽然平时有说有笑，但两人在心理上已经产生了隔阂，这样，平时里自然的说笑也就显露出了某些不“自然”，刚才，杨献天进门挥手故意诙谐地说的那声“同志们好”既造作又生硬，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柳凤很了解目前杨献天的处境，由于杨献天与弟弟反目，在省城另起锅灶，投资影视项目，因此，近一年来，设在京城的天通集团公司总部实际上已经完全被他的弟弟控制，据杨献天讲，他那个长了一副“狼心狗肺”的弟弟很不仗义，鼓动挑唆整个家族反对他，说他借办“飞天”之名在省城玩明星养小妾挥金如土，他的父亲一听就火了，令他弟弟冻结了他设在公司的所有账户，使他兜里不名一文，他多次驱车进京兴师问罪，弟弟总是避而不见，由于账户冻结，《乡野》制作费用不到位，请人配音配乐制作动画的费用都不能支付现钱，为了尽快完成制作，这些日子，杨献天三天两头开车到京城要钱，结果都是空手而归，柳凤不知道杨献天此次进京结果如何。

果然，王土首先问起了这件事：“找到你弟弟啦？”

杨献天说：“找到啦！还回老家找到了老爷子，我大闹京城，狼心狗肺的东西终于松了口，给划拨了一部分资金。”

王土问：“给了多少钱？”

杨献天说：“不多，暂时能用一阵子，用完后再说吧！”

王土说：“再有一两天，片子就做完了，外欠的制作费用先

给人家结了吧。”

杨献天叹口气，皱眉低头在屋里踱了几步，回身对王土说：“你和小柳的工资、李英才那帮人的工资，本月都该结了……”

王土说：“片子制作完成后，对外发行也需要钱。”

杨献天一只脚蹬在机台沿上，眼望着天花板，做仰天长啸状，浩叹一声……

谈话的气氛渐渐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愁苦所笼罩，柳凤第一次看到杨献天英雄气短的样子，她认真地倾听着两人的谈话，感到了“飞天”处境的惨淡，不由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起忧来。

机房隔音，冬夜便显得愈加寂静，柳凤听杨献天和王土说话说了大约有二十多分钟，身上便冷得有点儿禁不住了，天冷，人便容易产生尿意，柳凤想上厕所，又不忍打断杨献天、王土的谈话，便悄悄抽身出屋。她推开机房门，刚把半边身子挤进幽暗的楼道，猛抬头却见一个黑影矗立在她的面前，她猝不及防，惊得身子一趔趄，几乎就在同时，那黑影抢步上前，也不知是扶她还是袭击她，她顿时吓得如厉鬼般尖叫了一声，脚步踉跄着倒向屋内，就在即将倒地的一瞬间，柳凤看到那黑影已伸手扯住了她，并随着她的倒地趔趄进屋。

纷乱的脚步声和惊诧的叫喊声乱作一团……柳凤被几双手扶起，人丛中，她看到杨献天和王土都被眼前站着的一个女人惊呆了，那女人白如春雪，目光冷峻，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嘴角挂着一丝阴阴的冷笑。

“梅朵，你怎么来了！”王土望着那个女人惊诧地问。

“你怎么来了，弟妹！”杨献天望着那个女人不解地问。

惊魂未定的柳凤立刻明白了，眼前这个冷美人正是她想见而一直不敢见的人，这个人叫梅朵，是王土的妻子。

站在梅朵面前，柳凤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她不由自主地嗫嚅道：“嫂子！”声音有气无力，类似喘息。

梅朵“扑哧”一声笑了，那笑很古怪：“你们都紧张什么，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我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我还从来没到这里来过，我就不能来看看！”

杨献天连忙说：“当然可以，我们求之不得呢，弟妹你随便看随便看！”

王土问：“黑天半夜的怎么想到来这儿看我们？”

梅朵说：“本来不想来，说实话我也不愿意来，可是我睡不着觉，总觉得今天好像要发生点儿什么事儿，就来了，不为什么，就是为了来看看，看看你们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

王土笑道：“我们能忙什么，还不是弄片子。”

杨献天也自我调侃地随声附和：“忙不好，瞎忙，瞎忙，弟妹能来看我们，少说也让我们激动半年。”

梅朵斜了王土一眼，意味深长地“哼”一声，接过杨献天的话茬儿说：“瞎忙瞎忙，我看你们离流氓不远了！”

梅朵的这句话，听得柳凤心惊肉跳，她的脑海电光一闪，顿时警觉起来，潜意识中她已感到梅朵黑更半夜突然造访，决非只是来“看看”，想起刚才自己还与王土在录音棚的地毯被褥间爱做一团，到如今被褥还乱糟糟地没有收拾，柳凤一下子就懵了，她不知梅朵和杨献天、王土又说了些什么，便见梅朵信步由机房走向录音棚，杨献天、王土二人跟在她的身后。柳凤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几乎都要绷断了，她呆呆地望着走进里屋的梅朵，脑海里飞速扫描着她与王土欢爱之后离开录音棚时铺开的被褥是个什么样子，她恍惚记得完事后自己好像用卫生纸擦拭了一番身子，并将纸随手扔到了一旁，还恍惚记得穿衣服时自己好像换了一条内

裤，换下的内裤也不知是否扔在了被褥上……现在，梅朵已经走进了录音棚，梅朵将发现这一切，梅朵会指着乱作一团的被褥和被褥间的卫生纸、脏内裤问这是谁的东西？梅朵会很快意识到刚才在这床被褥间发生了什么，梅朵会问，你们这几个男男女女一天到晚就这样窝里吃窝里拉窝里睡吗？梅朵会气急败坏地将她揪进屋指着乱糟糟的被褥说，你与我丈夫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样一想，柳凤的额头便浸出了汗滴，她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心突突地跳着，等待着梅朵从录音棚暴跳如雷地蹿出来一把将她揪起……

然而，梅朵从录音棚走出时并没有如柳凤想像的那样，柳凤鼓足勇气怯怯地偷觑了梅朵一眼，见梅朵白皙的脸虽然异常阴冷但嘴角却牵出一丝淡淡的似有若无的笑意，这笑令柳凤心中大颤，在她看来，梅朵的笑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笑，就有如公安人员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面对罪犯的冷笑，那笑告诉她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抵赖是没有用的。柳凤偷觑的目光在梅朵的脸上只扫了一下，便发现梅朵已经注意上了她，果然，梅朵朝她走来，梅朵的手轻轻拍在她的肩上，她惊得几乎跳了起来，这时，她听梅朵对她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叫柳凤吧？这大冷的天你怎么出了一脑门子汗，你看到我是不是有点儿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咱们谈一谈好吗？”

柳凤没想到梅朵有这么好的涵养，梅朵什么都知道了却能如此镇定地刺激她，就有如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猫与捉到手的小耗子做游戏一样，柳凤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她强撑着，稳稳心神抬起头迎接着梅朵的目光，使劲调动脸上僵硬的肌肉，挤出一丝笑，不知怎么竟对梅朵说了这样一句话：“嫂子，我们这里很乱……”

---

梅朵的两道细眉微微上挑，很好奇的样子。她坐在柳凤身边问：“是吗？你说你们这里很乱，指得是什么？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呢，还是说这屋里乱？”

柳凤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她的心里很清楚，梅朵确实什么都知道了。

王土和杨献天也都意识到了什么，他们有些畏缩地上前试图劝说梅朵到对面的办公室说话，但梅朵拒绝了，梅朵平静地对杨献天和王土说：“还是你们男人回避一下吧，我和小柳妹子拉拉家常。”杨献天和王土知道大事不好，原本不想离开机房，但见梅朵不愠不火，反而没了主意，只好担心地望柳凤一眼，默默地退出屋。

柳凤知道自己今天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了，她紧张得咽一口唾沫，擦一把头上的冷汗，便见梅朵关上门，重新回到她的身边坐下，望着她的脸说：“小柳妹子，你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你紧张了你害怕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见了我会这样紧张害怕吗？”

面对梅朵芒刺一样射来的犀利目光，柳凤手中已经没有了可以抵挡的盾牌，她的嘴唇嗫嚅着，低着头一遍遍重复着那句毫无意义的话：“嫂子，嫂子……我紧张什么了……我，我并没有紧张呀！”她无力地抵赖着，抵赖似乎成了她的本能反应，尽管这种抵赖是徒劳的。

便见梅朵欠了欠身子默默地站起来。梅朵说：“小柳姑娘你能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吗，你敢于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吗？”

柳凤犹豫了一下，慢慢抬起了头，然而，刚一接触梅朵的目光，她就败下阵来，她果真不敢正视梅朵的眼睛，良久，梅朵冷笑一声，咬着牙说：“小柳姑娘，你的眼神再一次告诉我，你和

我丈夫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现在我问你，是我丈夫欺负了你，还是你主动勾引我丈夫，或者是杨献天从中拉皮条，我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

柳凤脸色煞白地再一次垂下了头，她的心理防线已岌岌可危，但她的本能抵赖还在发挥着作用，她说：“嫂子，王导是我最尊重的人，我们怎么会……”

一张纸伸到了柳凤的面前，梅朵的话轻飘飘的：“你是个大學生，虽然是个农村大学生，但我相信这封信上的字你一定认识，你给我念一念好吗？”

柳凤吃惊而茫然地接过那封电脑打印的信件，一目十行地读了起来，这封信有如堤坝即将溃决时的一记大浪，终于将她的抵抗淹没在一泻千里之中，当沉重而无效的抵抗轰然溃决之时，柳凤想，事情既然已经这样，怕又有什么用。这样一想，柳凤的脑海里便响起了梅朵递给她信时说的那些带有侮辱性的话，她羞恼了，她不知怎么越来越看不得别人对自己的鄙视，她在对梅朵心生愧疚之时，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居然抬起头，勇敢地正视着梅朵的眼睛，默默地说：“嫂子，我不想伤害你，但是，我和王导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不过，只有两次，第一次王导醉酒，无意地占有了我，事后他很后悔，第二次，也就是刚才，是我主动的……”

柳凤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直白地表述这种事，她似乎已经不怕什么了，如果说她与王土的关系对梅朵是一种伤害的话，那么梅朵对“农村大学生”的鄙视就是对她的另一种伤害，现在，她们扯平了。扯平后的柳凤也站了起来，她望着梅朵的眼睛原本还想说点什么，这时，她看到梅朵的身子怪异地扭动了一下，还没等她做出任何反应，一股阴风忽地从耳畔掠过，“啪！”耳鼓

---

轰然一响，脸麻辣辣的，几乎就在同时，她听到梅朵如母狼一样嚎叫着，一双干瘦有力的手揪住了她的头发，她的头在一股强力的拖动下一次次撞向机台，她大叫，疼痛迅速蔓延，如滋滋燃烧的导火索，或许是心虚，她拼力躲避着，并不反抗，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然而，她到底还是没有坚持多久，当一记更猛烈的撞击来临之时，导火索燃尽，炸药包终于爆炸了，她的脑袋轰地一声巨响，刹那间眼前迸出万道金光，就在她的意识即将逝去的一瞬，她听到了屋门被猛然推开后撞击墙壁的声音。

“别打了……”

“快松手……”

王土、杨献天冲了进来。

头部“爆炸”的余波中，柳凤的思维还在挣扎。当意识倏然隐去时，她觉得自己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好舒服哇！好美妙哇！一生中从没有过的舒服与美妙。

柳凤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 第六章

### 16

女犯独白：作为一个外来“打工妹”，要想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最简便快捷的方法就是趁着年轻，赶紧找一个终身相托、事业有成的男人，我渐渐地爱上了那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生活经验告诉我，男人的可爱之处不是容貌的美丑和年龄的大小，而是这个男人的事业和能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金钱和财富，这些都是附着在男人身上无与伦比的“美”，在我看来，男人

---

的这一切就好像女人漂亮的脸蛋和  
风情万种的身材一样。

薛芬菲在进入村溪广告公司四个月后，终于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村溪。

此时，时令已进入第二年的春天，这个春天，村溪广告公司的经营业绩成倍增长，他所推行的“肉弹”政策和发展农村广告业务，“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边缘经营的经营方略大为奏效，以武曼儿为代表的一批“舍得一身肉，敢让老板玩个够”的业务骨干把农村私企老板哄得团团转，大量的业务订单纷至沓来，许多省内的城镇乡村大街小巷充斥了村溪广告公司创意、策划、制作的各类广告，一大批效益颇好的私营企业由村溪公司做广告代理，带着一股强烈的红尘脂粉味道的金钱滚滚而来，金钱的堆砌将村溪公司从众多的广告商中托出了地平线。

薛芬菲很欣赏村溪使用和管理“肉弹”的精明，“肉弹”们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业务经费，也没有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培训，她们承揽广告业务依靠的是自身投入，起初，薛芬菲还不明白在村溪公司“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条件下，为什么“肉弹”们依然趋之若鹜，但很快她就发现，每当“肉弹”们为公司承揽一份业务，村溪都会从赢利中给她们以高额的回报，尽管公司因此少赚了许多钱，但这种回报吸引了更多“肉弹”的加入，“肉弹”们平时接触的都是大小老板和有钱人，做成广告业务的概率极高，更何况，为村溪公司拉广告既不坐班，也不受人管束，“耕了自留地，揽了责任田”，顺手生意，何乐而不为，因此，村溪公司在“红尘”圈内一传十传百，“肉弹”队伍日趋壮大。看到村溪的经营管理，薛芬菲不由想起了

杨献天，杨献天投资影视不仅将“飞天”的空招牌重金买下，而且还为“飞天”的旧有员工逐月发放工资，两相比较，村溪的“生意经”不知比杨献天要高明多少倍。

一跃成为村溪公司“大内总管”的薛芬菲看到了广告公司的光明前景，也看到了村溪的精明强干，经历了种种相托无果、始乱终弃的感情生活后，薛芬菲感到太累了，她想尽快结束自己漂浮不定的生活，她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打工妹”，要想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最简便快捷的方法就是趁着自己年轻，赶紧找一个终身相托事业有成的男人，现在，她找到了，她决定嫁给村溪，几个月的工作和生活接触，她基本上了解了村溪，村溪爱她，她也爱村溪，以往的生活经验告诉她，男人的可爱之处不是容貌的美丑和年龄的大小，而是这个男人的事业和能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金钱和财富，这些都是附着在男人身上无与伦比的“美”，在女人看来，男人的这一切就好像男人眼中女人漂亮的脸蛋和风情万种的身材一样。

嫁给了村溪的薛芬菲其外交内政、协调关系的才华得到了空前的施展，在村溪忙于对外业务时，公司内部事务被她管理的井井有条。她确实已经将广告公司当成了自己终生的依托和事业，她很快找到了一种人上人的感觉，渐渐忘记了先前寄人篱下、苦寻依附的日子，她明明知道那些在她面前低三下四领取高额回报的“肉弹”们挣得是血泪钱，但她还是从心里看不起她们，她开始以“向管理要效益”为名巧妙地克扣“肉弹”们的回报，村溪很欣赏她的管理才华，曾对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娶你为妻吗？”她那时正与村溪度蜜月，听了村溪的问话，很自然地回答说：“你说过，是因为你爱我！”村溪笑道：“傻瓜，当然我爱你，除此之外呢？”她摇头，佯装不知。村溪说：“我知道

---

将来自己的企业会有大发展，我需要一个在企业中主内的人，而这个人必须是我的老婆，我认准了你！”她问：“你认准了我什么？”村溪说：“你有许多可贵的东西，比如说漂亮、精明、有事业心，最重要的是你有一股子狠劲儿，有狠劲儿的女人在生意场上是很少见的。”

薛芬菲知道，村溪说她“狠”除了指她巧立名目克扣“肉弹”们的回报以外，主要是说她在对待村溪公司收购杨献天的影视设备上。

三个月前，薛芬菲受村溪的暗示，用电脑打印了一封揭露王土与柳凤有染的信件寄给了梅朵，没想到，过了几天，杨献天便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指着她的鼻子问那封信是不是她写的。她坚决不予承认。杨献天说，你别狡辩了，梅朵收到的那封信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写出来，你恨王土没关系，可你不该用这种办法，害得我啥事也做不成了……此后不久，她便听说由于她写了那封信，柳凤被梅朵暴打至昏迷，事后被赶出了“飞天”。王土、梅朵二人也因此正在闹离婚，杨献天一个人在“飞天”守着没人收拾的烂摊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有些恐慌，但想起当初自己被赶出“飞天”时的凄惨，旋即便产生了一丝报复后的快意，她找到村溪说，现在“飞天”已是树倒猢狲散，该我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事就看你的了，没想到，村溪那时已经在与杨献天进行接触，杨献天迫不及待地想与村溪联办影视广告公司，并拿全部影视设备入股，所提出的分红比例也不大，杨献天本人只作股东分红，不参与经营管理。村溪见杨献天提出的条件并不高，便准备答应。她听说后，立即意识到，以杨献天的性格，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决不会提出如此之低的条件，于是她对村溪说，不要急，再等等

看。

过了没几天，薛芬菲在办公室又意外地接待了柳凤，柳凤很落魄，也曾问起那封信是不是她写的，她依然否定，柳凤哪里肯信，伤心地说：“我知道那封信是你写的，你恨王土，可你不该这样做。”接着，柳凤又跟她诉说了自己被赶出“飞天”后找不到工作的经历，并问她能不能进村溪广告公司工作，她委婉地对柳凤说了公司操纵“肉弹”拉广告的经营方式。柳凤听了，默默无语。这时，她有意问起“飞天”的经营情况，柳凤无意中谈到杨献天设在北京的集团公司总部已全部被其弟弟控制，几乎停止了对“飞天”的资金投入。

薛芬菲将这一切告诉了村溪，对村溪说：“‘飞天’已走入绝境，机会来了，杨献天不是善良之辈，你不要总把他当成朋友对待，商场无父子，何况朋友，你主动去找杨献天，狠狠压价把他的设备买下来。”

然而，杨献天似乎并不想卖掉设备，他把几百万元砸在了影视上，已无脸再回京城，他要等《乡野》出手后，盘活“飞天”，重整旗鼓。杨献天的说法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一种谈判技巧，村溪吃不准，但薛芬菲却已经看透，她对村溪说，你甭理他，总有一天，他会主动找到咱们的，到那时，我们出什么价是什么价……

或许正是因为薛芬菲在这件事上的出谋划策，村溪见识了她在生意场上女强人的狠劲，现在，事情已过去三个多月，杨献天那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随着时间的推移，薛芬菲的心里不由打起鼓来。

然而，事隔不久，杨献天真真的来了。这是自薛芬菲嫁给村溪后杨献天的第一次造访。这一天，正是村溪去古北县城一条街灯

箱广告制作工地的第三天。

两人对望了足有半分钟，谁也没有说话。

杨献天一声咳嗽，打破了对峙，他摆出一副落魄不落架的神态，大咧咧地将手包丢向茶几，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声音低低地说：“丫头！你跟村溪结婚，却不告诉我，要不是前几天碰上赵一雄，我还一直蒙在鼓里，说说吧，你怎么就看上了村溪这个王八蛋？”

薛芬菲的心里很紧张，但她却要极力表现出平静，她不卑不亢、不即不离，非常得体地沏了一杯茶放在杨献天的面前，皱着眉头，避重就轻地说：“杨主任，再不要丫头丫头地叫了，让人听到像什么话？”

杨献天古怪地“咦”了一声，欠起身子，吃惊地望着薛芬菲，半晌，缩身靠在沙发背上，以一种大彻大悟的口吻说：“噢！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现在已经由一个老板的丫头晋升为另一个老板的太太了，你是老板娘呀！我错了，是我错了，向您赔不是……”

薛芬菲很清楚此时杨献天略带醋意的心情，她坐回到办公桌前的老板椅上，仰头瞅了一眼杨献天，问：“你是找村溪的吧？”

杨献天说：“不！我就找你！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嫁给了獐头鼠目的村溪，你一嫁给村溪，我就已经意识到，原来你在帮村溪算计我，我原以为你写信是为了报复王土和柳凤，现在看来，这都是村溪的主意，我说的对不对”

面对前任老板兼老情人的直问，薛芬菲的脸忍不住发起烧来，她稳了稳心神，慢吞吞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有一点儿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嫁给獐头鼠目的村溪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至于我们俩以前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也希望你不要再

提，我们各自选择自己的生活，谁也不要干扰谁，今天如果你找我别的事的话，那么，还是请便吧！”

杨献天听了，嘲笑道：“不愧是大老板的太太，一张嘴流出来的净是外交辞令。我说薛太太，我今天到这儿来还真不是与你叙旧情的，我混到如今这一步，已经没有任何闲心了，你说得对，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我也不想打扰你们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你帮村溪算计了我这么长时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现在我告诉你，我服输了，我确实想把那些设备卖出去，别人没人要，也只有你们村溪公司要，我成全你们，不过，你们杀价也不要太黑了，抬抬手，大家都过得去，我知道，这些设备在我手里是丧门星，到了你们手里可都是摇钱树。”

杨献天终于按捺不住找上门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薛芬菲不知道为什么杨献天要找她谈这件事，便说：“杨主任，话说的别那么难听，卖不卖设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怎么成了我们算计你，退一步说，即使你卖我买，你也不要跟我商量，我虽然嫁给了村溪，但公司的许多事情我是不管的，眼下村溪不在家，你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杨献天说：“我已经跟村溪电话联系过了，他正在古北县广告制作工地上，是他让我找你的，他说买设备这件事可以找你谈，你也可以代表他，薛太太，买卖成不成，大家满意不满意，可就全在你一句话了。”

薛芬菲听了一愣，感到村溪这事办的有点儿荒唐，正在纳闷儿间，忽然电话响了，薛芬菲一接，是村溪打来的，村溪说，菲菲呀，等一会儿杨献天可能找你谈买卖设备的事儿，看样子挺着急的，你就跟他谈吧。薛芬菲看了一眼杨献天小声说：“人已经到了。”村溪感到惊讶，之后便抱怨山区手机信号不好，总也打

不通电话等等，薛芬菲双手抱着话筒小声说：“说说你的意见吧。”村溪说：“我们等到了现在，他又急等钱用，价钱杀狠点儿没关系，前几次我跟他谈时，他那一套设备我都看过，清单和货单发票我也验过，购进价是一百九十万，设备九成新，新是够新的，但只要用过就算是旧货，这不比在商场买东西，折旧费加上电器降价因素，你可以出价六十万上下讨讨他的口风……总之你见机行事看着办吧。”薛芬菲觉得自己与杨献天做这笔生意有许多不便之处，便为难地说：“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村溪说：“你对杨献天比较了解，有谈判优势，还是你谈吧，不用等我，我完全相信你。”

放下电话，薛芬菲沉思片刻，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公事公办地对杨献天说：“既然村溪委托我跟你谈，那咱们就先接触接触，不好意思，请你把设备清单和发票拿给我看看。”

杨献天起身从手包里取出一沓票据交给薛芬菲，笑着说：“这世界变化快呀！你给我当丫头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转眼间我的命运就捏在了你的手里，丫头，高抬贵手吧！”

薛芬菲低头验着票据，小声说：“桥归桥，路归路，你也别总是丫头丫头地挂在嘴边。”

杨献天自我调侃说：“该掌嘴！”

薛芬菲将票据验算了一遍，确认整套影视设备购进款为一百九十多万，便抬头对杨献天说：“说个价吧！”

杨献天将设备的先进性能夸了一遍，之后伸出手比划着开出价格：“一百二十万！”

薛芬菲笑道：“杨主任你真会开玩笑！不说设备折旧，单说这一年来电器设备的自然降价，那可是跳了水的呀，同样规格和

品牌的电视过去是三千多，现在是一千多，我不能以电视机的降价做参照，但大致是这样的，因此，这整套设备，我只能给你五十万。”

杨献天愣了一下，旋即笑了起来，之后，郑重地说：“薛太太，我可是有诚意的，你不要拿这事来涮我！我倾家荡产已经够丢人的了，你别再让我丢人好不好。五十万？别说它是高档设备，就是那么老大一堆柴火也不止五十万吧！薛太太您高高手，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前头勾了我后头抹了，给我一百二十万，我啥话也不说了，跟谁也不说了。”

薛芬菲忽然觉得杨献天话中有话，脸便沉了下来：“杨主任，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献天说：“这话你还不明白吗丫头？噢，对不起，我又说错了，是薛太太……跟你说，我这一步难，我投资‘飞天’，前后一共五百多万，现在全赔进去了，就只仗着这点儿设备收回一点儿资金。现在，京城方面答应我，只要能变卖一百二十万凑上一股，我就还是集团公司的股东，从此我回京城，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咱们井水河水两不犯，如果没有这一百二十万，恐怕我将永远滞留省城与你们为邻了。这样就不好了，你想，你已经是结婚当太太的人了，生活在蜜罐里，如果我长期滞留省城在你们夫妇眼前乱晃，难免会生出些闲言碎语，就像有人给梅朵写信一样，不定哪天你我得罪了人，人家要报复咱，也会把信寄到村溪手里，到时候咱们大家都难堪，所以说，你真不如一百二十万买下我的设备打发我回京，这样你就拔去了我这颗眼中钉，少去许多烦恼，这个理儿难道你还不懂吗？”

冥冥之中，薛芬菲感到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从杨献天的嘴里说了出来，她没想到流氓成性的杨献天还有一副无赖嘴脸，这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信号已开始使薛芬菲心慌意乱，很显然，杨献天是以过去二人的情事相要挟，以达到“一百二十万”的交易底码，面对赤裸裸的要挟，薛芬菲不由地愤怒起来，她平静了一下自己，一字一句地对杨献天说：“你不觉得你以这种方式做交易有多么卑鄙下流吗？”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我已经够下流的了，还在乎这一次？”杨献天油腔滑调地说，并斜眼藐视着薛芬菲。

薛芬菲心中一抖，暗想，听杨献天的口气，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也许会给自己的一生留下无穷的祸患，这样一想，她的态度再也硬不起来，很无奈地注视着杨献天，苦笑着说：“我不管你下流不下流，实话跟你说，刚才村溪打电话让我最多给你六十万，六十万与一百二十万整整相差一倍，我想帮你，也想让你永远从这座城市消失，但要价和给价太悬殊了，你让我怎么办？”

杨献天说：“你若这样说，事情就好商量的了，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我虽然没有像村溪一样正式娶你为妻，但咱俩也不是一夜的事了，其实我挺理解你的，假如一百二十万成交，你在村溪面前就不好做人了，可是，我必须在你这里筹到一百二十万，否则，我在我弟弟面前也没法做人，怎么办？我给你想了个办法，我把《乡野》一起卖给你，这十二集戏投资了八十多万，这样一来你们再给我一百二十万总能对村溪交待了吧？”

薛芬菲虽然没有看过《乡野》的完成片，但她早就知道片子的质量并不高，这些日子杨献天一直在跑《乡野》的发行，曾多次给村溪、赵一雄打电话请求帮助，听村溪说，该片拿到省电视台审查时，曾引起一片嘘声，看来杨献天已经对《乡野》失去了信心，所以才肯做这“买一赠一”的交易以障人眼目。薛芬菲从内心里不想上这个当，但又摆脱不了杨献天的纠缠，只

好说：“我早就听说你的《乡野》一集也没发行出去，放在我们手里也一样，等于是几盘录像带，为这么几盘带子多花几十万，我还是没法儿跟村溪交待。让我看，这件事还是等村溪回来再商量吧。”

杨献天冷笑一声，坚决地说：“不！我就要跟你谈成这件事，村溪让我跟你谈，我就认准了你，而且必须今天有个结果。”

“如果你非要跟我谈，哪就给你六十万！”

“不！一百二十万！少一分也不行！”

“你这不是谈生意的样子，这样吧，我斗胆让一步，七十万怎么样？”

“不行！一百二十万！”

“你这是讹诈，不讲道理！”薛芬菲气愤地站了起来。

“我也知道我不讲道理，可我跟你有什么道理可讲，咱俩上过床睡过觉，睡觉才是硬道理，六十万，难道你们就不是在讹诈？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说着，杨献天拍案而起，一步步走向薛芬菲，“你和村溪算计我，把我搞成了这副样子，现在，我难，就算我是要饭的讨要到了你的门前，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当上阔太太了是吧？你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是吧？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待你的了……”

面对步步逼近的杨献天，薛芬菲忽然觉得形势有点儿危急，她一边后退一边慌张地警告道：“你不要过来，否则，我喊人啦！”

杨献天忽然大笑起来：“喊人？你喊哪！使劲儿喊！让全世界都知道，等人来齐了，我豁出去再跟你上一次床，让大家也见识见识他们薛太太的床上功夫，也好给我这个流氓无赖扬扬名，

我是流氓我怕谁！”

被杨献天逼到了墙角的薛芬菲终于软了下来：“杨主任，我劝你还是不要这样，你听我说……”

“我什么也不听了，就一百二十万，你答应不答应？”杨献天的脸上露出了狰狞。

“你总不能这样强买强卖吧，退一步说，即使我答应了，村溪也不会同意，这桩生意还是做不成……”薛芬菲想缓和一下气氛。

“我只知道村溪让你办这件事，他同意不同意我不管，我只问你答应不答应？”杨献天似乎有点儿丧失了理智。

“我说过，我不能够……”

还没等薛芬菲说完，杨献天忽然气急败坏地接过了话茬儿：“好！你既然不肯答应，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天强奸你一回，强奸一回，向你丈夫村溪汇报一次，直到你答应为止，我看谁敢说半个不字。”说到这儿，杨献天猛地抱起薛芬菲向里屋床上走去……

薛芬菲被杨献天扔到床上时，一种房倒屋塌的感觉兜头而来，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此一劫，她不敢喊不敢叫，左闪右躲地抵抗着央求杨献天：“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办公室的门没有锁……”然而杨献天就在她“不要这样”的央求中，粗暴地扯开了她的衣服。

两人在床上滚成一团，薛芬菲拼命抵抗，几近筋疲力尽，她望着即将得手的杨献天说：“你胆子太大了，你这是强奸犯罪知道吗？”

杨献天喘息着，得意地说：“是吗？我就是强奸犯罪，你又能怎么样？”

“只要我一张嘴喊人，你立即会被抓起来……”

“我量你也不敢！”

薛芬菲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她无奈地再次央求杨献天：“求你了，等把办公室的门锁好，我们再谈一谈好吗？”

杨献天贪婪地说：“晚了，我已经很久没沾女人了，现在我就想办这个事儿，办完再谈吧。”

薛芬菲气不过，挥手打了杨献天一个嘴巴，杨献天愣了一下，更加勇猛地扑了上来……

正在两人难分难解之时，外屋门动，呼唤着“薛经理”走进一人，惊恐万分的薛芬菲下意识地问了一声“谁”，来人应着声，寻寻觅觅地向里屋张望，便见正在急掩前胸的薛芬菲和只穿了一条短裤的杨献天，那人惊住，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却见薛芬菲猛然跃起，重重地扇了杨献天一个嘴巴。那人便惊叫了一声。

薛芬菲定睛一看，认出来人竟是武曼儿。

## 17

女犯独白：在这个世界里，女人好像永远是男人的附属物，这是一种天性和现实，上帝是这样安排的，社会和世俗也是这样安排的。我无法嫁给我所爱的那个男人，在省城，我又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而没有工作就无法生存，走投无路的我在生存面前终于意识到只有嫁人才能解决缠绕在我身上的一切问题，于是，我被一个男人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到了另一个“具有本市户口”的男人手中，噩梦一般的日子从此拉开了序幕。

---

月光大酒店中餐服务员柳凤的左额角落下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伤疤，每天早晨对镜梳头时，柳凤总要用食指抚摸一下这块光滑的疤，这疤早就不疼了，现在摸起来甚至还微微有点儿发痒，然而，她的心却是痛的。几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她的脑袋在梅朵的拼命摁压下无数次地撞向剪辑机台，当致命的一撞结束在机台一角时，她想自己这一生的苦难和幸福或许也将随之结束，那一瞬，她似乎感觉到了人将至死时全身心松弛给肉体带来的类似神话传说中的那种驾鹤西游、回归天国的快意，但是，这种快意只停留了瞬间便倏然而逝，当她的思维从时空隧道里挣扎出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身旁只有杨献天一人。杨献天告诉她，她被撞昏后，血流满地，情景吓人，是王土将她抱上了汽车，汽车启动后，梅朵追出来纠缠王土，王土下车与梅朵厮打起来，杨献天趁机驾车将她送进了医院……

柳凤是在两天后出院的，医生说 she 有点儿轻度脑震荡，伤口虽流了许多血，但经过处理和观察，问题已不大。柳凤回到“飞天”，已不见了王土，杨献天苦着一张脸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手里拿着梅朵丢下的那张溅有她血迹的信件大骂：“薛芬菲太恶毒了，她怎么能这样做？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柳凤清楚地记得，在她出院后不几天，杨献天终于耐不住，硬着头皮去了王土家，试图请王土回“飞天”完成《乡野》最后一集的制作，从王土家回来后，杨献天神情沮丧地对她说，梅朵和王土正在闹离婚，两口子关在屋里冷战，梅朵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状似一个女疯子……又过了几天，杨献天再次去王土家，回来后又对她说，梅朵和王土已有了和好的迹象，梅朵允许王土回飞天完成《乡野》最后一集的制作，但条件是她必须离开“飞天”……

面对杨献天乞求的眼神，柳凤知道自己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她就这样离开了“飞天”。

柳凤重新淹没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座城市里，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住房，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城市户口。她单枪匹马，使用了一个女孩最极端的方式想努力溶入城市，适应潮流，但这座城市还是不肯接收她。那些天，她的脑海常常浮现出一个念头：我要回家，回我的农村老家……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想了一天一夜，从农村读书，到进城上大学，再到“飞天”打工，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平心而论，她视“飞天”为衣食父母，“飞天”曾给过她光明与希望，给过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她原是把“飞天”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然而，一切的好梦现在都破灭了……想到回家，柳凤心中涌起一股亲情，不由翻开父母的来信一遍遍地读起来。女儿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找到了一份乡下人认为神圣而神秘的工作，父母来信的字里行间透着巨大的自豪，面对父母那一句句亲切的嘱咐，想起自己回家后父母失望的眼神，她禁不住痛哭起来。

柳凤想了一天一夜，哭了一天一夜，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她终于痛下决心——留在省城再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柳凤记不得自己进了多少次人才交流市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原因只有一个，不是本市户口。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口袋里的钱眼看就要花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凤渐渐为自己的现状担忧起来，再这样下去她恐怕真的要回老家了。

那些日子，一步步走近绝境的柳凤终于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脆弱，女人那种与生俱来的依赖心理使她一次次抑制不住地想起

---

王土，她总有一种冲动，想给王土打个电话，王土的手机号她是知道的，可是当她鼓足勇气走向公用电话亭时，她怯懦了，她不知自己该跟王土说些什么，求王土给自己找份工作？向王土诉说自己目前生活的窘况和内心的痛苦？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么，给王土打电话到底有没有必要？柳凤拿不定主意。然而，越是压抑自己，她急切与王土联系的念头就越是强烈，这个念头几乎使她难以成眠，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走投无路的柳凤按捺不住再一次走向了公用电话亭。拿起话筒时，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电话接通后，我什么都不说，只听一听王土的声音。

对于身在异乡的柳凤来说，听听王土的声音既是一种心灵安慰，也是一种力量鼓舞。

电话接通了，柳凤听到王土“喂”了一声，一股心酸的热流便从心底轰然泛起，她暗暗警告自己，要坚持住，千万不要说话。电话里，王土马嘶一般地咳嗽了一声，之后第二声“喂”便带着诧异和焦急钻入了柳凤的耳鼓，此时，柳凤的喉头已聚了一个热辣辣的疙瘩，她忍不住哽咽了一下，王土沉静下来，显然是在揣测对方是谁，片刻后，王土以低低的有如喘息般的声音问，是柳凤吗？柳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嚤嚤哭泣起来。电话里，王土急急地说，别哭别哭，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柳凤原本不想说出自己在哪里，可那时她已管不住自己了。王土说，你站在那儿不要动，我马上到。

五分钟后，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电话亭旁，面容憔悴的王土把柳凤一把拉进车内，柳凤还没来得及看上王土一眼，车便启动了。王土说，梅朵下班正好经过这条街，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说话吧。

汽车拐过一个路口，在证券大厦门前停下。两人走下车，一

头钻进了交易厅。大厅里，人头攒动，股民们或交头接耳或高谈阔论，或鹅似的伸长脖子注视着电子显示屏，没有人注意他们。王土将柳凤拉到一个角落，一迭连声地问：“小柳小柳，快说说，伤的怎么样？伤到哪儿了？这些日子我总想跟你联系却没法跟你联系，快说说，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还好吧？”

柳凤奇怪王土竟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便问：“怎么，杨献天没跟你说起过我？”王土说：“开始时，杨献天到我家去过一趟，进门还没说话就被梅朵连推带搽赶了出去，之后他就再没敢登我家的门坎儿。小柳你的伤口是不是在额角，快让我看看！”

柳凤更奇怪，将王土伸向她额角伤疤的手推开，问：“我听杨献天说梅朵曾答应过他，只要把我辞退，你就可以回飞天把《乡野》的最后一集制作完成，有这事吗？”

王土说：“没有的事，梅朵恨不得扒了杨献天的皮，怎么还能让我跟他来往，我现在已经被迫同杨献天断绝关系好几个月了，不可能为他去制作片子……不说这些了，快把脑袋伸过来我看看，疤痕大不大？”

柳凤偏过头，躲开王土伸过来的手，有点儿纳闷儿地问：“这么说，杨献天在骗我。”

王土不好再去用手触摸柳凤额角的伤疤，沉吟片刻说：“或许他是在找借口遣散人员吧！你受了伤，他不好意思明着赶你走，只好用这种办法……哎，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快点儿跟我说说……你在那里住？找到工作没有？以后打算怎么办……”

柳凤回忆那天与王土见面后谈话的内容始终如一个大醉的人睡醒后回忆醉酒时的情景一样，那情景总有点儿支离破碎，无法衔接，谈话内容更是答非所问，语无伦次，然而，尽管如此，柳凤还是在会面中清楚地记下了王土对她说的一段话，那是她在王

---

土的一再追问下断断续续地谈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和准备继续留在省城的想法后，王土皱眉沉思了很久，默默地说：“你在省城没有户口，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本市户口就不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后户籍制度改革了可能会好一点儿，但真正改革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等不得，因此，你要留在省城，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在本市找一个男朋友结婚，只要结了婚，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你若同意我的观点，我倒可以替你在朋友圈里留心找一找，我手底下大款富翁没有，大龄青年还是有的，你的条件也不要太高……”王土的话，使柳凤心中一震，按照常规，为了解决工作和户口而嫁给本市的外地姑娘，一般情况下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对象的，王土所说的“大龄青年”指的是哪一类？她可从来没想过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秃瞎瘸拐的残疾人、智能低下的窝囊废或者是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所谓“大龄青年”，毕竟，自己是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呀！

柳凤已忘记当时自己是怎样回答王土的了，静下心来来的柳凤事后不得不承认，如果条件般配的话，王土的观点倒不失为一条简便快捷的留城之路。然而，提到嫁人的问题，柳凤难免会想起自己与王土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她认为自己已经爱上了王土，可王土爱她吗？王土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漂亮的儿子，有一个经营了十几年的小家庭，王土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切，而她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要同王土结婚，她没有胆量去想去做这样的美梦。因此，那天的会面，柳凤为了避免误解，并没有主动问及王土与妻子梅朵的关系……两人的会面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结束。望着王土慌慌张张匆匆离去的背影，柳凤想，看样子，王土是想赶在梅朵下班前回到家中。这样一边想一边掏兜摸自行车钥匙，无意中便摸出了十张百元大钞，她立刻明白了，那是王土临别前

偷偷塞到她兜里的。

此后不几天，在择业上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的柳凤终于盯住了月光大酒店门前那块贴有“本店招聘服务员”的广告牌，酒店给服务员的待遇并不高，管吃管住，每月工资三百元，虽然远不如“飞天”的工资优厚，但这对穷途末路的柳凤来说已经足够了。

柳凤决定一边在酒店当服务员，一边再找其他更合适自己的工作，为此，她曾多次到报刊杂志应聘，也曾硬着头皮找到薛芬菲试图在村溪广告公司谋得一职，柳凤日见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她体验到了人生的艰辛，体验到了《名贤集》中那流传万世的名句所反映出的种种人间百态、人情冷暖，从此，她懂得了什么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懂得了什么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万难的柳凤在月光大酒店服务员的岗位上暂时安下心来，好在她的工作是单纯的，端茶提水，斟酒传菜，对于出身农家的她来说，苦点累点并不可怕，很快，她便熟悉了酒店餐厅服务业务，成了一名“熟练工”。“熟练”之后，她渐渐对这种单调乏味、没有丝毫创造性可言的简单劳动感到了厌烦，闲下来时，她总觉得自己的脑海空荡荡的，有如掉在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底深渊之中，夜晚，她躺在挤满床铺、鼾声四起的集体宿舍里于黑暗中望着身边那些来自农村跟自己有着同样身份的打工妹，不由再次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每当此时，举目无亲的她便会想起王土。王土现在怎么样了，她不清楚，可她到月光大酒店打工，王土也不知道。在这座无助的城市，两个最亲近的人不能见面不能自由联系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但为了不给王土增添新的麻烦，她还是忍受了……现在，她又一次想起了王土，想起了

---

王土劝她嫁人的话。她长叹一声，暗想，是呀！以目前的境况，她确实像一棵无根的浮萍……也许真的该考虑在省城嫁人的事了。

柳凤想同王土联系，有好几次，她已经走到了公用电话亭前，但思前想后，还是没勇气拿起话筒。

日子就在这踌躇之间悄然逝去。

一日中午，酒店生意很好，大厅里几乎上满了客人，柳凤像往常一样穿梭于饭桌之间，这时，忽听有人试探着叫了一声：“柳凤！”她很惊奇，回头望了一眼，竟发现身后站着王土，王土兴奋地注视着她，激动地说：“真是你呀柳凤，我以为看花眼了昵，怎么，你在这儿打工？”那一刻，柳凤忽地心头一热，竟不知说些什么，这时，王土身边站起一人，那人对柳凤说：“刚才我还跟王导说不可能是你，没想到真是你呀！”。柳凤认出那人是张有德，便莫名地多了几分紧张，讪讪地说：“张老师……你们，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王土说：“是凑巧了，我闲着没事儿想买几本书看，逛图书大厦时，正巧碰上了有德，说了一会儿话就中午了，有德想请我吃饭，就近上了你们这个酒店。”张有德接过话茬儿：“我策划了一个幽默广告系列，原本想把这个创意卖给‘飞天’，可王导说‘飞天’已经散了摊子，我还不信，柳凤呀，看到你，我信了，没想到‘飞天’真的散了摊子……”

有张有德在场，柳凤不便过多地同王土说话，她心里慌慌的，望一眼王土，却转头问张有德：“点菜了吗？”张有德说：“刚点过。”柳凤还要问什么，这时，餐厅领班忽然恶声恶气地呼唤柳凤给客人传菜，柳凤连忙答应，抱歉地同王土、张有德点了点头，王土说：“吃谁饭，看谁脸，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

你。”

柳凤迟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去。

柳凤的脑海乱成了一锅粥，她在大厅里端着菜往返穿梭，不时看一眼王土和张有德，她发现，王土、张有德也在不时地看着她窃窃私语，她知道他们在谈论她、可怜她，心里不由地泛起一阵酸楚。

两个多小时后，酒足饭饱的客人陆续离去，大厅里只剩下了王土和张有德，备受煎熬的柳凤心慌意乱地同服务员们一起收拾着残茶剩羹、杯碗瓢勺，收拾到王土的桌子时，她发现张有德已经离去。王土给她使了个眼色说：“我跟你说了个事儿。”

柳凤迟疑了一下，随王土来到楼梯拐角一僻静处，王土对她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我想你无论找到找不到工作都会跟我联系的，可是你没有，后来，我以为你回了老家，没想到你却在这里干上了服务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就这样一直干下去吗？”柳凤沉吟着，想起这些日子找工作到处碰壁的苦痛与艰辛，不禁悲从心中生，她默默地说：“我努力了，我，我连薛芬菲都求过了……在这座城市里，我两眼一抹黑，没人肯帮助我。”王土听了，也有几分伤感，叹口气说：“这些日子，我一直想帮你，可我的情况也不好，起初，梅朵不肯原谅我，同我闹离婚，我心里有愧，不敢应战，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过，梅朵见我真心悔改，渐渐转变了对我的态度，现在她已经托人把我安置到了省电视台，过几天我就要到台里上班了……我这里的情况基本上稳定了，只是放心不下你，我想从根本上帮你，记得上次见面，我跟你谈了我的想法，你要想在省城立足，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省城找个男人结婚，我的这些话不知你考虑了没有？说实话，面对你，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愧对

---

你，你落到现在这一步我是有责任的，我一定要对你负起责任，因此，你什么时候结婚找到了幸福，我什么时候才能安下心来。”

王土主动提及此事，让不知如何开口的柳凤免去了许多尴尬，她知道王土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但王土这样急于将她嫁出去，她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不是滋味，于是她以攻为守地对王土说：“你是不是特别想把我嫁出去？那样你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了，你就可以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罪的人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答应你，我可以嫁人。”

王土听了，连忙解释说：“小柳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与梅朵的婚姻也是经过了风雨的，总的来讲，梅朵除了脾气暴躁外，对我还算忠诚，现在，她原谅了我……我说过，我已经犯了一次错误，再不能犯第二次，我岁数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我不想让孩子成为单亲家族，我不能想像也不能承受梅朵带着孩子嫁给别人，因此，我只好对你实话实说，咱们虽然彼此都有好感，而且还有了那种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结合的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帮你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人就成了我的最大责任，这一点儿，请你务必理解。我说过，你要留在省城，最好的途径就是嫁人，现在，你既然答应了我，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人我给你找到了，我也征求了这个人的意见，他对你的各个方面十分满意，他还答应给你在报社找一份工作，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柳凤原本就没有奢望过能与王土成婚，现在，她已清醒地意识到了王土给她介绍的那个人是谁，她说：“我刚才已经答应了你，我知道你要把我嫁给张有德，可是，张有德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吗？”

王土诧异地望着柳凤，摇着头说：“小柳你傻呀！我能把这些告诉他吗？”见柳凤不说话，他接着说，“话说回来，这种事又算得了什么？现在的女孩子婚前谁没办过一些荒唐事，你不要把这些当成自己的负担。张有德刚才跟我谈了很多，他亲口对我说他爱你，他说在剧组拍戏时他就已经暗恋上了你，他说你身上有一种很朴实的美，这种朴实的美让他很着迷，他说他三十四岁还没结婚就是因为看不惯城市女孩的轻浮和浅薄，他还说你身上的朴实之美正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如果能跟你生活在一起，他睡觉都会觉得踏实。张有德是爱你的，现在的问题是你对张有德满意不满意？”

柳凤不知该怎样回答王土，在剧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与张有德打交道，在她的印象中，张有德性格内向，心思很重，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对这个人的评价，她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因此，她一直沉默不语。王土见她不说话，连忙说：“张有德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机械厂办公室工作，后来应聘到市政府机关报当记者，前年，这张报改为《生活导报》，发行量很大，效益也很好，有德这个人踏实能干，作风严谨，工作上很勤勉，经过努力，现在他已当上了特稿部主任，在报社挺有人缘，另外，有德每月工资两千多元，另有不菲的稿费收入和两室一厅的房子，不足是家在农村，有父有母，再有就是比你大九岁，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女孩子大都愿意找那些事业有成，稳重老练的男人，这是时尚，不能说是不足。我个人感觉，你们都是学中文的，对写作有共同的爱好，又都是农村出来的，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能够结合，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合适的，你说呢？”王土的话将柳凤说得心动了，张有德的条件确实比较适合她，但在王土面前她没法表明自己的态度，

---

于是她对王土说：“我在省城没有亲人，我一直把你当亲人看待，现在你既然急于想把我推销出去，又觉得张有德适合我，那我就听你的。”

王土便高兴起来：“好好！我知道你会答应的，现在，你马上就跟我去图书大厦，有德在那里等我回话儿呢。”

柳凤着急地说：“不行！我还要去跟酒店领班请个假。”

王土说：“请什么假，你还想在这个酒店干吗？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有德打了招呼，无论你们的事成与不成，他都会给你在报社联系工作的，现在，我们马上走！”

不由分说，王土拉起柳凤向酒店对过儿的图书大厦走去。

穿过马路，柳凤眼睛不由一亮。

张有德手拿一束鲜花从大厦门口迎上来。

王土问：“有德，你够浪漫的，这花是献给谁的？”

张有德笑吟吟地说：“是送给小柳的。小柳！祝贺你！”

柳凤被张有德的突然之举弄得手足无措，不解地问：“祝贺我？祝贺我什么？”

王土也问：“是呀有德，你也太心急了点儿，小柳只是答应与你相处。”

张有德便红了脸，嗫嚅道：“王导，你理解错了，刚才，我给报社老总打了个电话，介绍了小柳的情况，老总说‘只要你看准的人，可以免试到咱们报社’，我给小柳献花是祝贺她即将成为《生活导报》的一名签约实习记者。”

柳凤吓了一跳，还没等她说话，王土已兴奋地杵了张有德一拳，大叫道：“行啊有德，危难之处显身手，真有你的！”

王土显然比柳凤还高兴，他有些忘乎所以地接过张有德手中的那束花，塞到柳凤手里：“小柳，快谢谢有德！”

柳凤望一眼张有德，笑了笑，不知说什么好，王土见柳凤发窘，便笑嘻嘻地将张有德拉到了一边，小声嘀咕起来，说话时，张有德不时望柳凤一眼，轻轻地地点着头。

过了一会儿，王土又将张有德拉到柳凤面前，颇有几分豪放地对二人说：“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们俩也算是半个同事了，多接触接触，进一步加深了解……我呢，就不在这儿碍手碍脚了，接下来的事儿，你们自己谈，下来以后有什么结果，咱们电话联系。”

王土挥了挥手，笑吟吟地走了，一边走一边回头笑。

望着王土渐渐远去的背影，张有德自言自语地对柳凤说：“王导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关心着你。”

柳凤默默地垂着头，没有说话，心里乱极了。

## 18

女犯独白：人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动物，有时，男人可以接纳女人的身体，却不能接受同一个女人的爱情，可见，爱情轰动与本能冲动完全是两码事儿。

坐在去古北县的火车上，武曼儿很兴奋，薛芬菲和杨献天的苟且之事被她撞上，他觉得是碰巧，也是天意。

那天，武曼儿拿着她与古北县农机制造厂订立的一份广告合同到公司财务科领取提成，这是一份沿街灯箱广告合同，标价三十万元，按照公司与业务员的约定，她本该领取三万元提成，可是，这三万元却被财务科强行扣除了五千元。薛芬菲没做老板娘之前，公司在履行业务员广告提成协议上一向钉是钉卯是卯，从

来就没含糊过，可自从村溪娶了薛芬菲并令其负责内部管理后，扣除业务员提成的事儿便一日甚似一日。武曼儿和其他“肉弹”们一样从心里痛恨薛芬菲，可她们谁也没有办法，毕竟，即使这样，村溪广告公司的回报也还算得上是最丰厚的，她们舍不下这块“肥肉”。

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一点儿意外。当财务科女出纳告知武曼儿三万元业务提成要被扣除五千元时，武曼儿心中不乐意，不由自主地嘟哝了一声：“够黑的！”那个女出纳马上不高兴了：“你吃了屎啦，你说谁黑？”武曼儿连忙道歉说：“我不是说你！”女出纳说：“说谁也不行！这是公司的规定，又不是只扣你一个人，你们挣钱够容易的了！”武曼儿被扣了钱心里本来就窝着火，一见那人跟她叫板，气不打一处来：“你说这话才叫吃了狗屎呢！我的钱是自己挣的，容易不容易关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女出纳冷笑道：“我就扣你了，怎么就管不着？”武曼儿气得直抖，壮着胆子说：“我让你怎么扣的还怎么发给我，你信不信？”女出纳冷笑道：“那好，你卖笑总不能卖到老板娘那里去吧。”

一屋人哄堂大笑。

几乎被气晕的武曼儿跟头趔趄地走出财务科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告状。她知道村溪正在古北县安装沿街灯箱广告，公司管事的只有薛芬菲，按理讲，她原本不想同薛芬菲打交道，但气在心头，也便顾不得许多了，于是，武曼儿走到了薛芬菲办公室门前，暗想，我告她们什么呢？告她们扣了自己的提成，这个政策本身就是薛芬菲提出来的，显然不行，想来想去，武曼儿还是决定告她们态度恶劣，欺负女业务员。她选择这个理由，是因为她曾多次听村溪对正式员工们讲：“对于女业务员，大家一定要尊

重，不能有任何歧视，公司能有今天全仰仗了她们。”今天女出纳说的那些话不就是歧视女业务员吗？想到这儿，武曼儿便轻轻敲了几下薛芬菲办公室的门，门是虚掩的，她推开一条缝儿，挤进半边身子叫了一声“薛经理”，她听到“薛经理”正在跟人说话，张望着走进来，刚往里屋一探头，便发现杨献天与薛芬菲居然在床上滚成一团，武曼儿下意识地惊叫一声，就在这时，她看到薛芬菲愣了一下，扬手给了杨献天一个大嘴巴……

接下来的事儿，便令武曼儿匪夷所思了。薛芬菲见她愣愣地站在里屋门口，再次扇杨献天一个嘴巴，大声说：“杨献天你这个流氓！给我滚！”便见杨献天捂着脸，慢慢转过头，冲着她嘿嘿一笑：“武曼儿，看到了吧，你一进来，你们薛经理不好意思了，她现在是老板娘了，有了身份，脸皮也薄了……”武曼儿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她不知薛芬菲、杨献天演的是那一出。这时，薛芬菲好像是气急了，蓬散着头发，圆睁着杏眼指着杨献天说：“你走不走！不走，我真的喊人了？”杨献天一点儿也不慌，笑嘻嘻地说：“你喊，你已经喊来了武曼儿，你接着再喊，让你们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杨献天和他们的老板娘发生了什么事。”便见薛芬菲嘤嘤哭泣起来：“杨献天，你这样逼我，是要出人命的！”杨献天沉吟片刻，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压低嗓音说：“实际上你们也在逼我……”

眼前这出莫名其妙的情景剧到此便没有再演下去，武曼儿清楚地记得杨献天离开办公室时，曾捏着薛芬菲的脸蛋儿对她说：“武曼儿，我鞍前马后的丫头现如今已经成了你的老板娘，今天这事儿你全看见了，我劝你还是不要说出去，否则，村溪知道了，丫头这个老板娘可就做不成了。”武曼儿被杨献天这番云里雾里、阴阳怪气的话弄得不知真假，她懵懵懂懂地望着杨献天拉

---

开屋门，又见杨献天回身冲她怪怪地一笑……蓦然间，她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当武曼儿意识到自己撞见杨献天、薛芬菲的苟且之事是多么重要时，她下定了初试牛刀的决心。杨献天走后，薛芬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急急地向她表白说：“亏你来的巧，否则，我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我没有被杨献天污辱是你的功劳，你救了我。”她知道薛芬菲是在有意洗白自己，便也相帮着大骂杨献天，并保证不会将刚才的事说出去，薛芬菲大为感动，她见时机已到，便开始告女出纳的状，薛芬菲听说女出纳歧视她，厉声叫道，你们对外承揽广告的业务员是公司的中流砥柱，没有你们哪有公司的今天，她们这样对待你是不行的。随即，薛芬菲给财务科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女出纳颠儿颠儿地跑过来，薛芬菲当着她的面大声训斥女出纳，给她出了一口恶气。女出纳唯唯诺诺告退后，她得陇望蜀，又试探着提出索回被扣的五千元提成，薛芬菲很为难地说，这事儿恐怕有点儿难办，因为，业务员的每一笔提成，按规定公司都要按比例代交一部分个人所得税，这个税原是公司出，现在改公司代个人交纳，扣除的那部分钱实际上并没有进公司的腰包，而是交给了税务局。她听不懂这些，便委婉地说自己原本不在乎这几个钱，可气头儿上跟女出纳打保票说一定要回这笔钱，因此，钱如果要不回来，自己就在女出纳面前没了面子。薛芬菲听了，沉思片刻，一拍脑袋说，这样吧，我先打个五千块钱的借条，你到财务科去取，他们一见你拿着我的借条去取钱，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既保住了你的面子，也不至于破坏了公司的规定，你看怎么样？她听了连连称是，心里万分高兴。

牛刀小试，使武曼儿尝到了掌握主子隐私的妙处，情绪好极

了。中午，她来到二楼中餐厅准备好好奢侈一下，刚刚在餐桌坐定，却发现杨献天一个人在一张小桌上默默地喝着酒，桌上只有几样小菜，武曼儿何曾见过杨献天大老板这样简朴过，心里不由一阵凄凉，正感叹这世间变数不定时，一个念头忽地冒出来，她急急地走向了杨献天。

武曼儿已记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同杨献天一起喝醉的，只记得当初走向杨献天时在她心中冒出的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多了解掌握一些薛芬菲的隐私，以捞取更多的好处，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想利用隐私冒一次大的风险。于是，她把杨献天拉进一个包间，叫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杨献天看着那桌菜感慨地说，武曼儿你混的不错，发财了吧！她说，我无论发多大财，也是托你的洪福，没有你，就没有我武曼儿的今天，你的恩情我永远忘不了。杨献天便高兴起来，直夸她有良心，还说农民的女儿感情最纯朴真挚，不像城里的小姐那样无情无义，接着就大骂薛芬菲狼心狗肺坑人害人一封信把“飞天”鼓捣的散了摊子……早有几分醉意的杨献天不停地喝着酒，不停地骂着薛芬菲，渐渐地，她从杨献天的嘴里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武曼儿感到震惊，薛芬菲居然帮助村溪整垮了“飞天”，而整垮“飞天”的目的居然就是为了低价收购影视设备，现在，薛芬菲、村溪的阴谋得逞了，走投无路的杨献天求到薛芬菲门下，也只不过是卖个稍高一点儿的价钱，而薛芬菲却忘恩负义见死不救……杨献天大醉，大醉的杨献天有如狼嚎似的一阵阵狂笑，他笑话村溪一代奸商，精明透顶，却娶了薛芬菲这么一个“烂货”，他含着一汪笑泪活灵活现地同武曼儿描述了当初薛芬菲勾引他上床时的情景。

那个中午，武曼儿也醉了，她记得她曾搂着杨献天的脖子痛

哭流涕地回忆了她屈辱的往事，她说你们城里人从来就没有把我们乡下人当人看过，在你们眼里，我们乡下丫头算什么？她说到这儿时，好像想起了她的叔伯妹妹武多子，她说多子太看重自己，太看重自己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注定过不上好日子，多子就是那种红颜命苦的女人，她说她对不起多子，是她把多子推进了无边无沿的苦海，是她把多子的一生毁了，她直到现在也不敢面对多子，她还说多子生了个男孩，那男孩长得粉白粉白，不像多子也不像武宝成……武曼儿记得杨献天在听到她说起多子生了个男孩时，兴奋地说了句：“那孩子莫不成是我的？”之后，便哭一般地笑了起来，笑毕，伏在桌上“哗哗”大吐。

武曼儿云里雾里，失去了记忆，她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酒桌，也不知道与杨献天是如何分的手，直到第二天被服务员叫醒来到薛芬菲的办公室，她才听说那天中午杨献天酒后闹事儿，把薛芬菲屋里的电话和办公桌玻璃板等等全都砸了个稀巴烂，被治安民警当场抓到了派出所，到现在还没放出来……武曼儿吃了一惊，不敢再打探这件事，薛芬菲对她说：“昨晚村溪打来电话，说你在古北县城订立的沿街灯箱广告合同有漏洞，客户故意找茬儿毁约，现在，广告公司的人无法进点施工，因此，村溪让你赶紧回古北县协调解决此事……”她当时听了，很有把握地对薛芬菲说：“这事好办，我这就起身往回赶！”薛芬菲拦住她说：“等一等，我还有话跟你说。”

武曼儿便站住，紧张地望着薛芬菲，薛芬菲忽然笑了：“武曼儿，你昨天中午同杨献天喝了酒，我不想问也不想知道这个流氓在酒桌上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儿我提醒你，家里发生的这些事，你不要同村溪说，否则，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饶不了你。”

武曼儿听了，木木地笑道：“看你薛经理说的哪里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薛芬菲说：“这样最好，你上路去吧！”

武曼儿口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气愤难平，暗想，你薛芬菲算个什么玩艺儿，充其量不就是杨献天的“刷锅水”。村溪真是瞎了眼，怎么就看上了你……

坐在火车上，武曼儿还在为村溪抱不平，在她眼里，村溪是个有能耐，有头脑，重情重义的正派男人，记得她当初受杨献天暗示陪村溪睡觉时，村溪曾表现出让她难以理解的窘态，面对她的风情和撩拨，见多识广的村溪竟然手足无措不知将她如何摆置，当时她曾误解了村溪，认为村溪嫌弃她、看不上她这个乡下来的风尘女子，然而，当村溪笨手笨脚匆匆忙忙地同她办完了事之后，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却使她震惊了，她从村溪的嘴里得知，村溪在男女之事上除多病的妻子外几乎没有写下任何履历，在武曼儿眼里，一个成功的商人居然不懂男女风情，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可是，村溪却说，商人也分三六九等，有些商人一旦有了钱就吃喝嫖赌，认为这才是享受人生，可他却做不到。村溪同她讲了自己的家世，她了解到村溪原本也是苦孩子出身，过惯了苦日子的他在事业上从不敢懈怠，生活上从不敢奢华。他与已故的妻子是自由恋爱的大学同学，他很珍惜这份感情，从未嫌弃过自己多病的妻子。村溪还对她说，这些年来，由于妻子久病卧床，他又忙于工作，很少回家，夫妻俩的性生活少之又少，有时，他甚至忘却了男女之间还有这么一回事。为此，妻子曾多次暗示他不要苦了自己，言外之意是让他活得洒脱一点儿，可是，他发现自己已不能够，每当他想洒脱时，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

---

妻子的面容……武曼儿被感动了，她没想到獐头鼠目的村溪居然是这样一个有情有意的男人，她当时就把村溪拥到怀里说：“这个世界上，你这样的傻男人太少了。”那一夜，她使出浑身解数把村溪摆置的一会儿如温顺绵羊，一会儿如下山猛虎，村溪曾激动地对她说，自从妻子死后，他总有一种欲望，希望有一天能过一次像样的性生活，现在他满足了，他感谢她，感谢她把他身体的某种机能重新激活了。武曼儿知道，激活村溪，她是立了头功的，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她认为村溪很可能离不开她了，她听说，感情专一的男人往往会忠实于第一个委身于他的女人，村溪的感情是专一的，而她恰恰是在村溪的妻子去世后第一个闯入他生活的女人。“村溪没准还能娶下我呢！”她想。

然而，还没等武曼儿做圆自己的梦，薛芬菲进入了公司，村溪居然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此，最初的武曼儿曾有过几分失落，但她知道自己无论哪方面都无法同薛芬菲相提并论，于是，她认了，只是在认输中莫名其妙地对薛芬菲产生了嫉妒和仇恨。

火车就在武曼儿的忿忿不平中驶入了古北县城。

下了火车，天已黑了下來。武曼儿用手机与村溪取得了联系，在县城招待所，她见到了村溪。一脸倦容的村溪沮丧地拿出她与古北县农机制造厂订立的沿街灯箱广告合同说明了情况。原来，在沿街两侧设立灯箱广告需得到当地城管部门的批准，通常情况下，广告公司要给城管交纳一定数额的占地费，这一点儿，谙熟业务的武曼儿再清楚不过了，可当时武曼儿为了加大广告标的，在订立合同时将五万余元占地费统统列入农机制造厂应付广告费用之中，后来，农机制造厂得知这部分费用应由广告公司承担，便气呼呼地找村溪理论，村溪以广告合同为据据理力争，双

方发生纠纷，农机制造厂不得已单方撕毁合同。

武曼儿听完了事情的经过，立即打电话约农机制造厂厂长见面。晚十一点左右，武曼儿脸色绯红地从外边赶回招待所，径直敲开村溪的房间，兴冲冲、醉醺醺地说：“这事摆平了，按合同办事儿。”村溪听了，喜出望外，高兴地握着武曼儿的手，不假思索地问：“是吗？说说看，你是怎么说服那个厂长的？”话一出口，村溪便感到了自己的失言，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嘴巴。武曼儿显然喝了许多酒，对村溪的话并不在意，她用手指指画画地说：“我把他弄到古北县有名的隆发宾馆，要了一桌酒菜，我对他说，你老大一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订好了的合同还能随便撕毁吗？他说那五万块钱原本就不该他们出，我说你缺那五万块钱？他说钱不在多少，你们蒙人，拿我们当二傻子涮，这个气我们受不了。我说要说蒙是我在蒙你，不是人家广告公司，你想，我在广告公司吃什么，我订这份合同吃的就是你这五万块钱，说明白了，这五万块钱是广告公司给我个人的提成，否则我喝西北风呀！我这样一说，他就笑了：‘你早说不就结了！’就这样，事儿摆平了，不过，为了给人家个台阶下，我建议你明天以广告公司的名义把制造厂的那帮头头脑脑请过来吃顿饭，厂长说，恢复合同可以，但这个面子不能给你，要给广告公司的村经理……”村溪听了，大为感慨，久久地望着武曼儿，赞叹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武曼儿说：“是你给了我一块用武之地，我还不知怎么感谢你呢！”村溪说：“要说感谢，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武曼儿便摆出一副娇态，很风情地说：“你想怎么感谢我？”武曼儿说这话的目的原是想趁机挑逗村溪，没想到村溪不懂风情，想了想却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你救驾，公司损失就大了，你既然对人家说了那五万多块钱

的城管费用是你的提成，我就做主把这钱给你了，这么感谢你，你高兴了吧？”

武曼儿万万没有想到一句卖弄风情的话得来了村溪五万元的报酬，她兴奋地抱住村溪“呱呱呱呱”地亲起来，边亲边说：“你真好！”村溪笑着推开她说：“好啦好啦你亲得我脸怪痒的！”武曼儿索性坐在了村溪的怀里，楚楚可怜地望着村溪的眼睛说：“你出外好多天了，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今晚我陪陪你好吗？”

气氛便暧昧缠绵起来，村溪把武曼儿抱起放在床上，避开武曼儿的目光，在屋里走动起来，他显然是在思考权衡，片刻，他回转身讪笑着对武曼儿说：“隔壁就住着咱们的人，让人知道你在我屋里过夜恐怕不好吧。我现在不比当初，我已经娶了小薛，有了妻子，我不能再做荒唐事了。”

原本躺在床上正闭眼等待爱抚的武曼儿心里不由掠过一丝悲哀，在她接触的男人中，像村溪这样一经有了妻子就不再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已经绝迹了，可是，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却让薛芬菲捞到了，放浪的薛芬菲凭什么拥有这样的男人，她配吗？武曼儿这样一想，便愈发想拉村溪上床，她觉得与村溪上床是对薛芬菲最好的报复。于是，她从床上坐起来，目光灼灼地望着村溪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脏？”

村溪有点儿慌：“哪里话！你不要瞎说！”

“那你就是看不起我？”

“怎么会？”

“那么……你要是给面子，要是觉得我还干净，就快点儿上来吧，不要拒绝我，也不要认为这是交易，我不会要你什么，也不求你什么……”武曼儿一边说，一边脱光衣服，把自己横陈在床，她知道她这话的分量，如果村溪还有一点儿怜悯心的话，

她的话是可以把他逼上床来的，于是，她很有信心地闭上了眼睛，默默地等待着。

“我真的不想，你何苦……”不知过了多久，武曼儿听到一直叹息不已的村溪说。

武曼儿不说话，她倒要看看，面对一具横陈在床的裸女胴体，村溪会有多大的定力？

果然，过了不一会儿，武曼儿听到村溪气息短促起来，她想，火候快到了，我就不信你不动心，她这样想着，便故意如蛇一样扭动了一下柔柔的身子，这时，她感到村溪正在逼近她，终于，她得到了村溪难解难分的深吻……

天地倒转，软床乱颤。

事毕，武曼儿依偎在村溪的怀里，心里充满了幸福。呼呼喘息的村溪闭着眼躺了一会儿忽然对她说：“你走吧武曼儿！”她诧异地问：“你让我上哪？”村溪说：“到总台再开个房间。”她说：“刚刚完事，你就要把我轰走，你可忍心？”村溪又叹口气：“不是我忍不忍心，是这样不好，让人知道了，传到小薛耳朵里你我都不好做人。”

武曼儿觉得村溪很可怜，村溪内心流露出的对已故妻子和现任妻子的怀恋、忠贞、负疚和对自己行为的悔恨，陡然之间使武曼儿突发奇想。这些年，武曼儿接触的男人个个都是大小老板，他们醉生梦死，寻欢作乐，不顾名誉，寡廉鲜耻。在那种纯粹而本能的肉体交往中，她除了获得肉欲和财富外，对他们并没有留下什么很深的记忆。但是，村溪却使她在感觉上“焕然一新”。她发现，村溪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男人，在与她的肉体接触中，他似乎都有一种很强的犯罪感，这是一种感情上的忠贞和良知，是一种责任心的流露。对此表现，武曼儿感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

---

震撼。现在，一个念头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她的心底：“假如我要有这样一个相亲相爱知情知义的男人该多好。”

一瞬间，武曼儿觉得自己突然之间爱上了村溪，她深情地对村溪说：“我不想走了，我就这样陪着你，陪你一辈子。”

村溪欠起身子，睁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武曼儿，他似乎从武曼儿滚烫的目光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热烈里感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他疑惑地问：“陪我一辈子？什么意思？”

武曼儿含笑说：“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你，我要说嫁给你，你肯定不接受，陪你一辈子就算是给你当情人吧？你也算是个大老板了，现在的大老板有几个没有情人的？”

村溪闻言，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不相信武曼儿说的是真话，讷讷道：“你开什么玩笑？”

看到村溪惊呆的样子，武曼儿很严肃地说：“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

村溪苦笑起来：“武曼儿，出门在外，孤男寡女，偶尔犯一次规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你不要认真，我有妻子，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不想接纳你这个情人，也不想让你‘陪我一辈子’。况且，以你现在的情况，我……”

村溪的半截子话不知怎么就激怒了武曼儿，她冷笑一声说：“不错，我现在的情况瞒不了你，可你的妻子薛芬菲的情况你知道吗？有句话我想提醒你，薛芬菲和杨献天趁你不在，又勾搭成奸了，就在前天，他们俩人还在床上……我到她办公室正巧撞见了……你对她这样忠贞，可她对你又怎么样？”

村溪的脸一下了变得惨白，她呼地一下坐起来，痛苦地扭曲着嘴角，低声咆哮一声：“你看见了什么？快说！你若胡说，小心我掐死你！”

## 第七章

---

### 19

女犯独白：失身于一个男人而又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初婚的我一直心事重重，工作的快乐，家庭的幸福，丈夫的疼爱，使我总感到这是一种虚幻的现实。那些日子，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想，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不可名状的阴影时时笼罩在我的心头，我感到自己的身边四伏着看不见的危机，面对危机，我犹如一个死刑犯在等待临刑，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临刑前的等待；

---

灾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灾难来临之前的不可预知。

天道自然，夏天到了，世界万物都在按照自己的客观规律运转着。

经历了一个躁动狂乱的夏天，柳凤终于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个夏天来临之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

一个月前，柳凤在张有德的极力推荐下进入《生活导报》机动记者部当上了一名实习记者，上班第一天，张有德热情地领她认识了许多报社领导和同事，还尽其所能介绍了报社的一些内幕情况，张有德告诉她，报社的业务、采编范围很大，光靠正式记者去完成，力量根本达不到，报社既要完成任务，又要减少人员费用负担，就采用了广招实习记者的办法，招一批，淘汰一批，如此循环往复，实际上，实习记者都是报社的廉价劳动力，起的是“打补丁”的作用，实习期满后很少有人转为正式记者，每一批的淘汰率都在90%以上，能不能转为正式记者，有时看业绩，但更多的时候是看关系，一般情况下，实习记者若是报社员工的子弟和家属或者是领导写了条子的，报社都会有所照顾，但如果没有门子没有关系，业绩又不格外突出，能否转为正式记者就很难说了。柳凤听了，吃惊之余，很快领会了张有德话中隐含的意蕴，她相信自己会在机动记者部干的很出色，但出色并不意味着能被报社留用。在这种情况下，她只有仰仗张有德了。

柳凤渐渐对张有德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潜移默化中又转化为好感。在她看来，张有德踏实、本分、有才气，给人的直觉非常可靠。心灵与生活都在漂泊中的柳凤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她对这个没有定数的世界太没有信心了，她想靠岸，

想给心灵找一个停泊的港湾，想依偎在一个真正可靠的人的怀里安安稳稳地小憩一会儿……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她几乎在进入《生活导报》的第一天就已经感到她要嫁给张有德了。

柳凤决意嫁给张有德，张有德自然非常高兴，两人很快进入筹备婚礼阶段，并把举行婚礼的具体日期打电话告诉了王土。那时，王土已在省电视台上班，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高兴，他对柳凤说：“你跟有德结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我就放心了。”柳凤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邀王土来参加自己的婚礼，但张有德不知内情，不仅邀请了王土，而且还要王土在婚礼上作为双方介绍人上台讲话，王土居然痛快地答应了。

柳凤的心情很乱，她建议婚礼办的简朴、低调一些，张有德依从了柳凤，按照事先安排，两人双双回老家看望了双方父母，回到省城后立即办了结婚手续，之后，张有德在酒店置办了七八桌酒席，请来报社领导和同事，大家在推杯换盏中祝福他们，柳凤知道自己肯定会留在报社了，因为从那时起，她就是特稿部主任张有德的妻子了，这就意味着在几十号实习记者中，她是唯一一名报社员工的家属……

王土最终未能参加婚礼，事先，张有德曾多次给王土打电话，王土的手机却一直关机。王土为什么不接电话也不参加婚礼？柳凤很纳闷儿，心头陡然添了许多心事。因此，整个婚礼，她一直没有兴奋起来。

新婚之夜，当最后一批客人走出他们的“两室一厅”后，铺好婚床的柳凤才知道自己的心事到底是什么，她渐渐感到了越来越重的来自心头的危机，因为，在她的家乡，她早就听人说过洞房花烛之夜男人在行房事后是要验看新娘初红的，有许多女人只因婚前失贞，初夜未见初红，从而一辈子得不到男人的原谅，

---

甚至新婚夜大打出手……现在，初夜到了，柳凤清楚自己并非一个贞女，她不知张有德该如何对待她，如果张有德问起自己为什么未见初红，自己该怎么说？

然而，令柳凤一生都为之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她万没有想到张有德在男女之事上竟是个“雏儿”。灯灭了，新房里骚动着紧张和神秘，张有德于黑暗中将柳凤剥个净光，却不知将自己的新娘如何摆置，他像一个从没有打过枪的射手刚刚操枪在手，他知道前方有一个靶子却不知靶心在何处，他就这样毫无目标地狂乱射击着，他的子弹在六环、七环、八环中频频穿梭，九环的边缘也曾着过几弹，可就是进入不了十环，柳凤被张有德的狂乱弄得大汗淋漓，就在她忍不住要加以引导之时，张有德轰然之中一泻千里……张有德几乎哭了，他内疚地对柳凤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请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张有德三十多岁居然没有沾过女人，这让柳凤大为感动，天将亮时，养精蓄锐以图再战的张有德终于在柳凤的引导下长驱直入……

“初红”曾被柳凤视为自己新婚之夜的一大劫难，但张有德似乎并没有在乎，他或许是不懂，或许是根本就没有计较这些，新婚蜜月，两人恨天长，嫌夜短，孜孜不倦，如胶似漆，爱得死去活来，渐渐地，柳凤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蜜月过后，张有德将柳凤从报社机动记者部调到新闻中心“归口跑线”，“跑线”是记者对采访工作的社会分工，一般情况下，只有正式记者才能明确“归口”，也就是说柳凤虽然仍是实习记者，但干的却是正式记者的活儿，这是一种意味，这种意味柳凤清楚，大家也很清楚。

工作的顺心使柳凤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程，她从内心感激张

有德，这种感激以一种倾尽心力，无处不在的爱来表达，使孤独了若干年的张有德顿如旱苗得雨，柳凤成了张有德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完美女人，他对柳凤的爱无以复加，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张有德的爱常常使柳凤想起在“飞天”的那些日子，想起与王土那场一厢情愿的爱的悲剧，往事不堪回首，她觉得先前的一切好像是梦，滑稽、幼稚、可笑，尤其是当她想起自己为了改变自己而做出的那些牺牲时，柳凤更是心寒不已。由此，她在感激张有德给了她工作、事业、家庭和愉悦、健康、稳定的生活时，从内心觉得对不起张有德，因为，她没有把自己纯洁的黄花女儿身完好无缺地献给他，尽管张有德从来不曾说起这件事。婚前不贞也许对城里人不算什么，但对乡下长大的柳凤来说，总归是一块心病，这块心病沉甸甸的，无时无刻不压在她的心头。她不相信世界上的男人会对一个自己深爱的女人的失身满不在乎，她清楚地记得，在新婚夜张有德成功地进入之后，心存侥幸的她确实看到了张有德在天明起床后曾有意无意地将被褥叠了两遍，脸上流露出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她当时心里很慌，赶紧进了厨房，张有德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床收拾好，走进厨房笑着对她说：“我一个人时，起床后就上班，没有收拾屋子的习惯，时间一长，被子都不会叠了。”张有德的话，在柳凤看来无疑是在掩饰什么，她当时没有言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柳凤结了婚，身与心都归属了张有德，她想努力忘掉过去的一切，但现实却使她不能够做到，调到报社新闻中心后，领导听说她曾经做过影视工作，便让她归口跑“文化娱乐”这趟“线”，有一天，她奉命采访一名到省电视台录制节目的影星，没想到在录制现场居然碰到了王土。王土的样子令她吃惊，落魄、颓废、萎靡，左脸上还平添了一道两三寸长的刀疤，面目也

---

多了几分狰狞。那天，柳凤对影星的采访总也集中不起精力，草草结束采访后，她与王土进了一家小饭馆，问起王土脸上的刀疤，王土慨叹一声，轻描淡写地说是梅朵砍的，再问，王土便不吭声。柳凤隐约感到梅朵下毒手砍王土必有难解的仇恨，她害怕此事与自己有关，没敢再问，吃饭时，王土要了一瓶酒，饮了几杯后，便自己扯开了话头……

王土对她说，你结婚留在城里，我心里很高兴，可不知怎么，我把你亲手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又觉得心里酸溜溜的。我们总归有那么一段感情上的经历，我想参加你的婚礼，可又担心见不得那个场面……你们结婚的头天中午，我同梅朵因参加你们婚礼的事吵了一架，她不让我去，我赌气躺在沙发上不理她，思来想去，脑子里边尽是你的身影，想起你跟我鞍前马后将近一年，给我端茶倒水，嘘寒问暖，还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心里很难受。后来，又想起了第一次我对你的强暴，你哭了，在崔健的歌声中哭的那样动情伤心，我开始一遍遍地呼唤你的名字，我说柳凤柳凤柳凤你原谅我原谅我，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这样了……再后来，我又想起第二次你给我的爱抚，我又呼唤着你的名字说柳凤柳凤柳凤你真好……当时，我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你冲我哭冲我笑，你依偎在我的怀里，你的头发划在我的脸上，痒痒的，我忍不住亲你，这个时候，忽然张有德来了，他站在我的眼前瞪着眼骂我，从我的怀里拉起你，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你已经嫁给了他，没敢说话，我望着你一边抹着泪回头看我，一边慢慢地走出屋门，我很悲伤，在心里喊你，柳凤柳凤柳凤……见你走远了，又忍不住用嘴喊，柳凤柳凤柳凤，你不要恨我，我这是为你好！这时，我忽然发现张有德依然站在我的面前，他还是那样瞪着眼大骂我不要脸，我想站起来跟他对骂，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恍惚

间，我又觉得站在我眼前的好像是梅朵，心里问自己，我是在不是在做梦？就在这时，我的脸上热辣辣地疼了一下，我跳了起来，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菜刀。我当时居然不知道那个人是张有德还是梅朵，直到我糊里糊涂地被梅朵送到了医院……事后我才断断续续地得知，那天中午，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梦中不断地喊着你的名字，在一旁看电视的梅朵非常气愤，她叫了几声没叫醒我，一时昏了头，举刀砍伤了我……梅朵这一刀，不仅把我从梦中砍醒了，也把我的糊涂念头砍没了，我没办法再跟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过下去，我现在已经搬到了单位……柳凤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听一部天书，她想不到世界上居然还能出现这样的事儿，她目瞪口呆地望着王土脸上的刀疤，半天说不出话来。冥冥之中，她预感到她与王土的事儿远没有因为她与张有德的结婚而结束。

柳凤背上了双重包袱。此前，她只是觉得自己婚前失身而一门心思地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张有德，现在，她又觉得自己对不起王土了，她一直认为王土把她嫁给张有德总有一种推卸责任的成分，没想到王土却因为她的嫁人而难过，居然在梦中呼唤她的名字，以至由此遭到了梅朵的泄愤报复。

难道王土一直在暗暗地爱着自己只是不肯说出来，难道王土在把自己嫁给张有德后真的后悔了？

柳凤陷入痛苦之中，在张有德和王土之间，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罪人。

工作的快乐，家庭的幸福，丈夫的疼爱，使柳凤感到了某种不真实。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她常常这样莫名其妙地暗想，心里一阵阵悸动，不可名状的阴影笼罩着她，她感到自己的身边四伏着看不见的危机。

危机，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偷偷向她袭来。

---

那是一个仲夏的周末之夜，天刚擦黑儿，刚刚下班回家的柳凤突然接到张有德打来的电话，说他正跟村溪谈那个幽默电视公益广告的创意，晚饭不在家吃了。柳凤知道，早在结婚之前，张有德就有一个挺不错的广告创意，这个创意他曾经同王土谈过，王土让他找村溪的广告公司合作，后来，由于忙于谈恋爱结婚，这个创意被放置了起来。现在，婚也结了，张有德过日子心切，总想在工资之外搞一点儿创收，就利用业余时间搞了几个幽默电视广告的本，打算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今晚他真的找到了村溪。

张有德是在夜里十点多回家的。那时，柳凤刚刚冲完澡，她连忙迎上去，一边用湿毛巾擦着自己的头发，一边给张有德拿来拖鞋，之后，又递上手中的湿毛巾。柳凤知道，张有德每次赴酒场，喝了酒便吃不下饭，于是，她关切地问，这次你吃饱了没有？张有德用湿毛巾擦了一把脸笑眯眯地说：“本来是上了酒的，我说不能喝，村溪就笑，问我是不是想要孩子了？我没说啥，村溪也就没劝酒，因此，今天的饭吃得饱又吃得好，就不劳娘子再操心了。”柳凤看丈夫心情不错，猜想他与村溪谈得肯定也不错，便问：“村溪对你的策划还感兴趣吧？”张有德很有把握地说：“我这个创意，跟谁谈谁都会感兴趣。”柳凤高兴地问：“村溪怎么说？”张有德说：“村溪正在看我写的几个脚本，过几天他给我回话，看样子，做成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小两口说话时，刚洗完澡的柳凤一直在不停地打扮自己，梳头、描眉、涂口红，在脸上擦化妆品，可是，张有德似乎并没注意女人这种特有的暗示，他喝了几口水，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说：“凤儿，我到书房去赶一篇稿子，你先睡吧！”柳凤知道这些天丈夫赶稿子写剧本很累，心疼地劝道：“累了一个星期，好

不容易过个周末，还是早点儿休息吧，活儿不是一天能干完的。”张有德听了，这才着意看了几眼柳凤。夏夜的柳凤穿了一件白底青花的纱裙，似有若无的轻纱毕现着柳凤的体形轮廓，在橘黄色的台灯光烘出的满屋静谧温馨之中，柳凤含情脉脉地望着他，眼神里似哀似怨，抹了唇膏的嘴唇红嘟嘟地噘着。张有德猛地一下子明白了，今晚是周末，妻子是有意地做了准备，面对床上爱妻，灯下美人，张有德心头一动，不由上前抱起了柳凤。

张有德和柳凤相互爱抚了一阵，渐渐入巷，开始说些示爱的糊涂话，一边说一边做，直做得山呼海啸、天崩地裂时，两人才汗涔涔地靠在了床头，小憩片刻后，仍觉意犹未尽，加上今晚心情好，于是，便兴奋地说起了悄悄话。

张有德蜜月之后，整日忙于工作，业余时间又想搞创作挣钱，难免身心疲惫，性生活便不如蜜月时来的凶猛频繁，他惟恐不能满足正值青春的妻子，不无愧疚地对柳凤说：“凤儿啊，这些日子，我常常夜里加班赶稿子，身体透支，不能达到你的满意，你正年轻，在这方面，我真有点儿对不住你呀！”

柳凤听了，咯咯地笑：“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好像我年轻就天天盼着这个事儿似的。我知道你很累，既要上班工作，又要业余挣钱，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你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让我过上好日子，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你倒说对不起我，你真傻！”

张有德听了，心里很受用，忍不住亲一口柳凤，感慨万千地说：“我傻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傻下去，我相信，傻人有傻福，凤儿啊，实际上，我娶你，就是犯傻的结果。我从二十几岁一直等到三十几岁，头发都等得有了几分飘零，但我仍然在傻等，我好像就是为了等你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见你第一面时，便有一

---

种彼此很熟的感觉，说实话，我随剧组拍你的《闺女坟》，名义上是去古北县看望同学，其实我心里清楚，就是为了多看你几眼，我发现我确实爱上了你，我没有勇气向你求爱，但冥冥之中，我感到你就是为我而生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娶你。有时我也想，我这样死等是不是太傻了，可我就这么傻，我相信缘分，不相信追求，当那天我和王土碰到一起谈起你的处境时，我知道缘分来了，我的爱来了，为了这份迟来的爱，我吃什么苦受什么累都是心甘情愿的……”

自从结婚以后，柳凤已不止一次地听张有德向她如此表白真爱，也不止一次地被感动，这一次，柳凤再次被感动，她说：“有德，人们常说爱是不分年龄，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论美丑的，你不要总认为比我大九岁就对不起我，九岁算什么？在我走投无路时，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给了我一份可心的工作，你为了让我过上富足的日子，没日没夜地拼命写稿子，一个男人能做的，你都做了，我能说什么呢，现在我能做的，只有踏踏实实地去爱你，用爱来报答你，我没有别的办法……”柳凤说到这儿，有些激动了，眼里噙了泪花儿，她垂着头，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张有德赤裸的前胸。

听着柳凤发自肺腑的话语，张有德心头一热，他用手把柳凤眼前的头发向后理了理，情意缠绵地说：“凤儿啊，我给你做的一切归结起来就两条，一是‘爱’，二是‘责任’，这两条中，爱是前提，因为没有爱，就谈不到责任。我是一介书生，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个人单枪匹马闯世界，混到这一步实在不易，我知道自己身上有许多毛病，但我诚实善良，从不坑人害人，这个世界骗子多了，‘诚实’就物以稀为贵了，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领导重用的，同样道理，这个世界玩弄感情的人多

了，我爱得专注，也就赢得了你赢得了幸福。结婚后你也许发现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是个清纯男人，在你之前，我的恋爱史是个空白，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女人。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

有意无意之中，张有德似乎将一个火球一般的话题扔到了柳凤手里，这个话题在不经意间出现，令人猝不及防，柳凤心中怦然一动，一时不知该怎么将这个“火球”传给张有德，那一刻，她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想起了王土……望着丈夫执着热烈的目光，她知道自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于是，她迟疑片刻，小心翼翼地说：“我这一生也只爱过你一个男人，上大学前，在老家也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我那时还小，见了几个，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都没能等到第二次见面，后来上了大学，我一直很自卑，从没有谈过恋爱……”

“火球”就这样轻描淡写地重新掷给了张有德，张有德很乐意地接了过去，他爱抚地再一次理了理柳凤垂到眉梢的一缕青丝，笑吟吟地说：“看来，我们夫妻都是没有恋爱史的童男童女……”他说到这儿，长吁一口气，摇摇头，似乎有些意犹未尽，“凤儿啊！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点儿遗憾了，按说，论相貌，你长得也算标致水灵，论才华，你是中文系的大学生，这些年来，怎么会没男孩子追求呢？凤儿啊！你说实话，除我之外，到底有没有别的男人爱过、追求过你，说出来凑凑趣也好！我不会吃醋的。”

“火球”在张有德的“炉口”内加了温，不经意间又一次掷到了柳凤手中，柳凤感到了“火球”的滚烫，她不由窘迫起来，沉吟半晌后，她偷偷扫了一眼张有德，悄悄低下了头，不知如何作答。

张有德的心情似乎很好，见柳凤面有难色，笑着开导说：“凤儿啊，咱们虽然结婚时间不长，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于女孩子来讲，有男孩子追求是件很幸福很光彩的事儿；老婆有人追，证明的是丈夫的眼力好，也是令丈夫快意的一件事，如果没人追，倒好像我们做丈夫的收了一件破烂似的，丈夫可就不高兴了。”

柳凤手里的“火球”已经通红，并且冒出了一股皮肉焦糊的油烟，她就要攥不住了，她很焦急，思维开始混乱，她沉吟着，抬起头，脸上露出了可怜巴巴的表情，她几乎用求饶般的口吻对丈夫说：“有德，咱们不说这些好吗？还是换个话题吧！”

看到柳凤的反常情态，张有德似乎愣了一下，兴致反而更高了，他循循善诱道：“凤儿啊！咱们为什么不说这些呢？为什么要换话题呢，我看得出来，你急于回避这个话题，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这不应该，做了夫妻，我们合二为一，就是一个人了，应该彼此信赖的，你有话不说，表现的是对我的不信任呀！我心里会很难过的，凤儿，你大概不愿看到我难过的样子吧！其实，退一步或者说进一步讲，即使真的有人爱过你你也真的爱过别人，那又能怎么样呢，爱是人的权利，被人爱也是一种权利，这个道理我懂，也完全能够接受，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相信我还是有这点儿肚量的！请你不要小看我。”

话说到这一步，手中的“火球”再也无法脱手，心智大乱的柳凤感到自己已被张有德逼上了绝路，她皱皱眉头，欲言又止，心事重重地再次望一眼丈夫，丈夫是宽厚慈祥的，冲着她善意地笑，她顿感愧疚起来，不由低下了头，现在，她已来不及仔细考虑，她只想尽快把手中的“火球”扔出去，否则，这个“火球”将会把她溶化在眼前。

柳凤的牙齿一直咬着嘴唇，她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嘴加了一把“锁”，现在，“锁”被她的一念之差启动了，一句万不该说的话从她的心中流了出来：

“有德，怎么说呢，我这一生中，真正爱的，也只有你一个男人……不过，我有一件事很对不住你……”

“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张有德望着柳凤痛苦的表情异常关注地问。

到此时，脆弱的柳凤终于崩溃了，崩溃的柳凤觉得手中的那个“火球”正在降温，这降温使她渐渐心平气和起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长长地叹息一声：“唉！有德，我是信任你的，可我不知道这事该不该说……”

张有德显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张地直起身子，盯住柳凤的眼睛催促道：“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望着丈夫焦灼与宽容的神情，柳凤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她鼓了鼓勇气，终于向丈夫讲述了自己与王土一年多来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包括她与王土发生的两次性关系。她的叙述是简略的，恰如一个正经文人在给一本淫书撰写内容提要，没有事情的背景，也没有当时的心情，有点儿避重就轻，又有点儿轻描淡写，然而，尽管如此，她还是相信自己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因为她看到张有德有如一尊蜡像，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嘴巴张着，眼睛瞪着，样子像是好奇，表情却是吃惊。

叙述也许只有几分钟，但对柳凤和张有德来说却宛若过了一个世纪，向自己的男人诉说自己的不贞或者倾听自己心爱的女人讲述不贞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为痛苦的事，然而，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和一次特定而并不特殊的谈话中，就偏偏有这么一个妻子神差鬼使、无限坦诚地向自己的丈夫倾诉着自己的感情

隐私。

之后，两人都陷入到令人窒息的沉默中。

张有德终于从无比的愤怒与羞辱中清醒了过来，他不认识似的望着柳凤，眼里喷着灼灼的毒火，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毒火渐渐息了，化成了一堆冒着青烟的灰烬，良久，张有德用无奈而干涩的嗓音对柳凤说：“凤儿啊，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你疯啦你傻啦！你给我留一点儿余地留一点儿面子好不好呀！你别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和王土的事我不是没有耳闻，说实话，我也想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你为什么挨了梅朵的打？你为什么被‘飞天’辞退？这些我一打听就会知道，但是我没胆量去打听，我不敢。新婚之夜，你没有落红，我怀疑你已经被别人毁了，天明时，我原本想问问你，但我不敢问。我先前看过一本书，说初婚的女人洞房之夜未必都落红，我宁愿用这本书来不断安慰自己，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我只想把你对你美好印象保持一辈子，可是，现在，这一切你都亲口给我说了，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我一点儿退路都没了，凤儿啊你真傻瓜，别的女人打死都不肯说的事，你为什么一哄就说，你怎么就不为我想一想，你让我这辈子可怎么活？”

柳凤傻了，懵懂中，她望着张有德那张痛苦扭曲的脸，一时张嘴结舌，后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是爱你的呀凤儿，现在你让我怎么办？你莫不是在逼我杀死王土？”张有德眼冒凶光，咄咄逼人地望着柳凤。

此时的柳凤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吓得哭了起来：“有德，你不能这么小心眼儿，我是你的妻子，我爱你，信赖你，才不想跟你隐瞒什么，我和王土的事已经过去，过去的就不要再提了好吗？谁还没个马失前蹄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胡来

呀！我求你了，你大人大量，你会原谅我的是吗……咱们夫妻恩爱、家庭和美，日子过得好好的，总不能因为这点儿事伤了感情，毁了这个家吧！你这样不依不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是自己揭自己的疮疤，闹腾起来，王土出丑，你我都跟着出丑，这样的话，你我夫妻还做不做，日子还过不过？这些你想过没有？”

张有德听了，沉吟着，忽然紧闭双眼，仰天长叹：“唉！没想到我张有德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竟然从一开始就当活王八，我这辈子别想翻身啦！我，再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张有德推开柳凤，蒙头躺在床上，任柳凤怎么劝他，始终一言不发。

这一夜，柳凤默默地哭着，一直没有合眼，天亮时分，她在朦胧中看到张有德慢慢坐起，寻寻觅觅地用鼻子满床嗅了起来，柳凤吓了一跳，问他在嗅什么，张有德将鼻子贴近柳凤的身体，狐疑地说：“我好像在你身上闻到了一股子不寻常的味道，我现在想起来了，是王土身上的那股味，很难闻！”

柳凤吃了一惊：“有德，你是不是在撒呲挣？”

张有德坚定地说：“不！是王土身上的味儿，是狐臭，我们老家把这种味叫臭胳膊窝。”

## 20

女犯独白：有事业的女人是幸福的，有爱情的女人更幸福，爱情和事业兼而有之的女人，其幸福将是无边无际的。我那时整日泡在由男人的爱和忙碌的事业调制的幸福蜜罐里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但是，幸福时光总是如白驹过隙，为了

---

留住它，我使用暴力避开了一场危机。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对付恶人和异己，必要时还真得需要采用暴力。”当然，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正是我对暴力的这种得意心态，才奠定了我日后杀人犯罪的心理基础。

就在柳凤与张有德因一场毫无思想准备的谈话使夫妻关系进入一场不可预见后果的危机时，薛芬菲却因不堪杨献天的无理纠缠，盛怒之下令人将其打个半死，从而躲过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

两个月前，薛芬菲因武曼儿的不期而至侥幸躲过了杨献天的无耻强奸，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中午，杨献天居然同武曼儿喝得烂醉，从二楼餐厅一溜歪斜上了三楼，杨献天豪情万丈，指天骂地，砸开她办公室的门大喊大叫，指责她“坏了良心忘了本，提起裤子不认人……”，酒醉的杨献天说：“我有钱时，你薛芬菲有情有意，母狗发情一样围着我转，现在我潦倒了，你能帮我却不肯帮，拿我当叫花子打发，你简直连武曼儿都不如……”杨献天还说，“既然你不念旧情，那么大家谁也甭想有好日子过，你不答应给我一百二十万，我就一天来 X 你一回……”那时，已是下午三点钟，公司员工听到吵闹声纷纷赶来相劝，杨献天越发起劲儿地叫，并开始砸东西，她一见事情不妙，急忙命人拨通 110 报警，五分钟后，杨献天被架上了警车。也就是在这时，薛芬菲在二楼楼梯无意间发现了烂醉的武曼儿，武曼儿正亲密地抱着不锈钢垃圾筒呼呼大睡，垃圾筒内外一片秽物，恶臭扑鼻……

薛芬菲知道事情并没有完，当天晚上，辖区派出所的一位民

警登门与她协商如何处理杨献天醉酒毁坏公司财物一事，她与民警很熟，想听听醉酒后的杨献天到底说了些什么。民警说，一开始时，杨献天对着厕所马桶大念汉语拼音，后来就胡说八道，再后来就呼呼大睡，到现在也没醒。薛芬菲有些纳闷儿，弄不清杨献天大念汉语拼音是怎么回事儿？民警笑着说，杨献天一吐酒不就“啊、喔、哦”了吗？薛芬菲哪有心思听笑话，她想知道杨献天究竟说了些什么，民警面露窘色，说杨献天净说些不着四六的话，总之是胡说八道！薛芬菲知道杨献天的狗嘴里肯定吐不出象牙来，便不再问。当民警就赔偿一事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苦笑着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不跟醉汉一般见识，只是你们回去后告诉他，假如他胆敢再到公司无理取闹，我薛芬菲对他决不会再客气！”民警听了，笑着说：“你这样处理，也算得是宽宏大量了。如果你们之间不存在赔偿问题，那么就让杨献天给你道个歉吧！”她听了，坚决地说：“道歉也免了吧！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她不想再见到杨献天，然而，杨献天还是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杨献天蓬头垢面进了薛芬菲的办公室，他眯着惺忪且猩红的眼，一边用手擦眼屎一边说：“丫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派出所能把我怎么样？告诉你丫头，你给我一百二十万，我有好日子过，你也有好日子过，就这么简单，你若不答应，我一天来一次，直到村溪回来知道我把你X了为止，我是流氓我怕谁！你看着办吧！”薛芬菲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她只觉得眼前一黑，黑暗中，她好像看到了自己头上已燃起愤怒的火苗儿，杨献天这两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儿，使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了，否则，她就无法向村溪交待，于是，她强压着怒火同杨献天周旋了一阵，然后说：“你在屋等着我！我找我的助

手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杨献天愣了一下，显然并不相信她的话，淫笑着说：“你别想不回来，你不回来，我就在你这床上睡了！”薛芬菲咬着牙说：“我肯定会回来的！”

她便来到楼道，愣愣地站了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她原本想叫人把杨献天狠揍一顿，但心里却有几分害怕，她犹豫着，回身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杨献天果然已经躺在了自己的床上，还斜着眼睛冲她阴阴地发笑。这一笑，陡然之间坚定了她的决心，她关上门，径直走向总经理助理潘若祥的办公室，对那个泼辣能干的年轻人说：“小潘，昨天骚扰我的那个无赖又来了，你到楼下通知黑老三把他办一办，往死里办，留口气就成。记住，别在我屋里动手！要哄他到楼下黑老三的洗头房去，就说我在楼下等着他呢！”潘若祥目睹了昨天的一切，早就憋了一口气，听了她的吩咐，连连点头，不动声色地出了屋。

薛芬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她知道黑老三是黑社会的一个小头目，在楼下租用了酒店的一个房间做洗头房，说是租用，其实是酒店白送给他的，开酒店面向全社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遇到或发生，靠白道摆不平的事，酒店就请黑老三出面，社会上的小痞子们一听说心狠手辣的黑老三给酒店当了“黑保安”，没有一个不怕的，因此，酒店自开业以来一直平安无事，屡屡被公安机关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因为广告公司在此酒店商住，这些年，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村溪也与黑老三称兄道弟，关系打得火热。

薛芬菲在潘若祥的办公室里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她恍惚听到潘若祥同杨献天说着话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她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打开窗子，把头伸向窗外，都市的嘈杂乱哄哄地灌进她的耳鼓，她把目光投向楼下的

洗头房，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幅惨烈的画面：杨献天嘴上封了胶带纸，头上蒙了一条面袋，黑老三和他的一帮弟兄手持棍棒铁条没头没脸地打着，杨献天从鼻孔里发出牛吼一般的低吟，粗壮的气流挟着血注喷若涌泉，棍棒飞舞中，目光如炬，脸若厉鬼的黑老三一只脚使劲碾压着杨献天的脸，血便从杨献天的脸上身上浸出来，淋漓得满地皆红，潘若祥一旁助阵，恶狠狠道，哥儿几个，往死里打！往死里打……薛芬菲觉得自己的身子开始发软了，她关上窗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都市的嘈杂被关在了窗外，屋里静极了，静得能够听到自己怦怦的心音，时间就在怦怦的心跳中流逝，记不得过了多久，潘若祥若无其事地走进屋来，她急切地问怎么样？潘若祥轻松地说，这小子不禁打，只几下就揍得尿了裤子，黑老三会打人，把人打死了却见不到外伤。薛芬菲吓坏了：“你们把他打死了？”潘若祥说，没有，只是昏了个把钟头，扔到水池泡了一会儿就醒了，接下来再打，又死过去了，我上来时，那人还没醒过来呢，黑老三让我问你，这个火候成不成，不成再加把柴。

薛芬菲惊出一身汗，她听得出，杨献天这个少爷坯子已被黑老三打得死了两个来回，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再打下去，没准会真的出人命。想到这儿，她掏出一沓钱交给潘若祥说，问问黑老三，这些钱够不够？潘若祥接过钱数了数说够了够了！之后又问：“您看怎么处理那小子？”她狠着心说：“这事你看着办，他要能走，就给他些钱自己养伤去，不能走，你们就把他送医院。”潘若祥答应着出了屋。

潘若祥走后，薛芬菲心惊肉跳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进屋，便发现村溪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打电话，见了她，皱着眉说：“我正给你打电话……门开着，人却不在，酒店这地方这么

乱，也不怕丢了东西。”薛芬菲此时见了丈夫，先是一愣，继而禁不住流着泪扑到村溪怀里，哽咽着说：“你怎么回来了！”村溪沉着脸，把她推到一边，从兜里掏出烟，慢慢地点燃后说：“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回来你不高兴是吧？说说吧，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跟杨献天谈的怎么样了？”

村溪不冷不热的态度使薛芬菲大感意外，然而，她已顾不得许多了，楼下的杨献天还不知死活地昏迷着，她急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说清一切，但越是着急，说出的话越是语无伦次，她说杨献天在楼下呢，在黑老三的洗头房，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村溪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去？她着急地说，我不能去，杨献天要一百二十万，我不给，他就赖着不走……村溪说，这就对了，那你就说说，你们俩究竟怎么样了？

薛芬菲急了，正不知如何说清这件事，潘若祥气喘吁吁地撞门进屋，说，坏了坏了，那个人口吐血味，不省人事，怕是不行了……薛芬菲一下子跳起来，大声说：“为什么还不送医院？”潘若祥说：“黑老三说他们只管打人……”村溪听得糊涂，但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揪住小潘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小潘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村溪一听，连忙出屋向楼下跑去，边跑边吩咐潘若祥，你去抬人，我把车开到洗头房，快！出了人命，我跟你没完！

薛芬菲一下子瘫软了下来……

此后的事，薛芬菲是听潘若祥和村溪说的……杨献天从黑老三的洗头房抬起来时，胳膊、腿都是断的，除了嘴吐血沫，呼吸微弱外，身上的其他部位都没有明显的外伤和血迹，送到医院后，村溪托关系找熟人，谎称杨献天从楼房掉下摔成重伤，并垫付了五万元住院治疗费。杨献天先后做了两次手术，整个人被固定在病床上昏迷了两天，医生说，伤员的胳膊、腿摔断倒不会致

命，只是肋骨折断，碎骨刺伤肺叶，阻碍了呼吸，如果再耽搁几分钟，也许就没命了……

那些天，村溪很着急，他与薛芬菲紧急磋商，详细调查事情的经过，薛芬菲不得不如实地将杨献天强奸自己未遂，事发那天又欲图不轨躺在床上赖着不走，并多次宣称“不给一百二十万就一天×你一回”等事实从根到梢儿说了一遍，村溪听了，沉吟半晌说，你说杨献天强奸你未遂，有什么人做证明？薛芬菲无奈，只得拉出武曼儿做证明，村溪听了，痛苦地笑了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杨献天若知趣儿，我给他出钱养伤后啥也别说就给我滚蛋，否则，只凭他这个强奸未遂，又有武曼儿作证，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这个问题，等杨献天伤情好转后，我要跟他好好谈谈。

薛芬菲听村溪这么一说，心里宽慰了许多，一头扑到村溪的怀里，感激地说，你真是大人大量，杨献天找我无理取闹，我怕你听说后不愉快，所以这些天我一直自己承受着痛苦，不敢跟你直说。村溪说，你不说我也早知道了，武曼儿回古北县后的第一天就跟我说了，她说你和杨献天在床上做了那事儿，让她撞见了，我不相信你会做下那等糊涂事，后来武曼儿又说她看到你正在反抗，可能是强奸未遂，我放心不下，连夜赶回省城，没想到你差点让人把杨献天打死，这样一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薛芬菲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她庆幸自己派人打了杨献天，并以此昭示了自己的不忍受辱，她还庆幸武曼儿北上古北告黑状告出了自己的清白，否则那天杨献天欲行奸事，她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事到如今，薛芬菲感到自己在情急时刻的所作所为真是得到上苍的庇护，她于庆幸之中不由兴奋起来。

事情按照村溪预料的方向发展，两个月后，尚未完全康复的

杨献天屁也没放一个，扔下他的“飞天”，扔下他价值百万元的影视设备，乘坐着他弟弟开来的奔驰轿车悄悄离开省城回了北京，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对付恶人和异己，必要时还真得需要采用暴力。”薛芬菲想。自此，她更加踌躇满志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广告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

有事业的女人是幸福的，有爱情的女人更幸福，薛芬菲爱情事业兼而有之，整日泡在由男人的爱和忙碌的事业调制的幸福蜜罐里有滋有味地生活着，然而，幸福时光总是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她听村溪说柳凤在几个月前已经同张有德结婚了，并且还当上了《生活导报》的实习记者，这让薛芬菲感慨万端，在她看来，柳凤、张有德之婚姻正有些老牛配破车，他们也只能是慢悠悠慢悠悠地往前蹭，好不到哪儿去。

这天，薛芬菲刚刚处理完手头儿的一些具体事务，村溪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来，笑眯眯地对她说：“前些天，张有德给我拿来一个广告策划，我觉得创意挺好，看了他的几个脚本后，我跟赵一雄商量能不能与省台合作，一雄一看脚本，笑了，说可以，就拿给领导看，领导看后也说可以，批给了省台广告部，刚才一雄来电话说，今晚大家往一块儿凑凑，商量一下看怎么办，你闲着没事，看看这几个脚本吧，挺逗的。”

薛芬菲难得见到村溪这么清闲，便笑着接过文件夹问：“是大制作吗？”村溪点燃一支烟说：“确切地说是小玩意儿大制作！”薛芬菲听村溪说得非常认真，便打开文件夹，仔细读了起来。脚本是打印的，第一页是创意说明：

微型幽默电视系列公益广告



---

一边坐着一位农村老汉，老汉的半个屁股坐在座位上，不满地望一眼占了大半个座位的女郎，咳嗽一声。

女郎瞪老汉一眼，继续抹口红。

老汉无奈，屁股向里拱了一下。

女郎厌恶地将身子向里挪了挪。

老汉不失时机地向女郎靠了靠，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

### 3. 车窗外 日 外

高楼座座，人流如潮。

### 4. 车厢 日 内

女郎的手包里响起了 BP 机的嘀嘀声。

女郎皱眉，有些张扬地嘟哝：“谁在抠我！”

老汉有些担心地望一眼女郎，将靠近女郎的一只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女郎转过身子看了一眼 BP 机后，骂一声：“讨厌！”

老汉吓一跳。

汽车前行。

少顷，女郎的 BP 机又响起来。

女郎再皱眉：“讨厌死了，谁又在抠我！”

老汉一激灵，望望左右，胆怯地将屁股向外挪了挪，身子扭向过道。

汽车前行。

少顷，女郎 BP 机再次响起来。

女郎有些恼火，狠狠地：“讨厌讨厌讨厌！咋没完没了地抠我！”

老汉忽地站起来，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急赤白脸地对女郎说：“姑娘啊！天地良心，咱俩挨得最近，俺连碰都没碰

你一下，哪敢抠你呀！”

情景笑声，淡出。

字幕并画外音 × × × ×（赞助企业）提醒你：规范外来用语，纯洁民族语言。

## （样本二）没电

### 1. 山村 日 外

一座山村外景，破败的土坯房，脏乱的街道，脏兮兮的孩子们立在自家门前呆看，一辆 213 吉普车驶入村子。

### 2. 村街 日 外

几个女人木呆呆地望着汽车，她们怀里抱着孩子，手里牵着孩子。

吉普车驶向女人们，可以看到车厢玻璃摇下来，从里面伸出一架照相机。

### 3. 吉普车内 日 内

新闻记者拍摄女人和孩子们，拍摄毕，摇上车窗玻璃对身边一干部模样的人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干部：“你这话没错，越是偏僻山村，计划生育工作越难开展！”

车停。

干部：“到了，这是大队部。”推开车门。

村长立在车门口，操着地方口音：“热烈欢迎领导们到俺村。”

### 4. 大队部 日 内

破败脏乱。村长招呼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倒水，赔笑道：

“俺这地方穷，没啥好招待的！”

新闻记者应着声，望着抱孩子的女人忙进忙出，问村长：“你们村计划生育成了全县的老大难，请问是什么原因使这项工作难以落实。”

村长操地方口音：“没（mu）电！”

记者：“什么？”

村长：“没（mu）电！”见记者仍不明白，指指屋顶，又指指窗台上的煤油灯，“没（mu）电，没（mu）电嘛！”

记者疑惑地望着村长。

村长摊开双手：“天黑了没（mu）电，没（mu）电你让人家干啥去嘛！”

情景笑声，淡出。

画外音并字幕 × × × ×（赞助企业）提示：为了计划生育，请搞好农村供电。

### （样本三）都是俺和俺媳妇做(zou)的

#### 1. 农家小院 日 外

堂屋门敞着，一农妇正在灶台前忙碌，锅里冒着热气。

从院门外急急走进一中年男子（他是村长），边走边喊：“来啦来啦！乡长来啦，领导们全来啦，孩子他娘，饭做（zou）得咋样啦？”

农妇显然是村长的媳妇，她站到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只水淋淋的白条鸡：“让你们到饭馆去，你偏让我做，我一个老娘们儿家，能做出啥好东西来？”

村长推农妇进屋：“人快到咱家了，你少说两句吧，村

里欠饭馆的账太多了，又没钱还，只有在咱家了……你快点儿吧，我帮你做。”

夫妻俩进屋。

正房房顶上，灶筒冒着青烟。

## 2. 村街 日 外

乡长等一干人，在村支书的陪同下向村长家走来。

乡长：“吃点家常饭也好……”

支书：“就怕慢待了……”

## 3. 村长家 日 内

饭桌上，鸡鸭鱼肉摆得满满的。

村长媳妇又端上一个菜，对外屋：“他爹，菜可是不少了。”

村长画外音：“有多少上多少，咱虽是农民，也不能让领导们小看了。”

## 4. 村长家院落 日 外

乡长一干人进院。

支书：“饭咋样了？”

村长忙不迭地从屋里跑出：“好啦好啦，快请，请！”

## 5. 村长家 日 内

饭桌上叠盘架碗，丰盛之极。

乡长等一干人寒暄落座，村长忙不迭地倒酒。

乡长望一眼桌上的菜，客套道：“弄这么多菜，吃不了就糟蹋了。”

村长赔笑，将斟满酒的酒杯放在每个人面前。

乡长：“嫂子也入座吧！”

村长媳妇腼腆地：“不啦不啦。”

乡长：“来嘛，又没外人。”

村长：“乡长叫你来坐你就来坐。”

村长媳妇羞羞地落座。

村长见大家都落座，举起酒杯，脸红红的竟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致祝酒辞：“各位领导（看一眼桌上的菜）没什么好东西（又望一眼自己的老婆）都是俺和俺媳妇做（zou）的……”

支书正喝水，听了村长的话，憋不住笑，喷了一桌子茶水。

乡长也笑，调侃地：“村长，你说话咋连个标点符号都不带，各位领导没什么好东西都是你和你老婆做（zou）的，你这是谦虚呢，还是骂我们呢……”

情景笑声，淡出。

画外音并字幕 × × × ×（赞助企业）提醒各位官员：为了人民公仆这个光荣称号，请管住自己的嘴。

薛芬菲一边看样本一边笑，样本素材无疑取材于剧组到古北县拍《闺女坟》时发生的笑话，她没想到这些不登大雅的东西竟被张有德堂而皇之地写成了短剧脚本，她皱着眉头对村溪说：“这个策划或许不错，可内容上却很粗俗，格调不高。”村溪听了，淡淡一笑说：“小说有通俗的，电视剧有娱乐片，公益广告为什么就不能有通俗或娱乐内容呢？我觉得以公益广告做包装，提供给人们一道娱乐快餐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儿。至于格调不高，我认为，只要编剧在粗俗的内容中寻找闪光点，粗俗就可认同为贴近生活，张有德样本中的闪光点，就是赞助企业的那句善意的提醒，这就够了。更何况，这些脚本只不过是样本而已。我们

看中的是张有德的创意。”

薛芬菲明白了村溪的意思，沉思着点点头，表示赞同。

提起张有德，薛芬菲便不由想起了柳凤，说起柳凤在《生活导报》当实习记者，结婚后日子过得似乎还不错，村溪听了，摇着头，“嘿嘿”发笑，薛芬菲问他笑什么？村溪说：“我听赵一雄说，王土的脸被梅朵砍了一刀，这一刀，我估计大概与柳凤有关，如果真是那样，他们两人的日子也不会幸福到那里去……”薛芬菲听了，有几分吃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村溪说：“我也是刚听赵一雄说的。”薛芬菲有点儿内疚地问：“这会不会与我写的那封信有关系？”村溪再次摇头：“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儿敢肯定，张有德婚前可能不知道柳凤与王土有染。”

薛芬菲见村溪说起柳凤、王土婚前有染的事儿，深恐累及自己，便窘迫地笑了笑，赶紧另换了个话题，问村溪：“晚上聚会，都是哪些人参加？”

村溪说：“张有德算一个，还有赵一雄和电视台一名具体负责的人员。”

薛芬菲问：“这个负责人你认识吗？”

村溪说：“不认识。”

转眼到了晚上，村溪和薛芬菲在梦源大酒店订好雅间等待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张有德来到办公室，又过了一会儿，赵一雄打来电话说马上就到，村溪问电视台那位负责同志一块来了没有？赵一雄说，不仅来了，而且是一位令你吃惊的朋友，村溪刚要问是谁，赵一雄“嘿嘿”笑着挂了电话。不到一刻钟，赵一雄推门进屋，身后紧跟一人，薛芬菲定睛一看，竟是面带刀疤的王土，不由吃了一惊。赵一雄见状，哈哈大笑，指着屋里所有

人说：“没想到吧，我们大家又相会了。真是缘分哪！想拆都拆不散，王导，快！见过村经理和村夫人，村经理、小薛、有德，告诉你们，王导就是省电视台广告部派出的制片人兼导演。”

薛芬菲对王土的到来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脸上自然是一副诧异的表情。这是她与王土闹翻离开“飞天”后的第一次见面，想起过去的旧事，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就在她不知所措之际，王土却洒脱地走向了村溪，满脸笑意地使劲握着村溪的手，嗓门响亮地打着哈哈：“村经理，如今你也是省城的广告巨头了，连我们电视台都上赶着跟你进行合作呀！”没等村溪“哪里哪里”的客套话说完，王土又走向张有德：“有德，是金子总会闪光，我让你把策划交给村经理，这个主意没错吧！”张有德握着王土的手，脸上挤出几分不自然的笑，“啊啊”了两声，没有说话，王土杵了张有德一拳，最后才转向薛芬菲：“小薛你有福，嫁了村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若是女的，也要嫁给村经理这样的人。”薛芬菲的心里很乱，她不知道王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弦外有音，还是阴阳怪气？抑或是赞扬羡慕她找了个事业有成的丈夫？面对王土，她一时哑言，过去的恩恩怨怨一齐涌上心头，尽管如此，她还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现在的她是村溪的夫人，是有头有脑的人物，不能太小家子气，于是，她颇为大家风范地握住王土的手，轻松愉快地说：“我也万万没想到今天能够见到老领导，咱们有一年多没见了吧！这一年多你倒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你的脸……”

话一出口，薛芬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但王土却不在乎，他摸了一把脸上的刀疤，嘿嘿一笑，学着胡汉三的声音说：“噢！让狼崽子咬了一口！”

没有人去追究那个“狼崽子”是谁，大家一起会心地笑了。

几个人便坐下说话，都是些老朋友式的寒暄和问候，说话间，薛芬菲渐渐感到王土好像变了，说话高门大嗓，举止粗犷豪放，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目光里也多了几分随意，从表象看，王土的心理很放松，好像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似的，王土的表现，让薛芬菲也感到了放松，大家说笑了一阵，便一齐下到二楼包间，酒菜早已备好，几个人一边吃喝，一边叙旧，因为彼此都掌握一些对方的隐私，人与人的关系也存有一些心照不宣的隔阂，因此，开始时大家说话都比较小心，话题很快转到了幽默系列短剧的运作上。

王土说：“村溪你拉来足够的企业赞助，有德你把脚本写好，我这里找演员、拍摄、制作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钱有本子，两三分钟的公益广告，我一天可以拍一条。”

默不作声的张有德忽然不客气地提醒说：“你注意，这可不是单纯的公益广告，这是幽默系列短剧，要拍出艺术性、故事性，还要具有小品味道，两三分钟的片子表现出这么多要素，不精雕细琢是不行的。”

张有德居然以教训人的口吻说话，令王土很吃惊，他有些诧异地望着张有德，半晌，以嘲讽的口气拍着胸脯说：“有德，你好像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是吧？实话跟你说，电视台的导演不少，可真正拍电视剧出身的就我一个！现在我倒有点儿担心你的本子在数量、质量上到底能不能跟上。”

张有德好像也生气了：“我的能力你也不应该有丝毫的怀疑！”

薛芬菲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张有德性格内向，说话从来不强人一头，可今天教训起王土来却丝毫不客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村溪好像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连忙笑着打圆场说：“你们既然都没问题，那我也表个态，拉赞助我有一定的把握，但制作费用不能太高，两三分钟的公益广告，只是给企业打一个字幕或配个画外音，企业是不会多出钱的，如果制作费用太高，我就无利可图了。”

赵一雄说：“我和王导算过账，一部两三分钟的片子，又有很强的艺术性，演员、服装、道具、美工、制作整套下来没有一万块钱绝对下不来，咱们先打一万，村经理你若拉一万五，那五千归你，你拉四万，那三万归你，你只管拉钱，其他你不要管。”

张有德着急地问：“脚本稿费从哪里出？”

王土好像跟张有德较上了劲：“一万元制作费已经够紧张了，反正不能从制作费中出。”

村溪对王土说：“那不对，有德写本子，你们拍摄，你们两家是一体的，稿费总不该由我广告公司出吧？”

几个人就吵起来，张有德见双方将自己这个策划、编剧甩到了二股道上，大为不满，心事重重地沉着脸喝闷酒。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面红耳赤地争吵，最后总算达成协议——张有德的稿费从制作费用中支出，不过，村溪要将制作费用追加到一万一千元，一个短剧的一千元稿费中内含着策划创意费用，王土对剧本又提出了许多要求，看来挣这一千元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有德原本想一次性领取创意费用，见没有希望，也不好坚持。看得出，他对这个结果仍然不太满意，沉着脸谁也不理。

薛芬菲一直没有参加几个男人的讨论，很矜持地坐在村溪身边，大家争论激烈时，便笑着站起来劝菜，还不失时机地说上几句比较轻松的话，她极力扮演着温柔娴淑的贤内助角色，此时，

见张有德情绪低落，便笑着说：“张老师，你是写稿的快手，一个两三分钟的短剧就能挣一千块钱，说起来不算多，但也已经不少了，多写几个，你比别人不少挣。”

没等张有德说话，已有几分醉意的王土凑近身边的张有德，以揶揄的口吻说：“你写的那几个短剧样本，不就是咱们剧组去古北县将军庙村遇到的几个笑话吗，《谁在抠我》那是武曼儿的事儿，《都是我和我媳妇做的》是武小来的事，《没电》是多子爹说的，这样的笑话我一夜能写一百个你信不信？”

张有德一口喝下半杯酒，恨恨地看着王土，想反击，但显然还没想好有力量的话，正在这时，村溪笑了，对王土说：“王导，你们不是说制作成本降不下来吗，我倒有个建议，既然《谁在抠我》是武曼儿的事儿，你干脆就让武曼儿演不结啦！这几个故事都到古北县去拍摄，找当地的群众演员，说土话，比如，‘没电’的‘没’、‘都是俺媳妇做的’的‘做’，让当地人用土话说出来那才够味儿，群众演员演一部戏给个三瓜两枣就糊弄了，请演员的费用不就降下来了。”

赵一雄听后，不由叫道：“这个主意不错，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不就是这么拍的吗？群众做演员，真实、拙朴，村溪的意见可以考虑。”

王土听了连连摇头：“你们可不知道，将军庙的人把咱们城里人都恨死了，如果再去那里，乡亲们非得把咱们打死不可……”

赵一雄不解地问：“为什么？”

王土反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忘啦？上次武曼儿带着多子干吗来了？不就是因为剧组挖了人家的坟……”

没等王土说完，赵一雄便点头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

多子替人‘死’，嫁了个姓武的男人，不跟男人睡觉，跑到省城找工作，只是，这事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王土似乎有点儿醉了，长叹一声，闭上眼睛说：“还能怎么样？杨献天把人睡了，弄得人家哭哭啼啼……”

赵一雄吃惊地问：“是么，你听谁说的。”

“谁说的，地球人都知道！你问村溪，就在这个酒店，第二天多子走时，是柳凤送的站，多子什么都跟柳凤说了，柳凤什么都跟我说了。”王土醉眼朦胧地说。

赵一雄笑了，仰头扫了一眼大家说：“这事儿合着就我不知道啊！哎哟哟！可惜了，多子那么清纯一个小姑娘……没想到哇！要说这杨献天死也值了，他玩了多少女人，第一次跟他喝酒，我的包儿丢在他车上，第二天还我包儿时，少两个避孕套，一晚上用两个，这还是人吗，简直就是头小叫驴……”

薛芬菲的脸刷地一下白了，赵一雄是不是喝醉了？怎么忽然提起了这件事？她心里打着鼓，惴惴不安地望了村溪一眼，见村溪沉着脸，紧闭着双唇，不动声色地默默注视着赵一雄，眼睛一眨不眨，薛芬菲的心怦怦地跳着，不知村溪在想什么，也不知村溪到底知不知道她与杨献天的第一次云雨就是赵一雄说的那个晚上。

赵一雄显然对这种事有很强烈的兴趣，他问王土：“王导，你跟咱说说，杨献天怎么就把多子弄得哭哭啼啼了，没上手段哪？”

王土大概也醉了，不假思索地说：“杨献天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那手段就是一个‘钱’字，在火车站，多子把钱给柳凤，让柳凤捎给杨献天，柳凤对她说，杨献天糟蹋了你，王八蛋的钱不要白不要。”

赵一雄冷笑：“杨献天玩女人就是花钱买。”

王土说：“手段是不高明。”

赵一雄说：“话说回来，现在这世道，笑贫不笑娼，不花钱，哪个女人肯陪你玩？”

王土说：“那不见得，男人手段如果高，女人倒贴的情况也是有的。”

赵一雄再次冷笑：“你的意思是说，你遇到过倒贴的女人？”

王土连连摇头：“一雄你在笑话我！”

赵一雄不屑地说：“我知道没有女人倒贴给你，先前也许有，但现在决不会有的，你瞧你脸上那块疤……”

王土显然受不了赵一雄的蔑视，阴阳怪气地说：“你是说我脸上的疤？告诉你吧，这是我老婆专门为我做的美容，这一刀虽然落了疤，却给我增添了一脸的英雄气概，你不觉得吗？如果过去我能让女人倒贴的话，那么，现在就更有本钱了。”王土说着，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脸上的疤，并装出万分爱惜的样子冲赵一雄笑了笑。

赵一雄也笑了：“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刚才你说杨献天强暴多子是柳凤告诉你的，现在我明白了，你这种人，如果有人倒贴的话也只能是柳凤，也只有柳凤这样的傻孩子才能倒贴给你！‘飞天’散了摊子，你是不是把柳凤金屋藏娇了，快老实交待！”

赵一雄能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他还不知道柳凤已嫁给了张有德，这令薛芬菲大吃一惊，她刚要张口阻拦，忽觉身边一阵风动，只见村溪呼地站起，一把抓住赵一雄，大喝一声：“快闭嘴！”气冲冲拉起赵一雄向屋外走去。薛芬菲正不知所措，只听“啪”地一声，抬眼一望，发现脸色煞白的张有德将手中的酒杯

狠狠摔在地上，并趑趄趑趄地站起来，指着王土说：“王土，你太欺负人了……”王土的酒好像一下子醒了过来，连忙说：“有德你听我说，听我说。”张有德一把推开王土：“滚你妈的……”提起手包，忿忿走出屋。薛芬菲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她想上前拦住张有德，但又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她听到门外的赵一雄说：“真对不起有德，我不知道你娶了柳凤。”

张有德说：“你们这帮人还能算人吗，我瞎了眼……”

事情来的太突然了，突然的让人猝不及防。

屋里，薛芬菲望着目瞪口呆的王土，良久，她听王土对她小声说：“小薛，我今天好像酒喝多了，也不知说了些什么，过去的事你我都不要往心里去，杨献天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和我共事一场，以后同在省城，还得互相帮助，现在，我求你出去帮我看看，替我跟有德道个歉好吗。”

薛芬菲没想到酒后的王土竟说出了这等尽人意的话，默默地点了点头，走出了屋。

屋外，村溪、赵一雄站在楼梯口，正望着气呼呼下楼的张有德，薛芬菲走上前时，见赵一雄扬手扇了自己一个嘴巴，恨恨地说：“我这张臭嘴！”薛芬菲扶着楼梯往下看，张有德已消失在一楼大厅的拐角，这时，她忽然发现从楼梯上款款走上来一个女人，橘黄的灯光里风情万种，摇曳多姿的样子，她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儿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正思想间，那女人不经意地仰起了头，目光顾盼之间闪出一抹惊喜，诧异地叫了一声：“经理、赵大哥，你们大家都在这儿等俺吗？”

从那夹杂着内蒙口音的普通话里，薛芬菲猛然间想了起来，这个在灯影下款款而行的鲜亮女子竟是武曼儿。

## 21

女犯独白：上苍给男女之爱赋予了不同的天性，女人对男人的爱除了人身的获得以外，偏重的是情感追求，而男人对女人的爱除了情感追求外则倾向于人身的占有，这就造成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对感情的执著，男人无法感受，而男人对女人无穷的占有欲望，女人也无法理解，因此，我总觉得，女人多痴心，男人多负心是一种情感规律，这种规律是由人的本能决定的，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自从那夜武曼儿在古北县城招待所再一次自愿献身，并将杨献天强暴薛芬菲未遂被她撞见的事实告知村溪后，武曼儿就一直盼望着在村溪和薛芬菲之间发生点儿什么，然而，盼来盼去，她所希望看到的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发生。这期间，为了领取村溪应诺的那五万元钱，她回了一趟省城，意外得知了杨献天遭人毒打几乎丧命的事儿，她当时很害怕，觉得这事儿肯定与自己的“揭发”有关，因此，没等弄清事情的原委便惶惶不安地乘火车回到了古北县。

回县城后，武曼儿重新回忆起那一夜在招待所里发生的一切……当时，她与村溪做完那件事后，心里充满爱意，然而，村溪对她的看不起，却使她将恼怒转嫁到了薛芬菲的头上，她开始“揭发”薛芬菲的不贞，以当时的心态，她原本是想说薛芬菲趁村溪不在之机与杨献天在床上游龙戏凤旧梦重温，可当她听到村溪“你不说实话我就掐死你”的警告时，心里害怕起来，她不

得不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地讲了一遍，她说她进屋时正碰上杨献天、薛芬菲在床上翻滚，两人的衣服都穿的不全，薛芬菲好像是在反抗，也不知此前两人是不是做成了那事儿……村溪听了，一再问她“你看清楚了”？她肯定地点点头，村溪就拿起手机，看样子是想给薛芬菲打电话，可不知怎么却没有打，后来，她发现村溪好像对杨献天、薛芬菲之事并不在意，心里隐隐地有些遗憾，此时，她感到有必要让村溪知道知道薛芬菲、杨献天的过去了，便仗着胆子旁敲侧击地说了一些两人的旧情旧事，村溪没等她说完就粗暴地打断她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两人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比你清楚，你就不要说了吧！”她只得住了口，不知村溪心里在想什么，此后，两人相拥着默默地躺在床上，谁也不说话，凌晨时分，村溪忽然坐起来对她说：“不行！我得回去！”

武曼儿记得自己从省城回到古北县后没几天，村溪曾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村溪很平静地问她敢不敢为杨献天强奸薛芬菲未遂的事儿作证？她当时感到问题严重，反问村溪是不是要跟杨献天打官司？经过一番相互提问，武曼儿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杨献天遭打是薛芬菲找人干的，与村溪没有关系。武曼儿便觉得薛芬菲这个女人确实歹毒，心里巴不得杨献天好好告薛芬菲一状呢。可听村溪说，杨献天强奸在先根本就不敢告状，这多少又让武曼儿有点儿遗憾。过了些日子，当武曼儿给村溪打电话问起杨献天的病况时，村溪顺便说了一句：“看来是用不着你作证了，杨献天已经被他弟弟接回了北京，屁也没敢放一个。”

武曼儿便开始同情杨献天了，想当初，杨献天呼风唤雨，何等人物？如今白白吃了一顿毒打却无可奈何，天下怎么会有这样

的事儿？武曼儿越想越觉得杨献天窝囊，心里渐渐不平起来，有一天，她忍不住试着给杨献天打了个电话，没想到电话真的通了，武曼儿只听到可怜的杨献天“喂”了一声，泪便差点儿掉了下来，她关切地问你是杨主任吗？我是武曼儿呀，你身体好些了吗？杨献天显然有几分惊喜，连连说你是武曼儿呀？你怎么想起我来啦？武曼儿的声音便有了几分哽咽，小心翼翼地说我听说你遭了薛芬菲一顿毒打，差点送了命，我心里挺惦记，不知道你现在在哪？杨献天大为感动，说了一番令武曼儿至今想起都要心酸落泪的话，杨献天说：“武曼儿，我现在在北京，在我弟弟的公司里，就躺在公司招待所里，跟前没有一个人，人在难处，连狗都不如，我是丧家之犬哪！现在没人再肯理我了，我的手机天天开着，巴望着有个人跟我说会儿话，可是我的亲朋好友没人来看我，只有你没忘了我，心里还装着我，你是我落难以来第一个打电话问候我的人，我很感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呀，可叹我这些年交了那么多的酒肉朋友……”这番话还没有说完，武曼儿已经决定去北京看望杨献天了，没什么目的，就为了这份感动。

武曼儿按着杨献天交待的路线来到了北京郊外，在集团公司内部招待所里找到了杨献天，她发现杨献天已能下床走动，只是双腿微瘸，脸色憔悴，尚处在静养阶段。两人见面后，少不得一番伤感，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交谈中，武曼儿得知，杨献天当初从他的家族企业撤资到省城买下“飞天”，完全是因为与弟弟闹矛盾赌气出走，整个家族的人都知道他投资影视另有所图，“飞天”散摊儿后，老父亲心疼他，还想把他收容到家族企业中来，但弟弟不肯接纳，经过做工作，弟弟最后答应，只要他能带回一百二十万的资金，他仍可以留在公司，条件是不让他再管理企业。那时，他已身无分文，为了凑够一百二十万入股资金，他只

---

有卖设备一条路，他知道村溪早就盯上了他这套影视设备，但凭村溪的精明，决不会出价一百二十万，于是他便想通过自己与薛芬菲过去的情人关系相要挟，从而促成这桩生意，也是事情做的有点过头儿，没想到要挟不成反遭毒打。

说起被毒打的经过，杨献天说，那天那个叫潘若祥的人将他骗到楼下，说薛芬菲在等他。一进洗头房，他的嘴就被人堵了，没等他看清是什么人，脑袋又被人蒙了，几个人把他抬起来，不知将他的一条腿放到了一个什么硬物上，膝盖和脚腕子两处猛然间同时受到两股向下的巨大压力，他听到“咯吧”一声，腿骨断了，他痛得一下子昏了过去，后来，他醒过来一次，觉得自己被泡在了水里，那时他的胳膊也被弄断了，那伙人仍然不说话，从水里将他捞出来，用脚踩他的肋骨，这时，他听到有人对他说：“哥们儿你得罪了人，知道为什么挨打就算了，别怪我们手狠！”于是，他的三根肋骨又被踩断。

武曼儿听得惊心动魄。

杨献天还对武曼儿儿说，他很感谢村溪，是村溪救了他，在医院从昏迷中醒来时，村溪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先养伤，伤好后你想怎么告我都成……那些天，他住的是高干病房，生活起居都由几个专人轮换侍候。几天后，村溪第二次来看他，同他说了很多话，村溪对他说：“我购买你的影视设备是真心的，我们都是朋友，六十万也好，一百二十万也好，价钱原本都好商量，我让小薛跟你谈这笔生意是出于对小薛的信任，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你们俩过去的事我听说过一些，我是不在乎的，要是在乎，我就不会娶小薛，因此，你真不该以这些旧事来要挟小薛，更不该欺负、强暴小薛，现在小薛让人打了你，我说她打你打得好，换了我也会这样做。你强暴小薛我是有人证的，你可以告我，但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你也可以不告，将来咱们还是朋友……”杨献天说，他要挟甚至企图强暴薛芬菲本身就是仗胆而为，听了村溪的话，心里的底气一点儿都没了，他没想到村溪对自己妻子的过去毫不在乎，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男人，他暗骂自己愚蠢，只想快快逃离省城。于是，他含羞带愧给北京的弟弟打了电话，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弟弟听了，一点儿也没有同情他，而是愤恨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活该！杨献天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夜深时蒙面大哭。那些天，他万念俱灰，想到过自杀……两个月过去了，弟弟到底还是派人来接他了。回到北京后，家里人很少来看他，他也没脸再见家里人。弟弟最后一次来看他时说了一番话，弟弟说，你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该想想自己今后的路了。弟弟还说，“飞天”那里你赶紧做个了断，几百万元的设备扔在那里也不是个事儿，你若没脸回省城，可以委托一个人替你办这件事儿，那些设备能卖多少算多少，你从此就踏踏实实地跟我干，不要再有什么花花肠子。杨献天说，他这个当哥哥的，在弟弟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按照弟弟的指示办。可那些设备委托谁去卖？最终卖给谁？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想起这些日子自己落难，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来问候的，便觉得这事委托给谁也不放心。

武曼儿记得杨献天说到这儿时，曾深情地望着她说：“武曼儿，在我落难之时，你第一个来看我，你的行动赢得了我的信赖。这些年，你走南闯北，认识不少大老板，生意场上的经验都非常丰富了，我想把这个事儿托付给你办一办，找个买主，这事儿办成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武曼儿没想到杨献天这么信任自己，激动的热泪盈眶，她当

时没有说话，心中暗想，影视设备不是土豆黄瓜，什么人什么季节都能消费，百万元的设备要找到买主并卖出一个好价钱，只有买主特别需要才能够做到，就这样，她想到了村溪。她喜欢村溪，从内心里总想为村溪做些什么，于是她试探着问：“你这东西卖给什么人都行吗？”

杨献天说：“随你便，只要能卖个好价钱。”

武曼儿问：“那么，卖给村溪成不成？”

杨献天沉吟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按理说，我已没脸再同村溪打交道了，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急于将设备出手，这口气也就没法再赌了，其实，村溪这个人还不太坏，只是我被毒打一顿……”杨献天说到这儿，再叹了一口气，“如果要是能把这个薛芬菲摆置了，这套设备就是白给村溪我都认。”

武曼儿遗憾地说：“薛芬菲的命好，嫁给了村溪这么一个有情有意的男人，村溪拿她当宝贝一样看待，恐怕不太好摆置。”

杨献天“哼”了一声：“我就不信世界上真的会有不在乎自己老婆跟别人睡过觉的男人。武曼儿，我跟你讲，薛芬菲是有野心的，她的心肠既狠又黑，是个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人，等着瞧吧，如果村溪有一天倒霉，她肯定还会瞄上别的有钱人，我可以这样讲，薛芬菲的人品比起你来相差十万八千里，村溪娶她早晚会后悔。”

这话说到了武曼儿的心坎上，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一下子豁亮起来，在那种心与心的交流中，她同杨献天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她对村溪的有情有意大加赞赏，杨献天大概看出了她的心思，极力鼓动她取薛芬菲而代之，武曼儿被杨献天鼓动的心猿意马，想起这些年自己走南闯北，什么样的场面、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便忽然对自己产生了信心，两人心照不宣，一拍即合，

决定通过买卖设备一事促使武曼儿取得村溪的好感和信任……

就这样，武曼儿踌躇满志地从北京赶往省城。

从火车站匆匆赶到梦源大酒店，上了楼梯，武曼儿不经意间抬头望见了站在楼梯口的村溪和赵一雄，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走上前热情地打招呼，此时她忽然发现薛芬菲也站在一旁，心情一下子灰暗了下来，几个人礼节性地说了几句话，武曼儿见大家脸色阴沉，好像刚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于是，她适时与大家简单道别，悻悻地上了楼。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饭后，武曼儿来到村溪办公室，见村溪眼皮浮肿，精神萎靡地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愣，便走上前，坐在对面沙发上，小心翼翼地问：“经理，昨晚没休息好吧？”村溪抬起眼皮，慢吞吞地问：“又有订单了？”武曼儿说：“现在的活儿不像先前那么好揽了，跑了两个月，没订一份单。”村溪便闭上眼，叹口气，不再说话，武曼儿觉得村溪好像有什么心事，又不好问，便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几页纸，有一眼没一眼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扑哧”一声笑了，问村溪：“经理，这是谁写的？”村溪睁开眼，见武曼儿手里拿着张有德策划的那份幽默系列短剧的剧本，萎靡之中，好像来了一点儿精神，他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伏在办公桌上问武曼儿：“你觉得怎么样？”武曼儿没有看明白这是一个广告策划，便说：“倒是挺逗的，可这能叫电视剧吗，太短了。”村溪见武曼儿没明白其中的意思，便仔细地将这个策划的意图说了一遍，武曼儿听后，一迭连声地说：“张有德这个主意挺好，准能拉来赞助，而且，我看出来了，那里边有个事儿实际上写的就是我，那时我还很傻，那种傻劲我要是来演，准能演好。”

---

村溪的兴致似乎被武曼儿调动了起来，他笑着说：“昨天我们几个人确实提到你了。武曼儿，你若能拉到赞助，我成全你做演员的梦，可是，这个策划能不能实现还很难说。”武曼儿问为什么，村溪叹口气，把昨晚酒桌上发生的一切草草地说了一遍。村溪尽管说的轻描淡写，但武曼儿却听明白了。原来，昨晚赵一雄无意中说出了猜度王士、柳凤二人有不寻常关系的话，张有德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由此，村溪担心这个系列短剧会因此而泡汤，退一步说，即使大家将来能够合作，恐怕也不会合作的很愉快。

武曼儿为这个策划不能实现感到惋惜，她问村溪：“难道离了他们几个人我们自己就不能干了吗？”村溪说：“干是能干，可我们没有设备和人员，咱们公司又没有制作影视作品的资格……唉！我要是有‘飞天’那么一套设备和牌子就好了。”

武曼儿正发愁没有机会跟村溪说这件事儿，听了这话后，眼睛一亮，有几分卖弄地问村溪：“经理，你想不想买下杨献天那套设备？”

村溪说：“想啊！但这可能吗？”

武曼儿便笑了：“经理，不瞒你说，前些天我去北京拉广告看到了杨献天，他也向我提起了卖设备的事，他没脸再回省城，已经委托我为他代办这件事，你若有意，我可以跟他联系。”

村溪听了大感意外，问武曼儿：“杨献天怎么会把这么大的事交给你来办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武曼儿便将她看到的杨献天的近况和处境如实地说了一遍。

村溪听了，沉吟半晌，有点狐疑地问：“小薛让人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还能把设备卖给我？”

武曼儿说：“杨献天一直对你评价非常高，说他几乎被小薛

派人打死，多亏你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杨献天还对我说，他要挟小薛的目的其实就是想把设备卖个高价，他央求小薛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帮他一把，可小薛也央求他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不要为难她，当时两人都很作难，就抱头相哭起来，后来不知怎么就哭到了床上……杨献天说无论谁的对谁的错，桥归桥路归路，他现在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只求快点把设备脱手，无论卖给谁都成。”

武曼儿将这段话说得山重水复，村溪听了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你不要扯别的，你只说你能不能代表杨献天，有没有资格？那些设备杨献天要什么价？”

武曼儿说：“杨献天委托我卖设备，这一点儿你不要怀疑，你若同意买，我马上就可以通知他，他会委托‘飞天’的李英才协助我办这件事。至于价钱，杨献天说你最好给一百二十万，他目前需要这个数。”

村溪没听清楚，没好气地说：“你把口条捋直了，是最好一百二十万，还是最少一百二十万？”

武曼儿笑道：“是最好。杨献天说，你们之间这么一番折腾，他又挨了一顿冤枉打，差点儿被打死，你们作价时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吧。”

村溪说：“一码说一码，做买卖讲究公平交易，再者说，我们揍他一顿，怎么就冤枉他了，他不该打吗？”

武曼儿笑了：“杨献天说是冤枉的，其中肯定必有内情，我不好说什么，你先报个价吧。”村溪愣了一下，沉吟道：“我还是报六十万，你如果真有能力管这个事儿，你可以跟杨献天说。”

武曼儿说：“六十万少了点儿，但我知道杨献天急于将设备

---

出手，做做他的工作，这事儿或许还可以商量，不过，话说回来，你也别死咬住这个价，因为我同样知道你也很需要这套设备，不要杀价太狠杀黄了生意，到时候后悔也就晚了。”

村溪听了武曼儿的话，认真想了想说：“看来你是真想管这个事儿，我呢，也就先把你当作杨献天的代理人，我说一口价，最多七十万，你能不能办下来？”

武曼儿“嘿嘿”一笑：“经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可我还是非常乐意给你做事，现在我就让你看看，她薛芬菲办不成的事我武曼儿能不能办成。你等着我的消息吧！”

武曼儿说完，从脖颈处掏出手机，站起身走出屋外……

两个小时后，武曼儿再次来到村溪办公室，平静地对村溪说，杨献已经基本同意七十万元成交，“飞天”主任李英才也将很快前来商议具体事宜，一俟双方达成协议，她会将合同送往北京请杨献天签字，而后，钱货两清。

挖空心思把杨献天那套影视设备弄到手的村溪，决不会想到这件难缠的事情居然竟让武曼儿顷刻间搞定，惊喜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他用热烈的目光望着武曼儿，武曼儿也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这时，他发现武曼儿的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忽然娇嗔地蹭了上来，一把抱住他的头，娇滴滴地说：“事儿办成了，你怎么谢我？”村溪一愣，本能地望了一眼屋门，这时，他不经意间看到半开的屋门被悄悄关上，不由惊问一声：“谁！”

没有人应声。

## 第八章

---

22

女犯独白：在爱的天国里，每个人的隐私都应是一杯陈年老酒，你可以独斟独饮，你可以永久回味，你可以独享隐私给你带来的伤痛或快活。但是你决不可以把隐私轻易秘宣他人，即使那人是你生死相依的丈夫。可是，我意识到这些时已经晚了。那些日子，我对我丈夫的伤害和我丈夫对我的伤害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我的爱已变得畸形扭曲，居然从我身上闻到

---

了另一个男人身上的气味儿……

柳凤从心底里预感到的那种危机终于来了。那天夜里，她神差鬼使地向张有德说出了自己心底的隐私，她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夫妻要共同生活一辈子，那么所谓个人隐私也只能是一时的，与其这样遮着掩着，还不如主动“交待”来的痛快，更何况，倾心相爱的夫妻彼此间本该就是相互信任的，然而，铁的事实告诉了她当初对张有德的信任到底有多么愚蠢。原来，在爱的天国里，每个人的隐私都应是一杯陈年老酒，你可以独斟独饮，你可以永久回味，你可以独享隐私给你带来的伤痛或快活。但是你决不可以把隐私轻易秘宣他人，即使那人是你生死相依的丈夫。可是，她意识到这些时已经晚了。这些天来，她对张有德的伤害和张有德对她的伤害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知道，张有德依然爱她，可这爱已变得畸形和扭曲，他居然从她身上闻到了王土的气味儿。

那个不眠之夜把柳凤和张有德扔进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日子从此失去了欢笑和融合，夫妻俩脸上布满了阴云。

柳凤自知婚前失身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每夜，她都主动地去与张有德做那寻欢之事，云雨之间往往表现的急不可耐，她比先前更温柔更容易哭了，情浓爱切之时她甚至咬伤过丈夫的肩膀，她明白自己正在以这种强烈的爱做着祷告和忏悔，她要把这人伦之爱做得更出色，用千般柔情抚慰丈夫心头的创痛，以使丈夫忘掉因王土而带来的羞与辱。

然而，张有德还是能闻到王土身上的气味儿。有天夜里，柳凤正热烈地爱着丈夫，忽然听到张有德嚤嚤抽泣起来，柳凤心中一抖，问他怎么啦？张有德痛苦万分，喃喃道，柳凤啊！我为什

么总是从你身上闻到王土的臭胳膊窝味儿？一闻到这股味儿我就能幻想到你与王土做爱时的样子，你也是这样如藤一般地缠着王土，热烈的时候王土也像我一样附在你耳边问你幸福不幸福，你被感动的小声哭泣，然后对王土说，你真好，我一天也离不开你了。王土在你身上耕耘完毕，把一身的臭汗流在你的身上浸入你的肌体渗入你的血液，王土就像我一样趴在你松软的身体上喘息着，你也爱抚地抚摸着他的头他的肩他的背和他的屁股悄悄说，别动，就在我身上睡吧！王土就这样在你身上趴着睡了，嘴里流着贪婪的口水，那口水流在你的脸上脖子上，于是你身上就有了王土的气味儿。

张有德以生动的语言将这些幻想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柳凤的面前，柳凤伤心地哭了，她知道丈夫忘不了王土，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原谅一个曾经在自己女人身上耕耘过的情敌。于是，她把家里的被褥统统洗了一遍，晚上上床睡觉前，她又将自己的身子泡在掺了香水的澡盆中沐浴，洗的干干净净后，有如祭奠神灵一般将自己摆放在床，奉献给丈夫。

然而，张有德还是闻到了王土的气味儿，那种臭胳膊窝味儿似乎已扎根在了他的灵魂，深入到了他的骨髓。

张有德的脾气开始暴躁起来，夫妻欢快之时，竟有好几次莫名其妙地打了柳凤，打过之后，他悔恨不已，抱着柳凤哭泣，他说他绝不是有意打她，他爱她，但爱她时怎么也忘不掉另一个男人，他常常闻到那股气味，他简直被那种无法忍受的幻想和幻觉逼疯了。

面对这种情况，柳凤曾与丈夫进行一次长谈，她平静地说：“有德，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张有德说：“不！我爱，正因为爱，我才不能忍受你的过去，有了爱我才体会到，爱是自私

的。”柳凤说：“你既然爱我，你就应该接受我的过去和现在，我嫁给了你，我已经不可能把我的身子还原成一个你所希望的完整的身子。爱是用心去爱，身体只不过是爱的一个载体，我用心去爱你难道这还不够吗？”张有德凄楚地一笑：“我也知道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够，现在的我已经分离成了两个我，对于你的过去，一个我说：‘事已至此，还是忍了吧！’而另一个我却说：‘我凭什么要忍，我怎么这么不幸，我找到了爱，为什么却要换来一生的痛苦。’我在这两个‘我’中痛苦地徘徊，爱和恨混杂着，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柳凤说：“这么说你已经在恨我？”张有德迷茫地摇摇头：“我不知道，也许爱过了头就是恨，恨过了头就又转化成了爱，我爱现在的你，却无法忘记你的过去，我恨你的过去，可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又同属一个肉体，柳凤啊！你真不该跟我讲你的过去，给我的心灵留一块清白，我一辈子会很幸福！”柳凤说：“你让我怎么办？”张有德长叹一声：“我有一千个办法，但九百九十九个办法就是杀了王土，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再见到王土和每一个知情的人，可我知道，这一千个办法，哪一个都行不通！”

柳凤的心提了起来，她知道，张有德的情感神经已脆弱到了临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走向极端。

然而，距离那次平静的长谈还不到半个月，也就是张有德应村溪之约到梦源大酒店商谈幽默系列短剧有关事宜的那天晚上，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个晚上，张有德醉醺醺地回到家，进门后，脸色煞白地垂头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凭直觉，柳凤感到他很可能在喝酒时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她默默地沏好茶水，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面前，轻声问：“有德，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喝高了！”

张有德慢慢抬起头，猩红的眼睛里放着坚定的光芒，他望着柳凤，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喝高，我很清醒。柳凤，你知道我今天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吗？你知道我跟谁坐到了一个酒桌上吗？告诉你，我跟王土喝酒来着，王土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玩女人花不花钱，赵一雄居然当着我的面说王土玩的不花钱的女人就是你，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无视人的起码尊严的地步了，他们不把我当人看，肆无忌惮地羞辱我……我当时坐在王土身边，闻着他身上散发的一股股腋臭，我清醒地意识到，王土的存在是对我的一种极端蔑视和侮辱，在王土面前，我将永生永世抬不起头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千遍一万遍地想，我该怎么办？现在我想通了，既然王土活着是对我的极端侮辱，那么，我就只有杀了他这一条路可走了。”

张有德一口气将话说完，柳凤吓呆了，她愣了半晌，惶恐地说：“有德你疯了吗？杀人偿命你懂不懂？你的心眼儿太小了，为什么总往绝路上想？”

张有德无奈地说：“我也往宽处想过，可没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总往绝路上逼自己，现在我才明白，我虽然爱你，却不能原谅你的过去，我不能把过去的你杀了，因此，我只能杀王土。我只有杀了王土才有可能把自己从一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凤儿呀！你不是男人，你永远不会明白一个男人面对自己的情敌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你知道吗？满世界的腋臭已经快把我逼疯了，我别无选择！”

柳凤吓得哭了起来，她万万没有想到张有德会以这种方式释放自己的爱和恨，了断自己的情和仇，她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泪水涟涟地说：“有德，你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大男人，不应该气量狭窄呀！你既然爱我，就不该抛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

---

你为了爱而不惜杀人抵命，我即使活着，灵魂也将永世不得安宁。过去的事是我一时糊涂做下的，既然已不能挽回，就让我去杀王土好吗？我杀人我抵命，我不连累你。”

张有德听了这话，将柳凤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也流了下来：“凤儿呀！你这样说，让我怎么办？”

柳凤抬起脸，嚤嚤哭泣着说：“有德，你的痛苦我理解，既然你不肯原谅我的过去，那咱们离婚吧！忘了我，再找一个你所爱的黄花闺女，你看好不好？”

张有德默默地摇头：“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离婚的念头，你永远也别想离开我！”

柳凤说：“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解脱由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吗？”

张有德沉吟半晌：“我想过了，没有别的办法！除非……除非你亲自去与王土了断！”

柳凤连忙说：“怎么了断你说。只要不杀他，只要我能做到，只要你能够满意！”

张有德渐渐平静了下来，丝丝入扣地说：“王土玷污了你，虽然罪不当死，可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柳凤，我爱你，爱是自私的，所以我怕失去你，你与王土有过那么一段旧情，又同在一个城市，难免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接触，我不是不相信你，也不是心胸狭窄，但为了防止今后不愉快事情的发生，我认为，从现在起，你与王土之间必须制造出一种深仇大恨。”

柳凤说：“有德，只要你不杀王土，有话你就直说吧，你到底让我与王土怎么了断？”

张有德眼睛里喷出了凶光，冷笑着说：“柳凤，我不难为你，我希望你像薛芬菲打残杨献天一样，打断王土一条腿，或者

一只胳膊，或者剁下他一只手，哪怕一根手指都成，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你必须让王土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我知道你很难，可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下不了手，那就只有我亲自出马了，我若是出马，要的就不是这些结果了！”

柳凤惊出了一身汗，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一群无形的厉鬼逼上了天台，走过去万丈深渊，转回来一片黑暗，然而，事已至此，她已经没有了选择，她必须先答应下来，于是她说：“好吧，我试试看！”

张有德见柳凤有些犹豫，恶狠狠地补充一句：“十天之内我要看结果，如果十天之后你还不动手，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柳凤又认真地想了想，觉得自己确实已无路可走，便咬紧牙关，默默地点了点头……

王土的命在一番艰苦的谈判后终于保住了。然而，一切的爱与情仇、痛苦与悲伤、泄愤与仇杀、灾难与险恶却在顷刻之间转嫁给了柳凤，这是多么残酷而悲壮的事情啊！一个善良温顺的柔弱女子，为了从根本上解脱丈夫的痛苦，为了彻底消灭自己无法挽回的过去对丈夫所造成的伤害，为了表现自己与旧日情人一刀两断的果敢和决绝，柳凤必须毫不犹豫、毅然决然地去做一个凶犯、一个狂徒、一个暴戾恣睢的黑社会头子或帮凶所做的事情。这一切，最终感动了张有德，他抱住柳凤，不停地亲吻：“凤儿，不管出现什么事，我都将至死不渝地爱你，你做的这一切，不仅救下了我的肉身救下了王土的肉身，同时也将永远拯救你我的灵魂！”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柳凤大瞪着双眼凝望着窗外的星星，不知天明后的世界将会变成一副什么模样……

日子如一张蝉翼般薄的纸，在一柄无形而飞快的裁纸刀下无

声地划过，刀下的薄纸一寸寸切破，日子也便一天天碎去，柔弱的柳凤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她所应诺的一切，她的心在张有德一日紧似一日的目光逼迫下犹如一条放入滚烫油锅的鲜鱼噼噼啪啪地蹿蹦着，当日子进入第九天时，她终于痛下了决心。

那是一个闷热仲夏的傍晚，柳凤在报社忙完最后一件事，愣愣地坐在电话机旁，她心情紧张地拨通了王土的手机，两人约定在一个偏僻的饭馆见面。

放下电话，柳凤不知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办。她没有胆量去雇凶，她必须亲自去做。不知多少次，她曾暗暗酝酿煽动自己对王土的仇恨，她把王土想像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强暴她玷污她给她婚后的生活埋下了无穷的祸患；他看不得她的日子比他过得好，蓄意破坏她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他心怀叵测恶意刺激，使她的丈夫欲活不能欲死也不能，她的丈夫无奈之下不得不逼迫她干出只有流氓无赖才能干出的事……柳凤在想像中有意夸大着王土的罪行，然而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加深她对王土的仇恨，反而觉得丈夫逼迫她这样干倒显出了十分的卑琐和偏执，爱应该是有所包容的，难道男人的爱都如张有德一样自私狭隘吗？

然而，“制造仇恨”的事儿，终究还是要去做的，否则，张有德便会要王土的命，男人们为女人而死的事情还少吗。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丈夫的脸面，为了王土的性命，总之，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摆平这件事，她必须亲自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样一想，柳凤心中陡然增添了几分豪气和悲壮。她站起身来，打开自己的手包看了一眼。手包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了一把新买来的菜刀，她看过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她记得电影里姜文主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把菜刀装进信封，并在一个小饭馆约见仇人的，她安排的这次约会就是依照

这部电影中的场面和氛围设置的：在一个小饭馆的饭桌上，她与“仇人”相对而坐，她被王土激怒，一刀剃下……电影给了她作案的想像空间，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姜文饰演的那条莽汉变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子，这个女子还为自己的“仇人”准备好了包扎用的纱布和止血药……

柳凤如约来到那个小饭馆。

小饭馆门面不大，挺干净也挺幽雅。柳凤已来过多次，这一次，她似乎在清洁剂的香味儿中闻到了一股血腥。

王土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站起，笑望着柳凤，脸上的刀疤泛着紫红。两人交流了一下眼神儿坐了下来，谁也不说话，良久，王土默默地望着柳凤，低声说：“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柳凤一路上总在想如何激怒王土从而最终激怒自己，然而她却无法预测见了王土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现在眼前的王土在用充满爱怜的目光默默地望着她，问她的脸色为什么不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这种久违了的温馨使柳凤干硬皱裂的心陡然温热舒展了一下，只这一下，柳凤就意识到自己硬下心肠做这件事到底有多难，她把因放置了一把菜刀而略显沉重的手包挂在自己椅子的一侧，稳了稳心神，含糊地说：“工作太忙了！”

王土依旧观察着她的脸色，良久，慢慢地摇摇头：“不对，小柳，你有心事，我看出来了，也从你打电话的声音里听出来了。”

柳凤神情惶惶，但她并不想回避这个问题，她说：“王导，我确实有事儿找你，而且也确实很重要，不过，现在我饿了，这顿最后的晚餐是你请我还是我请你？”

柳凤说这番话时不知不觉用了“最后的晚餐”这个词，王

土显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诧异地望着柳凤，想了想，忽然笑了：“你这么一说，我有些明白了，小柳，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我比谁都欣慰，现在我已经猜到你要说什么……好了，你吃点什么尽管说，既是‘最后的晚餐’，当然是我请客啦！”王土说到这儿，朝饭馆服务员招了招手。

柳凤知道王土的所谓“有些明白了”指的是什么，王土对这顿“最后的晚餐”的理解是他们二人从此以后彻底断绝一切来往，王土的开明大度使她感到了温暖，然而，她马上就又悲哀起来，因为张有德并没有王土想像的那样豪放，他要的是王土与她之间的仇恨。

点菜持续了十分钟，王土翻着菜谱，不停地征求着柳凤的意见，在柳凤的声声“随便”中，王土对她说，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我比张有德还要清楚，我就做主了。

服务员下去了，不一会儿，菜陆续端上桌，两人的话很少，气氛很沉闷。本来，两人说好不喝酒的，但王土还是要了酒。喝上酒后，王土脸上的刀疤泛着紫红，他对柳凤说，小柳哇！我知道你今天要说的都是些不好出口的话，我有心理准备，你说吧，如果不好说就喝几口酒，酒盖脸，多难出口的事也不在话下。

柳凤便接过了王土给她倒在杯里的酒，一连喝了三杯。柳凤想，我必须激怒王土，而后再被王土激怒，这样我才好下手，下手后无论出现什么结果，即使是伤不了王土，我也可以向丈夫有个交待了，于是，柳凤对王土说，王土，我现在是酒盖了脸，我问你，在梦源大酒店你为什么当众羞辱张有德，你把我嫁给了他，却不替我考虑，那天他回家后都快气疯了，非要杀了你……王土听了，吃惊地望着柳凤，羞愧地低下了头，王土说，小柳，

我跟你说，那天我并没有说什么，是赵一雄不知你已嫁给了张有德，开玩笑说漏了嘴，引起了他的猜疑，这种事儿，你不说我不说，张有德猜疑一阵也就过去了。我知道你约我见面的意思，为了避嫌，你我吃了这顿“最后的晚餐”之后不再来往就是了。我说过，你有了可心的工作有了幸福的家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不替你考虑。

柳凤忽然伤心地哭泣起来，她对王土说，张有德已经完全知道了咱们过去的事儿。王土说，这怎么可能，仅凭赵一雄那几句玩笑话他能知道什么？柳凤说，实话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已经把我和你的过去亲口告诉了他。王土吃惊地问，你是怎么说的？柳凤抹了一把眼泪，平静了一下自己，将那天晚上夫妻二人交心谈话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王土听了跌足大叫，小柳哇，你傻呀你，这些东西你怎么可以同你丈夫讲，你太纯真透明，太轻信人了，也难怪张有德要杀我。张有德要杀我并不可怕，我们两个男人之间任何形式的对话都可以，可是，我怕从此你们夫妻感情破裂，还怕你因此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家庭和幸福。你想，张有德能理解你对他的这种信任吗，他能原谅你吗？

王土咄咄逼人的语气，曾一度使柳凤有些恼火，她极力想让王土激怒自己，但王土的话最终没有激怒她，她对王土说，这些不用你管，我丈夫始终是爱我的，他能够原谅我，但他却不能原谅你！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对他的极端侮辱，他想杀了你。

王土冷笑了，这冷笑让柳凤看到了被激怒的希望。王土说，我很同情张有德，但我并不赞赏他，他的心眼儿太小了，你说他爱你，如果是真爱，他决不会杀我，他可以同我交朋友，可以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向人们昭示他的大度和对你无不包容的无私之

---

爱，可他却选择了杀死我，这是一种不自信、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不相信自己的爱，也不相信你对他的爱，他杀死我，他能活命吗？他如果真要杀我，我倒佩服他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可是他为什么不自自来？柳凤终于被激怒了，她也冷笑一声，对王土说，张有德不来，我来了。

王土疑惑地望着柳凤，不解地问，难道你是来杀我的？他笑着摇摇头接着说，不！你不会杀我，决不会的，即使你真的来杀我，也是张有德逼你来的，柳凤，你告诉我，是不是张有德逼你、打你了，你是不是答应了张有德什么？假如张有德真的逼你来杀我，那就请便。

王土这样说着，把头伸了过来。

望着王土伸过来的头颅，刚刚被激怒的柳凤心下一软，不知所措起来。她被王土的行为感动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含着泪从座椅一侧摘下自己的手包掏出那把装着菜刀的信封放在餐桌上，哽咽着对王土说，你不要认为我是吓唬你，我真的带来了菜刀……王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柳凤接着说，不错，你说的对，是张有德逼我来的，他原本要亲自来杀你，是我好言相劝才使他放弃了杀死你的念头，可他说我与你过去有过那个事儿，彼此又有感情，又同在一个城市，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他让我必须与你有个了断。

王土说，他既然答应不杀我，我们之间又可以达成一个从此不再来往的协议，那么，你今天带菜刀来是什么意思？

柳凤说，张有德希望我像薛芬菲打残杨献天一样……还希望我与你从此结下仇恨。

王土吃惊的目光倏然暗淡下来，他默默地望着柳凤，半晌，他问，柳凤，你爱张有德吗？

柳凤点了点头，爱！

王土说，现在还爱吗？

柳凤点头，还爱！

王土说，你认为你现在的的生活很幸福，你打算跟张有德过一辈子是吗？

柳凤依旧点头，是的！

王土说，你认为这样做真的能够了断咱们的一切？

柳凤硬着心肠说，张有德这样认为，我也这样答应了张有德。

王土说，那好吧！

王土从信封里抽出菜刀，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左手食指一刀剁下，柳凤惊骇地看到那截食指从饭桌上蓦然跳起飞到地板上痉挛地抖动着，王土倒吸一口气，脸痛苦地扭曲着，他平静地望了柳凤一眼，从满是血迹的地上弯腰将食指拣起来放在信封上，咬牙问道，柳凤，在部队，断掉食指算二级伤残，你回去问问张有德，这算不算残，如果不算，下次我把左手剁给你。

望着信封上仍在微微蠕动的食指，柳凤吓得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土用餐巾纸包好食指断处，继续对柳凤说，张有德不仗义，一个大男人让自己的老婆来做这件事，太阴了。

## 23

女犯独白：男人们说，拥有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他们的不幸，男人们还说，女人的聪明美丽是他们一切幸福与痛苦的根源。男人们进而得出结论，在美丽聪明的女人身上，他们得到一分的幸福，必定付出十倍的痛

---

苦。起初，我对这话是不以为然的，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话却在我丈夫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验证。

就在王土断指后不久，饱受村溪冷落的薛芬菲终于得知由武曼儿牵线搭桥的那桩生意做成了。

回想起这些日子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薛芬菲十分压抑。那天晚上，赵一雄在酒桌之上提到了杨献天一夜用了两个避孕套的事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她曾注意到村溪脸沉似水，紧闭着双唇，恨恨地注视着赵一雄，她注意到这些时，心里很慌……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想方设法引逗村溪高兴，她说一些轻松愉快的笑话，调笑村溪耷拉得如同“长白山”的脸，她甚至讲起了从饭桌上听来的荤段子，然而村溪却一直没能露出笑脸，回到家后，她不得不将自己沐浴干净献给背对着她躺在床上的丈夫，可村溪却回过头冷冷地说：“对不起菲菲，我今天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她问村溪，你在想什么？村溪叹口气，半晌才说，公益广告的事儿我估计十有八九要黄了，我没想到电视台会派王土来做制片和导演，你看这几个人，张有德、王土和你宿有旧怨，赵一雄的破嘴又没个把门儿，头一次商量事儿就闹得不欢而散，将来还能合作吗？她听了，故作轻松地说，我与王土的旧怨倒没什么，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这一点儿请你放心！村溪再叹一声说，事情没你说的那么简单，你能过去，我没准就过不去，我过去了，别人也许过不去，菲菲呀！实话跟你说，我现在最怕见熟人，尤其是了解你和我过去的那些熟人，比如赵一雄，比如王土，面对他们，有时我很难堪。

薛芬菲是聪明人，她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村溪话中隐含的苦衷，在她的心目中，村溪是个很大度的人，结婚以后，他从不问



与村溪谈谈，可来到村溪半开的办公室门前，她却意外地看到武曼儿正亲昵地上前搂住村溪娇滴滴地说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她的热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她当时恨不得一步冲上前去狠狠地扇武曼儿一个嘴巴。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极易冲动的时刻，她依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二人的面前，更不能盛怒之下把武曼儿赶将出去，她知道，许多事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闹得不可收拾的，况且，这毕竟是在公司，她要给村溪留点儿面子。这样一想，她便强压怒火，轻轻关上了门，这时，他听到村溪惊恐地叫了一声：“谁？”

薛芬菲没有应声，疾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此后的事，便让薛芬菲匪夷所思起来。她发现，武曼儿频频出入村溪办公室，行动十分诡秘，起初她还认为两人忙的是男女间的苟且之事，暗骂村溪不上档次，后来她渐渐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两人好像是在密谋什么。她赌气不问村溪，村溪也从不主动向她说起，就这样，武曼儿在公司消失两天，出现两天，又消失两天，再出现两天，在这些天中，村溪曾经拿着签过字的提款单找到她，说武曼儿在古北县灯箱广告工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奖励五万元。村溪如此厚待武曼儿并亲自为她领取奖金，这让薛芬菲更加清楚了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她沉住气，什么也没说，在票据上签字后转给了财务室，果然，十几天后，一个更令她吃惊的消息传来，经武曼儿牵线搭桥，村溪以七十万元的低价成功收购了杨献天的影视设备……动用这么大的巨额资金收购影视设备，村溪与武曼儿自始至终秘密操作，居然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这算什么事？你村溪究竟把我薛芬菲摆到了何种位置？

饱受村溪冷落的薛芬菲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在收购影视设备合同签字后的那天晚上，她冷言拒绝出席村溪为武曼儿和

李英才等人举办的小型晚宴，一个人回到家中。

她等着村溪，等着村溪回家后将事情说清楚。

已是夜里十一点了，村溪仍未回家，薛芬菲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望一眼床头的电话，她忍住了，心里不住地提醒自己，决不同村溪主动联系……十二点多，仍不见村溪的影子，她开始有些焦虑，按惯例，村溪这个时候不回家，应该来个电话说一声，难道他的心里真的没有我了吗？她仍赌气不肯主动与村溪联系。凌晨一点许，村溪还是没有回来，她感到事情有几分不妙，再也躺不住了，从床上爬起来依窗眺望。夜已很深，窗外的街道空旷寂静，街灯在树木枝杈间透着斑驳的光影，很迷离的样子。她望断长夜仍不见村溪的车子，忿忿之中不由担心起来，她的感觉中，或许村溪正驾车走在路上，她穿好衣服，决定去迎一迎。

薛芬菲下了楼，站在大门口，左顾右盼等了一阵，掏出手机，但想了想，还是将手机收了起来。夏夜的风很凉爽，她的心里却很焦急，她开始不由自主地沿街一步步朝梦源大酒店方向走去，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出租车也很稀少，她一边走一边注意着从对面驶来的每一辆车，在希望与失望、急切与落寞中，她不知不觉间竟步行到了梦源大酒店。

薛芬菲来到酒店后院，发现了村溪的车，她抬头望了一眼酒店大楼，村溪办公室的窗口亮着灯光，夜这么深了，村溪在干什么？她不敢想，心突突跳着，压抑不住自己想探个究竟的欲望，她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平静地对待，丈夫这么晚不回家，做妻子的有义务也有责任问个清楚。”

来到村溪办公室门前，门锁着，屋里很静。薛芬菲原本是有钥匙的，但她不想自己开门进去，如果那样的话，无论屋里是一种什么情况，大家都会难堪，于是，她轻轻敲了几下门，侧耳倾

听，屋里没有动静，再敲，竟敲出村溪一声炸雷般的怒吼：“敲什么敲，你烦不烦！”

薛芬菲被屋内的“炸雷”吓了一跳，吃惊之余，觉得村溪的话好像并不是对她说的，便再次敲门，小声说：“村溪开门，我是菲菲！”

村溪显然听出是她在敲门，嘟嘟囔囔地把门打开，薛芬菲进了屋，看到村溪衣着整齐，里屋床上的被褥并不曾动过，村溪见她东张西望，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沉着脸说：“看什么，屋里就我一个人！”

薛芬菲的心踏实了下来，她缓缓坐在村溪对面，生气地问：“这么晚不回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你可真行！”

村溪眼皮也没抬，反问道：“晚吗？我倒没觉得。”

薛芬菲指着墙上的挂钟说：“你看看都几点了，我在家连眼都没敢眨，生怕你路上出什么事儿，我是从家里一步步走来接你的。”

村溪似乎并不感激，抬起头，懒懒地说：“我有什么法儿，李英才、武曼儿他们喝酒喝得昏天黑地，喝完后，闹着唱歌跳舞，唱完歌跳完舞后，又蹲在门口夜市吃羊肉串，几个人又喝了一捆啤酒，我刚把他们打发走正要回家还没回呢！”

薛芬菲便不好再说什么，关切地问：“看样子，你好像没有喝多。”

村溪叹一声：“唉！喝什么喝，没情绪！”

薛芬菲意识到村溪可能遇到了什么事，联想起刚才敲门时村溪吼出的“炸雷”，更觉得有些异常，于是她问：“村溪，也许我不该问，但是，我想知道刚才我敲门时，你是对谁发那么大的火，能不能告诉我？”

村溪痛苦地摇了摇头，沉着脸再叹一声，半晌，忽然坐直了身子，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对她说：“菲菲，实话对你说，这些天，我心里一直在翻一本旧账，我不想翻这本旧账，可我做不到，我意识到这里边有许多不对劲的地方，可我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这一切我原本不想对你说，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对你说……”

薛芬菲着急起来：“到底什么事儿？”

村溪皱眉想了想，囁着牙花说：“是这样，武曼儿牵线给我们做成了购买杨献天设备的买卖，这事儿我原本没抱多大希望，可武曼儿却给我们办成了，我没让你参与这件事是因为我不想在你面前提起杨献天，也不想让杨献天这个名字给咱们大家添堵，可是，怕什么有什么，添堵的事还是来了，就在你来我办公室的前一个小时，武曼儿给了我一封信，是杨献天写给我的，我读完信，心里堵得慌……我并不想让你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可既然你来了，我也不想再隐瞒什么，就权当听听你的看法吧！”

村溪说到这儿，从办公桌上将一封信推给薛芬菲：“你自己看吧！”

薛芬菲的心怦怦乱跳，不知道杨献天在信中胡说了些什么，连忙将信置于眼前，认真读了起来：

村溪你好：

我本没有勇气再面对你，可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了这笔生意，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让武曼儿捎给你。

签好的合同样本武曼儿已交到我手中，听武曼儿讲，为了保险起见，七十万元的货款汇票她将于近日亲自带回北京，李英才也已按照事先开列的清单将所有在册设备与你一

---

件件交割清楚，想必你对设备还满意吧！

同行是冤家，现在生意做成了，无论谁吃亏谁占便宜，我都不会再说些什么，毕竟，你为我回笼了七十万元资金，让我在弟弟面前挽回了一点儿面子，在这一点儿上我很感激你。同时，我还要感谢你几个月前及时将我送到医院，救我一命。

回想起来，在卖设备这个问题上，我确实有点儿急于求成，我知道你很需要这套设备，总想在你这里将设备卖一个好价钱，在与小薛商谈价钱时，我的这个愿望异常强烈，为迫使小薛答应我一百二十万的要价，我软硬兼施，利用我俩先前的情人关系感化她，还利用她害怕公开这种关系的心理要挟她，我承认，在这一点儿上，我做得不够好。你与小薛既然已经成了夫妻，我们又曾经是好朋友，那么，朋友之妻不可欺，我本不该再与小薛重温床上旧梦，可是，令我至今惭愧的是我没有做到。这里当然有客观的因素，起初，我想感化小薛，便与她一同回顾我们浪漫美好的过去，村溪，你也许记得咱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吧，那天，我们大家都喝多了，小薛也喝多了，我把她送回宿舍，她那时的样子早已不是一个纯情少女，她很懂得怎样挑逗男人（后来我才知道她在上大学时就已经同一个男生同床共枕了好几年，因那男生家中实在贫寒，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她千娇百媚，风情万种，跟我说了许多情意缠绵的话，我被他迷住了，一时按捺不住，借用赵一雄的避孕工具与她上了床，从那以后，我再也离不开她了，我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有段时间我甚至都想娶她为妻了……我认为，我俩有如此深的感情做基础，在设备价格上，小薛肯定会对我有所照顾的，于是我跟

她大诉其苦，大倾其情，试图让她网开一面。我的感化政策似乎使小薛萌动了旧情，她哭了，她说她理解我的难处，可是，她不敢一个人做主，她怕那样做会引起你的怀疑，她说她很可怜我，但更珍惜现在的生活，她让我也理解她的难处。我见她哭得泪人一样，心也软了，就抱住她哭，最后不知怎么我们就哭到了床上，她对我说：‘一百二十万元我给不了你，你若恨我，我就再给你一次吧，希望你从此忘了我！’就这样，我们做了那件事，我向你保证，这是自你们结婚以来我和薛芬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那种事。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小薛跟了我一年，同吃同住，日久生情，她想以这种形式安慰走投无路的我，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按理说，这也不算什么，女人对于男人，一次和一百次只是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生意上的事，我知道小薛也难以做主，她与我重温旧梦以此相慰，我就知足了，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我们办完事后穿衣服时，武曼儿进屋了，这时，小薛好像忽然之间变了一个人，她疯了一般扇我一个嘴巴，并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让我滚出去，我当时有点发懵，但立刻就明白了，小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武曼儿在场，于是，我只好在小薛的骂声中滚了出去。我想，小薛这样做是对的。

当时，我做成这笔生意的愿望特别强烈。可我清楚小薛的为人，小薛这个人在工作上还是有原则性的，她在我的感化政策面前，立场坚定，完全站在广告公司的角度，宁可将自己的身子再次献给我欢娱，也不在一百二十万元这个原则问题上松口，这是小薛做事的一贯风格。我原是很欣赏她这

---

一点儿的，但是，事情轮到我的头上，她的这种原则却让我很怵头，“软”办法无效，我就想出个“硬”办法，于是，我趁着一时酒性再次找到她，扬言如果不答应一百二十万的要求，就公开我与她以前的情事，让她在你的公司无法做人。那天下午我喝多了，意识不是很清醒，也不知道在酒店、在派出所闹了多长时间，后来，我听民警说我当时砸烂了小薛办公室的许多东西。我那时已经觉得对不起小薛了，但从派出所出来后，我忽然冒出个想法，我若继续“硬”下去，再进一步给小薛施加压力使她精神崩溃，趁你不在省城之机，没准小薛真的能够答应我的要求呢。这样一想，我就再次找到小薛，由于没喝酒，我的硬吵硬闹力度不够强，我们几乎是心平气和地在谈事情，小薛说，主任你昨天下午喝醉了，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公司的人都听到了，现在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村溪回来后如果听到这些话肯定怀疑我们如何如何，你说怎么办吧？我问她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她跟我学说了一遍，我渐渐回忆了起来，知道有些话是交待不过去的，于是，我对小薛说，你说怎么办？小薛说，你当着众人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如果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大家肯定认为我们之间有猫腻，村溪面前也不好看，看来，只有委屈你了！我问，怎么个委屈法？她说，就让人打你几下子吧，象征性的！我说那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她说没事的，我吩咐下去，充充样子就行了。我依旧不应。后来，小薛就央求我，主任，求你了，看在咱们过去的情分上，你就委屈一下，否则，我在村溪公司就没法做人了。我认真想了想，觉得小薛也有难处，便有了几分同情，最后，我勉强答应了她，她见我点了头，很动情地说，还是你疼我！她又抱住我

亲吻了一阵说，那就委屈你了，你先在这屋里等一下。就走出了屋。

我万万没有想到小薛会把我交给黑老三，更没有想到小薛的心是这样狠毒，我当时的惨状你也看了，我的命是你给我捡回来的，我记得你把我送到医院后，曾多次问我事情的经过，我能说什么呢？小薛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最容易取得人的信任，同时聪明人也最容易背叛，小薛这样对我，让我把一些人的的人性看透了，我的心也寒透了。

我的“飞天”垮了，我又被先前的情人雇凶打伤致残，在人们眼里，我丢人现眼，倾家荡产，已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这些日子里，没有人再理我，包括我的亲人和最要好的朋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最不在意的一个人心里还挂念着我，她就是武曼儿，武曼儿不嫌弃我，给我打电话时伤心地哭了，她没想到小薛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她有良心，带着许多吃的东西亲自到北京看我。人到了我这一步，给点儿温情就会感激人家一辈子，见了武曼儿，我也哭了，武曼儿来看我，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于是，我把卖设备这样大的一件事交给了她……

村溪，世事艰险，人心叵测，所谓情与爱、名与利、灵与肉对我来说都已成为了过眼烟云，你与我，我与小薛之间的事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过去的也便过去了，我给你写这封信，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只是心里闷得慌想同你说说话，发一点儿感慨。现在，你与我也许从此再也打不着交道了，作为曾经的朋友，我有过辉煌，你也正在辉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在辉煌时多留心一下身边的人是不是能与你同甘共苦，在如何看待女人的问题上，你多想想我，但我不希望你

---

在与小薛做爱时想起我，因为那样你会不愉快。

村溪，我很羡慕你有小薛这样聪明的妻子，拥有一个聪明的妻子是男人的大幸也是男人的不幸，女人的聪明美丽是男人一切幸福与痛苦的根源。在聪明女人身上，男人得到一分幸福，必定付出十倍痛苦。不信，你等着瞧！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解开一个我与小薛的秘密。村溪，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把薛芬菲送到你的广告公司，目的是为了让她了解掌握广告公司的运作方式，我原准备在“飞天”成立自己的影视广告部，已许愿小薛为经理，没想到薛芬菲“卧底”不成，迅速“叛变”，对她来说，她叛的好！她的反戈一击，充分显示了她的聪明才智。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杨献天不如你村溪村大经理“高”，可你村溪未必就是最高者，倘若有一天，聪明绝顶的村夫人薛芬菲遇到更“高”的男人怎么办？你村大经理是否也要走上一条被人抛弃、背叛、雇凶伤害甚至被杀的道路。如此看来，男人的身边真不如留一个如武曼儿一样忠心保国有情有意的“傻女人”。

事情已经过去，还说了许多令你不爱听的话，实在抱歉，但作为朋友，我确实感到不说不快。你正辉煌，雄心齐天，我已心灰，不再眷恋红尘，偶然读到一首小诗，抄赠与你：

依山傍水房两间，  
坐也安然，行也安然。  
一只耕牛半亩田，  
收也在天，荒也在天。  
粗茶淡饭保三餐，

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粗布旧衣可得暖，  
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丑妻笨女伴枕眠，  
醒也心安，睡也心安。

祝你

醒睡都心安。

故友 献天

薛芬菲读完这封绵里藏针、心怀叵测的来信，心里已经明白了杨献天给村溪写信的用意，平心而论，她早就预感到自己雇凶将杨献天毒打致残，此事决不会不了了之，但她没有想到杨献天竟以这种歪曲实事的方式来报复她，在她看来，一个大老爷们躲在暗处采用写信手段进行报复未免太可怜太弱智太“小儿科”了。

薛芬菲冷笑一声。这时，她听村溪问道：“看完了？”她从信中抬起头，刚要说什么，却发现村溪那双小而有神的眼阴阴地盯视着她，目光里包含着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她心中不由一惊，忽然觉得在丈夫面前纠正杨献天歪曲了的事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她反问村溪道：“你相信杨献天所说的这一切吗？”

村溪将前倾的身子坐直，默默地望着薛芬菲，半晌，他说：“我给你看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与你对证杨献天所说是不是事实，我只是让你知道，对于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杨献天是另外一种说法……”

---

薛芬菲想，再低能的人也能看出杨献天的信是一种挑拨离间，以村溪的精明是决不会上当的，于是，她再次反问：“你对杨献天的说法是个什么态度？”

村溪从嘴角牵出一丝苦笑，默默地说：“说实话，我读了这封信，心里很别扭，就像吃饭时吃出个苍蝇一样……当然，我很清楚杨献天写这封信的意思。可是，我一边劝告自己不要相信杨献天的鬼话，一边又在想，杨献天所述事实和分析是不是也有道理？”

薛芬菲万没有想到村溪会这样想，吃惊地问：“你难道看不出杨献天是在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村溪叹口气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可我管不住自己冒出的其他想法，连我自己都很奇怪。我发现我在娶你时并没有计较你的过去，可是，结婚后我却变得越来越计较你的过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痛下决心买下杨献天的影视设备吗，告诉你，除了考虑发展自己的事业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想把杨献天来省城的后路断了，可是，现在看来，我的想法太天真了，在我的身边，知道你和杨献天过去那些事情的人太多了，我不仅堵不住杨献天的嘴，也堵不住其他人的嘴，我现在很痛苦，我怕见人，怕见杨献天，怕见李英才，怕见武曼儿、赵一雄，也怕见张有德和柳凤，还怕见派出所的那些民警，总之我怕见到一切了解内情的人，怕类似赵一雄那号人一不小心重提你与杨献天的旧事儿，我受不了那种刺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脆弱，我想这大概是我太爱你了，所以才越来越在乎你的过去。”

薛芬菲没有想到一向大度、开明的村溪竟然会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面对一个因“爱”而“越来越在乎”她“过去”的丈夫，她伤心而无奈地追问一句：“你的意思是……你相信了杨献

天信中说的那些话？”

村溪摇摇头，又点点头，犹豫地说：“我不相信，可当我把信看了两遍后，不知怎么就变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为了弄清事实，我还是忍不住问了武曼儿一些情况……”

薛芬菲问：“武曼儿怎么说？”

村溪说：“武曼儿能说什么，武曼儿说，那天，她确实看到你与杨献天在床上，至于杨献天是强奸未遂还是其他什么情况，这种事儿只有你和杨献天最清楚……菲菲呀，退一步讲，我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可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决不能不在乎你的现在呀！”

薛芬菲从村溪的话中听出武曼儿绝对没说自己的好话，想起这些天武曼儿与村溪神秘秘，鬼鬼祟祟的样子，她忿忿地说：“村溪，我不想跟你表白什么，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结婚后决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武曼儿和杨献天是什么人你也清楚，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他们的话，而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呢？”

村溪说：“我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杨献天和武曼儿的话也有几分道理而已。”

薛芬菲伤心地哭了，她把头伏在办公桌上，嚤嚤道：“村溪，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不信任我，杨献天什么居心你不知道吗，我让人打残了他，他写这封信显然是报复，武曼儿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村溪默默地望着哭泣的薛芬菲一言不发，正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人轻轻敲响，深夜里，那声音听起来很有几分暧昧，薛芬菲捕捉到这个声音时吃惊地抬起头，她望着村溪，村溪也望她一眼，眼神里有几分慌乱，迅即，村溪站起身奔向屋门，嘴里嘟囔着：“半夜三更敲什么，谁呀？”薛芬菲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迅

---

速跟上去，抢在村溪前边开了门。

楼道灯影里，浓妆艳抹的武曼儿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前。

薛芬菲眼明手快，一把将武曼儿拉进屋……

## 24

女犯独白：我的堕落和犯罪，似乎都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酒是个尤物，它可以让怯懦的人勇敢，弱势的人强大，高尚的人卑琐，卑琐的人下流，正常的人失常，失常的人疯狂，总之，酒是一种“还原剂”，它能将人性外在的所有伪装一一撕下来“还原”为本真，在酒面前，情感中的女人往往会失去理智，说一些平常说不出的话，做一些平常做不出的事。因此，情感女人如果沉湎于酒国，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武曼儿喝多了……

武曼儿为自己心爱的人办成了一件大事，心里很高兴，在村溪为她专门置办的答谢晚宴上纵情豪饮，她主动跟村溪喝，跟李英才喝，跟广告公司几个陪宴的头头脑脑喝，喝着喝着便把握不住自己了，她开始大声说话，说她一个乡下女子在城里混事是多么不易，说她为村溪公司做事是多么荣幸，她历数这些日子为公司承揽的一项项业务，她讲述承揽这些业务时自己经历的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与屈辱，她夸奖村溪是天下最有事业心、责任心和最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她说村溪虽然长得貌不惊人却有情有意很有男子汉的气质和大度，她说这些时，陪宴人员一片附和之声，村溪也笑个不停，这使她愈加兴奋，酒也便越喝越多。

武曼儿是知道自己酒量的，她有意在晚宴上豪饮，一方面是因为确实高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衣服口袋里装着杨献天的一封信，她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这些天来，她一直没有胆量将信交给村溪，现在酒壮英雄胆，也壮女人胆，她意识到，晚宴上薛芬菲的缺席，已为她创造了一个向村溪发起新一轮进攻的绝好机会。

武曼儿醉酒心里明，仗着酒胆想方设法拖延宴会的时间，她提出到九楼歌舞厅唱歌跳舞，她强拖村溪和李英才等人在地摊上喝啤酒吃羊肉串，她把喝得烂醉的李英才等人打发上了出租车后便夸张自己的醉态，村溪见她喝醉，怕有闪失，扶着她上了酒店电梯，她在电梯里将杨献天的信给了村溪，并不顾村溪的阻拦强行来到村溪办公室。

坐在村溪办公室，酒劲开始发作，武曼儿的头有点儿晕，她眼盯着一声不吭埋头读信的村溪，醉眼里的村溪面部表情有些模糊，但她还是看到了村溪眉头凝起了一个痛苦的疙瘩，听到了村溪在读完信后的那一声长叹，她心里一阵窃喜，她在夸大的醉态中故作好奇地抢过村溪手中的信，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那封信她已经读了好几遍，她曾经对信的内容的过于含糊委婉地表示过不满，可杨献天却说只有这样含糊委婉才能更加刺激村溪……她在村溪面前读这封信时其实一个字也没有读进去，当她在一片朦胧模糊中将信的最后一页翻过去后，她“嘿嘿”傻笑着故意惊讶地对村溪说：“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呀……薛芬菲果然是这么一种人……”之后，又做大彻大悟状，若有所思地说，“噢！我现在明白了，那天我进屋时为什么薛芬菲忽然从床上跳起来打杨献天一个嘴巴……为什么薛芬菲在将杨献天赶出屋后会给我五千块钱，她是做贼心虚，用钱堵我的嘴呀……”

---

武曼儿醉眼朦胧地看到村溪故作平静地抬起那张惨白的脸问她：“薛芬菲真的给了你五千块钱吗？那你为什么一直没说过？”武曼儿依然“嘿嘿”傻笑着说：“我忘了，你要是不信，可以到财务科去查，是会计亲自给我送来的。”村溪又问：“你不是跟我说杨献天强奸薛芬菲未遂吗？”武曼儿的意识依然很清楚，不平地说：“这种事儿，是强奸还是通奸，是遂还是未遂，谁能说得清楚，我虽然看到他们在床上亲热，但我又不是当事人，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再说，在古北县招待所我揭发他们的事儿，你威胁过我，你说假如我说的不对你就掐死我，我还敢说什么……”

那时，武曼儿在微微的晕眩中精神高度兴奋，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她说男女之事她见得多了，只要有情有意有兴趣，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都可以做成，更何况，杨献天、薛芬菲是老情人，杨献天又是个长相俊秀的花花公子，做那种事儿，女的不愿意，男人是很难做成的，而做成做不成自己不说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她原本还要说下去，却见村溪忽然跳起来大喝一声：“你别说了，你走吧！”

村溪恼羞成怒，武曼儿不但不害怕，反而高兴起来，她哪里肯走，继续说个不休，村溪便站起来连推带搯把她弄出屋外，死死关上了门，她站在门口不断地敲门，夜深了，楼道里幽暗的灯光鬼影一般，敲门的声音便于空旷中多了几分恐怖，武曼儿敲不开门，悻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喝了几口水，仍不能平静自己的心情，亢奋之中，她只想找人说话，于是，她再次下楼敲村溪的门，村溪开门后骂了她几句，没让她进屋。武曼儿重新回到房间，沮丧起来，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躺在床上，闭上眼，头晕，想吐，她知道这种时候不能躺下，便坐起来，将自己的衣服脱干净，到卫生间冲凉。

莲蓬头里喷出的丝丝细流在她细腻的肌肤上流淌，犹如千万条小虫子爬过，武曼儿仰着头，用手轻轻抚摸着自已的胴体，双手托起自己肥硕的乳房，揉搓中，乳头硬硬地顶着手掌心，身体便在悸动中渐渐涌起一股躁动的春情，武曼儿火烧火燎起来，此时，她再次想到村溪，村溪今夜肯定痛苦无比，村溪肯定正在办公室可怜地踱着步，村溪孤零零一个人该有多么寂寞，村溪这个时候最需要—个女人的安慰和体贴……想到这儿，武曼儿擦干净身子，把卧室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开始细心地打扮自己，她一边搽粉描眉涂口红，一边急不可耐地拨通村溪的电话。她柔柔地对村溪说：“村溪，我想要你！你上来陪陪我好吗？”电话那边，村溪不吭声，她知道这个好男人又在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一个好男人在对自己的妻子不满时又是最容易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的，此时，她需要掌握这个时机，将好男人对妻子的这种不满撩拨到极致，于是，她又说：“村溪，来陪我吧，我等你，薛芬菲陪过那么多男人，你为什么不能多陪几个女人，况且我是爱你的呀村溪！”

良久，武曼儿的耳边好像刮过一阵短暂的狂风，那是电话中被夸大了若干倍的村溪的长叹，村溪说：“武曼儿，我没心情，请你以后不要再刺激我，不要再提杨献天和薛芬菲的过去好吗？”武曼儿心里一阵窃喜，娇嗔地说：“那你就忘了薛芬菲，跟我好吧？做不成夫妻做个情人也好哇！我一定会成为你的好帮手的，我比薛芬菲一点儿不差。”村溪说：“我正烦，你别胡闹好不好？”武曼儿说：“我怎么就胡闹了，我给你办了那么多大好事、做了那么多的贡献，你不该感谢我吗？”村溪沉吟半晌说：“你喝多了，快睡吧，我要回家了！”武曼儿刚要说话，村溪挂断了电话。

---

武曼儿很兴奋，她觉得村溪似乎已经对她有了好感，并对薛芬菲的忠贞产生了动摇，她心里明白，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她再次给村溪打电话。

电话没人接。

武曼儿放下电话，暗想，村溪不到我房间来，我就到他办公室去，反正不能失去这次亲密接触的机会，她怕村溪真的回家，便急急地站了起来，这时，她觉得肚子里的酒好像已经被吸收到了身体的每个角落，随着她的起身，每个角落里的酒劲一起冲向她的脑袋，武曼儿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一屁股坐在地上。

武曼儿自己“咯咯”地笑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确喝多了，她扶着床慢慢站起来，腿有些发软，身体发飘，心里却很清楚，她走到镜子前，发现已化好的妆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弄得一塌糊涂，于是，她走进卫生间，重新洗脸化妆。

武曼儿不知道自己化妆用了多长时间，当她将自己装扮一新一步三摇走下楼时，心里似乎还在担心村溪会在她冗长的化妆时间里溜回家去，然而，下到三楼，她朦朦胧胧地看到村溪的办公室依然亮着灯光，她窃喜起来，暗想，“村溪说回家却不回家，他一定是在等我，他大概已经等急了吧……”这样一想，武曼儿心里便产生了几分愧意。

武曼儿摇摇晃晃地来到门前，刚敲了几下门，便被薛芬菲一把揪进了屋。

醉眼朦胧的武曼儿被一股强力拖进屋时，思维的惯性使她错误地认为将她一把抓进屋的人就是等她等得心焦的村溪，她跌跌撞撞地在办公桌前站稳，凄凄哀哀地回过头说：“轻点儿轻点儿……着急啦？着急你不上去，非得让我下来……假正经什么……”武曼儿原本还想嘟哝村溪几句，没想到耳边忽地一声响，

脸便感到热辣辣地有点儿疼，武曼儿意识到自己好像挨了一个嘴巴，但她不知道村溪为什么进门就打她，她不满地抬起脸，这才看到一个女人正回手关上屋门，目光毒辣地打量着她，冷笑一声，厉声问：“好你个不要脸的下三烂，都送货上门了，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

武曼儿觉得有点儿不妙，捂着麻辣辣的脸，使劲眨眨眼，终于看清眼前这个气势汹汹的女人就是薛芬菲，脑袋不由“轰”地一声响，清醒了几分，诧异地望着薛芬菲，惊讶地问：“你打我？”

薛芬菲杏眼圆睁：“我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烂货！”

一阵风呼地刮来，武曼儿脸上又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与此同时，她看到薛芬菲的一张嘴一张一合，乱七八糟的声音便涌了过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欺负到老娘头上了，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勾引我男人吗？说，深更半夜，你来干什么……”

武曼儿被薛芬菲的巴掌抽得趑趄趑趄，摇摇晃晃地站稳后，她看到村溪正急急地把薛芬菲拉到一边说：“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你也太不像话了……”武曼儿忽然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那一刻，她觉得这两个嘴巴好像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浑身忽然轻松起来，她觉得村溪拉开薛芬菲是在同情她，她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她得意地望着薛芬菲，“嘿嘿”地傻笑一声说：“你这一顿嘴巴打的好，你不是问我到这来干什么吗？我告诉你，我来找村溪，是村溪让我来的……我爱村溪。”

村溪吃惊地望着她，呵斥道：“武曼儿你瞎说什么！快回你房间去！”

武曼儿并不理会村溪，使劲摇了摇湿漉漉的头发，脑袋便嗡嗡响起来，她竭力挤出一丝笑，干涩地“嘿嘿”两声，闻到了从自己嘴里喷出的白酒和啤酒混合发酵后的难闻气息，于是，她皱着眉，僵硬着舌头对村溪说：“我没瞎说，我心里清楚着呢，我就是爱你，怕什么？”她又指着薛芬菲说，“她把杨献天拉到床上，我什么都看见了，还装模作样地扇嘴巴做给我看……他们能那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

“你再胡说，我撕烂你的嘴！”薛芬菲愤怒地大叫。

武曼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横下心与薛芬菲叫板：“你敢说你没跟杨献天在床上做那事儿，你敢说我没看见你们做那个事儿，你敢说你没用五千块钱堵我的嘴？你敢吗？”武曼儿直瞪瞪地望着薛芬菲，挑衅地说，“你不敢！”

薛芬菲呆呆地站在那里，嘴巴蠕动着，真的没敢再说什么，武曼儿看到了薛芬菲的狼狈，得意地大笑起来，这时，村溪沉着脸朝她走过来，推她一把说：“武曼儿你回房间去，这里没你什么事？”

武曼儿正得意，哪里肯走，不依不饶地指着薛芬菲对村溪说：“我只是进了你的屋，并没有干什么，她凭什么就打我？她也忒霸道了。她把杨献天打成了残废，现在又打我……”酒精的作用使武曼儿愈加兴奋而大胆，对薛芬菲的进攻也显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继续指着薛芬菲说：“我不怕你，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在你眼里是个下三烂，可你自己是什么你知道不？你从上大学时就是个‘鸡’，大学毕业后又给杨献天当‘鸡’，你有奶就是娘，谁有钱你跟谁，你以为你自己很高贵是吗？其实，你也是个‘鸡’——高级‘鸡’！”武曼儿越说越有气，越说越激动，想起薛芬菲的种种劣迹，想起薛芬菲嫁给了村溪这样一个好

男人，妒忌的火苗儿不由燃烧起来，她知道自己醉了，但她并不想控制自己，她只想自己说个痛快让薛芬菲痛苦，她说：“你这个人早就让杨献天看透了，你真的爱村溪还是爱村溪的钱，你自己说得清楚吗？实话告诉你，我是第一个与村溪要好的人，我跟村溪上床时，你还在杨献天的床上，我爱村溪，我喜欢为他做一切事情，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你能吗？你上大学时那么爱那个男生，你到‘飞天’后又那么爱杨献天，可是，为了你自己，你都无情无意地抛弃了他们，你能保证你将来不抛弃村溪吗？你不是好女人，你配不上村溪，当然，我也配不上，可我喜欢他，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哪一个男人，村溪是我惟一从心里爱的男人……既然咱们都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女人，那么，我觉得我比你更适合村溪，因此，我要和你竞争……”

武曼儿说得口滑，索性酣畅淋漓无遮无拦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觉得自己说的好极了，有水平极了，她看到薛芬菲吃惊且痛苦的表情，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巨大快乐，她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顾虑，她只想说话，说一些让薛芬菲生气的话，说一些刺激村溪的话，恍惚中，她感到村溪定定地望着她，在她看来，那是一种欣赏、赞赏和爱恋。武曼儿受到鼓舞，继续旁若无人地说下去，她已经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她觉得现在如果有人不让她说话她宁可一头撞死在墙上，她说什么呢，她既然说已经爱上了村溪自然就该说为什么要爱上村溪，她便说起了村溪的有情有意，说起村溪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说起村溪在与她欢娱时对前妻对现任妻子的愧疚，说着说着，她自己被自己的叙述感动了，她开始指责薛芬菲嫁了一个好丈夫，她说“你薛芬菲比我强不到哪去，凭什么嫁了这样好的丈夫”，她再次归纳自己讲话的中心思想，她对薛芬菲说，“我要同你竞争！”她一遍遍地

---

这些“车轱辘”话，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进行一次非同一般的就职演说，她看到竞争对手蜷缩在椅子上像一只挨了鞭子的羊羔，眼里发出可怜兮兮的光，她看到村溪也坐在椅子上，闭着眼，似乎在静静地思考，她感到自己的确胜利了，一泻千里的情绪使她飘飘欲仙，她还想继续演讲下去，可是，当她张开嘴时却不幸地发现自己已将一肚子话倾泻的一干二净，她不知还该说些什么。

这时，她见薛芬菲老老实实在地站起来，故作平静地对她说：“武曼儿，你今天喝多了，我不跟你说，你先回你的房间去，看明天我怎么收拾你！”

武曼儿想，薛芬菲理屈词穷没话可讲了，她怕我了，她说我喝多了只不过是一个逃避谴责的借口，她说明天收拾我显然是在威胁我！这种把戏我见多了。这样一想，武曼儿就对薛芬菲说：“我不回房间，你有理你说，你不要怕我！”

村溪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很深沉、很迷人地笑着，对她说：“武曼儿，你确实喝多了，我们不跟你吵，你还是回房间去，有话明天再说。”武曼儿看见村溪的脸歪歪扭扭，七出八进，就像是一个由于接收信号不太好而变形了的电视画面，武曼儿被这怪异的画面逗得嘻嘻窃笑，她摇摇晃晃地伸手想摸一下村溪的脸，可村溪却敏捷地躲开了，武曼儿摸个空，一个趔趄跌过去，村溪连忙去扶，武曼儿便软软地跌进了村溪的怀里……

武曼儿恍惚间意识到自己扑进了村溪的怀抱，那一刻，她顿感自己跌进了一个久违了的温柔乡，浮躁、兴奋的心情很快得到了熨帖，她身体软软地，好像抽净了最后一丝气力，她不想再说话，一双眼便默默地胶合在了一起，朦胧中他听到村溪在叫薛芬菲帮忙把她弄进屋去。她不高兴了，想说薛芬菲你滚远点儿，不要靠近我们，可是嘴里却说不出，潜意识里，她死死地搂住村

溪的脖子，生怕薛芬菲会走上前来拆散他们，她觉得自己好像在村溪的带动下在空中飞翔了起来，村溪的前胸抵着她沉甸甸的乳房，她犹嫌不够，将身体紧紧地贴近村溪，恨不得与村溪合为一体，他们就这样飞翔着，飞翔着，心里惬意极了。这时，她觉得自己和村溪突然之间从天空中掉了下来，掉到一张忽忽悠悠的大床上，村溪对她说，你撒手！潜意识中，她觉得村溪可能要离开她了，心里一急，愈加用力地抱住村溪，这时，一双手粗暴地将她的手从村溪的身上扯开，接着后背上便被什么打得生痛，一个声音大骂道：“撒手！你这个骚货，想男人想疯啦！”同时，村溪的声音也飘进了耳鼓：“你疯啦！踢她干吗，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喝醉了的人？”

“看样子你心疼她了，你是不是真爱上了她，你的档次也太低了……你就这样让她在你的床上躺着？”

“她醉成这样，你想把她弄到哪去？”

“弄到哪儿也不能弄到你的床上，她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要脸？我都不要脸了你还要什么脸……要弄你自己弄，我不管！”

“你不管，我管……”

武曼儿的意识总想走得远远的，可走上一段，便被耳边的对话拉回来，此时，她感到自己的身子突然被一股力量拖起，她说，别动我，让我睡下吧，但是，那股力量却不屈不挠不停地扯动她，但都被她软软且沉重的身子打败了，最后一次，她被一只脚用力蹬了一下，旋即，她的头好像便吊到了悬崖边上，她睁不开眼，却鸟瞰到自己的头确实挂在深深的悬崖边上，她感到了几分恐惧，她想叫，却叫不出声，这时，她的屁股上又挨了重重的

---

一脚，她只觉得身子一空，脑袋触地的同时，听到了身子摔在地上的“呱叽”声。

武曼儿觉得脖子别扭了一下，脸颊热辣辣了一阵后，渐渐感到了地板的冰凉，她心里说，这样挺好的，就这样睡吧睡吧，管他呢！感知放松的那一刻，她的意识便在面前那个人呼呼的喘息声中渐渐远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武曼儿的意识忽然如冬眠的蛇一般蠕动了一下，意识复苏时，她捕捉到一个好像从很远很远的深山大峡谷中传来的声音：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把她拖到楼道拖出酒店拖到大街你把她杀了我都不管……”

随即武曼儿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关门声，听到了一个女人嚤嚤的哭泣，那哭泣声渐渐远去后，屋里也渐渐静了下来。

武曼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恍惚间好像是在做一个似是而非的梦，好在，耳边静了下来，她很快沉沉睡去……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村溪便走上前来坐在了她的身边，村溪爱怜地望着仰面躺着的她，村溪的目光很灼热，她心里暖融融的，心想，村溪从来就没有这样好好地看过我一眼，这就是爱呀！她幸福极了，可是，薛芬菲好像也在身边毒毒地看着他们，她不敢与村溪说话，便想睁开眼与村溪交流一下目光，却怎么也睁不开。这是在哪呀？她想。便用那双睁不开的双眼四处看，看样子自己好像躺在古北县招待所的那张床上，又好像是在村溪办公室的那张床上，村溪坐在床边，一点儿点儿向她靠近，她心里说，你快来吧快来吧怎么这么小心翼翼磨磨蹭蹭的，村溪果然就将手伸向她的脸，她想抓住村溪的手放在自己的嘴边亲吻，可是，村溪那双手伸到中途却转向了她的脖子，她攥住村溪的手说你放着脸不亲嘴不亲

乳房不亲为什么偏亲我的脖子，村溪用手按着她的脖子说你的脖子真白真好看我爱死你的脖子了，她没办法，想说你要爱你就亲吧，可这时她发现村溪没有用嘴亲而是用双手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她感到意外感到窒息，她想大声说，村溪你要掐死我呀你别那么用劲好不好！可是她已经喊不出声，她憋她闷她想大叫她用腿踢用手抓用牙咬用力挣扎，村溪就骑在了她的身上，她想这大概不是梦吧，先前她曾做过许多类似窒息的梦，当实在喘不过气来时，她就会猛然醒来，她期待着自己的醒来，可是直到她的胸腔即将爆炸时，她才意识到这不是梦，她百思不解地睁开眼，便看到了一张异常扭曲的脸，那个人呼呼喘着粗气，眼睛瞪得如铜铃，她想说：“村溪你想干什么，你要掐死我吗？”可是她充满血丝的眼看到的却不是獐头鼠目的村溪，这时她听那人恶狠狠地

从齿缝里挤出一句：“烂货！你去死吧！”

“薛芬菲……”武曼儿的脑海冒出了这个名字。

窒息的痛苦似乎只经过了短短的五分钟，武曼儿的头便在高度缺氧中轰地一声“爆炸”开来，她的身子随着头部的爆响痉挛了一阵，接着便如一团云雾散开去，在她意识倏然消失的一瞬，“薛芬菲”的名字也在她大脑的荧屏上淡淡隐去……

## 第九章

25

女犯独白：我丈夫是爱我的，爱的认真刻苦，细致入微，爱的一丝不苟，不留瑕疵，尽管这种爱让人很难接受，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丈夫对爱的忠贞。我丈夫不是一个对爱随便的男人，也许正因如此，他对我过去的失身格外看中，以自己纯洁的爱去面对一个失身的妻子，他的心理不平衡，他要用报复来发泄自己的不平衡，我没法阻拦他，只有为另外一个男人通风报

信，试图将丈夫因不平衡而产生的蠢蠢欲动的报复所带来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我又错了。

这些天，柳凤一直忐忑不安，日子好像过到了刀尖上。

那天晚上，柳凤在许多人惊奇目光的注视下，如惊鸟般乘了一辆出租车仓皇逃回家。她清楚地记得，当她脸色煞白地颤抖着双手从手包里取出牛皮纸信封放在张有德面前时，张有德曾惊恐万状地瞪大眼睛问她里边装的是什么？柳凤的心在滴血，她想哭，却哭不出声。这时，她的脑海中重又浮现出小饭馆那一幕，她看到王土义无反顾地一刀剁下自己的食指……她吓傻了，在去小饭馆之前，她曾做过一万种设想，她设想被王土激怒的自己手舞菜刀威胁王土，她设想自己挥舞菜刀追逐王土，她甚至还设想王土在她的追逐中跪地求饶，但她惟独没有想到王土会亲手一刀剁下自己的手指，并平静地将仍在痉挛的手指，装进信封放入她的手包内……那一刻，她的心一剜一剜地疼，上前抱住王土的手哭着说：“张有德让我来做，我没有办法，只说吓吓你，吵一架骂一通，回去也好有个交待，没想到你却当了真。王土说，张有德这样做也许是对的，这叫一刀两断，有了这一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这很好！”她当时已经泪流满面，猛然想起包里的纱布和止血药，连忙掏出来给王土包扎。王土推开她说，你不要这样，这根食指是你我情断义绝的标志，你快拿给张有德，你告诉他，从今以后，他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死人了，如果他还不能原谅我，杀我也是可以的，但他必须亲自来。说完，王土从衣兜中掏出钱，交给目瞪口呆的服务员，又望一眼众多围观的食客微笑着说，都散了吧，我和这位女

---

王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游戏，我输了，她赢了，就这么简单。王土分开众人，大步流星地走出小饭馆。她提起手包追了上去，一辆的士停在眼前，王土拉开车门，回身对她说：“我被梅朵砍了一刀，没能参加你和张有德的婚礼，我剁掉的这根手指头就当是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吧，我希望你们看到它时会感到日子过的很踏实。”王土一边说着一边坐进车，关车门的同时，没忘记嘱咐她一句，“你可以打的回去！”

柳凤将牛皮纸信封提到张有德的眼前口朝下一抖，那根凝满鲜血的食指便犹如一根红香肠，跌落在桌子上，张有德吃惊了半晌，忽然一声冷笑，试探着问：“这是王土的？”柳凤记得当时自己的头沉闷的好像即将爆炸一样，她怒不可遏地大叫一声，这不是王土的难道还会是别人的吗？她感到自己的头终于被自己的大叫引爆了，她大哭起来，恨恨地骂道：“张有德，你逼自己的老婆去做这种事算什么男人！”张有德便愧疚起来，上前抚摸着她的头发，一下下亲吻着她的脸喃喃道：“凤儿，难为你了，面对王土，我实在是没办法平衡自己，现在好了，看到这根手指，我心里宽敞了许多，也缓解了我对王土的仇恨，我不会再去杀他。其实我让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家，你这一刀，挽救了我挽救了这个家，我得好好谢谢你！”张有德说完这些，使用那个牛皮纸信封盖住王土的手指，然后抓起来放入一个食品塑料袋中，走向屋外的垃圾筒，柳凤泪眼之中看到了这一切，她大叫一声，你去干啥？张有德回身一笑对柳凤说，我看着恶心，把它扔掉！柳凤一把将盛有手指的塑料袋抱在怀中，呜呜大泣。张有德好言相劝，扶柳凤到沙发上，提起塑料袋再次走向屋外，柳凤恍惚听到屋外垃圾筒砰然一响，她的心疼痛的几乎蹦出了胸膛，旋即，一股难以名状的悔恨便涌上心头，那一刻，她再次想

到忍痛断指的王士那一脸男子汉的英雄之气，那一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浩然之气，那一股英雄气概中的儿女情长，这一切，无不令柳凤感到了张有德的狭隘卑琐和小人胸怀……

那一夜，张有德似乎害怕刺激了柳凤，并没有过问事情的经过。尽管如此，柳凤的情绪依然不能平静下来，她哭完后，一个人望着屋顶发呆，浑身莫名其妙地颤抖着，刚睡下不久，小饭馆的那一幕便出现在她的梦中，她的惊叫声惊醒了张有德，张有德爱抚地搂住她，不停地安慰，一遍遍地询问她梦到了什么，她咬紧牙关，什么也没说。

心中的块垒愈来愈沉重，王士的形象愈来愈高大，而张有德的形象则愈来愈卑琐，柳凤感到胸闷气短，她想喊想叫想哭想大声地歌唱……

这个发泄的机会还是来了，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柳凤下班后一个人在家发呆，张有德沉着脸走进屋，他换上拖鞋，脱下外衣，径直走向柳凤，冷笑着问：“王士的手指真的是你亲手剁下来的吗？”柳凤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张有德，张有德遗憾地说：“柳凤，今天我听‘新闻招手停’的小罗说，那天晚上有人给新闻采访车打热线电话，说小饭馆有个男人自己剁下了自己的手指，小罗他们乘新闻车赶去时，那个剁手指的人已经打的走了，知情人说，剁手指的人和一个女人在小饭馆角落里吃饭，一开始两个人挺亲热，后来女的就哭了，那个男人就剁下了自己的手指……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能亲手剁下王士的手指，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你说，你是怎么同王士谈的，王士又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剁的手指？”

呆呆的柳凤似乎早就意识到张有德总有一天会这样问的，事到如今，她也不想隐瞒什么，柳凤是不会说谎话的，她可以不说

话，但无论如何不会说谎话，于是柳凤便反问：“你确实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吗？”张有德说：“我很想知道。”柳凤说：“那好，我说给你听！”

柳凤就说，说她带着菜刀到小饭馆，说她想用话激怒王土而后王土再激怒她她好趁怒下手，说她正在半怒不怒时将盛在牛皮纸信封里面的菜刀拍在饭桌上，还说王土得知她的用意后为了成全她毫不犹豫地挥刀剁下了自己的手指……柳凤说这些时居然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在她的叙述中，王土俨然成了一名行侠仗义的大英雄，她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了钦佩之情，她对张有德说，王土没你那么小心眼儿，他为了不让我作难甘愿自残，他说他剁自己一刀叫做一刀两断，从此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柳凤说到这儿甚至还忍不住哀怨地望着张有德说：“王土还说你不该让一个女人去干一个男人应该干的事！”

柳凤说完这些，顿感浑身通泰，心中的块垒崩塌了，她长舒一口气，站起来，脸上居然灿烂一笑，她抛下目瞪口呆的张有德，自言自语道：“天不早了，我该做饭去了！”

日子似乎渐渐平和了下来，王土的手指尽管不是柳凤亲手剁的，但张有德不好再说什么，柳凤从此感到了轻松。一切似乎很正常又很不正常，终于，在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张有德旧态重现，半夜里懵懵懂懂地从床上爬起来，伸长脖子警犬般地嗅着什么，一边嗅一边纳闷地说，怪事，怪事，我又闻到了王土身上的那股味儿。柳凤被惊醒，见此情景，又气又急，她双手抱着张有德的脑袋使劲摇撼，有德你醒醒，你这是干什么？你还有完没完？半晌，张有德清醒过来，长叹一声，唉！我不行了，我知道自己不行了。

张有德并没有因为王土的自残而忘记过去，长此下去，这日

子可怎么过？柳凤实在无法忍受，她决定再跟张有德好好谈一谈。

那又是一个夏日的夜晚。

“有德，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我怎么做才能使你忘掉过去，忘掉王土，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柳凤说时眼里充满乞求。

张有德垂着头，默默地说：“你已经做了努力。是我错了，我原本是想在你与王土之间制造一些仇恨，现在看来，王土主动自残，不但没有制造出仇恨，反而赢得了你的更大好感，这是我没想到的！”

柳凤说：“王土已经表示与我一刀两断，这难道还不够吗？”

“可是，你仍然对王土有好感甚至这种好感已上升为感激，这一点儿我能感觉到。”

“有德，我是透明的，我爱你，你给了我一切，我想跟你过一辈子，难道你不相信我是真心的吗？”

“我相信你，可我不相信我自己。我是个传统的男人，很正派，也很封建，我这一生决不会乱搞女人，也容不得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乱搞。我娶了你，你却被王土占有过，我从心里腻歪，觉得自己亏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我爱你，舍不得你，因此，我的这种痛苦和矛盾恐怕要跟随我一生了。”

柳凤说：“你要想平衡自己就必须强迫自己忘掉我的过去，因为你爱我，不想同我离婚，而我的过去又是无法改变的。”

“我想忘掉你的过去，但我做不到，王土的影子时时都在我的眼前晃，我说过，王土的存在就是对我的一个极端侮辱，所以……”

柳凤说：“没有所以，你不要再提杀王土的事，那是非常愚

蠢的，况且，你答应过我。”

“我可以不再提杀王土的事，可我心理永远不平衡，王土占有过你，我一接近你就能闻到王土身上的气味，我曾千百次地怀疑过这是一种幻觉，但我却千百次地肯定你身上确实有王土的气味，我被这种气味逼疯了，王土他有这种感受吗？我的这种痛苦如果能够转嫁到王土头上就好了，那样也许我的心理就平衡了。”

柳凤不解地问：“有德，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张有德说：“我想了很多，王土也有老婆，假如王土在梅朵身上闻到我的气味儿会是什么样子？”

柳凤警惕地问：“有德，你想干什么？”

张有德忿忿地说：“我咽不下这口气！”

气哼哼的张有德忽然又站起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他拉灭床头灯，沉重地躺下，用毛巾被盖住了头。

黑暗中，柳凤大瞪着双眼，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她很清楚，由于她与王土的去已经无法改变，因此，王土对张有德的伤害也就无法弥补，这就决定张有德在内心已决难饶恕王土，那么，今后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柳凤不知道。然而，隐约之中，她感到张有德报复王土的心理并没有终结。

日子没法过了！心悬一线的柳凤绝望地想，张有德新的报复计划一定正在酝酿之中，他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去杀死或者亲自出面打残王土，但他很有可能采取雇凶、暗算或者别的什么极端手段来报复王土。王土已经为此付出了断指的代价，柳凤不愿再看到王土遭到任何伤害，她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提醒一下王土。可是，已经与王土“一刀两断”了的她再主动与王土联系会不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柳凤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那天晚上，柳凤于黑暗中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后半夜时，她小心翼翼地上了床，没想到，她的身子还没有在床上躺实，张有德便一把将她揽在怀里，粗暴地扯开了她的睡衣……那是一场急如星火的交合，张有德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亢奋和仇恨，灯影下，柳凤看到他双眼血红地盯视着她，恶狠狠地咬牙发力，恶狠狠地粗声叫骂，恶狠狠地咬她的肩膀和乳头，恶狠狠地挥起巴掌响亮地扇在她的屁股上，恶狠狠地将她的身体提起来摔下去从各种体位对她进行攻击，最后他揪住她的头发阴森森地冷笑着问：“王土跟你是这个样子吗？”那一刻，柳凤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块只会呼吸的木头，除了对张有德变态的发泄充满了恐惧外，她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吃惊地一遍遍责问张有德：“你疯了吗？”

柳凤在张有德一泻千里的那一刻感到自己被一条巨蟒紧紧缠住了，与此同时，一阵尖锐的疼痛从她的肩头导来，张有德的牙齿深深地嵌入了她的肉体，她疼得大叫……她随着张有德的痉挛而痉挛，在她刚刚感到痉挛过后有一丝轻松时，她再次看到张有德的鼻子如警犬般地在她的全身嗅了起来，张有德将双手伸入她腋下抹了一把置于鼻下，皱着眉头伤感地对她说：“我是爱你的呀柳凤，可是，我又闻到了那股味儿，王土的腋臭已经传染给了你，我受不了啦……”

柳凤切身感受到了张有德那不能自拔且已浸入了灵魂的痛苦，这痛苦有几分偏执和顽固。看到丈夫如此痛苦，她心里很难受。她知道，张有德是爱她的，爱的认真刻苦，细致入微，爱的一丝不苟，不留瑕疵，尽管这种爱让人难以接受，可从另一个侧面也恰恰体现了一个男人对爱的忠贞，见一个爱一个的男人对爱

---

随便，爱的也就随便，张有德三十多岁没爱上一个女人就说明他不是个对爱随便的男人，因此，当他自认为找到了真爱时，对爱人身上的瑕疵也便格外看中。柳凤清楚，面对她和王土的过去，张有德心理上肯定是不平衡的，肯定要有所报复，报复是一种寻找平衡的发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张有德这种因不平衡而报复、发泄所带来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柳凤懂得“疏”与“堵”的道理，以张有德目前的心态，“堵”无疑使发泄之祸水越涨越高，形成洪水猛兽之势，而“疏”则是一种有益的引导，疏导的好，不仅可以使“祸水”得以宣泄，而且还能避免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柳凤决定耐心地疏导张有德，她拿来一条毛巾，认真地给张有德擦拭着身上的汗滴，柔声说：“有德，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到底想让王土怎么样。”

张有德哀叹一声，仰躺在床上，仰望着屋顶说：“唉！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英雄，时事造英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假如我那天从梦源大酒店回家后什么也不说，趁着怒火升腾之机提刀去杀王土，也许我就成了世人景仰的英雄了，即使成不了英雄也会成为鬼雄，可是，我还是跟你说了，我跟你说我要杀王土时，就已经意识到我已经杀不了王土了，但我不杀王土并不意味着我容忍了王土，我让你把王土弄残，其实，我知道你很难下手，在那十天里，我曾经有好多次想跟你说算了吧，可我咬着牙不让自己说出口，我是多么希望你亲自下手啊。王土剁下自己的手指后，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又一次败在了王土的手下，他在你面前侮辱了我，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我对他的仇恨，我一次次在你身上闻到王土的腋臭，一次次在梦中想像王土在你身上左冲右突的样子，我受不了啦！我若报复不了王土，我这一生将永远不得安宁。”

柳凤俯下身，抚摸着张有德的胸膛，望着丈夫痛苦的表情，流着泪说：“有德，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你报复王土，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弄不好都会出人命的，我害怕，你就可怜可怜我，饶了王土，为了我，也为了你，为了咱们这个家。”

张有德把柳凤搂在怀里，动情地说：“凤啊！我正是为了这一切才决定报复王土的，我想尽快寻求一种平衡，尽快使自己的情绪得以宣泄，否则，我一辈子带着这样一种心情，怎么能安心地去爱你，怎么能安心地过日子，凤儿，你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吗？”

柳凤说：“我理解，可是，我们难道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张有德说：“没有，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两个字：‘报复’。我知道我从你身上闻到王土的气味是一种心病，心病还得心药治。”

柳凤想了想，无奈地说：“看来我对你说什么都没用了，不过，你如果非要报复王土，我想听听怎么个报复法儿？”

张有德说：“凤儿，你如果真正理解我，就不要问这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决不会去做行凶杀人的蠢事，你就放心好了。”

事已至此，柳凤不好再说什么，既然张有德不做行凶杀人的蠢事，那么就让她做好了，也许换得平衡后的张有德真的能安心过日子，柳凤想。

然而，柳凤还是深深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她不知张有德将以一种什么方式报复王土，想起王土的千般好处，她不由地再次为王土担起心来。

那些天，柳凤一直在考虑能不能把这一切告诉王土。有一

天，张有德下县采访，晚上，百无聊赖的柳凤经过反复思量还是神差鬼使拨通了王土的电话，她告诉王土：“张有德可能还要报复你！你要小心。”电话里，王土沉吟了半晌，问：“你在哪里？”柳凤说：“我在家！”王土问：“张有德不在？”柳凤说：“他下县采访去了！”王土问：“他想杀我吗？”柳凤说：“他已经答应我不再杀你，我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报复你。”王土说：“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柳凤一时想不起该从哪里说起，王土见她不说话，便说：“不知你方不方便，如果方便请你到楼下等我，咱们到车上谈好吗，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弄清张有德要怎么报复我，也好有个准备。”柳凤犹豫了片刻问：“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你？”王土说：“我现在正在路上向你家方向行驶，我开的是朋友的一辆桑塔纳轿车，红色的，二十分钟后到你家胡同口。”柳凤想了想说：“好吧，我马上下楼！”

时间还早，柳凤仔细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她再一次看到了自己额前那块指甲盖大小的疤，不由想起了梅朵，想起了那天晚上梅朵对她那一顿毒打，心里便隐隐地涌上一股仇恨。她一边梳理头发一边仔细端详着憔悴了许多的自己，她不想把自己的憔悴展现给王土，便莫名其妙地取出化妆盒化起妆来。她一向很少化妆，这一次她却很认真，她扑粉，画眉，涂口红后，便发现自己的脸一下子光彩起来，她知道自己的妆尽管化的浓了些，但在朦胧的晚上看起来还是恰到好处的，于是，她提起手包，走下了楼。

远远地，柳凤看到一辆红色桑塔纳正静静地停在胡同口，王土从摇下的车窗内冲她招招手，柳凤疾步上前，拉开车门，坐在前排座上，汽车一溜烟向前驶去。

“上哪儿？”柳凤问。

“瞎转吧！”王土说。

两人便说起话来，谈话中柳凤得知，这辆桑塔纳是赵一雄的，王土借来用了几天，正准备送回去。现在王土为了与她说话只有没目标地瞎转了。

街上的灯光一闪一闪地射入车内，王土开着车，斜了一眼柳凤说：“你今天很漂亮，好像还化了妆。”

柳凤心里很熨帖，没有言语，半晌，她问：“你的伤怎么样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王土说：“没什么，剃了一根，还有九根呢，满够用，不过，张有德这小子还要报复我，我这手指头就算白剃了，小柳，你说说吧，张有德他到底想怎么样？”

柳凤不知怎样表述才好，想了好半天，觉得很有必要从头说起，便从小饭馆两人分手后一直说到张有德下定决心报复王土的各种心理感受……王土默默地听着，听完后，把车缓缓停在路边，长叹了一口气说：“小柳，我没想到张有德是这么个人，我把你嫁给他真的后悔了，早知这样，还不如我把你娶了呢……”

柳凤有些吃惊，诧异地望着王土。

王土说：“小柳！有些话，我一直憋在肚子里。想当初，我把你嫁给张有德是看到他正派、老实、可靠，可万没想到他会这样狭隘自私，小肚鸡肠，我的后悔实际上已在梅朵砍我一刀时就有了，这一刀，不仅砍伤了我的脸，也砍伤了我的心，我不能跟一个如此狠毒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我没法原谅她，坚决要求离婚，同她分了居，分居后我常想，假如你那时还没有嫁给张有德，我会立刻在外面租房把你接过来一块过日子，可惜晚了。后来，看到你过的很幸福，总算心安了，为了不打扰你的安宁生活，我从来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也尽可能地避免同你接触，我甚

---

至不惜亲手将自己的食指剁下来，可是，张有德居然还要报复我……我不是怕他，我怕的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报复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伤害，我不知道你现在还爱不爱张有德，如果仍然爱，我什么话也不说，如果不爱……过去我不敢说这话，现在，我和梅朵的关系已没法修复了，我敢对自己的话负责，如果你无法忍受张有德对你的折磨，请你告诉我！”

柳凤听了王土的话，心情非常激动，但她还是理智地说：“不不不！张有德对我很好，他只是不能原谅我们的过去，不能原谅你！”

王土冷笑道：“你这个傻丫头，不能原谅我们的过去就等于不能原谅你的过去，不能原谅我就等于不能原谅你，这个道理很简单，张有德口口声声爱你，可他如果真的爱你，为什么总是揪住过去不放？”

柳凤陷入了深思，她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张有德会是这个样子，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对无法改变的事情耿耿于怀还能称为爱吗？退一步讲，即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那么，在猜忌、报复甚至仇杀的阴影里生活又有什么幸福可言？柳凤开始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怀疑，她默默地望着车窗外昏暗灯影下寂静的马路，没有说话。

王土又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非常难，你既想尽快使张有德的心理平衡起来，又怕他伤害了我，你一边阻拦他不要报复，一边又怕他对你产生新的猜疑，所以，你才趁他不在冒险给我说他的心迹，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很感谢你，可是，傻丫头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还要过多久，我真替你担心哪！”

王土的话说到了柳凤的痛处，想起自己在报复的阴影下痛苦度过的这些日子，一股悲怆的情绪骤然涌上心头，她流下了泪。

王土打开车顶灯，默默地望着柳凤，递上一块纸巾，柳凤接过来，也望着王土，忽然一下子扑到王土怀里，哭道：“我可怎么办？”

王土抱住柳凤，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关上顶灯，声音低低地说：“傻丫头，不要怕，张有德这个人我了解，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吧！”

柳凤哭泣着仰起头，用手抚摸着王土脸上的刀疤：“你已经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这一辈子会不得安宁的。”

王土说：“你真傻！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两人正说着，一辆警车倏然驶过，鸣着警笛停在了前面，不一会儿，车上走下三名警察，柳凤一时怔住，从王土的怀里收回身子，这时，警察已走到车前，用手电向车内照了照，手电光在柳凤脸上停留了十几秒钟，之后，警察威严地命令道，下车！柳凤不知如何是好，看了王土一眼，王土用眼示意柳凤不要怕，两人先后走下车。

手电光照在脸上，晃得人睁不开眼，柳凤用手挡住眼睛，这时，她听身边的警察问王土：“在干什么？”

王土答：“没干什么？”

警察问：“没干什么黑更半夜的把车停在二环路上，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

王土迟疑了一下答道：“女朋友！”

警察嘲讽地问：“女朋友？你多大啦？再瞧瞧人家才多大？有身份证吗？”

王土摸索着从身上摸出了身份证，而柳凤却没有。

警察又问柳凤：“职业？”

柳凤有点儿怕，发现警察看她的眼神也有些异样，想了想

说：“无业！”

警察依旧是嘲讽的口吻：“无业？看你脸上抹那么花哨就知道你无业！”

柳凤猜想警察把她当成了“鸡”，又怕又羞，不知说什么好，这时，警察又问王土：“车是你的吗？把驾照拿出来看看！”

王土一下子蔫了，垂头丧气地说：“警察同志，这车是我借同事的……”

没等王土说完，警察一涌上前将王土铐了起来：“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吧。”

不由分说，柳凤和王土被警察推上了警车……

来到派出所，柳凤和王土分别被关进两个小房间里，院子很小，隔窗望去，警察们出出进进地忙碌着，似乎都在集中力量审讯王土。半夜时，她看到一个人走进了小院，背影好像是赵一雄，她估计可能是赵一雄接到派出所通知以车主身份来证实那台桑塔纳轿车的。柳凤一个人在房间里，感到很害怕，心怦怦地跳，脑海里乱哄哄的。天将明时，两个警察进屋来，草草对她进行讯问。一个警察问了她的姓名、年龄。她如实说了，问起职业，她心存顾虑，继续说无业，警察说，我们已经查明你是《生活导报》的记者，你既然是记者，为什么要说谎呢？柳凤听了，很羞愧，连连说，我没带工作证，怕你们误会。警察说，其实，今晚这个事真的是个误会，这些日子，我们辖区连续丢了三辆桑塔纳轿车，我们例行巡逻，发现你们的车深更半夜停在二环路边，也不开灯，就产生了怀疑，现在，我们已经查清那台车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赵一雄的，王土只不过是借来用一用，说清了这件事，其他事儿我们就不管了，不过，因为你没带任何有效证件证实你的身份，所以，当我们得知你是记者时，还是给你的

单位打了电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柳凤连连说不介意不介意，心里却不由暗暗叫苦。

凌晨五时许，天刚蒙蒙亮，报社当夜值班领导来到了派出所……

## 26

女犯独白：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杀人犯，我没想杀人，只想把那个“烂货”掐个半死以解心头之恨，我盯住那张花里胡哨、专以勾引男人而生的俊俏而又可憎可恶的脸，无尽的耻辱和愤怒便一齐涌上心头，强烈的报复欲望使我无法把握死与半死的界限，我杀了人！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魂飞魄散，什么是毛骨悚然……当巨大的恐惧过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逃避罪责。我错上加错，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

或许是巧合，柳凤和王土被派出所关押的那一夜，也正是薛芬菲的恐怖之夜……

那一夜，薛芬菲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她用自己纤细的双手掐死了武曼儿，她扼住武曼儿的喉咙时，并没有想到要把武曼儿掐死，她只是想把武曼儿掐个半死以解心头之恨，可是，无尽的耻辱和愤怒使她没有把握住死与半死的界限，她盯住武曼儿那张花里胡哨、专以勾引男人而生的可憎可恶的脸，这张俏脸曾倾倒了无数的男人，现在又于沉睡中满面幸福地向她示威，她不由怒从心头起，禁不住调动全身的气力一齐凝聚在双手的拇指上，拇指深深地陷入了武曼儿白净细腻的脖颈里，当她确

---

认武曼儿已变成了一具尸体时，她魂飞魄散地跳了起来，旋即又浑身瘫软地跌坐在地，她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毛骨悚然，她杀人了，她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

天塌了，地陷了，世界末日来临了。

薛芬菲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夜很静，她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粗粗的喘息和狂乱的心跳。死亡的气息从屋内的每个角落阴森森忽啦啦迎头泼来，她想逃，可她站不起来，她想掩藏武曼儿的尸体，可他浑身没有一丝气力，她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做什么，该怎样做，情急之中，她忽然想起了村溪。

村溪已经走了，是赌气走的，薛芬菲还清楚地记得那令她眼热的一幕，当武曼儿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将她剥的“一丝不挂”并毫无廉耻地宣布与她“竞争”村溪时，她的怒火已变成了一个被捕猎者追得走投无路的小鹿，小鹿“咚咚”地撞击着她的脑门儿，这撞击曾震得她那颗流血的心瑟瑟发抖，她曾经一次次想跳起来撕烂武曼儿那张喷粪的臭嘴，但当她看到坐在一旁冷眼相望的村溪目光里透露出坐山观虎斗的惬意时，她同时也领悟到了村溪目光中愈来愈多的不信任。那一刻，她忽然下定决心不再理会已经失去了理智的武曼儿，她也如村溪一样冷眼旁观武曼儿的独角表演，她知道，对于一个情绪失控的人来讲，说的话越多，暴露的也就越多，她要沉下心来，看一看武曼儿和村溪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村溪怎样对待已疯狂到了肆无忌惮的武曼儿，看一看村溪将如何收拾这个失控的场面……果然，令她不能容忍的一幕出现了，就在村溪劝说武曼儿“有话明天再说”的时候，武曼儿居然毫无来由地软在了村溪的怀里并紧紧抱住村溪的脖子，而村溪则也毫不犹豫地抱住了武曼儿，那一刻，她热血上涌，并没有听到村溪让她帮忙抬武曼儿上

床的“邀请”，她看到村溪愤怒地望了她一眼，之后便犹如抱着自己的新娘一般将武曼儿抱进里屋卧室，轻轻放在床上，她当时的怒火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儿，几步蹿到里屋，发现武曼儿依旧搂着村溪的脖子不肯撒手，她再也做不到“冷眼旁观”了，大骂一声：“你这个骚货，想男人想疯啦！”一步冲上前粗暴地扯开武曼儿的手一阵拳打脚踢，村溪就是在这个时候非常直白地表现出了对她的不满，他们吵了起来，她强烈要求将武曼儿弄出卧室，而村溪却坚决不同意，争执中，她似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村溪对武曼儿的偏袒，她永远不相信村溪会爱上武曼儿这么一个“下三烂”，她想通过将武曼儿弄出卧室这一举动试一试村溪的态度。

然而，令薛芬菲失望的是，村溪并不配合她的行动。她再次愤怒起来，歇斯底里地跳上床试图一个人将武曼儿弄出屋，她一次次粗暴地拉起武曼儿，而武曼儿沉醉的身子又一次次倒在床上，村溪冷笑着看着她，她怒火万丈，攒足力量踹了武曼儿一脚，武曼儿的脑袋便耷拉到了床边，她再踹一脚，武曼儿便头着地跌下了床。村溪惊呼一声奔上前来，怒视着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她冷笑一声，呼呼喘息着问村溪，你心疼了是吗？你爱她是吗？村溪说，你肯定是疯了，你现在的样子就像是农村泼妇！她说，我这样做全是让你们逼的，武曼儿当着你的面那样羞辱我嘲笑我，你居然一声不吭坐山观虎斗，你安的是什么心？你还是不是我男人？村溪抢白说，是你男人怎么样？不是你男人又怎么样？你跟一个喝醉酒的人治什么气？她忿忿地说，武曼儿仅仅是个喝醉了酒的人吗？她当着我的面宣布她爱你，她要和我竞争你，你竟然还在我的面前毫不犹豫地把她放在了你的床上，你是什么居心？我现在还是你的妻子？我不能容

---

忍另外一个女人上我丈夫的床，你若是我的男人，你就快点儿把她清理出去，我这个要求过分吗？村溪听后冷笑一声，阴沉地望着她，一字一句地说，菲菲，武曼儿喝醉了，对于一个醉人，我只是出于一个男人的同情心才把她弄到我的床上的，我不怕别人说什么，也不怕你怎么想，这些天我听到的太多了，我受够了，你没有权力和资格在我面前发号施令！现在，武曼儿就在我床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把她拖到楼道拖出酒店拖到大街你把她杀了我都不管……

村溪就是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拂袖而去的。当那一记响亮的关门声砰然传来时，薛芬菲已意识到村溪正从她的手中一步步远去，村溪“听到的太多了”，村溪“受够了”，村溪的豁达终于没有经受住杨献天和武曼儿的恶意诽谤，村溪已经从内心里对她产生了厌恶，村溪无视她的强烈要求毅然将武曼儿放在自己的床上，村溪是真的爱上了武曼儿还是故意做样子给她看……那一刻，薛芬菲的脑袋嗡嗡响着，在村溪愤然离去的瞬间，她本能地站起来想追出门去，可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下来，她倾听着楼道内村溪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一颗心犹如掉进了幽深的山谷，她委屈地哭了。屋里很静，她低低的饮泣与另一个女人沉沉的呼吸声搅在了一起，使屋子里充满了凄楚，她不由地将目光投向了武曼儿，她发现侧躺在地的武曼儿仍然保持着从床上被她踹下后的姿势，身子蜷缩，脖子怪异地扭曲着，半边脸贴在地上，脸上的表情却极其安详甜美，在薛芬菲眼里，武曼儿的安详甜美无疑是对她的一种讥讽，她忍不住狠狠踢了武曼儿一脚，武曼儿的身子颤动之后忽然就势扭了一下，那张甜美的脸便仰面朝上，睡姿随即流畅舒展起来。薛芬菲从来没有过多地注意过武曼儿，此时，她注视着熟睡的武曼儿，忽地发现武曼儿原来竟是一个美

女，武曼儿的脸是鸭蛋形的，皮肤很细腻，武曼儿的嘴圆嘟嘟的很性感，武曼儿的脖子是玉颈天鹅那一种，细长圆润，白如象牙，武曼儿的睡姿也很美，流线型的身材凹凸有致，曲线毕露……这样的女人天生就是一股祸水，她走到人群中，男人世界就会躁动不安，女人世界就会惶惶不宁。薛芬菲默默注视着这股“祸水”，思想着武曼儿明目张胆地以第三者的姿态闯入她与村溪中间，思想着武曼儿用恶毒的语言对她进行史无前例的诽谤侮辱，思想着武曼儿公然对她的蔑视和轻慢，思想着村溪居然把这块烂货弄到了自己的床上，渐渐地，一股异样的心绪便如蛇一样吐着毒信蜿蜒逶迤地爬上了她的心头，她望着武曼儿舒展仰起的脖颈和微微带笑的面容，暗想，这个烂货达到了目的，也许正在梦中高兴呢。于是，怒火的余烬再次将翻肠搅肚的醋意点燃，她的手不可抑制地伸向了武曼儿的脖颈……

薛芬菲将手伸向武曼儿脖颈时，并没有动杀人的念头，她只是有了报复的意向后才下意识地注意到了武曼儿的脖颈，她起初是一只手伸向武曼儿的，她在武曼儿脖子上发现了一条精美的细链子，她提了一下那条链子，武曼儿的胸口处便滑出了一只象牙色的翻盖手机，就在这时，一个意外促成了她的报复行动：武曼儿忽然在梦呓中轻轻抓住了她的手，武曼儿抱起她的手贴近自己圆嘟嘟的嘴唇，默默地亲吻着，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满脸幸福的表情……就在那一刻，她的邪火一下子蹿了出来，她转身跳起，双手死死掐住了武曼儿的喉咙……

凶杀的过程让薛芬菲切实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她记得沉醉梦乡的武曼儿只是闷闷地呜呜了两声，那声音像咳嗽，又像是呼喊，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又像是从脑门里发出的，武曼儿呜呜了几声后，开始下意识地挣扎，武曼儿的挣扎促使她更加用力，

---

就这样，她看着武曼儿的脸色由白到红由红到紫，这时，武曼儿似乎刚刚从懵懂的睡梦中惊醒，吃惊地睁开眼，与她的目光对视起来，她就是在这个时候忿忿地说了一声：“你这烂货，去死吧！”

武曼儿直到死时，一直大睁着双眼，武曼儿不闭眼，薛芬菲便不敢松开双手，她怕一旦松手武曼儿会跳起来跟她拼命，这样又过了几分钟，她终于恐惧地发现，武曼儿已经死了。

她杀了人……

杀了人的薛芬菲瘫坐在地。不知过了多久，当她的思维开始蠕动时，跳入她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逃避罪责，然而，面对武曼儿的尸体她不知该怎么办，此时，她多么希望自己身边有个人帮她出个主意呀！于是，她想到了村溪，她挣扎起瘫软的身子想给村溪打个电话，可是，就在她的手伸向电话的一瞬间，她忽然意识到村溪除了帮她报案外是决不会帮她逃避罪责的……意识到这些后，她再也不想指望什么，她的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她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夏夜苦短，天就要亮了，她焦急地想，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将武曼儿处理掉。

拂晓时分，大街上早有了晨练的人，酒店的楼道里也时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移尸户外显然是不可能的，薛芬菲便把目光投向了室内，她热锅蚂蚁般地在村溪办公室里转了两圈，没有发现可以藏尸的地方，最后，她注意到了村溪里屋的那张大床，她把床上的席梦思垫一把扯下，打开床铺包厢，空的。她已说不上是惊喜还是恐慌，连忙拖起武曼儿的尸体，尸体死沉沉，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尸体装入了包厢。她想，这个白天肯定不好行事了，那就等晚上再将尸体处理掉，她看过许多有关刑侦方面的影视剧，她甚至想到买上一个特大号的旅行箱，把武曼儿的尸

体装在箱内，雇个酒店保安扛到出租车上秘密送到郊外的某个地方，然后扔掉……

薛芬菲将一切收拾妥当后，天已大亮，她不敢再留在村溪的屋里，悄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她关好门，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夜里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了眼前，杀人的恐惧使她的精神高度紧张，她必须认真思考、周密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然而，就在她仰面躺在床上闭目思索的当儿，她忽然觉得后背冷飕飕地刮起一阵阴风，恍惚间感到床下有一双瞪大的眼睛正阴冷地注视着她，她大惊失色，从床上一跃而起……

惊魂未定的薛芬菲再也不敢躺在床上，她惶惶不安地在屋里踱着步，屋门一次次被人敲响，她不敢开，她怕人们看到她惊恐的样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村溪冷冷地问她：“你把武曼儿弄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开门？”她听后，吓了一跳，脆弱的神经几乎崩断，她想，难道村溪已知道她杀死了武曼儿？正不知如何回答时，村溪又问：“你是不是真的把她赶出了我的办公室，你太过分了。”她愣了一刻，长舒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便挂断电话，心怦怦跳个不停。

薛芬菲努力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她望一眼墙上的挂钟，已是上午十点多钟，她一咬牙，打开屋门，不一会儿，公司几名员工陆续地走进她的屋，有请示工作的，有找她签字的，她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暂时忘掉了恐惧。这时，经理助理潘若祥走进来，说了两件新鲜事儿，第一件是说早晨他上班时，发现王土和柳凤从派出所里走出来，他先前也风闻过两人的事，便向一位熟悉的民警打听，民警说王土和柳凤大半夜把车停在郊外的二环路，两人在车里不知干了些什么，巡逻警车就把他俩当窃车贼和卖淫女抓到了派出所……薛芬菲听了这些，觉得很有趣儿。可是

---

潘若祥说的第二件“新鲜事”，却将她惊得目瞪口呆。

潘若祥说，早晨上班后，他像往常一样给村溪打扫办公室，早晨屋里很静，他擦完桌子后，开始擦地，这时，他忽然听到手机铃响，那铃声好像很近，又好像很遥远，他左右看看，没有发现手机，心想，村经理是不是把手机锁在办公桌抽屉里了，就没在意，可是，当他擦地擦到里屋大床旁边的时候，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好像手机在床上的被子里，他打开被子，重新叠好，没有发现手机，这时铃声不响了。村溪上班后，他问村溪的手机带没带在身上，村溪说带了，他就没再言声，可是刚才他在村溪屋里时，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村溪听了也很奇怪，寻着铃声走到床边，满世界找，也没找到铃声源自何处，这个时候，铃声又不响了，他和村溪都说“出了鬼了”……

薛芬菲听完潘若祥的叙说，不由大惊失色，她连忙问潘若祥铃声来自何处查清了没有？潘若祥说没有！两人正说着这事儿，忽听村溪在楼道里喊“小潘”，潘若祥连忙答应着跑出屋。薛芬菲再次陷入极度恐惧中，她清楚地记得武曼儿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精致的链子，她向上提这个链子时，武曼儿胸口处曾滑出过一只手机，由于慌张，她将尸体装进大床的包厢时，忘记了摘下手机，没想到这手机竟是开着的……现在，村溪和潘若祥都听到了手机的铃声，如果手机电量充足的话，以武曼儿交际范围的广泛，这铃声还将继续响下去。

薛芬菲的额头禁不住滚出了大滴大滴的汗珠，她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现在，潘若祥已经知道村溪屋里有奇怪的手机铃响，如果铃声再响，倘若不明就里的村溪带领众人查找铃声怎么办？倘若大家认定那铃声来自大床并把包厢打开又怎么办？薛芬菲不敢想了，她似乎已经推测到刚才村溪喊潘若祥到底去干什

么。她忽地站了起来，三步两步跑进村溪办公室。

手机铃声隐隐地传来，里屋的情景与薛芬菲想像的一模一样，村溪和潘若祥已经搬开了大床上的席梦思床垫，两人正狐疑地揭开包厢，手机铃声蓦然响亮起来，包厢揭开了，就在薛芬菲失声惊叫的同时，村溪和潘若祥也一声惊呼。他们看到了包厢里仰面而卧的武曼儿，武曼儿依然大瞪着双眼，嘴巴微微张着，一副吃惊的样子。

薛芬菲“咕咚”一声，瘫软在地……她绝望地看着村溪，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说吧，人……是我杀的……我……没想到她会……会死，我没想……没想杀她……”

村溪的脸纸一样白，他回过头，看一眼潘若祥，挥了挥抖瑟的胳膊，吩咐道：“你去把门反锁上，谁也别让进来！”潘若祥木木地应了一声，一边回头看着武曼儿的尸体，一边退出里屋。村溪见潘若祥退了出去，默默地对薛芬菲说，“都说你心狠手辣，可我万没想到，你竟真的把她杀了……你杀了人，却放在我的床下，你想害我是吧？老天有眼，你害不了我，小潘什么都看见了，是你杀了人，你没救了，你就等着去死吧！”

薛芬菲匍匐着爬到村溪的面前，泪流满面地说：“村溪，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没把杀死武曼儿的事告诉你，就是不想连累你，我把她藏在你的床下并没有栽赃给你的意思，我原想今天晚上把她偷偷运出去扔掉，可我不知怎样去做这件事，现在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就帮帮我吧，我求你了，救救我，帮我想个办法……”

村溪决绝地说：“你杀了人，谁也救不了你，没有办法可想。”

薛芬菲痛苦地说：“村溪你不要那么绝情好吗！你就是把我

交给公安局，武曼儿死在你的屋子里，你也脱不了干系。”

村溪恼怒地说：“武曼儿是你杀死的，与我有什么相干？”

薛芬菲说：“武曼儿深更半夜死在你的床上，最起码说明你在奸宿，如果你不肯帮我想办法，我就在公安面前一口咬定你与武曼儿在床上鬼混时被我撞见……咱们谁也甭想好受？”村溪像看外星人一样吃惊地望着薛芬菲，半晌，他点着她的脑门儿说：“姓薛的，我没想到你真的是这样一种人。”

薛芬菲软了下来：“对不起村溪，我是急糊涂了才说这话。不过，好歹我们是夫妻，这件事捅出去咱们谁也得不到好处，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案要案人命案破不了，我们如果处理得好，不仅能保命，而且还能保名声，帮我想个办法吧，现在，我们没有退路了。”

村溪说：“菲菲呀，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呀，你说，我能帮你什么？我怎么帮你？”

薛芬菲一时语塞，事到如今，她脑海里早已一片混乱。

这时，一直在外屋踱步的潘若祥走了进来，咳嗽一声说：“村经理、薛经理，人命关天，我本不该多插嘴的，可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薛芬菲救星一般地看着潘若祥，急切地说：“你问你问。”

潘若祥问：“你们可以把武曼儿死前死后的情况讲一讲吗？要想办法，不了解情况是不行的。”

薛芬菲连忙说可以可以，略想了想，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村溪也不太清楚薛芬菲到底怎么掐死的武曼儿，起初是认真地听，后来见潘若祥真心想管此事，便帮着薛芬菲将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潘若祥边听边点头，皱眉沉思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事情的经过我都听明白了，武曼儿晚上喝了大量的

酒，酒醉后闯进村经理的办公室，村经理最后躲了出去……”潘若祥踱着步，掏出了一支烟。

薛芬菲连忙从村溪的办公桌上拿起打火机，为潘若祥点上，满眼期待地看着他，潘若祥狠吸了一口烟，停住脚步说：“我有一步险棋，不知成不成。”

薛芬菲和村溪连忙催促：“你说你说！”

潘若祥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武曼儿是农村人，在省城，认识武曼儿的人不多。因此，一个外地人的死决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说，武曼儿死后可以不在省城火化，可以不需要医院或相关部门出具死亡证明，更不需要到公安局注销户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武曼儿的亲属能把尸体弄回去安葬，事情也就基本摆平了。我们可以向武曼儿的亲属说武曼儿因喝酒过量酒精中毒而死，昨晚武曼儿喝了大量的酒，有许多人可以作证，酒是自己喝到肚子里的，人死了，谁也不会给她承担这个责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武曼儿视为广告公司的员工，以安葬费的名义，多给武曼儿家里人一些钱，用钱安抚，农村人没见过世面，好糊弄，我想，这样做虽然比抛尸灭迹动静大了些，但效果要好的多，如果能做成，将会一劳永逸，不留后患。退一步讲，因为我们前期对亲属做了大量的赔偿和相关工作，即使案发，也不会是死罪。相反，抛尸的方法就冒险的多，一旦露出马脚，就会定为凶杀案，其后果必死无疑。”

薛芬菲听后，沉思片刻，不由大喜过望，对村溪说：“小潘的主意我感觉挺好，村溪，我们就这样做吧！”

村溪哀叹一声，对潘若祥说：“可武曼儿毕竟死在了我的屋子里呀，这怎么解释？”

潘若祥说：“细节问题咱们再商议，我想，除了不要杀人的

情节以外，昨晚的经过可以实事求是地讲，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要保全性命，有时做出一些名誉上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村溪不知是对这样做能不能成功没信心，还是有别的顾虑，他提醒潘若祥道：“小潘，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一旦做不成，你出这样的主意，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呀。”

没想到，潘若祥并没有真正领会村溪话中的意思，反而信誓旦旦地说：“村经理，有句老话叫做‘吃皇粮保皇上’，为主分忧，当好参谋助手是我这个经理助理的天职。自从跟你以来，我受了你不少恩惠，如果这个办法能够保住夫人的性命，这也算是我最好的报答吧，我想，我所负的那点儿法律责任还不至于使我送命吧！”

村溪听了潘若祥的话，摇摇头，不由喟然长叹：“小潘呀！你一个外人都这样仗义，我这个做丈夫的还能说什么，事到如今，也只好按你说的办了。”

薛芬菲喜极而泣，抱住村溪哭了起来，抽咽着说：“村溪，你们帮我躲过这场大难，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村溪无奈地说：“好啦好啦，菲菲，夫妻一场，我也不说啥了，现在，我的脑子全乱了，好在，有小潘在，小潘啊，你赶紧拿出个计划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周密安排，保证万无一失，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设计，咱们仨口径要绝对统一，不能留茬口儿。”

潘若祥重任在肩，不敢懈怠，连忙说：“刚才，我对昨晚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你们两人和武曼儿的关系我也不是很清楚，事已至此，我们三个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有些情况你们还是实事求是地讲，只有这样才能拿出比较周密的方案，

让我说，咱们还是再进一步碰碰情况吧。”

村溪说：“也好！”

于是，三人便碰起了情况。村溪和薛芬菲均毫无保留地将昨晚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武曼儿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心理状态实事求是地讲了一遍，潘若祥听了，沉思半晌，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村溪和薛芬菲听后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经过数次反复推敲，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立即对武曼儿的尸体进行必要的遗容整理，而后盖上殓布，命公司心腹员工送到库房停放。整个过程由潘若祥监督，尽最大可能缩小知情面。

二、迅速将武曼儿死去的消息通知给其家人，并由潘若祥亲自到古北县将军庙村接武曼儿家人来省城，不惜一切代价做好安抚工作。

三、将武曼儿的死因归结在饮酒过度，酒精中毒上。具体经过是：武曼儿为村溪买下了杨献天的影视设备，生意做成后，村溪为表感激之情专门为武曼儿举行了一个答谢晚宴，武曼儿兴奋异常，饮了大量白酒，又与李英才等人在地摊吃羊肉串喝啤酒，大醉之后来到村溪办公室耍酒疯，闹腾至凌晨两点钟酒力发作不能动弹，伏在办公桌前呼呼大睡。村溪出于好心，将武曼儿抱到自己卧室床上后，正要回家，此时，夫人薛芬菲见丈夫深夜不归，放心不下，找到办公室，发现武曼儿躺在丈夫床上，大为不快，夫妻俩由此吵架，村溪愤然而走，薛芬菲赌气没有回家，夜宿在自己办公室，第二天上午，村溪上班后才发现武曼儿酒精中毒而死。

四、与武曼儿家人言明，武曼儿并不是公司签约员工，但因其为公司做出了较大贡献，又考虑到其死因与公司为她举行的答

---

谢宴会有关，因此，公司决定按正式签约员工对待，一次性补给其家人丧葬费五万元（如家属不同意，可适当追加，直到满意为止）。

五、因武曼儿被掐致死，遗容遗貌上肯定会留下某种痕迹，故只让其家人在晚上与武曼儿见上一面。上述事情办妥之后，公司务于天亮前派专车将尸体运回古北县，运尸车由潘若祥亲自护送，并相机处理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武曼儿入土为安。

达成一致意见后，三人立即着手行动，村溪和潘若祥把武曼儿的尸体从包厢抬到床上开始为武曼儿整容。

武曼儿的面孔有点儿狰狞，脸色微紫，眼珠微突，嘴唇微启，牙齿咬着舌尖……薛芬菲只看了一眼便吓得躲到了一边，屋里的空气紧张中透着恐怖，村溪和潘若祥正小心翼翼地撬开武曼儿的嘴，试图将吐到唇外的舌头塞进时，武曼儿挂在脖子上的手机突然又响起来，三人蓦地吓了一跳。惊悸之中，村溪对潘若祥说：“关上它！”潘若祥正忙，顺手从武曼儿脖子上取下手机，递给了在一旁发愣的薛芬菲。

手机是那种很时尚很流行的女士用机，乳白色，小巧精致，翻盖款式，盖中心镶嵌了一枚宝石，显得很高贵，薛芬菲接过手机，手忙脚乱地翻开手机盖，正要关机，没想到话机设置为翻盖接听，这时，她听到手机里发出一个男子的声音：“武曼儿，我把你手机都快打爆了，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在哪里……喂！你怎么不说话，说话呀……”那个男子的声音太熟了，薛芬菲一听就知道是杨献天，她的心突突跳着，大气不敢出，连忙按下了关机键。过了一会儿，她想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杨献天，便又打开手机，在来电显示中，她果真查到了杨献天的手机号，同时，还查到了早晨以来手机存储的所有来电显示，其中有来自古北县的

电话号码……薛芬菲于紧张之中猜测着来自古北县的电话是什么人打来的，是武曼儿的业务户，还是她的家里人？想起武曼儿的家里人，薛芬菲的心再次提了起来，她不知“家里人”听到武曼儿的死讯后会是怎样的态度。

## 27

女犯独白：男人们总结说，这世间的仇恨无非两种，一个是杀仇，一个是情仇，报杀仇以杀的形式，报情仇以情的形式。其实，男人们的爱恨情仇说穿了都是为了获得女人，因为，男人爱女人的终极目标是获得女人的肉身，而男人报复情敌的最有效方式仍然是获得女人的肉身。这就是说，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去占有一个女人有时并不是为了求爱，而是为了寻仇。

三天后，柳凤与王土驾车在二环路幽会被警察当窃车贼和卖淫女一举抓获与武曼儿因喝酒过量中毒身亡的事儿传扬开来，不同的是前者在小范围内传播并有日渐扩大趋势，而后者则是在《生活导报》这种大众媒介上以醒目的黑体字公开刊出，题目是《白酒啤酒双管齐下，云里雾里一命呜呼》副题是《省城一外地打工妹饮酒过量中毒身亡》，该文署名为实习记者柳凤。

梅朵从赵一雄那里听到了这两则消息。

回想一年多来的风风雨雨，这些日子，梅朵已经对王土产生了某种愧疚心理，尤其是把王土砍伤后，她的这种愧疚已达到了极点。她记得柳凤结婚的前一天，王土曾低眉顺眼、小心翼翼地站在她的面前请示说：“有件事，说了你别生气，柳凤和张有德

明天结婚，张有德通知我，让我去参加婚礼，我与张有德是朋友，关系一直不错，就答应了……”王土说这番话时，一直不敢抬头看她，那样子就好像是一个失手打碎了什么珍贵器皿正在等候主子训斥的使唤丫头，此时，她如果宽宏大量一点儿，王土或许会感激她一辈子，事情也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她没有，她最终还是抑制不住心头泛起的醋意愤怒起来，她大喊大叫大骂王土身在曹营心在汉，王土起初还为自己找台阶下，讷讷地说了些“你不让去我不去就是了”的温顺话，后来，渐渐便被她的骂声激怒了，王土开始回骂她，骂了几声后，赌气倒头躺在沙发上再不言声。她就一个人骂，把世界上骂人的话都骂尽了，骂够了，骂累了，见王土仍没有回应，这才闭了嘴。嘴是闭了，但火气却闷在心里，她开始看电视，看了许久许久，也不知电视里演了些什么。那时，王土躺在沙发已经睡实了，她忿忿地看着王土那张脸，越看越生气，而恰在这时，梦中的王土翻了一下身，嘴里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柳凤”，她听清了，很惊诧，紧接着，王土又连续叫了几声“柳凤”，一只手便搭在了沙发背上，样子有点儿亲昵，她见了，似乎联想到了王土与柳凤在梦中正在做什么，心头已有的愤怒又添了许多，她站起来，瞪眼望着王土的脸，王土的表情便生动丰富起来，似乎想哭，又似乎想笑，就在这似哭似笑之中，她心头的愤怒终于爆炸开来，觉得自己的脑袋轰地一响，转身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朝王土的脸砍了下来，刀落下的一瞬间，她的心抖了一下，本欲收回手中的刀，但已经晚了，菜刀砍在了王土的左脸颊，差点儿伤及眼睛，当时，王土从沙发上疼得蹦了起来，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此时的她也已被自己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在经过了短暂的惊骇后，她疯了一般从家中翻出备用的小药箱，迅速

扯出一块药棉堵住了王土的伤口，并把懵懵懂懂的王土扶下楼，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到进了医院，王土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挨了一刀。得知真相的王土不顾她的反复赔礼道歉，卷起铺盖搬到了单位宿舍，再也不肯回家，后悔莫及的她自知对不起王土，便默认了夫妻分居。婚姻名存实亡，日子一长，有时她也常常想到离婚，可一想起孩子将要失去亲生父亲，她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总是对王土抱着一线希望，她相信王土总有一天会回到她的身旁，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她开始有意感化王土，每个星期日都要带着孩子去电视台给王土清洗一次衣服，王土起初是爱搭不理的样子，后来，干脆不肯再见她。好在，她最初留了一个心眼儿，配了一把办公室的钥匙。

这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梅朵照例去王土的办公室兼宿舍收洗王土的脏衣服。刚进屋不久，满脸惊骇的赵一雄突然一迭连声地高叫着跑进屋来，赵一雄的手里挥舞着一张《生活导报》，见了梅朵，愣了一下，急急地问：“嫂子，王土呢？”梅朵淡淡地说：“我进屋时他就不在！”赵一雄遗憾地“嘿”了一声，转身向屋外走，边走边掏手机，看样子是要给王土打电话，梅朵见状，无意中问了一句：“一雄，你找王土啥事？”已掏出了手机的赵一雄站住脚，犹豫了一下，转身走回来，神秘兮兮地指着报纸对梅朵说：“你还不知道？武曼儿喝酒喝死了？”梅朵问：“武曼儿是谁？”赵一雄愣了片刻，忽然笑了：“嫂子，你不认识武曼儿？王土平时没跟你提起过这个人？”梅朵摇头。赵一雄便把王土等人到古北县拍《闺女坟》怎么认识了武曼儿，武曼儿怎么来到省城找工作，杨献天又怎么把武曼儿安排在村溪的广告公司等经历简单向梅朵介绍了一遍，梅朵一边听赵一雄眉飞色舞地介绍，一边默默地读报纸，读到最后，发现文章竟是柳凤采写

的，忍不住随手将报纸扔到一边，气哼哼地说：“这种女人死一个少一个！”

赵一雄见梅朵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某种愤怒，有些不解，他弯腰拣起报纸，仔细看了两眼，蓦地笑了，讪讪地说：“我还真没注意，原来这篇文章竟是柳凤写的？”说到这儿，他“嘿嘿”干笑两声，接着说，“嫂子……你，你现在连柳凤的名字都看不得了吗？”梅朵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赵一雄望着正在收拾脏衣服的梅朵，也叹口气，感慨地说：“嫂子，你每个星期天都来给王土洗衣服，就没有把他感化了？我发现，王土还是经常不回家呀！”梅朵沉着脸，无奈地说：“我大概真的伤了他的心。”赵一雄见梅朵接了话茬儿，顿时来了情绪，真诚地批评梅朵道：“嫂子，我了解你们夫妻间的那点儿事儿，看来你是真的伤了王土的心……不是我说你，打人还不打脸呢，你砍他那一刀，太过分了，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女人靠动刀动枪是收不回男人心的，你那一刀不是在向自己怀里拉男人，而是在向别的女人怀里推……”

梅朵听赵一雄话说得很实在，便停住手中的活儿，平心静气地说：“我也知道我做错了，人在气头上，当时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现在，王土一直跟我闹离婚，我倒不是多么怕离婚，我是考虑孩子……唉！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

赵一雄见一向清高孤傲的梅朵真心地与他探讨问题，不由兴奋起来，渐渐说起了“掏心窝子”的话：“嫂子，我们做男人的最了解自己，假如妻子不是太丑太坏，假如没有遇上比妻子更可心的女人，那么，一般来说男人是不会轻易离婚的。从你的个人情况看，你漂亮俊美，绝对的上等容貌，人的品性也不坏，虽然爱王土爱的有些不得法，但那都是王土与柳凤之间有了那种关系

以后的事儿，对于这个问题，你有点儿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土还不至于如此绝情地同你提出离婚。”

梅朵听后，纳闷儿了半晌，疑惑地问：“听你的意思，好像王土又在外边遇到了比我可心的女人？”

赵一雄愣了一下，连连摇头说：“不不不！”想了想，却又说，“我是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梅朵似乎听出了赵一雄话中的潜台词，平静地说：“一雄，你跟王土是同事，又是好兄弟，他的事你是最清楚的，他现在既不见我，也不跟我谈，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知道他除了跟我离婚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打算，如果他真的找到了称心的女人，我不是不可以成全他，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总这样不离不散的也不是个办法，因此，我很想知道现在他的身边有没有别的女人？了解情况后，我也好做自己的打算。”

梅朵的话入情入理，很轻易地打动了赵一雄，赵一雄原本就是口无遮拦，加上又想自圆其说，于是，便千般婉转地说出了那天王土开他的桑塔纳轿车与柳凤到二环路幽会被警察当盗车贼和卖淫女抓到派出所的事儿，赵一雄安慰梅朵说：“王土和柳凤在车上也不见得有什么事儿，可他们直到现在还往一块儿凑，这起码证明两人的关系至今还没有断，好汉架不住三‘哼哼’，王土坚决离婚，据我的推测，也许根子就在柳凤身上。”

梅朵听了赵一雄的话，半晌无语，她没想到已经嫁人的柳凤到现在还在勾引自己的丈夫，两人居然半夜三更驾车到市区外的二环路幽会，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越想越气，一把将王土的脏衣服扔在地上，不顾赵一雄的一再劝说和安慰，忿忿地回了家。

回到家后，梅朵什么心思都没了，直愣愣地坐了一中午，心

情还是不能平静下来，然而，屡屡愤怒的梅朵在经历了多次草率鲁莽行为给自己造成的被动后，这一次却多了几分理智。她恨柳凤，她要报复，但她又不想因实施报复而引火烧身，于是，她想到了张有德，柳凤嫁了人，却仍然与王土“偷鸡摸狗”，最不能容忍的应当是张有德，她要在报复的同时切断柳凤与王土的来往，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张有德的一双手来解决，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张有德肯定对新婚妻子的婚外情很敏感很在意，肯定会履行管教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张有德的插手和介入，既可以避免她与柳凤、王土再次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使她兵不血刃，坐收渔利，从共同利益的角度讲，张有德应该是她的一个同盟军……

愤怒的梅朵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在这天下午三点整，做出了一个绝妙的决策：找张有德说事儿。

梅朵便给《生活导报》编辑部打电话要来了张有德的呼号。

张有德很快回了电话：“喂！是哪位呼我？”

梅朵以平静、舒缓的语气说：“你是张有德吗？我是王土的爱人梅朵，我想找你说件事儿，你现在方便吗？”

张有德显然没有想到梅朵会给他打电话，愣了片刻，狐疑地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梅朵说：“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事儿。你也许早就知道我爱人王土和你爱人柳凤过去那些事儿吧……现在，他们两人仍然有来往，我想跟你把情况好好谈一谈。”

张有德沉吟了半晌，问：“谈什么呢？”

梅朵想了想说：“你是柳凤的丈夫，我想，你有责任管教自己的妻子，你知道吗，柳凤和王土前几天……”

梅朵还没有说完，张有德便接过了话茬儿，小声说：“你先别说了梅大姐……柳凤和王土的事儿，我们早就该好好谈一谈

了。不过，我们见面谈好吗？我这里说话不太方便……”

梅朵没想到张有德这么痛快地答应了她，便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张有德说：“我刚下县采访回来，正在路上，这样吧！我半个小时后回家，你到我家里谈好吗？”

梅朵沉思半晌，犹豫道：“到你家？这不太好吧！况且，我不想再见到柳凤！”

张有德急切地说：“没事儿，我刚给柳凤打过电话，她正在梦源大酒店采访，采访完后还要回报社赶写稿子，晚上九点钟才能回家。”

梅朵不知道张有德为什么力邀她去他家中谈，但她急于想见他，于是，勉强答应道：“好吧！我可以去你们家，但我不知你家在什么地方？”

张有德便将自家的住址详细地告诉了梅朵，两人约好四十分后见面。

四十分钟后，梅朵穿了一袭白裙，乘出租车来到张有德家。

门开处，张有德笑容可掬，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也许是天太热的缘故，他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条大裤衩，梅朵皱了皱眉头，但既然进了门，也就没有了退路，她多了个心眼儿，没有把屋门和防盗门碰死，张有德见了，也没说什么，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屋，张有德抱歉地伸了伸手，示意她坐在沙发上，并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到家，还没来得及收拾屋子迎接您，屋里虽然乱些，可我觉得更合适谈话。”

梅朵坐在沙发上，打量了一下房间，房间很窄小，沙发旁是一张双人床，显然是卧室兼会客室，窗帘拉着，屋里有点儿幽暗，空调是开着的，丝丝凉风夹杂着一股房间主人特有的味道习

习地吹来，梅朵觉得很压抑，便说：“拉开窗帘吧！”此时的张有德正在出出进进地忙碌着，他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凉西瓜，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又颠儿颠儿地跑进厨房拿来切菜刀，边切西瓜边说：“我这屋没阳台，打开窗帘，太阳光斜射进屋，太热！还是不要打吧。”

梅朵便笑了笑，不再说话。

张有德拿起一块切好的西瓜递给梅朵，梅朵摇头表示不吃，张有德热情相让，见梅朵态度坚决，便上一眼下一眼地望着梅朵，调侃说：“是不是觉得女士啃西瓜有碍观瞻？是不是怕西瓜汁弄脏了你的白裙子？”

梅朵觉得张有德看她的目光有些异样，却没有在意，她感到在正式谈话前双方做一些平和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指着切好的西瓜对张有德说：“你刚从外边回来，天又闷热，这西瓜还是你自己吃吧，我真的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张有德便笑笑，将手中的西瓜送到嘴边，笑着说：“那我就自产自销了。”

梅朵见张有德小口小口地吃西瓜，很斯文的样子，一边吃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似乎在等她说话，梅朵一时不知该怎样将要说的话扯入正题，便咳嗽一声，环视了一下幽暗的屋子，耸耸鼻子，很随便地对张有德说：“前几天连阴雨，你进家后不打窗帘不开窗户，空气这么潮湿，你这屋都快发霉了，你闻闻屋里都是什么味道！”

张有德似乎愣了一下，之后，慢悠悠地放下吃完的一块西瓜皮，用毛巾擦着手说：“说起这味道，不知大姐你注意了没有，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味道，这不是霉味，是房间主人的味道，一般情况下，主人是闻不出自己房间的味道，只有生人来

了才能闻出来。”

梅朵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儿，歪着头问：“是吗？”

张有德说：“那当然，难道你能闻出自己房间有什么味道吗？不过，到了我家，大姐你应该能闻到一种你所熟悉的味道。不信，你仔细闻闻！”

梅朵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有德苦笑道：“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说，你难道没有在我的房间里闻到王土的腋臭味儿？”

梅朵愣愣地望着张有德：“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张有德说：“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们都是王土和柳凤的受害者，现在王土把我害到了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先把柳凤的身子占了，角角落落、沟沟坎坎都占遍了，用破了，用旧了，用的满身都是王土的气味了，之后他将这个‘二手货’转手倒给了我，柳凤进了这所房子，带来了王土的气味儿，我每次爱柳凤时总能从她身上闻到王土的气味儿，我闻不得那股子味儿，我甚至不敢再去爱柳凤了，我被这股气味儿逼得几乎快疯了……我现在一提起这事儿，马上就能在我的房间里闻到。难道你没有闻到？”

对于张有德的话，梅朵似懂非懂，不解地问：“你是说王土有腋臭？这怎么可能，我们十几年夫妻，从来没有闻到他身上有腋臭，更何况，即使有腋臭，也不会长时间地留在柳凤身上，更不会弥漫在这间屋子里呀！”

“那么，你难道没有从王土的身上闻到过柳凤身上的气味吗？在你们的房间里，在你们亲热时，尤其是在你们做爱时……”张有德奇怪地问。

懵懂的梅朵终于有些明白了，她沉痛地说：“有德，我虽然

---

没有在王土身上闻到过柳凤的气味儿，但我与你有同样的心情，我很理解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理解你的恐怕只有我了，你能在柳凤身上闻到王土的气味儿，说明你对王土已经恨之入骨，同样，我也恨柳凤。”

张有德的眼里便冒出了灼灼的火花：“大姐，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大姐吗？按理儿讲，我先认识的王土，后认识的你，我认识你时，你是王土的妻子，我应该管你叫嫂子才对，可是，我若叫你嫂子，就必然联想起王土，我不愿在任何人任何场合面前提起王土想起王土，可见我仇恨王土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实话跟你讲，我曾有过杀死王土的想法，可是柳凤拦住了我，我爱柳凤，却不能杀王土，我让柳凤废了王土，没想到王土却主动剁下食指交给了柳凤……”

梅朵那双好看的杏眼吃惊地望着张有德：“你是说王土剁了自己的手指？”

“这些你还不知道？”张有德也吃惊地问。

梅朵说：“自从你跟柳凤结婚后，王土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张有德痛苦地说：“我太天真了，我不该让柳凤去废王土，自从王土主动剁下手指交给柳凤后，柳凤似乎跟我疏远了许多，她开始同情王土了，这让我很不安。”

梅朵的眼里凄迷起来，她抬起浑圆的臀部，整理了一下裙裾，叹口气说：“有德，我看得出，你现在还爱着柳凤对吗？”

张有德的表情异常痛苦：“嗯！爱。否则，我不会从她的身上闻到王土的气味！”

梅朵向前探了一下身子，拉近了与张有德的距离，真诚地说：“有德，实话跟你说，我也爱着王土，但我的爱与你不同，我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王土对我的背叛确实深深地刺伤了我

的心。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想跟王土离婚，现在我砍伤了他的脸，寒了他的心，管不住他了。可柳凤嫁给了你，你既然爱她，就该管住她！你知道吗，就在三天前，柳凤趁你下县采访之机又和王土约会，两人深更半夜开着赵一雄的车跑到二环路上，被警察当做一对卖淫嫖娼者逮住了，在派出所关了一夜。”

张有德目瞪口呆，定定地望着梅朵，吃惊地问：“你说什么？柳凤居然又和王土……到底怎么回事，你再说一遍。”

梅朵便把赵一雄叙述的经过学说了一遍。最后，梅朵说：“有德，你冷静些，你说过，你爱柳凤，既然爱，你就不想失去她；我也说过，为了孩子，我不想同王土离婚，作为受害者，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维护各自的家庭。现在，我为了这个目标已经在王土脸上砍了一刀，王土也自己剁去了一根食指，可以这样说，我和王土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王土和柳凤的关系发展到这一步，柳凤肯定也有很大问题，赵一雄说过，‘好汉架不住三哼哼’，柳凤如果自身不检点，主动送上门勾引王土，事情就很难办了，所以，你们这一方也该做出一点儿牺牲，你若真的爱柳凤，就好好管一管她，让我看，使用点儿硬手段也不是不可以……”

张有德听了，愣了半晌，忽然笑了起来：“大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恨柳凤，想让我替你出出气……可是，我刚下县采访回来，还没听说王土和柳凤在二环路幽会被警察逮住的事，还是等柳凤回来问一问再说吧。不过……”张有德说到这儿，久久地注视着梅朵白净如雪的脸，慢慢将身子伸向梅朵，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我相信我有能力管住自己的老婆，可是，我现在却有点儿管不住我自己了。大姐，实话告诉你，我没想到今天你真的会到我家里来，这是天意，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机会，现在，

你要谈的事已经谈完了，我该谈我的事了。大姐，我心理上不平衡呀！我爱柳凤，可我总能在柳凤身上闻到王土的气味儿，我想报复他们，又找不到报复他们的好法子。大姐，我问你，你恨柳凤吗？如果恨，就让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好好地做一回……”

梅朵警惕起来，吃惊地望着张有德，恐慌地问：“你想干什么？”

张有德忽地站了起来，眼睛里充溢着兴奋的火花，他一把扳住梅朵的肩头，粗声说：“我是说咱们也像他们一样好好做一回！”

一种不祥的预感鬼影一般笼罩了梅朵，她望着逼上前来的张有德连连大叫：“张有德，你别胡来！否则我喊人啦！”她说这些威胁的话语时，其实心里害怕极了，她本能地望一眼里屋门口，看有无逃走希望，里屋门口有一方从阴面房间窗口映进来的光亮，在幽暗的屋里看那一方光亮便有如电影院里看银幕一样，陡然之间，梅朵发现那光亮里矗立着一个幽灵般的人影，那人影在逆光中面向屋内正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一瞬间，梅朵好像看到了一片光明，她已来不及考虑那影子是人是鬼，本能地大叫一声：“来人哪！”

屋门口的那个影子并没有动，梅朵疑心是自己情急之中的幻觉，正欲起身逃走，张有德却一下将她抱住，脸对着她的脸嘿嘿干笑着说：“你别想动也别想跑……听我说，大姐，我早想明白了，这世间的仇恨无非情仇与杀仇，报情仇以情的形式，报杀仇以杀的形式，现在，面对我的仇人王土和你的仇人柳凤，我们只能以这种形式来报复他们了，我们也让他们闻一闻咱们身上的气味，来吧大姐，不要喊也不要叫，这是我家，没人会进得来！”

梅朵犹如一只踏入陷阱的困兽，轰然之间身子悬空跌落，随

着身子的跌落，她的意识掠过了一片可怕的空白，她本能地大喊了一声救命！并下意识地反抗挣扎起来，可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向她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她于幽暗之中恐怖地看到一张扭曲的脸如特写镜头一样封住了她的双眼，张有德粗粗的喘息声便如浪涛一样涌向了她的耳鼓。

张有德将一身素白的梅朵压在沙发的一瞬间感到了浑身麻酥酥有一股冲天欲火升腾起来，那一股在心底压抑已久的冲动挟着一股恶毒的报复呼呼地烧灼着他的心，他从沙发上奋力抱起冰清玉洁雪人儿一般的梅朵，梅朵失声尖叫，不断挣扎着，舞动着胳膊，她那段象牙般的脖颈和领口处涌动着一股股女人的体香，张有德用长了一唇短髭的大嘴堵住从梅朵柔软香甜小嘴里迸发出的尖叫，他以几乎零的距离盯着梅朵那因恐惧而显出几分哀怜的目光，那目光好像是从一只被按在屠案的小羊羔的眼睛里发出来的，让人看了可怜心疼不已。这就是王土耕云播雨十几年的老婆！张有德心旷神怡地想。王土的老婆有一股沁人心脾的奶香味，我要用我身上特有的男人味压过她的奶香，我要让王土永生永世闻到我的气味，我要让我的气味搅得他也像我一样活不成死也不成。

张有德不顾梅朵的反抗疯了一般地抱起梅朵转身狠狠摔在床上，他的耳鼓里已听不到梅朵在喊什么叫什么，他飞快且粗暴地将梅朵的一袭白裙撕扯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成功了，梅朵白花花如冰似雪的肉身突兀在眼前时，张有德惊叹梅朵的肉身竟是如此的美丽，他的双目似乎在一瞬间被梅朵白花花肉身的耀得雪盲般失明，他死死抱住梅朵，大声说你不要动不要喊，否则我就掐死你！梅朵一愣，犹如一只受了惊的小鹿可怜巴巴凄凄哀哀地望着他，他趁机扯下自己的衣服在梅朵身上左冲右突起

---

来，他拼命地揉搓、拼命地亲吻、拼命地冲击，他把对王土的仇恨和报复化作大滴大滴的汗珠洒在梅朵的肉身上，她用自己的脸和手不停地将汗珠涂抹在梅朵的肉身上，他要让自己的汗水和气味浸入梅朵的肌肤和血液。

疯狂与躁乱填满了梅朵的脑海，她已无力再喊，无力再挣扎，当张有德于夹缝中终于进入那片明媚的天地时，她知道自己完了，她的意识丧失了反抗，气力也被抽净了一样……天地混沌，日月无光，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梅朵发现张有德黄蜡蜡的身体已轰然倒在自己雪白的肉身上，良久，她听到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呵呵笑声，紧接着，张有德心满意足、气喘吁吁的声音鼓荡开来，那声音是对她说的：“梅朵，我和王土扯平了，你和柳凤也扯平了，我们两家人谁也不欠谁的了，从此，我再也不会从柳凤身上闻到王土的腋臭了，你也不会再在王土身上闻到柳凤的味道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厌恶、羞耻、屈辱、悲怆、愤怒、仇恨、报复……梅朵复杂的情感一齐集聚、涌向心头，她推开张有德，眼睛一热，大串泪珠滂沱而下……她默默地坐起来，流着泪穿好衣服，果真便闻到了自己身上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异味儿，那是张有德身上的汗腥味和雄性荷尔蒙的气味儿，这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陡然之间弥漫开来，梅朵一阵恶心，忍不住干呕起来，撕心裂肺的呕吐使梅朵双肩紧缩，周身颤栗，死去活来，梅朵的嘴里什么也没吐出来，眼泪却汹涌地滚落，她擦了一把泪脸，默默地站起来，转身从茶几上抄起切西瓜的菜刀，平静地对瘫坐在床上的张有德说：“姓张的，是你死还是我死？！”

张有德惊骇地从床上跳起来，望着梅朵平静的有些可怕的脸，望着那柄雪亮的不锈钢菜刀问：“你，你想干什么……”

梅朵并不答话，突然一声怪叫，犹如一只羽毛洁白的展翅大鸟，疯了一般地扑向了张有德，菜刀的寒光是大鸟坚硬的利嘴，那张嘴如鸡啄米一般狂啄在张有德的头上、脸上、肩上……也许只有几秒钟，陡然爆发的呐喊和嚎叫声便浸透着飞溅的鲜血，只穿了一条裤衩的张有德浑身是血，赤裸着上身抱头鼠窜，茶几被撞翻了，茶杯茶壶和切碎的西瓜撒落一地，梅朵嗷嗷怪叫着满屋追逐着张有德，追逐中，梅朵一次次将菜刀砍向张有德的后背……

“咕咚”一声，双手抱头的张有德被地上的碎西瓜滑倒了，紧追不舍的梅朵回避不及扑倒在仰面倒地的张有德身上，在扑倒的一瞬间，梅朵眼明手快，一刀砍下，在惨嚎声中，梅朵感到菜刀在虎口的震动中脱手而出，便看到张有德的脑门在刀口处现出一丝白骨，眨眼间白骨被涌出的鲜血吞没，梅朵控制不住自己向前冲的惯性，一头跌在沙发上……几乎就在同时，她的后脑勺被一记并不沉重却异常清脆的外力击中，脑海轰然一响之时，她好似听到天外飞来一声尖叫，她吃惊地回过头去，便见一团黑影扑过来，还没等她做出任何反应，空中砸下的一个四脚硬物刹那间封住了她的双眼，她还没来得及叫上几声便歪倒在了沙发靠背上。

梅朵的意识一片空白，在灵魂跳出躯壳的一瞬，她看到自己的眼眶流出了黑红的血，整个头部皮肉翻卷，浑身上下像从血水中捞出来一般。

梅朵歪靠在沙发上的身体软软地溜到了地上，与张有德脸对脸躺在了一起。

## 第十章

28

女犯独白：对于人命大案的“瞒天过海”，我们太过重视，对被害者和乡下来的奔丧家属也给予了太高的礼遇，也许错就错在了这里。事后，我听说被害人家属曾说过这样的话：“城里人啥时把咱乡下人当人看过，俺就不相信连脚趾缝里都长满了心眼儿的城里人会平白无故地对咱这样好。”也是法网恢恢，劫数已定，周密的逃罪计划就这样露出了马脚。

作为武曼儿的“家里人”，多子怀抱着不满六个月的儿子同自己的丈夫、父亲、叔叔一起被广告公司经理助理潘若祥用小轿车接进了省城。

武曼儿因饮酒过量突然去世，这是“家里人”谁也没想到的，自然是一路哭泣，一路叹息，一路劝慰……

来到省城已是中午时分，悲痛欲绝的“家里人”被安排在梦源大酒店的两个豪华套间，多子爹、武曼儿爹住一套，多子和丈夫武宝成住一套，农村人进了省城，两眼一抹黑，不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又不好问，只得讷讷地听由潘若祥的摆布，安顿下来后，不断有人到房间来表示慰问，村溪、薛芬菲来了，广告公司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来了，他们个个神情肃然，说些千篇一律的话，慰问过后，便开始吃饭。饭间，村溪、薛芬菲作陪，大家边吃边谈，谈起付死者安葬费的问题，武曼儿爹和多子爹不知道城里的行情，不敢说话，村溪见状，真诚而大度地说，武曼儿不是公司的正式签约员工，又是自己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死亡，按理讲，公司本不该承担她的丧葬费用，但是，考虑到武曼儿的死毕竟与那天的答谢晚宴有关，公司多少也要担一些责任……于是，村溪很仗义地让武曼儿爹和多子爹开个价，看给多少安葬费更合适。

武曼儿喝酒致死的经过，多子听潘若祥说了一路。按潘若祥的说法，广告公司对武曼儿的死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不给丧葬费也合乎情理，农村人自古以来就是自生自灭，哪曾听说过什么丧葬费，从内心讲，多子和“家里人”压根就没有要丧葬费的心理准备，因此，当听了村溪刚才那番入情入理的话后，多子不由心中一动，这时，她看到爹和叔一齐用目光看着她。多子知道爹

和叔看她的意思。

这次进省城，多子本不想来，当初，武曼儿为了讨好并投靠杨献天，不惜以她的身子做交易，千方百计把她骗到省城，使她遭到了杨献天的强暴，那屈辱的一幕，直到如今仍然刻骨铭心……她恨武曼儿，有一段时间，她恨的程度几乎使她动了杀意，因此，她对武曼儿的死怀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她一边觉得武曼儿“罪有应得”，一边又感到痛心不已，这种矛盾心理平衡着她的心态，使她显得很平静。来省城前，叔找爹商议奔丧的人选，叔就武曼儿这么一个女儿，再没有别的亲人，爹是叔的亲哥哥，又是武姓的族长，自然是人选之一；武宝成虽然三杠子打不出个屁，但因是多子的丈夫，应为至亲之列，也是人选之一，可是这三个人选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跟城里人打过交道，都很犯怵，于是叔便提议让多子一同进城，一来是因为多子曾经和武曼儿到过省城，熟门熟道，二来是听说多子在省城还有几个熟人，处理武曼儿后事时没准能用得着。多子已从灵魂深处将省城视为自己的伤心地，她不想来，武宝成也以孩子小路又远为由不愿让她来，但叔一再坚持，大家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多子便硬着头皮来了，她知道，在爹、叔和丈夫的眼里，她是被当作“主心骨”来对待的。

多子见爹和叔用眼看她，心里很慌，她同样不知道城里丧葬费的行情，不知道该怎样要价，该要价多少为好。这时，村溪和薛芬菲似乎发现了多子在武曼儿“家里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把目光投向她。薛芬菲说，多子，我们都是熟人和朋友，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多子听薛芬菲点名让她表态，由不得不说话了，她看一眼爹和叔，小声说，两位老人在呢，俺不好说什么，这样吧，俺们回去商量一下行吗？村溪说，

可以！大家便又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薛芬菲与村溪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又对多子等人说，丧葬费你们尽快商量，双方达成协议后，你们领了钱就可以把武曼儿弄回家了，尸体在人家酒店放着不是个事，酒店已经向我们提意见了。多子问，俺们什么时候去看俺姐？薛芬菲说，现在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酒店客人多，我们怕你们见了武曼儿后控制不住自己，哭闹起来影响了人家酒店的生意，所以，还是等你们领了丧葬费以后再说吧。多子听了，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点了点头。

吃完饭回到房间，“家里人”聚在多子屋里开始商量丧葬费的事儿，多子爹和武曼儿爹对村溪、薛芬菲的表态很是满意，不停嘴地感叹遇到了好人，可是对于要多少丧葬费合适，大家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要多了觉得坑人，心里不忍，要少了又觉得被人坑，心有不甘，更何况，何为多何为少“家里人”根本就沒个标准，于是，武曼儿爹提醒多子说，你在省城不是还有熟人吗，问问他们城里人这事儿咋整？多子爹和武宝成也觉得这个主意好，一齐道，就是呀！问清了，咱心里不就有了谱儿？

这一提醒，使多子想起了王土和柳凤，她把孩子哄睡，放在床上，拿起了电话。

多子还记得“飞天”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当初，柳凤将《闺女坟》剧本送给她时，剧本的封底下边就印着“飞天”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她在梦源大酒店住过，武曼儿曾教过她如何使用房间电话，她拨了号，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她问你是王导演吗？那人说我不是，王土已经不在“飞天”工作了。她又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李英才。她说，那就请你再找一下柳凤好吗？那人说柳凤也不在“飞天”了。她有点儿慌，问那人怎样才能找到王土和柳凤，那人问她是不是王土或柳凤老家来

---

的乡亲？她犹豫了一下说是！于是那人便让她等一会儿。电话里传来翻动纸页的声音，不一会儿，那人报出了一长串数字，说是王土的手机号，让她拨拨试试，那人还告诉她：“如果王土的手机打不通，你再打 114 问问《生活导报》的电话，柳凤调到那里去工作啦！”

多子便按照那人提供的号码拨通了王土的手机，王土问谁呀！多子听出是王土的声音，便如找到救星般急切地说，我是多子我现在就在省城梦源大酒店你能来一下吗？武曼儿喝酒喝死了他们要给丧葬费……王土显然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反复问了几遍。多子一问一答中语无伦次地说了事情的经过，最后，她听到王土吃惊地说，好！我马上过去。

多子心里有了底，她长舒一口气，对爹和叔说，咱们等吧！大家便等，等了一会儿，多子又想起了柳凤，便在 114 查到了《生活导报》的电话，几经辗转找到柳凤，在电话中，多子原原本本将自己来省城的经过说了一遍，柳凤也答应到梦源大酒店来。

不到二十分钟，急匆匆赶来的王土和柳凤先后走进多子的房间，在那样一种气氛下，大家见面后，百感交集，却没有寒暄，也没有提及彼此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大家很快探讨起了丧葬费的问题，王土和柳凤再次听多子叙述了武曼儿醉酒至死的经过，之后均表示，武曼儿不是广告公司的签约员工，根本就无法套用城市职工的丧葬费标准，另外，武曼儿是喝酒致死，也无法比照因公殉职来套用抚恤金标准，退一步讲，即使村溪菩萨心肠想给武曼儿一些安葬费，按理儿讲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事儿。多子听了，心一下子凉了，暗想，村溪和薛芬菲将这丧葬费看得也太重了，瞧他们说起此事时如临大敌的样子。这样想着，便转身同

爹、叔、丈夫商议。叔说，几百块钱说起来不多，可这是人家公司的一片心意，让我看，这钱咱不争，人家给多少咱就要多少，也显得咱厚道。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便这样定了下来。正在这时，村溪和薛芬菲进了屋，见王土和柳凤也在当场，老大的不自在，柳凤是记者，她抓住时机又就武曼儿的死因和经过向村溪、薛芬菲进行了核实，确认事实没有出入后，她和王土均要求与武曼儿“家里人”一起瞻仰一下武曼儿的遗容，村溪、薛芬菲推说酒店方面不想让外界知道店内存有尸体，怕影响了生意，婉拒了他们的要求。柳凤和王土看出村溪、薛芬菲很不欢迎他们的出现，于是，互相使个眼色，与大家道别后走出屋。

多子送王土、柳凤到楼道，一边走一边互相探问各自的近况，走到楼梯口时，王土的手机响了起来，三人便站住，王土打开手机，多子听王土说：“是李主任呀……她已经找到我了……是你给她的电话号码……谢你了……她是武曼儿的叔伯妹妹……”多子猜测给王土打电话的人可能就是“飞天”的那个李英才，这时，他又听王土说，“杨献天给你打电话找武曼儿……别找了，她已经死了，喝酒喝死了……就你们那天晚上在一起，白的啤的一起喝……什么？她手里还有七十万元的汇票没给杨献天送去！那我就知道了……好，你给杨献天打电话说吧……”

多子听王土在电话中提到了杨献天，心里一阵犯堵，王土和柳凤也许看出了她的心情，赶紧与多子握手道别，并说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得空时他们一定还来看她等等。

送走了王土和柳凤，多子回到房间，一进门，发现屋里多了潘若祥，村溪微微冲她笑笑说，多子，你刚才出去送客人时，我们就丧葬费的事跟大家商量了一下，两位老人说让我们看着给，给多少要多少，不给也不说啥，你们这么通情达理，我很感动，

这样吧，我不多给，也不少给，五万块钱包干，你们拿了钱后尽快从省城把武曼儿弄回家，不要声张，一声张，酒店的生意就没法做了；省城这方面的事儿你们什么也不要管，我们负责出人出车将武曼儿送回家，一切开销都由我们承担，你们看怎么样？

多子听了，吃了一惊，天哪！五万块钱！几百块钱和五万块钱的心理差距使多子目瞪口呆，她望着爹和叔，没有说话，爹和叔也望着她，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村溪见大家都不说话，笑着说，你们如果没什么意见，就在协议书上签个字。这时，潘若祥起身从手包里取出一张纸，将纸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内容不多，除明确丧葬费用和双方承担的义务之外，只多了些“签字生效，永不反悔”之类的词句，多子犹豫了片刻，弄不清这字是该签还是不该签，心下生疑，正在这时，叔接过协议书，感恩戴德地谢过村溪，下意识地抄起了笔……

多子就在这一刻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这时，她无意中发 现潘若祥的眼神正在与村溪、薛芬菲做着交流，眼神之中似乎流露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得意之色，与此同时，她还发现潘若祥已开始迫不及待地 从手包中取出厚厚一捆钱，放在了桌上，多子无意发现的这一切使她心中那种不祥的感觉更加强烈，就在武曼儿爹拉开架势有如阿 Q 画圈一般运笔签字时，多子鼓足勇气说了一声：“等一等！这协议还是先别签吧！”

多子的话使满屋人备感惊诧，村溪和薛芬菲的惊诧几乎变成了惊骇，他们用掩饰不住的张慌眼神望着多子，半晌，问道：“为什么？”多子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会产生这么大的效应，抱歉地对村溪说：“在没看到俺姐的尸首之前，签协议的事还是不要急吧。俺没别的意思。俺是说，等俺们看完了俺姐以后再签协议也不迟呀！”

没等村溪表态，薛芬菲便站起来指着潘若祥放在桌上的五万块钱不满地对多子说：“多子，我们都是朋友，说句实在话，钱已经不少了，你们可以满世界打听打听，任何一个企业的职工死去，有没有这么高的丧葬费标准，更何况，武曼儿还不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让我说，你们还是快点签字为好！我们不是不让你们瞻仰武曼儿的遗容，而是怕你们大白天哭哭啼啼坏了人家酒店的生意，毕竟，我们是租用的酒店的房子。”

多子便不好意思起来，有点儿惭愧地赔笑说：“俺们没在乎丧葬费的多少，也不是不肯签字，只是俺觉得在还没见到俺姐之前就签字有点儿……有点不太好，这样吧，协议书先放俺这儿，等看完俺姐后，俺们麻利地签字，咋样？”

薛芬菲还想说什么，村溪连忙接过话茬儿，笑着说：“好了好了，我看多子说得有理，那就等晚上瞻仰完武曼儿的遗容后再说吧。签协议书的事儿先不急，不过，丧葬费原则上就这么多，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不会再加钱了。”村溪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站起来，向屋外缓缓移动。

这时，潘若祥也跟着站起来向外走，走了两步，回转身对多子说：“多子，我跟你讲，签协议书是我们双方处理武曼儿后事的基础，早签协议，其他的事才能早做安排，不签协议，后边的事就没法安排，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尽快考虑清楚，不要误事。武曼儿再也不能在酒店停放了，我们计划明天天明之前出发，送武曼儿回去，也希望你们做好准备。”

多子听了村溪、薛芬菲、潘若祥的话，既觉得有道理又觉得蹊跷，总感到哪里有点儿不对劲，就在她犹豫的时候，三人起身离去，“家里人”望着三人的背影面面相觑，不知多子这样“拉横车打横炮”地拒绝人家是不是合适。

---

床上的儿子醒来了，哭着闹着要吃奶，多子将儿子抱在怀里，一边喂奶一边同大家商议，她不明白村溪公司为什么一下子给五万块钱的巨额丧葬费，也不明白村溪公司为什么非要等签了协议后才肯答应他们去瞻仰武曼儿的遗体，她把这些疑点说给“家里人”听，“家里人”也备感蹊跷，但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就这样沉默了大约十几分钟，神情木然的多子爹突然哭泣着说：“曼儿的死，俺也觉乎着不对劲儿，可俺不敢说。城里人啥时把咱乡下人当人看过，他们为啥对咱们这样好，曼儿是啥样的孩儿咱自家知道，她一个丫头家，从小扬风乍毛地就没个稳当气儿，这些年她一个人进城，干的啥营生俺心里明镜似的，乡下丫头在城里混事，谁个看得起她，俺就不相信脚趾缝里都长满心眼儿的城里人会对她这样好……”武曼儿爹听了，也哭泣起来，战战兢兢地说：“你们是说，曼儿是被人害了？”多子爹连忙说：“现在还不不敢这么说，不过，多子办的这件事对着呢，不见曼儿的尸首，咱说啥也不能签这个字。”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似乎都已认定武曼儿死的蹊跷，正默默无言思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武宝成说话了，这是他来省城后的第一次表态，他说：“让俺看，村溪这些人还不算孬，人挺和气，说话在理儿，给钱也不少，给的钱多难道不好吗？咱可不能好心错当驴肝肺，冤枉了人家，再说，咱乡下人到了城里，还不是人家咋说咋是……”

听武宝成这么一说，大家又没了主意，多子想了想说：“看来，这事儿挺不简单，俺还是给王导演打个电话吧，看他怎么说。”说着，便把正在她怀中玩耍的孩子交给武宝成，拿起了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多子将情况详细地向王土作了介绍。电话那

边，王土听到村溪要付给丧葬费五万元，大为吃惊：“不可能吧！是不是你们听错了？”多子说绝对没听错，协议书还在桌上放着呢。王土喃喃道：“这事就奇怪了……不过，你们这样做是对的，在没看到武曼儿的遗体前最好还是别签字……”

放下电话，多子的心怦怦跳，看来事情的确蹊跷，蹊跷的连王土都不可理解，面对“家里人”热切探寻的目光，她不知说什么好。正在这时，她听到房间门被人轻轻敲响，一个人先是伸进半边脑袋往屋里偷窥了一眼，继而推开门一瘸一拐地走进屋来，那人见了多子，微微一笑，接着便冲多子爹、武曼儿爹和武宝成点头致意，“家里人”都愣了，多子也愣了，那一刻，她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她就这样定定地看着那人，脑袋不由轰然一响，她认出来了，这个一瘸一拐推门而进的不速之客正是她憎恨不已的杨献天。

杨献天为什么要来？他来干什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杨献天的出现一下子把多子搞懵了，她的脑海里乱成了一锅粥，恍惚间，一年前在省城的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又浮现在她的眼前。那夜，也是在这座酒店的八楼，杨献天也是这样轻轻敲门轻轻走进屋，不同的是那时的杨献天身板挺直，腿脚灵便。多子记得杨献天进屋后曾用言语对她百般调戏，她从没听到过那么多污秽肮脏的语言，就在她感到羞涩、屈辱以至恼怒之时，杨献天开始了对她的强暴，她哭叫、反抗、挣扎，但无济于事，她忘不了杨献天满足后的那张嘴脸，那是一张典型的流氓恶棍的无耻嘴脸，杨献天对伏在床上呜呜哭泣的她说：“你不要觉得委屈，多少人想傍我还傍不上呢，我‘幸’你一回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宣布，你有好日子过了！”她记得杨献天说完这些后，掏出了一沓钱放在她的眼前，“拿着，这是给你的开庖

费！”她当时想到了死，挥手将钱摔在地上，大骂道：“你滚！”杨献天也不生气，一张张将钱捡起放在床上，接着说：“事儿也做了，你这是何苦，实话告诉你，我开你的庖，是武曼儿的主意，你若恨就去恨武曼儿。”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她知道自己被堂姐出卖了……武曼儿的这次出卖给她制造了终身的痛苦，她屈辱地回到了将军庙，没脸再见人，也没脸回婆家，在娘家，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不出门，也不见人。三个月后，懵懂中的她渐渐发现自己已怀上了杨献天的孩子，她不敢将这些告诉任何人，她也没有勇气将孩子做掉，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于是她不再拒绝武宝成，重新进了婆家的门，直到将孩子生了下来……

多子恨武曼儿，更恨杨献天，可是武曼儿死了，杨献天却再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多子爹和武曼儿爹显然也已认出了杨献天，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默默地交谈起来，多子站在一边，心里梗梗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好在，杨献天并没有主动跟她说话，这让她多少有点解脱，可是，她发现杨献天在与爹和叔的交谈中，时不时地望她一眼，不经意间还多次注视武宝成怀中的孩子，多子不知道杨献天知不知道武宝成怀中孩子的来历，也不知道武宝成是否意识到他把她打了千遍万遍逼迫她说出来的那个野种的父亲就是眼前的杨献天。

杨献天显然很兴奋，他同武曼儿爹和多子爹时而声高时而声低地说了许多话，从这些话中多子大致理出了这些日子杨献天的个人经历和此行到省城的目的，杨献天说“飞天”散了摊子，为了将设备卖个高价他求到了薛芬菲，话不投机被薛芬菲毒打致残，无奈之下回了北京，后来，他委托武曼儿将影视设备以七十

万元的低价卖给了村溪，按原计划，这笔钱的汇票本应于前天由武曼儿带回北京，可他左等右等不见武曼儿，于是就打武曼儿的手机，手机开着却没人接，有一次好不容易接通了可接话人不知为什么又关上了手机，他当时就意识到武曼儿可能出事了，就又给李英才打电话，李英才也不知武曼儿的下落，他既怕武曼儿出事儿，又怕村溪和薛芬菲耍手腕，于是亲自驾车从北京赶到省城，进入市区后，李英才给他打电话报告了武曼儿的死讯，并说武曼儿的妹妹及其家人已来省城处理后事，他草草吃了点儿饭便与李英才一起赶到梦源大酒店，他不愿再见村溪和薛芬菲，便让李英才去交涉汇票一事，他则在服务台登记住宿时，查到了古北县客人的房间号，于是他找到了大家。

杨献天还说他曾听李英才说过那天晚上武曼儿的确喝了不少白酒和啤酒，但依武曼儿的酒量和精明，总不至于会傻到把自己喝死的地步吧。这时，他问起了武曼儿喝酒致死的全过程，武曼儿爹和多子爹便将从潘若祥嘴里听到的一切和村溪要给五万元丧葬费的事儿说了一遍，并把桌上的协议书拿给杨献天看。多子发现，杨献天在看协议书时，一脸吃惊的表情，看完后，居然阴森森地笑了，他抬起头问：“武曼儿的尸体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子爹说：“俺们一来到这儿就要看，可人家不让，到现在也没见曼儿一面呢。”多子看见杨献天翻着眼珠想了想，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运武曼儿回家？”多子爹无奈地说：“这得听人家的，村溪说明天天亮时就得走。”杨献天又阴沉地笑了，凝神想了一会儿后，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站了起来。

杨献天似乎不再关心武曼儿的事儿，他满脸挂着不合时宜的轻松，眼光爱怜地走到武宝成面前，默默地注视着武宝成怀中那个又白又胖的孩子，笑着蹲下身。那孩子见了生人不但不认生，

反而手蹬脚刨地啊啊欢呼起来，他抬手轻轻捏一捏孩子的小脸蛋，给孩子扮个鬼脸，站起身，艳羡不已地对多子爹说：“三晃两晃，孩子都这么大了，当初我们剧组到将军庙，多子还是个小姑娘！”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武宝成说，“宝成呀！你得感谢我呀！”多子吃了一惊，不知道杨献天会说出什么话来。杨献天望着迷惑的武宝成接着说，“如果不是我当初拉剧组到你们村拍戏，如果不是我们剧组在你们武家坟刨了个坑，如果不是多子仗义充当了一回死人，你也不会娶到多子这么好的媳妇，你不得感谢我吗？”

“家里人”都面露窘色地笑了，多子长舒了一口气。

杨献天说完这些有惊无险的话后，告辞出屋，自始至终，他没有跟多子正面说过一句话。

转眼到了晚上，吃完饭后，“家里人”回到多子房间，等待村溪安排他们见武曼儿死后的第一面。晚九时左右，柳凤和王土先后走进多子房间，听说杨献天也来到省城并住在了酒店内，王土出屋去找杨献天叙旧，不一会儿，王土回来说杨献天房间里没人。几个人就又坐着说话，眼看十一点快到了，仍不见村溪派人上来，大家便有些焦急，王土说：“村溪太不像话，‘家里人’来了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让看死者，捣什么鬼，我下去看看！”

多子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直感到眼皮啪啪乱跳，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王土慌慌张张地跑进屋，抹一把汗涔涔的脑门，连吁带喘地对大家说：“警察来了！”

一屋人同时吃了一惊，木呆呆地问：“怎么回事？”

王土说：“有人向公安局举报说酒店内藏匿着一具死因不明的女尸，怀疑是凶杀，警察把酒店都封锁了，村溪被警察押到了

停放武曼儿尸体的库房，另一拨警察马上就要到屋里来找你们了……”

话音未落，两名警察已经进屋，警察问：“你们谁是武曼儿的家属？”“家里人”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王土见此情景，指着多子、多子爹、武曼儿爹、武宝成说：“他们四个都是。”并一一介绍了四人同武曼儿的关系，警察问王土和柳凤：“你们是干什么的？”王土说：“我们跟死者家属和死者都是朋友。”警察沉着脸，没再问什么，指着“家里人”说：“你们，都跟我们到库房去认认尸。”

多子的脑袋嗡嗡叫，糊里糊涂地与大家来到库房，便见许多警察在库房内出出进进地忙碌着，两个穿白大褂的警察围在一张钢丝床旁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还有一名警察正在一旁不停地拍照，闪光灯发出一束束耀眼的光……

多子在警察的引导下与“家里人”一起来到钢丝床前，便见武曼儿仰面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眼角似乎发出一种蔑视的微笑，半张的嘴巴突起着，隐约从中看到了被牙齿咬住的舌尖儿，微微耷拉到床外的脑袋，使淤了些许紫斑的脖子突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多子惊得不知是该哭还是该叫，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听身后一声闷响，惊回头，便见叔叔倒在了地上。多子终于尖叫了一声，冲了上去……

## 29

女犯独白：作为一个守法公民，我从来就没有怕过警察，但作为一个罪犯，我却切实地体验到了警察那无处不在的威慑力，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无不让心虚

---

的我惊心动魄，我知道自己并不具备惯犯与警察周旋的素质和天分，但人的求生本能还是让我抵抗到了最后，当罪与罚最终套牢我的头颅时，我感到了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我解脱了，解脱的感觉有如一个死囚经过了漫长而恐怖的死的等待后，终于听到了屠刀刮动的风声。我听过这样一句话，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的那个漫长而恐怖的过程，现在想来，这话太对了。

薛芬菲强撑着软软的身子，被警察押出了酒店。站在酒店台阶环首四顾，便见午夜星空辉映在都市的霓虹之中，都市是安详的，停靠在马路边业已发动了的警车顶灯旋转着不祥的血色，红光闪闪之中，她发现村溪正被另外两名警察押上警车，临上车前，村溪回过头望她一眼，目光中似乎流露一丝哀怨。她浩叹一声，心中明白村溪目光中的哀怨预示着什么，暗想，一切都完了。

薛芬菲没想到事情会败露得这样快。记得晚上吃饭时她和村溪与武曼儿“家里人”说好晚九点半左右去库房瞻仰武曼儿的遗容。吃完饭后，多子等人回房间等候，而她与村溪、潘若祥则在村溪办公室商议武曼儿“家里人”看尸体时的具体安排和可能发生不测后的补救措施。她知道，“家里人”看尸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武曼儿被掐死后，尸体上留下了许多难以掩盖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脖子上的青紫斑痕和吐到唇外难以复位的一截舌尖，这些虽然事先已做了处理，但因武曼儿死后时间已长，身体及外部器官的扭曲变形已经僵硬，面容很难恢复，加上当时心情紧张，未做过细处理，因此，她和村溪一直担心会被人看出破绽，为此，他们在将尸体放入库房时，选择停放在了靠墙角的一

张钢丝床上，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有意安排“家里人”在夜晚时看武曼儿的尸体，他们的设想是：库房里灯光幽暗，“家里人”见到亲人尸体时肯定会悲痛欲绝，来不及细看就会痛哭失声，此时，潘若祥见机行事，以劝慰“节哀保重”和“不能坏了酒店生意”为由将“家里人”连拉带劝弄出库房，只要“家里人”发现不了破绽，天明前将尸体装入车内运出省城，事情基本上就算成功了。

然而，就在薛芬菲、村溪、潘若祥走出办公室正要上楼带“家里人”去库房时，他们在楼梯口发现王土正在上楼，王土显然是上楼看望多子等人的，三人不想多事，便重新回屋，想等王土走后再说，过了一会儿，到卫生间解手回来的潘若祥又发现柳凤也上了楼，更不巧的是，受杨献天委托打探七十万元汇票下落的李英才此时也敲门进了屋。

面对这么多的熟人和相识，薛芬菲既紧张又烦恼，记得下午李英才来到村溪办公室时，她就感到了某种不测，她听李英才说，武曼儿原准备前天早晨坐火车去北京给杨献天送汇票，杨献天也曾多次给武曼儿打电话，想问清武曼儿乘坐火车的车次以便到车站去接，毕竟，七十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可是，每次打电话总是没人接听，杨献天似乎意识到武曼儿出了问题，就委托李英才打听武曼儿下落，李英才也曾给村溪打过几次电话，当时，村溪没敢对李英才说起武曼儿的死，李英才也没细问，可是下午李英才一进办公室就一惊一乍地质问村溪说，武曼儿身上有杨献天七十万元汇票，人死了，你怎么不告诉我？薛芬菲觉得很吃惊，武曼儿的死惊动了这么多熟人和相识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后来，她听李英才说，多子来省城后曾经找过王土和柳凤，把电话打到了他的办公室，武曼儿的死，他是听王土说的，他听说后，

---

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献天。薛芬菲听了，再吃一惊，她知道杨献天现在与武曼儿的关系很好，武曼儿死了，杨献天会不会来捣乱呢！

李英才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本来，村溪下午就答应在武曼儿的遗物中找一找那张已经开出的汇票，实在找不到再想别的办法，总之账是不能赖的。可是，大敌当前，村溪哪里还有找汇票的心思，于是，李英才晚上再次找上门时就下定了决心立逼着村溪赶紧落实此事，说啥也不肯走。

就在薛芬菲焦躁之时，窗外响起了警车警笛的尖叫声，警察来了……

犹如晴天霹雳，犹如大地塌陷，犹如太阳突然失去了光明。薛芬菲只觉得眼前一团漆黑……警察问：“谁是村溪、谁是薛芬菲……”

村溪、薛芬菲木头一般，僵直地站了起来：“我，我是！我是！”

警察说：“我们刚刚接到了举报，说一位名叫武曼儿的女子死在你们办公室，死因不明，尸体现已被你们藏匿在酒店内，请你们协助我们调查，带我们到停放尸体的地方去。”

村溪、薛芬菲面面相觑，本能地互相探问：“这，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警察又对屋内的李英才、潘若祥说：“这座酒店的各个出口已经被我们封锁了，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所有相关人员都不得自由出入，你们两个人先在这屋呆着，等一会儿接受我们的询问。”

薛芬菲忍不住回头看了潘若祥一眼，潘若祥也在看她，眼光里流露出的是绝望……这时，她又听到警察问：“死者的‘家里

人’在哪个房间住？”

完了，一切都完了，薛芬菲心中很清楚，武曼儿的死只要警方一介入，事情的真相是无法掩盖的，但是，在绝望之中，她似乎仍怀有一种侥幸和希望，毕竟，武曼儿死前确实饮了大量的酒，如果运气好的话，是不是会有蒙混过关的可能性？

薛芬菲眼前的漆黑渐渐淡去的那一刻，她看到村溪被两名警察押出房间去了停尸的库房，紧接着，潘若祥、李英才也在被证实了身份后带出房间进行隔离询问，屋里只剩下她和一男一女两名警察。

心惊肉跳的询问在警察刺人的目光下开始了。一问一答中，薛芬菲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按照事先与村溪、潘若祥编好的口径将有关自己的“经历”交待了一遍，她交待完后，警察录了口供，让她签了字，过了不大一会儿，从屋外走进一名警察，屋外警察向屋内警察使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于是，她便被带出酒店上了警车。

警车在空旷的马路上疾驶，车窗外，马路两侧的灯光碎银一般撒向夜幕。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懵懵懂懂的薛芬菲被带下警车，在一间曾在电影电视中看到过的审讯室里，警方对她进行了连夜突审。

薛芬菲一口咬定武曼儿是酒精中毒而死。尽管她从看到警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意识到了结果，但她还是本能地抵抗着，她很清楚，在警方凌厉的攻势下，自己很快就要撑不下去了，退一步说，即使她能撑，村溪和潘若祥也决不会长久地为她撑着，在这个三人同盟中，只要有一人招供，任何人的硬撑都是徒劳，可是，她必须硬撑，沦为了罪犯的她也有着其他罪犯惯有的心理，“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南墙不回头”，这个“南墙”和“棺

---

材”就是证据。

警察从一开始就列举着证据。

警察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武曼儿不是饮酒过度导致酒精中毒死亡，尸体体征和尸检报告都表明她是因窒息而死，通俗地说就是被人掐死的，而掐死武曼儿的重大嫌疑人就是你和村溪。”

警察说：“据酒店门卫证明，案发当夜，你进入酒店后，村溪办公室确有争吵声，但绝不是你说的只是你与村溪争吵，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而据你供述，在你进办公室前，武曼儿已经醉倒在你丈夫的床上不能动弹。门卫又证明，他们亲眼看到村溪凌晨两点多钟离开了酒店，而你却再也没有离开。”

警察说：“武曼儿不是广告公司员工，你们为什么一张口就给付高达五万元的丧葬费，你们傻了吗？”

警察说：“据有人反映，武曼儿曾说过她爱上了你丈夫村溪，现在，武曼儿帮助村溪做成了收购杨献天影视设备的大生意，据说这为她增添了一个与你争夺村溪的重要砝码，为此，你痛恨武曼儿是吗？”

警察说：“武曼儿是个不很正派的女人，她爱村溪的方式很个别，村溪看不上武曼儿，却又甩不掉武曼儿，为了摆脱她的纠缠，你们夫妻就合谋把她杀了是这样吗？”

……

薛芬菲从警察的提问中已嗅到了什么，她揣测得出，村溪和潘若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向警方彻底交待案情真相。

可是，就在这时，从屋外走进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手里拿着几份供词，一进门就嚷：“怎么，还没交待？”

警察微微点头，小声问：“你那边怎么样？”

便衣说：“都交待了。”便将供词扔给警察，“你看吧！”又转身定定地望着薛芬菲说，“真想不到，你这样一个有文化有模样的女子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出了人命案还能处之泰然，还能在公安人员的审讯面前撑上几个小时，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村溪和潘若祥都已经交待了，现在你没有别的出路，就算争取个态度上的主动吧！”

薛芬菲全线崩溃，她看了看只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的审讯室，忽然意识到天早就亮了，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抵抗这么久，她早就知道村溪和潘若祥不会替她长久地撑下去，既然事情早晚要来，那么，她现在可以说出真情了，想到这儿，她长叹一声，平静地对警察说：“我可以说，我可以把什么都说了，可是，在交待之前，我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是谁报的案？”

警察说：“你问这些干什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应该懂这个道理。”

薛芬菲坚持说：“可我还是想知道，我已经猜测到了是谁，只是想证实一下，我已是死罪，我不想糊里糊涂地去死。”

警察们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然后说：“你没有必要问这些，虽然现在案情已经很清楚，但是，在你没有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之前，我们是不会将这些告诉你的。”

薛芬菲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可以说出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举报人是不是杨献天？杨献天现在是不是就在省城？”

警察们淡淡一笑：“该你知道的我们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也不要问。”

薛芬菲呆愣了一刻，忽然凄惨一笑道：“我明白了！”此时的她觉得自己有如一个死囚，在经过漫漫长而恐怖的死的等待后，终于听到刮动风声的屠刀向自己的头上落了下来，屠刀的落

---

下已不可阻挡，那就让它落下来好了。她不知听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的那个漫长而恐怖的过程，现在，“可怕”的等待已经结束，“不可怕”的死已成定局，这样一想，她便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不由浩叹一声，对警察说，“我可以说了吗？”

警察说：“开始吧！”

薛芬菲沉默半晌，忽然说：“我恨武曼儿，但我从没想到过要杀死她，可是……”

### 30

女犯独白：女性是个弱势群体，女性犯罪，其实很多是情急之中的非预谋犯罪，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杀人，可就因为情急之中的一念之差，我沦为了杀人犯，我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作家柳青说，人生的路很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由此可见，“情急之中”有时也会成为人生的紧要处，如果把握不好，任何人都有可能像我一样成为罪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正确处理“情急”是关系到能否掌握自己“命运”的大问题，不要认为我说的是危言耸听，看看你身边的人或事吧！

柳凤提着沾满鲜血的四脚木凳呆呆地站在屋子里，在那个穿了一袭白裙的女人满身血红颓然倒地的一刹那，柳凤依然机械地挥舞着木凳，她不能让这个女人有丝毫的喘息，她领教过这个貌似柔弱实则强悍的女人打人时的凶狠，她知道这个举刀狂砍杀红了眼的女人已很难停住行凶的双手，正因如此她手中的板凳才在

挥舞中多了几分决绝和果敢，她眼看着那个女人脸对脸倒在了张有德的身上，但她仍害怕那个女人会“缓过劲来张牙舞爪逞凶狂”，于是，她又靠着那股无法控制的惯性思维，机械地在那个女人的后脑勺砸了几木凳。

梅朵一动不动地伏在了张有德的身上，整个头部似乎布满了无数流血的泉眼，柳凤仗着胆子上前用力踹了梅朵一脚，梅朵的身体便从张有德的身上翻转了过来，柳凤蓦地发现梅朵打了血络的发丝间，姣好的面容已经皮肉翻飞，一双大睁的双眼无神而惊愕地望着她，张开的嘴巴似欢呼如呐喊，原本洁白的牙齿糊满了鲜血，柳凤从来没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和如此可怕的情景，她嗷地大叫一声，袋鼠一般蹦出了里屋。

站在里屋门口，望着血流满地的屋内，柳凤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她一屁股瘫坐在地，那一刻，她的脑海犹如计算机突然断电，一下子黑了屏，在所有信号全部消失的同时，残存的一缕稍纵即逝的电能在她的脑海里闪过了一行字：报案……救人……打110……打120……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行断断续续的字在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望着狼藉遍地、血尸横陈，她想，里屋的那两个人或许还能救活……于是，她从怀中软软地摸出了手机，手指颤抖着拨通了120急救中心。拨通120后，她又想，屋里那两个人或许已经死了……于是，她又颤抖着手指拨通了110报警中心。

该做的都做了。柳凤背依着墙，面对着自家的屋门静静地等待着，那扇防盗门紧闭着，她想站起来，提前为110警察和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打开门，可她发现自己的身子却如稀鼻涕般瘫软……事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梅朵怎么会跑到自己家里来？柳凤百思不得其解。

---

柳凤清楚地记得，三个小时以前，张有德曾打电话说他正在赶往省城的路上，下午三点钟左右到家。她那时正在梦源大酒店采访武曼儿的“家里人”。因为昨天晚上她在接受了警察的简短询问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武曼儿的死具有凶杀的成分，记者的直觉使她的职业敏感扩张到了极致，她感到这将是一篇大文章，于是马上向警察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立即进入侦查现场，警方婉言拒绝了她的要求。她不甘心，偷偷进行暗访，怎奈警察戒备甚严，终未得手，于是，她在天明前急急地赶回了报社，那时，她采写的《白酒啤酒双管齐下，云里雾里一命呜呼》一文已经刊载，该文在编辑部反响很大。她向领导汇报了昨晚发现的新情况后，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她一定要想方设法获取武曼儿一案的事实真相，争取连续搞出几篇具有追踪性质的独家报道。“得令”后，她立即赶赴梦源大酒店，张有德给她打电话时，她对武曼“家里人”的采访正进行到紧要处，张有德问她在干什么，何时回家？她说她在采访一个案子，争取尽早回家给他做饭。干记者这一行，整天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打交道，张有德也没问她采访的到底是什么案子，只是对她说：“你要是忙就不必往家赶，我自己弄点儿吃的就是了。”柳凤便答应着，挂了电话。

下午三点钟，柳凤采访完后匆匆往家赶，想尽快与分别了一个星期的丈夫见面。一路上，她满脑子都是采访来的素材，领导要求她明天发稿，她必须在天黑前写完稿子送到报社，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稿子理顺写好，就不得不在走路时构思，她就这样一边默默地构思，一边默默在往家赶，当她不知不觉间悄然走进楼道站在自家门前时，蓦然发现自家的防盗门居然没有锁，她并没有多想，把掏出的钥匙重新装进衣袋，拉开了屋门，她听到张有

德正在屋里与人激昂地说着什么，大概是朋友来访吧？她仍然没有多想，随手关上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张扬地飘了出来：“你要干什么？”那声音充满了警惕和恐惧，柳凤觉得那声音好像很熟，心中不由一震，便听到张有德粗声说：“我是说咱们也像他们一样好好做一回！”那女人说：“张有德，你别胡来！否则我喊人啦！”柳凤大惊，似乎意识到屋里将会发生什么，神经一绷，几步蹿到里屋门前，这时，她便听到那女人本能地大叫一声：“来人哪！”柳凤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屋里，那个穿了一袭白裙的女人如惊燕一般地展翅跳起来，只一眼，她便认出这个一身素白的女人就是王土的妻子梅朵，那一瞬间，她看到梅朵向门口投来求救的一瞥，那一瞥的眼光很可怜，有如羊羔捉伏屠案，小鹿冷遭枪击，便见自己的丈夫张有德流氓兮兮地一把将梅朵抱住，“嘿嘿”干笑着道出了狭隘自私者的内心独白：

“……大姐，我早想明白了，这世间的仇恨无非情仇与杀仇，报情仇以情的形式，报杀仇以杀的形式，现在，面对我的仇人王土和你的仇人柳凤，我们只能以这种形式来报复他们了，我们也让他们闻一闻咱们身上的味道，来吧大姐……”

接着，便见猴急猴急的张有德将大喊大叫的梅朵扑倒在沙发上……难以得手的张有德将激烈反抗的梅朵抱起来摔在床上……恼羞成怒的张有德在恶狠狠地恐吓之后毫无章法地撕扯梅朵雪白的衣裙……柳凤惊骇、焦急、屈辱、酸楚、痛苦、忿恨地看着这一幕，竟做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应，她就这样呆若木鸡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连撕带扯地扒下了梅朵这个令她仇恨的女人的雪白衣裙，她就这样五内俱焚地看着梅朵同样雪白清爽的肉身柔光闪闪一览无余地突现在自己丈夫的面前，她看到了那个自我标榜除了她以外这辈子不会沾染第二个女人的张有德狼一般贪婪地注视着梅朵

---

的胴体利利索索地脱光了自己，她看到了貌似柔弱实则强悍曾暴打她至半死，并挥刀砍伤王土面容的梅朵，居然不再喊，不再叫，紧闭双目大喘粗气一声不吭……她不敢再看，就在自己的丈夫精神抖擞策马出枪迎战这个女人时，柳凤痛苦地轻“哦”一声，突然闭上双眼，闪身靠在了墙后。

柳凤的内心汹涌激荡，像燃起了一把大火，旋即，那大火烧到了她的喉头蹿进了她的口中，她感到口干舌燥，嗓子内像有一块怎么咽也咽不下的异物。里屋热烈了起来，肉体的撞击和男人的欢叫争先恐后地涌入她的耳鼓，她听到张有德于欢叫声中快意地嘟哝着“让王土也闻一闻我身上的气味……”柳凤听到这些话，火烧火燎的她便被埋伏在心底的另一种五味情感所淹没，酸的辣的咸的淡的苦的一齐涌上了心头。她想哭，她为张有德悲哀，她没想到张有德真的会用强奸梅朵并试图在梅朵身上留下自己气味的方式来报复王土平衡自己；她又想笑，她为梅朵遭到张有德的强暴而笑，白璧无瑕孤傲清高卓尔不群凶狠暴戾的“醋坛子”梅朵居然在张有德的身下一声不吭，梅朵肯定在悲愤地屈辱地痛苦地流着泪，而一向封闭古板猥琐自卑心理失衡的张有德，则会在纵情之中畅快淋漓心胸豁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和变态狂的心理，确凿地认为自己的气味儿已渗透到了梅朵的骨髓和血液，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她的仇敌梅朵遭到了应有的报应而且张有德扭曲的心理也会得到平衡，而梅朵遭报应和张有德获平衡无疑也会了却以至减轻她对梅朵的宿怨和对张有德的负罪感和歉疚感；如果是那样的话，张有德或许再也不会在与她做爱时莫名其妙地喊“闻到了王土的腋臭味儿”，她的家庭生活也许会因此恢复往日的安宁和幸福。

柳凤心里似乎宽慰了许多，情绪也稍稍稳定了一下。然而，

即使如此，屋里热火朝天的景象还是不断地在她眼前浮现：张有德人欢马叫，梅朵低眉雌伏，那一幅颠鸾倒凤的场面使她稍稍平稳了的心情再次沸腾起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这对男女在自己的床上做这等事？

柳凤忽然再次恨起了张有德和梅朵。

然而，就在这时，柳凤听到了屋内张有德欢快的呻吟，伴着呻吟，张有德有如犁田耕牛般呼呼喘息起来，凭着经验，她知道张有德做完了。果然，做完了的张有德便如完成了一桩人生夙愿般豪情满怀地说：“梅朵，我和王土扯平了，你和柳凤也扯平了，我们两家人谁也不欠谁的了，从此，我再也不会从柳凤身上闻到王土的腋臭，你也不会从王土身上闻到柳凤的气味，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屋里的一切都过去了，而我该怎么办？柳凤想。是以无辜者的姿态冲进屋床上捉奸，然后借题发挥撕烂梅朵臭骂张有德以此发泄二人先前和现在强加给自己的无端屈辱；还是干脆躲藏起来，只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柳凤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她懦弱的本性无疑在支持她悄悄躲起来，而屋里的一切又使她不愿意放弃任何报复梅朵和张有德的机会，正在她犹豫不决之时，她忽然听到了梅朵死去活来的呕吐，听到了梅朵呕吐完后，以极其平静的声音说：“张有德，是你死还是我死？”

梅朵平静的声音里阴森森地渗透弥漫着一缕杀机。那声音的坚定和决绝像一个游走的阴魂，这阴魂钻入柳凤的耳鼓时，不由地激出了她浑身的鸡皮疙瘩，那一刻，柳凤意识到要出事，以梅朵的刚烈和凶狠，她决不会一声不吭地任凭庸俗而卑琐的张有德肆意凌辱，梅朵要报复了，梅朵以“是你死还是我死”的形式

相报复了。她不知道梅朵欲与张有德相约生死是威胁恐吓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赴难和从容就义，但有一点儿柳凤似乎很清楚，以梅朵的性格，她决不会与张有德善罢甘休。

接着，她听到张有德惊惶失措的质问：“你，你想干什么……”梅朵突然一声尖叫……便听到屋里女人鬼一样的呐喊男人狼一般的惨嚎……壶裂杯碎桌倒凳翻你追我赶的声音一齐汹涌而来……此时，柳凤躲在墙后什么都想透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去管他们，就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等他们打乏了打累了打不动了，我再把他们骂个狗血喷头……”然而，潜意识里的柳凤并没有管住自己的身体，张有德一声声杀猪般的惨嚎使她瞬间闪现在屋门口，她的眼前立即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梅朵嗷嗷怪叫着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鸡啄米一般狂砍着正在逃跑的张有德的后背……抱头鼠窜的张有德被地上的一块西瓜滑倒了，梅朵躲避不及扑倒在了张有德身上，就在扑倒的一瞬，梅朵手中的菜刀狠狠砍向张有德的脑门，梅朵控制不住自己一头跌在沙发上……那一刻，惊呆的柳凤脑海中蓦然重复出现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就在这醒目大字的警示下，柳凤条件反射般拿起一件东西朝梅朵抛去，接着又迅即弯腰从满地狼藉一片血污的地上顺手抄起另一件东西，她并不知道自己抄起的那件东西是什么，她那反复出现“醒目大字”的脑海支配她手中的那个东西反复不停地砸向梅朵，她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玩了命的梅朵缓过劲来反将她砍翻在地，她就这样机械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向下砸的动作，雨点般砸下的那个东西使梅朵无声无息地歪倒在沙发靠背上……

窗外响起了警车警报尖厉的啸叫，110 警车先 120 急救车而到，柳凤瘫软的身子似乎已经开始僵硬，她挥了一下手臂，感到

很麻木，便挣扎着，用手抓住门框，另一只手扶着墙，试图站起来为110警察去开门，可是，麻木使她再次瘫坐了下来，她喘息着，想了想，咬紧牙关，向门口爬去，这时，她似乎感到浑身的血液已开始在身上流通，她的身体有了知觉，她一下一下地向门口爬，快爬到门口时，她感到自己的裙子和内裤湿漉漉的，她低头看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吓出了尿……

沉重而纷乱的脚步声从楼道里传来……她拔直了身子，用尽平生气力拧开了门，门向外打开的一瞬，柳凤眼前一黑，扑倒在地……脚步声响到了耳底，有人抱起她，远远地，大街上传来“呜哇呜哇”的车笛声，柳凤辨出那是120急救车的声音……

该做的我都做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柳凤在最后一点意识消失的时候，清晰而迷乱地想。

女犯独白：我的案子当时很轰动，许多记者想方设法找我采访，有的还从公安部门找熟人托关系，公安人员曾安排我接待过几名记者，记者们大多问些猎奇猎艳的问题。听说我的犯罪经过被写成了通讯和纪实文学什么的，还上了因特网。我并没有读到这些文章，只是后来偶然读到过当时《生活导报》记者最初发表的那两条小消息。

三天后，《生活导报》以显著位置和醒目标题在同一版刊登了两篇署名文章：

其一：

白酒啤酒酒醉吐狂言 云里雾里立招杀身祸  
——省城打工女酒精中毒身亡原是一桩凶案

本报讯：（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本报×日发表在一版的《白酒啤酒双管齐下，云里雾里一命呜呼》一文中打工女之死原来是一桩凶杀案。

据悉，该打工女为一武姓女子，系我省古北县人，去年6月来省城一家著名广告公司做业务员。据知情者透露，武姓女子爱上了该公司总经理。在一次宴会上喝了大量白酒啤酒，沉醉之时，口无遮拦，公然“下战书”与总经理夫人“竞争上岗”。经理夫人醋意大发，愤怒至极，趁武姓女子在总经理床上沉睡之机，将其拖下床来，扼喉致死。事毕，深感罪责难逃，与其夫和公司一名经理助理密谋，谎称武姓女子酒精中毒不幸身亡，将其家人接到省城，妄图以钱开路，瞒天过海，蒙混其家人。此事幸被武姓女子一旧友看出破绽，遂以“广告公司藏匿死因不明女尸”为由报警。民警闻讯，迅速赶到，封锁出口，检验女尸，盘查相关人员，审讯犯罪疑犯。短短几个小时即侦破此案。至记者发稿时为止，此案已经基本揭案报审，凶犯及涉案人员在押，武姓女子尸首在其家人护送下离开省城，发丧古北县。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害人一同族堂妹，因堂姐被害，惊吓过度，导致旧病复发，精神失常（详情请看16版本报独家追踪报道之二）。

其二：

---

## 木凳下砸杀一遭奸女子 菜刀口重伤一施暴男人 连环情仇引发连环情杀 ——省城又发生一起错综复杂的情杀大案

本报讯：（记者×××）继武姓打工女因情被杀后，省城又发生一起错综复杂的情杀大案。×月×日（即武姓女子被害的第三天），110报警中心和120急救中心相继接到电话，报案人是一位女子，言称××小区××楼×单元×××宿舍发生血案，110、120分别赶到事发现场时，报案女子已昏倒在门口，有关人员迅速进入房间，发现屋内血迹遍地，一名男子和另一女子躺在地上，经120医务人员现场救护，男子虽被乱刀砍翻，失血过多，深度昏迷，因无致命伤，经及时送医院抢救，现已保住性命，女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报案女子当场醒来后，亲口指证死亡女子系其用木凳数次击打头部所致，而那名重伤男子则是死亡女子用菜刀所砍伤。记者在医院看到，受伤男子全身缠满了绷带，病例显示，男子头部被砍8刀，左眉上方刀口深及颅骨，鼻子被砍为一分为二，另外，男子双肩、后背刀伤多达20余处，深达肩胛骨、脊柱骨，浅至皮肉不等，医生感言：“此男子大难不死，当属万幸。”

重伤男子系报案女子的丈夫。据悉，此案的发案过程大致如此：重伤男子在自己家中强暴了那名死亡女子，死者蒙辱后，气愤难平，举刀寻仇，欲置男子于死地，此时报案女子正巧回家，发现丈夫被死亡女子追杀，救夫心切，举凳数十次击打致人死亡。

据透露，警方审讯报案女子时，该女子称造成这起一死一伤大案的原因与婚外恋等情感问题有关，个中背景似乎相当复杂。

因为此案牵涉许多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且目前仍在审理中，内情暂且不详，案中人姓名亦不便公开披露。有关此案进展情况，敬请读者留意本报日后的相关报道。

## 32

女犯独白：宣判那天，我一直不敢抬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大会，感觉中好像人山人海似的，我当时的脑袋都是木的，只注意到身旁的情杀案主犯们都是些面目可憎的男人，只听到有人指指画画地说你看那个女人长得多漂亮，哪像个杀人犯之类的话，我把头埋的更低，整个宣判大会我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了密匝匝森林一般的腿和脚，后来，我陪着那些死刑犯到了刑场……再后来，我听说省城的报刊电台都对那次公判大会做了详细报道并引发了一场讨论。

三个月后，《生活导报》和省城各报均以不同标题刊登了对武曼儿、梅朵等系列情杀案主犯及涉案罪犯的判决结果。《生活导报》是这样报道相关内容的：

### 情爱 情欲 情仇 情杀

省城集中宣判一批情杀案主犯

其中五人执行枪决 二人死缓 一人无期

本报讯：（记者×××）前一时期曾受到市民广泛关注的省城系列情杀案判决结果尘埃落定。昨日上午九时，市公安局在东

---

校场举行公判大会，集中宣判了一批情杀案主犯及相关罪犯，其中十名主犯中，五人执行枪决，二人死缓，一人无期，一人有期，本报独家追踪报道的五·一二、五·一五情杀案主犯也在此次宣判之列。

进入夏季以来，省城犯罪呈高发态势，自五月中旬至七月下旬，曾连续出现多起情感犯罪，其中实施情杀并致人死命的就有六起。连日来，省城公安干警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案情侦破进展顺利，至六月中旬，六起情杀案全部告破。公判大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宣读了涉案罪犯的犯罪事实和对十名主犯的判决结果。

1. 五·一二情杀案。主犯薛芬菲，女，现年二十六岁，某广告公司副总经理。五月十二日夜，薛怀疑其丈夫与公司打工女武××有两性关系，遂与武发生口角，凌晨一时许，武沉醉在床，薛趁武熟睡之机将其掐死，后又与其丈夫——广告公司总经理村溪和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潘若祥密谋，试图瞒天过海，逃避罪责。鉴于薛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犯罪情节极为恶劣，决定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村溪、潘若祥两名从犯主动帮助薛犯逃避罪责，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案发后二人认罪态度较好，决定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三年。

2. 五·一五情杀案。主犯柳凤，女，现年二十六岁，某报实习记者。五月十五日下午四时许，柳犯之夫张有德缘于背景复杂的情感问题，将×医院女医生梅×诱骗至家中施暴强奸，梅×蒙辱后，悲愤交加，举刀报复，张有德被梅×狂砍数十刀，在梅×继续实施伤害行为的过程中，柳犯为救丈夫以小木凳数十次击打梅×头部，致使梅×当场身亡。案发后，柳犯主动电话报警，并及时通知120急救中心对伤者进行救护，鉴于柳犯伤人致死事

出有因，且案发后主动自首，积极配合调查，交待犯罪事实，决定量刑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案犯张有德犯有强奸罪且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3. 五·一八情杀案。主犯员文博，男（判决从略）。

4. 五·二二情杀案。主犯马永路，男（判决从略）。

5. 六·一□情杀案。主犯焦玉梅，女（判决从略）。

6. 六·一七情杀案。主犯张海顺，男（判决从略）。

……

这次公判大会是省城公安机关首次尝试就某一性质的犯罪进行集中宣判，旨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预防情感犯罪。公判现场，记者采访了部分与会市民，一刘姓市民对记者说，把情杀案案犯集中起来宣判，说明情感犯罪作为诱发其他犯罪的导火索，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位市民还说，现在，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传统道德观念在思想解放的幌子下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红男绿女们以私情滥情为时髦，荣辱感、廉耻感、道德感严重错乱，这一切都是导致情感犯罪飙升的主要因素。这位市民最后建议说，对情感与道德的态度是衡量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尺度，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是否在全社会开展一次情感与道德标准的大讨论。

省城数千市民有组织地参加了这次公判大会，大会后，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将死刑犯押赴漳河沙滩刑场执行枪决。

---

是笑死人》系列幽默公益广告栏目被国内一知名企业独家赞助，导演王土、制片人赵一雄成了这个栏目的专职人员。又是一年夏天，王土、赵一雄带领剧组去偏远农村拍摄幽默短剧《乡长到我家》，在古北县将军庙村武多子的娘家，他们意外地遇到了来此寻子认亲的杨献天，紧接着，一个更加意外的事件发生了——武多子亲手将四岁的儿子推下了山崖……主持人出身的赵一雄马上意识到了这个事件的新闻价值，将正在拍摄短剧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从崖顶傻呵呵笑着跑进村街的武多子……不久，一部时效性和现场感极强的电视纪录片《儿子，你为谁而生》诞生了，此片由省电视台法制栏目强档推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作者表述，我们不妨打乱此片的电视结构形式，将主要画面及采访内容“剪辑”整理如下。

### 儿子，你为谁而生

画面：绿树虚掩下的小山村，几个村民在干农活，不时地回头朝镜头张望，目光里充满了好奇和困惑。

赵一雄：（手持话筒立于村外坡梁）：“各位观众，我脚下的这个小山村就是古北县将军庙村。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二日，这个村里发生一起寻子杀子事件。女村民武多子亲手将自己不满四岁的儿子推下了位于我正前方的那道山崖（镜头将陡峭山崖拉近，崖顶与崖底足有几十米高），孩子被活活摔死，这位年轻的母亲也因此再度精神失常（画面闪过武多子手提儿子一只鞋子在街上奔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位将儿子亲手推下山崖的母亲（叠现武多子不同时期的照片）。人们不禁要问，这

位年轻的母亲为什么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呢？事情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王土：……这个村的武家大坟与《闺女坟》的剧情非常吻合（略），武多子为我们剧组从容赴“死”，可是，按祖上的规矩，没出嫁的女孩子是没有资格入祖坟的，就这样，在我们剧组离开村子时，武多子被迫嫁给了本族的一个远房哥哥。

武宝成：俺丈人是族长，吐口唾沫铆个钉，说话咋能不算数……多子嫁给俺，俺像做梦似的……多子心野，看不上俺，结婚半个多月不让俺沾她，每晚抱了被子睡西厢房，村里人都笑俺憨，俺性子实，知道这事儿急不得，一门心思地对她好，想感化她。那些日子武曼儿三天两头往俺家跑，姐俩好像有啥事儿似的……俺不能天天盯着多子，过了半个月，新媳妇回门，回去三天，俺每次去都不见多子的人影，丈人说多子跟武曼儿去了县城，去县城为什么不跟俺说一声，俺感到了不妙，正要去县城找，多子一个人回来了。

王土：多子和武曼儿到了省城，让我们帮着找工作，她已结婚，背着男人偷偷跑出来算是怎么回事儿，因此，我们对她这事并不上心，后来，我们把她俩安排在一个酒店住下，据知情人讲，就在那天晚上，多子被杨某强暴了。

武宝成：多子去省城是俺后来知道的……回来后一直在娘家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爱跟人说话，俺去接她，她不回，也不说为啥不回，逼急了就寻死觅活，俺丈人疼多子就像疼自个儿的眼珠子，见她闹腾的凶，就劝俺再耐心等一等。我这一等就等了仨月，那时俺常想，多子是因为看不上俺才不肯回俺家的，要是总不回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那时俺很苦恼，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多子却主动地回到了俺家，回家后像换了一个人，头一晚

就让俺沾身了，俺乐的像个啥似的，啥也没看出来，过了些日子，俺娘乐颠颠地跟俺说多子肯定是怀上了，俺不信，问多子，多子不说话，只是蔫蔫地点头，俺不懂女人的事儿，傻呵呵地告诉了娘，娘就开始掐捏着手指算日子，问俺是啥时候有的那事儿？还笑着对俺说：“都说俺儿笨得娶个媳妇三四个月上不了手，看多子的身子，那可是三四个月以前的事儿了，俺儿不笨呢！”俺听了，当时就懵了，告诉娘，俺是前几天刚上的手，娘一听，脸就变了，明明白白地告诉俺，傻孩子，多子肚里的，不是你的种儿。

（一位老人蹲在一座百年老屋前。镜头突然拉近，一张褶皱纵横的脸迅速羽化）

多子爹：多子去省城，俺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俺那多子生的俊，太招眼，走到哪儿俺也不放心……多子那天一回家，啥也不说，关在屋里一个人哭，一看那阵势，俺就知道出事儿了，女子家的能出啥事儿……俺问，不说，再问，问炸了，抄起绳子要上吊，吓得俺连连讨饶……过了一阵子，心气慢慢地稳了些，俺试着问了些话，这才知道孩儿被人糟践了，还有了身孕，俺一听就懵了……那时，俺还不知道多子结婚后根本就没让人家沾身，就又想，反正孩儿已嫁了人，怀了身孕到哪儿也说得过去，就开始劝多子快点儿回婆家跟宝成好好过日子，左劝右劝，多子总算答应了，可哪知道，到末了，还是被人家看破了。

武宝成：多子长得顺溜，孩子五个月的时候肚子也不显大，穿上肥一点儿的衣服，要是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说实话，俺疼多子，可她怀了别人的孩子，俺从心里膈应，俺问那孩子是谁的？多子不说，俺就下狠手打她，多子一声不吭，寻死寻了几次，被俺救下，俺知道她气性大，就不敢再打了。后来，我跟多

子商量还是去县医院打胎吧？俺俩就去了，到了医院一检查，孩子月份大了，多子心脏又不好，医生不给做，还一劲儿问俺，孩子好好的打什么胎？俺俩灰溜溜地回了家，那时俺常想，俺一个三十大几的人了，又没啥本事，娶了多子这么个水葱嫩藕般的俊人儿，也该知足了。从那儿以后，俺再也没提打胎的事儿，多子觉得对不起俺，对俺越来越好，有一次还哭着对俺说，你是个实诚人，你不嫌弃俺，俺这一辈子感激你，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俺还说啥呢！俺觉得这样挺好，如果不是因了这档子事儿，多子能不能跟俺还很难说呢……又过了些日子，孩子生了下来，白白胖胖俊眉俊眼儿的，谁见了都说长得像多子，也没听到过村里人说啥。这事儿，家里人不说，没人知道。后来，武曼儿招招摇摇地坐着小轿车回了村，她不敢见多子，夜里很晚的时候去看望她大伯俺的老丈人，正巧那天多子住娘家，姐俩儿撞到了一起，关在屋里不知说了些什么，就吵了起来，多子把武曼儿轰了出去，从那儿以后，村子里才传出闲话来，说孩子不是俺和多子的。

（画面灰暗，背景很模糊，似是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一个羽化的人物出现）

杨献天：……在酒店里，我和武曼儿喝着酒说话，情绪很激动……我俩都喝醉了，我恍惚记得武曼儿跟我说多子生了一个儿子，长得很像我，当时我没在意，醒酒后，我把什么都忘了，惟独没忘这句话，后来，我又向武曼儿核实过几次，武曼儿说这是真的，还说她问过多子，俩人还因此闹翻了脸。

武宝成：这种事儿传得很快，俺感到没脸见人，开始烦躁起来，有一天，俺忍不住旧事重提，问多子那个“野种”的父亲到底是谁？多子一听俺叫孩子“野种”，一下子就急了，没说几

句话，俺俩就吵了起来。你想，俺平白无故给别人养个孩子，心里能不难受！俺的苦跟谁说，俺实在忍不住就又打了多子。从那以后，俺们两口子三天一吵五天一架，闹得鸡犬不宁，就是这样，多子也没说出“野种”的父亲到底是谁。我一直认为，“野种”是武曼儿领着多子到县城时做下的，后来，武曼儿被人害了，俺去省城奔丧时看见了那个姓杨的。

杨献天：武曼儿证实多子生的那个孩子是我的，我听了，高兴的夜里睡不着觉，总想亲眼看一看儿子长的啥模样儿。后来，武曼儿出了事儿……我赶到省城意外地见到了我的儿子，我一看那孩子眉是眉眼儿是眼儿欢欢实实，心里喜欢的不得了，但当时武曼儿手里拿着我七十万元的汇票被人害了，我很着急，报案后，我再也不敢露面，最后也没能再见儿子一面。

武宝成：俺一看杨献天看孩子时的眼神儿，再对照一下孩子与杨献天的长相，当下就猜到了八九分，可当时那种情况俺哪里还顾的上这些。多子脾气不好，在省城看了武曼儿的尸首后，受了点儿刺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说武曼儿可怜，一会儿又说武曼儿活该，神神道道的样子让人看了有点儿害怕，回到家把武曼儿的丧事料理完，多子整天呆愣愣地不说话，俺虽然怀疑上了杨献天，但俺怕多子再受到刺激，也就没问。

杨献天：自从见到了那孩子，我这心里就一直放不下，眼前总是浮现那孩子在武宝成怀里见到我时欢呼雀跃的样子。前些年，我娶了两房老婆，一人给我生了个丫头，我与她们分别离婚后，一直没有找到适合我的女人做妻子，我幻想自己有一个欢欢实实的儿子，做梦都想，这些年我的事业不顺，心闲生事，我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更加强了。我听武曼儿说过，因为多子生下的是我的孩子，武宝成一直耿耿于怀，两口子常常打架，说实

话，我也害怕我的儿子在这种家庭里受了委屈，就这样，我按捺不住自己，产生了要回孩子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变得非常强烈并且不可阻挡，我想，武宝成和多子还很年轻，他们要孩子的机会还很多，况且，两口子常常为此吵架，这又是何苦呢，我还想，对武宝成而言，他巴不得把我的儿子一脚踢出去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回孩子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有的，于是，我神差鬼使般地去了将军庙。

多子爹：姓杨的是黑天进的村，先到家里找到了俺，带了许多东西，说是来看俺，俺对姓杨的印象一直很好，曼儿被人害死还是人家报的案呢，俺感人家的恩德，恩人一样地待他……俺俩吃着饭喝着酒说着话，越说越热乎，后来姓杨的拐弯抹角提到了孩子，他说武曼儿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他既然什么都知道了，俺也没拿他当外人，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那孩子是他和多子的，俺当下就懵了。姓杨的嘴儿好使，给俺顺气宽心，说着说着就又提出想把孩子领回去，他说他是孩子的亲爹他会对孩子好，他说他是城里的有钱人，孩子跟着他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还说只有他把孩子领走多子和宝成才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俺当时不是喝多了就是糊涂了，觉得姓杨的说的话句句在理儿，联想起多子常因孩子的事儿遭女婿打骂，就答应说一说这件事，姓杨的一听，甩手给了俺五千块钱，放话说，事成了另有重谢啥的，就这样，俺连夜赶到女婿家，仗着酒胆偷偷跟宝成说了这件事儿。

武宝成：俺一听这事儿，就知道俺丈人收了人家的钱，要不，当老人的怎么能为这事儿牵线搭桥，但是，俺细琢磨丈人说的话，觉得也有道理，这些年，俺怎么看孩子怎么觉得心里堵得慌，俺喜欢多子，可多了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俺俩的心里就像垒了一堵墙，俺俩时常因为孩子打架拌嘴，影响过日子不

说，还影响俺俩的感情，有这个孩子在，总觉得多子不跟俺一条心，再说，我给人家养孩子算怎么回事儿，将来如果孩子长大了要找自个儿的亲生父亲，俺还不是落个两手空空，这样一想，俺也答应了。俺和丈人一合计，孩子让人领走，怎么着也得跟多子商量商量，可当时多子的精神不是很好，怕说差了，于是俺和丈人就一起去见杨献天。

杨献天：武宝成的不期而至让我感到了几分惶恐，我怕他报复，但我袭上心头的那一丝惶恐非常短暂，我发现武宝成眼里并没有仇恨，他什么话也不说，我意识到他的到来也许是个好兆头，当我从多子爹嘴里得知他同意让我将孩子领走时，我兴奋极了。然而，武宝成仍就不说话，我知道他不说话的意思，于是掏出五千块给他，同样说了事成后“必有重谢”的话，武宝成很固执，问我“必有重谢”是什么意思？我跟他明明白白地讲就是给钱，武宝成说那你就现在给吧！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答应给三万元，先付了一万元……我们商量好怎么样对多子说这件事后，武宝成和多子爹就回去了。

武宝成：俺知道这事儿没法对多子说，可是发疯当不了死呀……回到家，多子和孩子已经睡实了，俺和俺丈人把她叫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弯弯绕着把这个事儿说清，多子听明白后，一百个不答应，还呜呜地哭，俺不会说话，这个事主要是俺老丈人跟她谈，俺老丈人见她哭，就开始劝，说了许多让人把孩子带走怎么怎么好的话，最后把话都说尽了，多子见俺们铁了心要这样做，便一声不吭，问她话，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不说话就是没啥说的了，俺们认为多子的工作做通了，又怕她反悔，觉得这事还真不能耽搁，就告诉了杨献天，杨献天答应明天给足三万块钱，一大早就带孩子走……俺一个人回到家时，发现多子正抱

着孩子哭，没声儿，泪却哗哗地流，俺想，孩儿是娘的心头肉，孩儿要被人领走了，哪个当娘的不心疼，俺没敢理她，怕再提起这事儿刺激了她，就一个人睡下了，那一夜，俺没合眼，看着多子紧紧地抱着孩子一声不吭地坐到了天亮……我从炕上爬起来，发现多子低着头，直直的地盯着怀里的孩子，眼睛都不会眨巴了，俺推她一把，眼光还是直的，俺有点儿害怕，趁着孩子还没醒，赶紧跑到俺丈人家。

多子爹：俺一夜没合眼，姓杨的也一夜没合眼。天亮后，俺感觉脑袋瓜子挺沉，姓杨的比俺急，催命似的让俺去抱孩子，俺刚要出门，女婿来了，他跟俺说多子抱着孩子坐了一夜，现在眼睛都不会眨了，八成又犯病了！俺的孩儿是个啥样儿俺知道，多子从小脾气大，哭起来一打挺就背过气去，俺娇惯孩儿，怕多子受了别的孩子的欺负，就跟人说俺多子不能生气，一气就死过去，为这儿，村里的大人孩子没人敢惹她，生怕把她气死过去活转不来，长大后，多子没了这毛病，可村里人习惯了，一提起多子就说她气性大爱钻牛角尖儿爱犯病……当时，俺听女婿说多子又犯病了，心想，多子舍了自个的孩儿心里肯定难过，趁着孩儿在娘怀里还没醒，就让她们母子俩多坐一会儿吧！就这样，俺把女婿叫进了屋，当时，俺觉得不会出啥事儿，就跟女婿商量管姓杨的要余下的那两万块钱，姓杨的磨蹭，非要让俺们立字据，还要找个中人作保，俺不认得字，女婿也只是认的自个儿的名儿，这就犯了难，更主要的是写字据找保人这不就成了卖孩子了嘛。把孩子卖给了亲爹，这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俺就没答应。姓杨的也没再为难俺，只是说不找保人也行，可字据还得立。俺说这行！他就写了个字据，俺和女婿就摁了手印儿，倒腾完这些后已经是前半晌九点多钟了，姓杨的这才让俺女婿去抱孩子。

武宝成：俺回家一看，多子和孩子都没了，把家里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又上街去找，找了半拉钟头还是不见人影，这时俺才觉得有点儿不妙……后来听人说看到多子上了山，俺赶紧往山上跑，拐过罗汉坡，俺远远地看到多子抱着孩子在崖顶站着，千不该万不该俺不该喊多子一嗓子，多子听见喊，好像望了俺一眼，身子没有动，俺就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连喊，俺看见多子把孩子放到了崖顶，转身向回走，这时，俺好像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抬头一看，见孩子趑趄趑趄地跟在了多子身后，多子停住脚，看着正往崖顶飞跑的俺，突然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件东西，之后，又领着孩子慢慢回到崖边，俺那时已能清楚地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俺跑着，离多子越来越近了，当时俺没想到多子会把孩子推下山崖，只觉得她和孩子在崖边站着很危险。我脚下磕磕绊绊的，一边跑一边看路，再抬头时，孩子突然在多子的身边不见了……俺还以为孩子倒在了崖顶的草丛里，这时，就见多子“哇哇”哭着挥舞着孩子的一只鞋子迎着俺跑过来，嘴里喊的什么俺记不得了，多子跟俺跑了个对脸看都没看俺一眼就跑过去了，那一刻俺看到多子脸色煞白地哭叫，却没有泪，她跑过俺身边时又呵呵地笑了，那笑声很吓人，俺没去管她，急惶惶到了崖顶，先在草丛里找孩子，没找到，这时俺才知道出事儿了，立在崖顶往下一看，发现孩子已摔死在崖下。

多子爹：俺和姓杨的左等女婿不来，右等还不来，就觉乎着有点儿不对劲儿，正要出门时，你们（指王土和赵一雄《乡长到我家》短剧剧组）来了……

王土：《乡长到我家》这个短剧取材于将军庙村小饭馆老板武小来，我带着一个剧务来找多子爹，一是顺便来看看他老人家，二是想让他领我们去见武小来，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了杨×

×，……多子爹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儿急着要出去，草草跟我说了两句话，听说我们要去武小来家，就急惶惶地说你们快跟我走吧！那时剧组摄像正根据剧情在拍外景，机子就架在街心十字路口，我让剧务跟多子爹先头里走，路上招呼一下剧组人员，因为我和杨××是老朋友，就跟他多说了几句话，杨××没提认领孩子的事儿，正说着话，街上大呼小叫地乱了起来。

（画面切换，一棵大槐树下站着赵一雄，树的一侧是一座破败的古庙，门楣书有两个黑漆剥落的大字“武祠”）

赵一雄：各位观众，当时我们剧组的摄像机机位就定在这里。多子和武宝成先后从崖顶跑下来后，武宝成从罗汉坡跑向崖下，多子从坡梁下来后直接进村，我们的摄像师就是在这个时候抓拍下了这组镜头（多子提着儿子的鞋子迎着镜头跑来，画面上，村街两厢聚集了许多呆愣愣的村民）……各位观众，寻子杀子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受到了强烈刺激的多子已经神经错乱被送进了医院，杨某也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询问……这个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俗话说虎毒不食子，那么，村妇武多子为什么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她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她的行为在法理人伦上该如何界定？杨某及相关人员到底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让我们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后略）

二〇〇二年五月四日零点二十分初稿毕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一日午时第二稿毕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日零时第三稿毕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六日一时第四稿